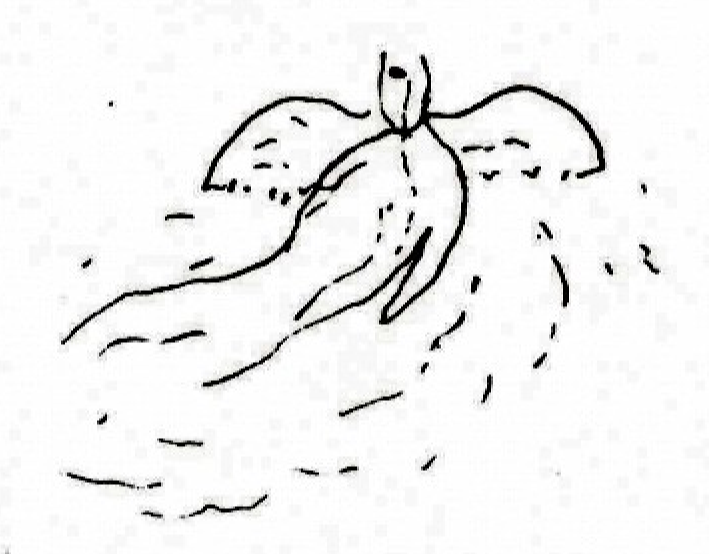
Mario Vargas Llosa

El Paraíso en la otra esquina

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赵德明 译

高更爱恨交织情感生活的全新展现　艺术探求和乌托邦理想的别样反思　巴尔加斯·略萨对女权革命的另类解析



上海译文出版社



他等待着毒药的效果，没有恐惧，没有他喜欢过的什么恐怖的想象，只有朦胧的好奇。几乎是立刻就开始打哈欠了。你是不是要睡觉？你会甜蜜而无意识地从生命过渡到死亡吗？你原来以为服毒去死会是惊心动魄的，是惨痛的，是撕心裂肺的，是五脏六腑的大灾难。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你陷入到一个朦胧的气态世界里去了：你开始做梦。

他没有看见，没有听见，也不知道：他唯一的墓志铭竟然是希瓦瓦主教写给上级的一封信。多年以后，科克已经成为世界名人，受到赞扬和专门研究，他的作品为全世界的收藏家和博物馆争先恐后地购买的时候，有着他生平的著作都引用这封信，视其为在一些时期，艺术家所遭遇的不公正命运的象征……他们总是梦想着在这片苦难的土地上找到天堂。主教写道："在这座岛上，最近唯一值得记录的事件就是一位叫做保罗·高更的人突然身亡，他是出名的艺术家，但是他与上帝和这片土地的每一个正派人为敌。"

城市与狗
La ciudad y los perros

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
El Paraíso en la otra esquina

公羊的节日
La Fiesta del Chivo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 小说

ISBN 978-7-5327-4638-5

定价：36.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上海译文出版社：www.yiwen.com.cn

Mario Vargas Llosa

El Paraiso en la otra esquina

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秘鲁)巴尔加斯·略萨(Vargas Llosa, M.)著;赵德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327-4638-5

Ⅰ.天... Ⅱ.①略...②赵...
Ⅲ.长篇小说-秘鲁-现代 Ⅳ.I7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0999号

Mario Vargas Llosa
EL PARAÍSO EN LA OTRA ESQUINA

本书根据Alfaguara出版社2003年西班牙文版译出

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 El Paraíso en la otra Esquina	Mario Vargas Llosa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赵德明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李建云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图字:09-2005-316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274,000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4638-5/I·2626
定价:36.00元

目录

一　弗洛拉在欧塞尔[1]

一八四四年四月

凌晨四点，她睁开了眼睛，心想："弗洛拉，从今天开始，你要改变世界啦！"面对这样的前景，她并没有沉重的感觉，她要开动消灭不公正现象的机器，若干年后把人类改造成功。她内心平静，觉得有力量去对付前面可能出现的障碍。就像十年前那个下午，在在圣日耳曼召开的第一次圣西门[2]学派的会议上，她听见普罗斯珀·昂方坦[3]描述那对救赎世界的弥赛亚[4]夫妇的情景。她于是暗暗向自己作出承诺："你将来就是那个弥赛亚式的女人。"可怜的圣西门学派的先生们！瞧瞧他们那套令人发疯的等级制度吧！瞧瞧他们那盲目地热爱科学以及这样的思想：只要由工业家来执政并且像管理企业那样管理社会就足以获得进步了！你这个安达卢西亚[5]女人，你早就把圣西门学派甩在后面很远了。

弗洛拉起床，洗漱，穿衣，不慌不忙。昨天夜里，画家朱尔·洛尔来看望她，祝愿她出游顺利。此前，她已经打点好了行李。随后，她与女佣玛丽-马德莱娜以及卖水的诺埃尔·塔法内尔一道，把行李运到楼下。她亲自拎着那个装有一些刚刚印刷好的《工人联

盟》的口袋；她不得不每下几级台阶就停下来喘口气，因为口袋太重了。马车来到巴克大街准备送弗洛拉前往码头时，距离她醒来已经有几个小时了。

夜色依然浓重。街头的煤气灯已经熄灭。车夫藏在披风里，仅仅露出眼睛，用一根嗞嗞作响的鞭子刺激着拉套的马儿。她听见了圣叙尔比斯教堂的钟声。弗洛拉觉得空寂、黑暗的街道像是幽灵。但是，塞纳河边码头上人声鼎沸：旅客、船员和搬运工在作出发前的准备。她听见下令声和叫喊声。轮船起航以后，浑浊的河水泛起一片泡沫，太阳在春季的蓝天上熠熠生辉。这时，她正在船舱里喝着热茶。她不浪费时间，立刻在日记本上写下：一八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接着，她便开始研究起了身边的旅客。天黑的时候轮船才能到达欧塞尔。弗洛拉，你有十二个小时可以丰富自己对这个穷人和富人水上样板的认识。

船上的有产阶级很少。数量可观的船员把茹瓦尼⑥和欧塞尔的农产品运到巴黎来，现在正要返回老家去。船员们围着自己的老板——一个红发络腮胡子、五十岁左右、神情严肃的男子——准备吃饭。弗洛拉与他有过友好交谈。老板坐在甲板上，周围是他的伙计们。这时是上午九点，他开始给每个船员随意分发面包、七八根萝卜、一点盐和两个煮鸡蛋，再用一只传来传去的锡杯让每人喝上

① Auxerre，法国中部城市。

② San-Simon(1760—1825)，法国社会学改革家。

③ Barthélemy-Prosper Enfantin(1796—1864)，法国社会、政治、经济理论家。

④ Messiah,《圣经·旧约》中古代犹太人的首领、先知。

⑤ Andalucía，西班牙南部地区。

⑥ Joigny，法国中部城市。

一小口国产葡萄酒。商船上这些船员每天的工资是一个半法郎，他们在漫长的冬季过着贫困的生活。雨季里，露天劳动是很艰苦的。但是，弗洛拉在这些船员与老板的关系中，没有发现英国水手那种几乎不敢直视老板的奴颜婢膝态度。下午三点，老板给船员们送来一天里的最后一顿饭：火腿片、奶酪和面包。大家席地而坐，围成圆圈，静静地吃饭。

到了欧塞尔港，卸行李让她着实费了一番工夫。锁匠皮埃尔·莫罗事先为她在市中心预定了一个又小又旧的住处。黎明时分，她到达了下榻的地方。就在她打开行李的同时，曙光来到了人间。她上了床，心里明白自己是合不上眼睛的。但是，这是她长久以来躺在床上望着照射在印花布窗帘上的日光渐渐爬高时，第一次没去想自己的使命、痛苦的人类以及为工人联盟组织发展成员。她想起了自己出生的家，巴黎郊区沃日拉尔镇那个她现在讨厌的资产阶级住宅区里的房屋。你还记得那个“家”吗？就是那个宽敞、舒适的家，那个有人精心照料花园的家，那个有女佣忙忙碌碌的家？或者你还记得母亲给你描绘的家？那时你们已经不是富人而是穷人了，你的残疾母亲用回忆陈年往事来自我安慰，从而忍受富阿莱大街上两间小屋的拥挤、肮脏、丑陋。你们母女不得不栖身于那小屋，因为政府当局抢走了你们在沃日拉尔镇的住宅，理由是你父母的婚礼由于是在毕尔巴鄂①经一个法国流亡教士主持的，因此无效；你父亲堂马里亚诺·特里斯坦是个秘鲁出生的西班牙人，而那时西班牙正与法国交战。

弗洛拉，有可能你童年的记忆仅仅保留了母亲讲述的故事。你

① Bilbao，西班牙北部城市。

那时年纪太小，不可能记住花匠、女佣、带绸缎封套的家具、厚重的帷幕、那些用来装饰客厅和餐室的金、银、玻璃和手绘陶瓷制品。特里斯坦夫人躲进沃日拉尔昔日的辉煌里，为的是不想见到臭气熏天的莫贝尔广场上饥寒交迫的景象——广场上到处挤满了乞丐、流浪汉和底层的人们。她也不想见到酒馆林立的富阿莱大街。你在这条街上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是的，对于这段时光你是记忆犹新的。洗脸盆，端上端下；垃圾袋，提上提下。在咯吱咯吱响的破旧楼梯上，你害怕遇上那个紫红脸膛、鼻头肿胀的老酒鬼——朱塞皮大叔，他色迷迷地盯着你，拿长长的手弄脏你，有时还会拧你的脸蛋。那段童年时光充满了贫穷、饥饿、恐惧和悲伤，尤其是你母亲处于惊愕状态，无法接受眼前的不幸，因为此前她同丈夫一起过着女王般的生活；她的丈夫，无论怎么说都是在上帝面前定下的合法丈夫——堂马里亚诺·特里斯坦·莫斯科索，是西班牙国王军队的上校，一八〇七年六月四日因突发中风而英年早逝。那时你刚刚四岁零两个月。

另外，你不大可能记得父亲。堂马里亚诺长着圆脸，浓眉，卷毛胡须加上长长的灰色络腮胡子，脸色微红，手上戴戒指，这是你记忆中父亲的面容。而实际上你并不知道那个抱着你、领着你去沃日拉尔镇花园里看蝴蝶在花间飞舞的父亲的模样；有时他还滑稽可笑地给你喂奶嘴。那位先生常常在自己的书房里阅读法国旅行家写的秘鲁游记，他常常接待年轻的西蒙·玻利瓦尔[1]。后者就是未来的“解放者”，他率领大军解放了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

---

[1] Simón Bolívar(1783—1830)，拉丁美洲著名军事家、政治家。

尔、玻利维亚和秘鲁。父亲圆脸、浓眉的模样是你从母亲摆在富阿莱大街楼上床头柜上的油画像上看来的，那是特里斯坦家族在秘鲁阿雷基帕市圣多明各大街住宅里的油画之一。你长时间地注视着那幅油画，直到确信那潇洒、高贵、雍容的先生就是你父亲为止。

弗洛拉听见了欧塞尔大街上早晨的喧闹声。她知道自己再也睡不着了。她的一系列约会将在九点开始。通过锁匠皮埃尔·莫罗的帮助,以及好心的阿格里高尔·佩迪吉耶写介绍信把她推荐给地区互助会的工人社团，她已经确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你还有时间。再躺上片刻，会增加力量。安达卢西亚女人，准备迎接环境的变化吧。

如果堂马里亚诺上校再多活上几年，事情会怎么样呢？亲爱的弗洛拉，那么你就不了解什么是贫困了。可能你会带上一笔丰厚的嫁妆跟一个资产阶级分子结婚，生活在沃日拉尔镇上周围是花园的豪宅里；可能你就不知道饥肠辘辘地上床是什么滋味了；可能就不懂得什么是歧视和剥削的内涵了；“不公正”可能对你说来就是一个抽象的词了。你父母可能会让你受教育，会叫你去上学，听老师的话，给你找个家庭教师。虽说不能肯定的是，好人家的女孩受教育仅仅就是为了招来一个好女婿，当个贤妻良母而已。于是，凡是为生计所需而应该学习的东西，你可能就都不了解了；于是，你也就不会有让你终生难堪的拼写错误了。而且毫无疑问，你读的书肯定比现在多得多。你可能会整天忙于穿衣打扮，细心照料双手、眼睛、头发、腰围，会过上一种沉湎于舞会、剧场、吃喝玩乐的生活。你会是一只钻进美满婚姻里的漂亮寄生虫。你绝对不会好奇地想知道你生活的小圈子之外的天地究竟如何，因为你在父母、丈夫

和儿女们的庇护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你会是生儿育女的机器，会是个幸福的女奴，会在每个礼拜天去做弥撒，参加周五的掰饼会。你到了四十一岁将会成为肥胖的主妇，狂热地追求巧克力和九日斋。你就绝对不会去秘鲁旅行，不会去英国观光，不会发觉躺在女友奥林匹亚怀抱中的感受，也绝对写不出现在这些作品了，虽说有拼写错误。当然，你绝对认识不到妇女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你也绝对不会想到，妇女为了自身的解放，必须与其他被剥削者团结起来，以便发动一场和平革命，这场革命对于人类的未来，就像一八四四年前基督教的诞生那样重要。“亲爱的爸爸，你死了反而更好。”她笑着下了床。没有疲倦的感觉。她已经有二十四小时没有感觉到脊背和子宫的疼痛，也没有感觉到胸口冰冷的潮湿。弗洛拉，你感到心情好极了。

第一个聚会是在上午九点，在一个车间里碰头。本来锁匠莫罗是要陪同她一道前往的，结果他由于有个亲戚去世而急匆匆地离开了欧塞尔。你这个安达卢西亚女人啊，自己独舞吧。按照事先的约定，有三十个欧塞尔互助会的成员在等候她，他们的团体有个漂亮的名称：自由的责任。他们几乎都是制鞋工人。由于来访者是女性，他们的目光露出怀疑和不安，个别人还带有嘲讽的神情。自从几个月之前她开始在巴黎和波尔多给一些小团体讲解工人联盟的思想以来，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眼神。她讲话的声音丝毫也不颤抖，表明她坚信自己思想的正确性。随着她讲解的深入，听众的不信任表现渐渐消失。她说明了工人们在团结起来以后应该如何争取实现自己的要求——劳动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享受健康的权利、正常的生存条件。她说一旦分散开来，工人们肯定会受到老板和政府

的欺侮。当她在引用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那部引起争议的著作《什么是财产？》的时候，大家纷纷表示赞成她的看法。《什么是财产？》自从四年前问世以来，由于他强有力地断言“财产即盗窃”而在巴黎引起轰动。场上有两个人，好像是傅立叶[2]学派分子，是有备而来的，他们用她此前在阿格里高尔·佩迪吉耶那里听说过的这样一番道理攻击她：如果工人们不得不从可怜的工资里掏出几法郎交纳工人联盟的会费，那还怎么能给自己的孩子吃面包呢？她耐心地回答他们的批评意见。她认为起码关于会费问题，他们是被说服了。但是围绕婚姻问题，他们却是一路顽抗的。

“夫人，您攻击家庭，打算消灭家庭，这可不符合基督教教义。”

“符合，符合。”她反驳说，差一点发起脾气来，但是声音随后柔和下来了。“如果以家庭神圣的名义，男人买来女人，把她变成生孩子的母鸡、变成拉货的牲口，更糟糕的是，男人一喝醉就把女人打得遍体鳞伤，那才不符合基督教教义呢。”

她发现那两人听了她的反驳以后瞪大眼睛露出一副茫然的样子，便提议放弃这个话题，最好一道想象一下工人联盟给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像他们一样的劳动者带来的好处。比如，建立工人大厦。在那样现代、通风、干净的地方，劳动者的孩子们可以受教育，家属如果需要看病或者有了工伤事故，可以得到好医生和护士的治疗。劳动者如果失去劳动力或者年纪大了不适合车间工作，可

① 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社会主义者。

② François-Marie-Charles Fourie(1772—1837)，法国社会理论家。

以去大厦养老。于是，那一双双浑浊、疲惫的眼睛渐渐有了活力，渐渐发亮。为了办成这样的事情，难道不值得从自己的工资中捐出一小笔款子来吗？一些人表示赞成。

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是多么愚昧无知且自私自利啊！她回答了他们一些问题后询问一些事情的时候，发现他们一无所知，也没有好奇心，情愿过那种牛马般的生活。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的一部分投入到为了他们的兄弟姐妹的战斗中去，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件苦差事。剥削和贫困已经使他们变得愚钝了。有时候啊，弗洛拉，圣西门说的还真有道理：人民是没有能力拯救他们自己的，只有一小群精英分子才做得到。他们竟也感染了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很难接受，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来劝说他们去行动。而那些最机灵、最能说会道的人呢，却傲慢得让人难以忍受。他们摆出一副贵族的架势来，弗洛拉得强忍着一肚子火。她已经发过誓，在周游法国的这一年里，绝不能给别人哪怕一次唤她作“暴怒夫人”的机会。因为她爱发脾气，朱尔·洛尔和其他朋友有时候就这样称呼她。最后，那三十位制鞋工人终于答应，他们会登记加入工人联盟，并且会把他们今天上午听到的内容讲给他们“自由的责任”团体里的木匠、锁匠和雕花工人伙伴们听。

她在沿着欧塞尔弯弯曲曲、石头铺路的胡同走回住处的途中，看见一座有四棵白杨(雪白的叶子刚刚发芽)的小广场上，一群女孩在做游戏：一面奔跑，一面组成又拆散队形。她停下脚步观看。她们在玩“天堂”的游戏。据你母亲说，你也玩过这样的游戏，那是在沃日拉尔的小花园里与四邻的小朋友们一道玩耍，堂马里亚诺在旁边笑眯眯地注视着你们。“弗洛拉，你还记得吗？”“天堂在这里

吗？”“不，小姐，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于是，那女孩一个街角又一个街角地打听那个不容易亲近的天堂，与此同时，其他女孩开心地在她身后变换着队形。她回想起一八三三年在秘鲁阿雷基帕市那天的情景，地点是在施恩会大教堂附近：她不期然地看到一群男孩和女孩在一处深宅大院的前庭里奔跑。“天堂在这里吗？”“不，先生，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你本来以为这个游戏是法国的，结果发现秘鲁也有。可是，这又有什么奇怪的？渴望上天堂，难道不是全人类的愿望吗？她早就教她的两个孩子——阿琳和埃内斯特-卡米耶——玩这个游戏了。

她给每个城镇制订了一个具体的工作计划，即与工人、记者、最有影响的产业主，当然还有教会当局会晤。她要告诉资产阶级，她的计划与人们对她的非议相反，并不意味着内战，而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是以基督教教义为根据的，即爱与博爱。她要说明，恰恰是工人联盟，在给穷人和妇女带来公正和自由的同时，可以阻止暴力活动的发生，而按照事情目前的发展势头看，暴力活动是不可避免的。一小撮特权分子以大多数人的贫穷为代价继续发财致富的现象，还要持续多久啊？对男人的奴役制度已经废除了，那么对女人的奴役还要持续多久呢？她是善于说服别人的，她的道理肯定可以说服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和教士。

但是，在欧塞尔，她无法走访任何一家报社，因为这里看不到报纸。一座有一万两千人口的城市，却没有报纸。这里的资产阶级是一群不可原谅的蠢货。

在大教堂里，她同教堂神父福尔坦谈话的结果是大吵一通。福尔坦是个半秃顶的矮胖子，小眼睛里露出惊慌失措的表情，呼吸粗

重，教士服上布满油腻。他那冥顽不灵的样子让她感到恼火。(“弗洛拉，你无法控制自己的火暴脾气。”)

她是去福尔坦神父家里找这位神父的。神父的住宅就在大教堂隔壁。房子的宽敞和上乘装修让她吃惊。女佣，一个头戴束发帽、身穿围裙的老太婆，一瘸一拐地带领她走进神父的书房。神父磨蹭了一刻钟才出来接待她。神父一露面，他那矮胖的身材、躲躲闪闪的目光和不干净的服饰，立刻引起了她的反感。福尔坦神父一声不吭地听她讲话。弗洛拉努力做出亲切的样子，说明自己来访问欧塞尔的动机。她介绍了工人联盟的计划。她说，如果首先是全法国的劳动者联合起来，随后是欧洲的劳动者，最后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那么一定会建立起真正符合基督教教义精神的人性来，这样的人性会充满了博爱精神。神父怀疑地注视着她，接着怀疑变成了担心，最后，当弗洛拉断言，一旦工人联盟成立起来，代表们会前往政府——包括国王路易-菲利普——面前提出社会改革的要求，首先从男女权利绝对平等开始，于是他的担心就变成恐惧了。

“那可是造反啦！”神父嘟嘟囔囔地说道，一面喷出许多唾沫星子。

“恰恰相反。”弗洛拉澄清道，“工人联盟的问世就是为了避免动乱，就是为了无须经过流血而让正义获胜。”

否则的话，可能死掉的人数比一七八九年还多。神父听过穷人的忏悔，神父难道还不了解他们的不幸吗？神父难道没有发觉有几千万人每天劳动十五、十八个小时，他们像牲口一样劳累，工资却还不能养活自己的孩子？神父每天在教堂里听妇女诉说，难道就没有意识到她们是受父亲、丈夫、儿子欺辱、虐待和剥削

的吗？妇女的命运比工人还要糟糕。此种情况如若不改变，社会上就会产生仇恨，进而爆发革命。工人联盟的诞生就是预防这种爆发的。天主教会应该为工人联盟的运动提供帮助。教徒们不是希望和平、同情、社会和谐吗？在这一点上，教会和工人联盟完全是不谋而合的。

她向神父保证说："神父，我虽然不是天主教徒，但是天主教的哲学思想和道德准则始终指引着我的行动方向。"

福尔坦神父一听她说"不是天主教徒"而是基督教徒，小圆脸立刻变得苍白。他马上跳起来，打算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她是新教徒。弗洛拉解释说，她不是新教徒。她相信基督，但不信教会，因为天主教的僵硬体制限制了人类的自由。它那些教条式的信仰窒息了思想的活力、自由联想和科学的积极主动精神。此外，天主教教导把贞操当成精神纯粹的象征所引起的偏见，早就把妇女变成了奴隶。

神父的脸色早已经从苍白变成了中风前的充血颜色。他不住地眨动眼睛，显得惊慌失措。弗洛拉看见神父倚在工作台上不停地发抖，便闭上了嘴巴。他好像要昏厥了似的。

"太太，知道您在说什么吗？"他讲话有些困难，"为了这种思想，您还来教会要求帮助？"

是啊。就是为了这种思想。天主教不是打算成为穷人的教会吗？天主教不是反对不公正、拜金主义、人剥削人和贪婪的行为吗？如果所有这些都是真的，那么教会有责任保护这样一个旨在以爱情和博爱的名义给这个世界带来公正的计划。

那简直就是对牛弹琴。弗洛拉又用了好大工夫来争取对方的理

解。没用。福尔坦神父甚至不屑于反驳她的道理。他厌恶又恐惧地注视着她，并不掩饰不耐烦的情绪。终于，他含糊其辞地挤出一句话来：他不能许诺什么帮助，因为这取决于大教区主教。他说，你去给大主教说明你的计划吧。尽管他又提醒说，让一位主教来赞助一项具有明显反天主教特点的社会活动是不可能的。他还说，如果主教禁止赞助，那么任何一个信徒都不会帮助她的，因为信徒是服从教士的。弗洛拉一面听神父说，一面在想："按照圣西门学派的看法，为了社会的运转，应该强调权威性。"她还想："而尊重权威会把天主教徒变成机械人，比如这个不幸的神父。"

她试图有礼貌地告别福尔坦神父，便送给神父一本《工人联盟》。

"神父，您至少看一看吧。您会发现我的计划里充满了基督的思想感情。"

"我不看。"福尔坦用力摇晃着脑袋，不伸手接书。"我根据您的讲话就可以知道这本书不健康。可能您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魔鬼撒旦的启发。"

弗洛拉一面把小册子放回书包，一面大笑起来。

她用告别的方式对神父说："您属于那种神父：再一次在广场上点满篝火准备烧死这个世界上一切自由和聪明的人士。"

她在下榻的房间里喝下一碗热汤之后，给自己在欧塞尔的这个工作日作了总结。她不觉得悲观。弗洛拉，时运不济，泰然自若吧。此前一直不顺利，但是也不很糟糕。你这个安达卢西亚女人啊，为人类服务的事业是艰苦的。

二　死亡的幽灵看着她

马泰亚[①]，一八九二年四月

“科克”这个叫法要归功于泰阿曼娜——他上岛后的第一个老婆。此前那个女人，迪迪·贝奇多斯，那个新西兰-毛利混血饶舌妇，准确地说，只不过是一个情妇，不算他老婆。保罗登上塔希提岛[②]后的头几个月，跟她住在帕皮提[③]，后来搬到帕亚，最后住在马泰亚。那个时候大家还都叫他保罗呢。

他是一八九一年六月九日黎明时分到达帕皮提的。此前，他从马赛上船，中间分别在亚丁[④]和努美阿[⑤]两次上岸换船，经过两个半月，漂洋过海来到了塔希提岛。终于上岛时，他刚满四十三岁。他带来了全部家当，这似乎表明，他已经永远结束了欧洲和巴黎的生活。他的家当有：一百码[⑥]画布、颜料、油料、画笔、一对兽角、两把曼陀林、一把吉他、几个布列塔尼[⑦]出产的烟斗、一把旧式手枪和一捆穿过的衣裳。他这个人看上去还算结实，可是，保罗，你的健康已经悄悄地受到了损害：蓝眼睛微微突出，喜欢眨动；嘴巴总是咧出傲慢的表情；鼻梁弯曲，属于鹰钩式；胡须短而拳曲；头发长，栗色中泛红。到达这个只有三千五百个生灵（其中

五百是欧洲人)的城市不久，他就剪掉了长发，因为法国海军少尉热诺——保罗在帕皮提的早期朋友之一——告诉他，毛利人根据他的长发和头上戴的莫希干人的小帽子会以为他是mahu[8]呢，就是阴阳人。

他是带着许多幻想而来的。他刚一呼吸到帕皮提的炎热空气，就被那来自湛蓝之极的天空的强烈光线照得眼花缭乱了；他觉得大自然就在自己身边，因为四周长满了果树，尘土飞扬的城市街道充满了芳香——柑橘、柠檬、苹果、椰子、芒果、枝叶繁茂的番石榴和营养丰富的面包树。立刻，他想动手作画，他已很长时间没有这种感觉了。可他不能立即工作，因为他踏上这块盼望已久的土地时迈出的不是右脚[9]。在他到达法属波利尼西亚首府几天之后，政府为毛利人最后一位国王波马雷五世举行了庄严的葬礼。保罗用画笔和速写本记录了全过程。几天后，他以为自己也要死了。因为一八九一年八月初，他刚开始适应帕皮提的炎热气候和醉人的芳香时，突然大出血并伴有心动过速，胸口好像拉风箱一样起伏，让他喘不过气来。助人为乐的热诺把他送进了瓦亚米医院。医院以流经其侧、通向大海的瓦亚米河而得名，地方很大，由几座小楼组成，安

---

① Mataica，位于太平洋东南部塔希提岛南岸。

② Tahiti，太平洋东南部法属波利尼西亚最大岛屿。

③ Papeete，法属波利尼西亚首府，位于塔希提岛西北岸。

④ Aden，印度洋西北部港口。

⑤ Noumea，西南太平洋港口。

⑥ yarda，英制长度单位，1码等于91厘米。

⑦ Bretagne，法国西北部突出在大西洋上的半岛。

⑧ 毛利语。

⑨ 意即不走运。

装有防蚊纱窗和花哨的木栏杆，旁边是喧闹的花园，那里种植着芒果、面包树以及树冠挺拔的棕榈树，夜莺和八哥聚集在树上欢唱。医生们为治疗他的心力衰竭给他开了一服洋地黄苷；为治疗双腿红肿，给他敷上了芥子膏；胸部给拔了火罐。医生证实说，这次发病是几个月前巴黎的大夫诊断出来的那难以言说的疾病的又一次表现。受医院委托来这里看护病人的圣约瑟修道院的修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批评他不该说海员们才说的粗话（“嬷嬷，多年以来我就是如此。”），还责备他患了病却还不停地抽烟斗，并且傲慢地要求她们在咖啡里加白兰地。

保罗一出院——医生本想留住他，可他拒绝了，因为每天十二法郎的收费超出他的预算，就住到帕皮提最廉价的小旅馆去了。地点在华人区，在离海只有几米的圣灵大教堂背后，教堂是一栋丑陋的石头房子，从小旅馆可以看到大教堂那红顶木钟楼。旅馆四周聚集在饰有汉字和红灯笼的木屋里的是三百多户华人家庭，他们本来是塔希提岛农村的劳工，可是由于收成不好，一些垦殖者破了产，便迁居到帕皮提来，以做小买卖为生。市长弗朗索瓦·卡尔代拉准许在华人区开设鸦片烟馆，但只允许华人进入，可是保罗在安家后不久就设法钻进烟馆并且吸了一袋鸦片。这次经历并没有让他上瘾，他是个被急于行动的魔鬼附体的人，鸦片烟的快感实在来得太缓慢了。

在华人区里生活花钱很少，但是狭窄和恶臭——周围有一些猪圈，宰猪的肉架距离很近，各种动物都跑来觅食——夺去了他作画的兴致，迫使他上街闲逛。他常常到港口的小酒吧里面对大海而坐。他在酒吧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不时地喝上一口加糖的苦艾

酒，一面玩着多米诺骨牌。消瘦、潇洒、有教养、懂礼貌的热诺少尉告诉他，居住在帕皮提的华人区里，在殖民者眼中是件让人看不起的事情。这让保罗十分开心。让塔希提岛上的欧洲人看不起！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办法能够实现他梦寐以求的扮演“野蛮人”角色的愿望吗？

他认识迪迪·贝奇多斯不是在港口七家小酒吧的任何一家——那是过路的水手们酗酒和寻找女人的地方，而是在商业大广场上，那里中心有个方形喷水池，围着小小的栅栏，一股涓涓细水从那里流出。广场的外围，一边是博那尔大道，另外一边是美术大街，另两侧是花园。白天直到下午，广场都是买卖食物和日常用品的中心；夜间，按照帕皮提欧洲人的说法，广场就变成了皮肉市场，一切与放纵和性有关的事情给这个地方笼罩上了地狱般的景象。到处是出售柑橘、西瓜、椰子、菠萝、栗子、甜瓜、鲜花和便宜货的流动小贩，黑暗中，借助微弱的油灯，有人敲起手鼓，组织起舞会来，其结果总是纵欲狂欢。参加狂欢的不仅有当地的土著，也有一些名声不好的欧洲人，诸如士兵、水手、过路的商人、流浪汉以及神经紧张的青少年。这种真正集体杂交的场面，谈价钱与性交易的自由程度使得保罗兴奋不已。当人们听说这位刚刚定居帕皮提的巴黎画家除去生活在华人区之外，还经常光顾皮肉市场的时候，他的形象在殖民者的上流社会面前就一落千丈了。在保罗到达不久领他去参观军人俱乐部的热诺，不再邀请他参加活动了；曾经热情欢迎保罗到来的市长卡尔代拉和总督拉卡斯卡德也不再邀请他出席由市长或总督主持的那些宴会了。

迪迪·贝奇多斯那天夜里在皮肉市场上提供服务。她是个新西

兰-毛利混血儿，年轻时肯定漂亮过，但糟糕的生活迅速燃烧了她的青春，不过她现在依然可亲可爱并且饶舌。保罗仅仅用了几个小钱就与她成交，把她带回了自己的房间。共度的良宵是如此的愉快，迪迪·贝奇多斯居然拒绝收费。她爱上了保罗，决定与他共同生活。虽说她未老先衰，可她是个不知疲倦地享受性快感的女子；在保罗来到塔希提最初的几个月里，她帮助他适应了新生活，帮助他战胜了孤独。

两人共同生活不久，迪迪就同意陪伴他前往远离帕皮提的岛内世界去。保罗给她解释说，他来波利尼西亚是体验土著人生活的，而不是过欧洲人的那种日子，因此，必须离开这个已经西方化的殖民首府。他和她在帕亚生活了几个星期，保罗觉得不十分舒服，后来就前往距离帕皮提四十公里的马泰亚。他在那里租了一座面临海湾的木屋，从那里可以下海游泳。木屋对面有座小岛，后面是环抱的群山，陡峭的山峰上长满了植物。刚刚在马泰亚安家，他就作起画来，浑身充满了真正的创作激情。每当他几小时几小时抽着烟斗打草稿或者站在画架前构思的时候，对迪迪就没有兴趣了。她的喋喋不休往往让他分心。作画之后，为了不跟她说话，他就弹拨吉他，或者唱民歌，一面用曼陀林伴奏。他一面观察迪迪掩饰不住的厌烦表情，一面好奇地思量："她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啊？"没过多久，她就离开了。那是在他已经完成了三十多幅作品，刚好在塔希提度过了八个月的时候，一天早晨，他醒来时发现了告别的便条，那真是简洁的典范："亲爱的保罗：再见了！别记恨！"

她的离去，他不大难过。说真的，现在他已经投入到绘画中，这个新西兰-毛利女郎不是伴侣，而是障碍了。她的闲聊让他厌

烦，假如她再不离去，结果很可能是把她赶走。现在，他终于可以聚精会神、完全安静地工作了。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和疾病之后，他开始感觉到，来南太平洋寻找原始世界，此行不虚。是的，保罗，的确不虚此行。自从你隐居马泰亚以来，已经作了三十多幅画，虽说其中没有大师级作品，但是感谢这个包围着你的未驯化世界，你的绘画更加自由、更加大胆了。你还不满意吗？不，你并不满意。

迪迪·贝奇多斯走后过了几个星期，保罗开始渴望女人的性爱了。马泰亚的居民几乎都是毛利人，他与他们相处得很好，有时邀请他们来木屋喝口甘蔗酒。他们劝告他在东海岸的村庄里寻找伴侣，因为那里有许多女孩急于结婚。结果事情比他预想的要容易。他骑马进行一次命名为“寻找圆柏”的远征，到了一个名叫法奥内的小地方，路旁有家商店，他下马休息。店里接待他的妇人问他在那一带寻找什么。

他开玩笑说：“找一个愿意跟我生活的女人。”

那妇人胯骨很宽，但风韵犹存。她在重新开口之前，仔细打量了他好一会儿。她认真地注视着他，仿佛要读懂他的灵魂似的。

终于，她非常严肃地建议说：“可能我女儿对您合适。您愿意见见她吗？”

迷惑不解的科克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那妇人带着泰阿曼娜来了。她说，她女儿只有十三岁，但是身体已经发育完好，乳房坚挺，双腿结实，嘴唇性感，牙齿洁白之至。保罗走近姑娘，心中有些慌乱。她愿意做他的女人吗？女孩点点头，笑了。

“你不认识我，难道就不害怕吗？”

泰阿曼娜摇摇头。

“得过什么病吗？”

“没有。”

“会做饭吗？”

“会。”

半小时后，保罗返回马泰亚，身后走着他引人注目的收获——一个会说甜蜜的法语、肩上背着自己全部家当的美丽乡村少女。他请她上马，姑娘拒绝了，仿佛上马是一种亵渎性的行为。从那第一天起，她就叫他“科克”了。这个名字好像火药一样迅速传遍四方。不久马泰亚的全体居民，随后塔希提的全体居民，包括一些欧洲人，都纷纷叫他“科克”了。

后来，他多次回忆起自一八九二年年末到一八九三年年头这几个月与泰阿曼娜在马泰亚木屋的夫妻生活，那是他在塔希提，或许也是在世界上，度过的最美好时光。他的小妻子是取之不尽的快乐源泉。只要他要求，她随时准备献身；做爱时她没有丝毫的忸怩之态，她也从中享受无拘束的快感及刺激。此外，她还勤于操持家务——这与迪迪多么不同！——洗衣裳、打扫房间、热衷于烹饪，如同热衷于做爱一样。她下海或者下湖游泳时，蓝色的皮肤布满了令人心动的闪光。她的左脚不是五个脚趾，而是七个，多余的两个是肉乎乎的赘疣，让那女孩羞愧不已。可是科克觉得好玩，总是喜欢抚摩它们。

只有在他要她做模特时，两人才会发生不快。总是保持一个姿势长时间不动，这让泰阿曼娜感到厌烦。有时，她二话不说带着不耐烦的表情就走了。要不是总出现周期性的金钱问题——好友达尼

埃尔·德·蒙弗雷在欧洲售出画品后给他汇来的钱，永远不能及时汇到，而一旦钱到手就从科克的指缝间溜走了——科克可以说，在那几个月里，他总算追上了幸福的脚步。可是，科克，杰作何时出现啊？

后来，由于他有这种喜欢把生活琐事变成神话的癖好，可以说是土帕包①破坏了他与泰阿曼娜同居的最初那段时光中所怀有的接近伊甸园的梦想。但是恰恰多亏了土帕包——那些毛利墓地的魔鬼，你才画出了来到塔希提以后的第一幅杰作。科克，别遗憾啦！他来到这里几乎一年了，此前一直不知道这些鬼魂的存在，他们从尸体上游离出来，专门破坏活人的生活。他是从一本书上知道土帕包的，书是岛上最富有的殖民者奥古斯特·古皮借给他的。哎呀，真是凑巧，几乎就在这个时候，他拿到了鬼魂存在的证据。

此前，他像往常一样去帕皮提查看是否有汇款从巴黎寄来。他尽量避免来往于帕皮提之间的活动，因为公共马车一来一去要收十八法郎，另外，糟糕透顶的道路会把马车弄得摇来晃去，特别是道路泥泞的时候。那天，他拂晓时分动身，为的是下午赶回家来。可是一场洪水冲毁了道路，马车把他撂在马泰亚时已经过了半夜。家里的木屋一片漆黑。这很奇怪。泰阿曼娜不点燃一盏小灯是不会睡觉的。他紧张起来了：难道她走了？此地的女人结婚和离婚如同换件衬衫一样地随便。传教士和牧师试图让毛利人接受基督徒严格的家庭模式的努力没有什么效果。在家庭问题上，土著人还没有完全丧失先人留下的精神。突然某一天，丈夫或者妻子自个儿跑了，没

---

① tupapaus，毛利语，魔鬼。

有谁会感到惊讶。家庭组建了又解体，其轻而易举的程度在欧洲是难以想象的。如果她已经走了，你会非常想念她的。是的，你会想念泰阿曼娜的。

他走进木屋，一进门就摸口袋里的火柴盒。他点燃一根火柴，借助手指间跳动的黄蓝色火焰，看到了那终生难忘的形象。在随后的几天和几周里，他努力追忆那个形象，狂热地画下那个形象，紧紧抓住那紧要关头，因为此前他总是在那紧要关头画出了最佳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形象将永远活在他的记忆里，这是他生活在塔希提期间梦寐以求的天赐良机之一。他认为自己撞上了、体验到了——哪怕只有短暂一刻——他来到南太平洋所要寻找的东西、那在欧洲永远找不到的东西，因为欧洲文明已经把它给消灭了。泰阿曼娜趴在床垫上，裸体，脸朝下，滚圆的臀部撅起，脊背有些弯曲，侧脸望着他，那表情里充满了恐惧，眼睛、嘴巴和鼻子皱成一团，像一头受惊的小兽。他的双手由于恐惧而汗津津的;心脏剧烈地跳动，如同狂奔的野马。他不得不扔掉了火柴，因为火焰已经烧到了手指。再点燃另外一根火柴时，那女孩依然保持原来的姿势，依然保持原来的表情。恐惧使她呆若木鸡。

“是我！是我！我是科克。”他慢慢靠近她，一面让她镇静下来，“泰阿曼娜，别怕！别怕！”

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歇斯底里地啜泣着；通过她那不连贯的低语声，他有几次听出“土帕包”这个单词。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单词，尽管此前他在书上看到过这个“土帕包”。他一面抱起泰阿曼娜，让她坐在自己怀里慢慢恢复平静，一面追忆起安托万·莫勒努、法国驻在这些岛屿上的老领事撰写的《南太平洋群岛游记》

(一八三七年巴黎出版)中出现的这个"土帕包"。现在泰阿曼娜断断续续地重复着这个单词，抱怨扔下她一个人在黑暗里，油灯里没有灯油了，让她在黑暗中感到恐惧，因为土帕包们会在黑暗中出现。科克，原来如此：你在黑暗中走进房间并且点燃火柴，泰阿曼娜就把你当成鬼魂了。

确实，亡灵是存在的，他们是长着狼牙和弯弯长爪的恶魔，住在地穴、山洞、草丛、树窟窿里，常常出来吓唬活人，折磨活人。在垦殖者古皮借给你的那本书里，作者莫勒努说过这种事情，对于这些毛利人的鬼神介绍得非常详细。在欧洲人来到这里之前它们一直存在，是欧洲人毁灭了毛利人的信仰和习俗。甚至在洛蒂[1]的小说里也谈到了那些鬼神，它们也曾经让文森特兴奋不已。于是关于塔希提的想法第一次进入了你的脑袋。但是，殖民者并没有能够把那些鬼魂赶尽杀绝。毛利人虽然穿上了传教士和牧师强加给他们的基督徒外衣，可是某种美好的过去依然跳跃在他们心头。土著人从来不说过去，每当科克企图套出土著人关于古老信仰和只有野蛮人才能拥有的自由时代时，他们不理解地望着他。他们笑话他的问题。他在说什么呀？好像他们先人的劳作、崇拜和恐惧已经从他们的生活里消失了似的。这不是真的，至少这个神话还活着，你怀里这姑娘抱怨的低语"土帕包"、"土帕包"就证明了神话的存在。

他感到阴茎在勃起。由于激动，他浑身颤抖。姑娘察觉到了他的激情，便动作优美地舒展在床垫上。土著女人这猫一样的动作非常刺激他，引起他强烈的兴趣。她等待着他脱光衣裳。他浑身发

---

① Pierre Loti(1850—1923)，法国小说家。

热，在姑娘身边躺下。但是，他没有骑到她身上，而是让她转过身去，脸朝下趴着，保持他进门时发现她的姿势。眼前又出现了那永远无法抹去的画面：她由于恐惧而撅起臀部。他费了好大力气才进入她的身体——他听到她在哼叫，在呻吟，在颤抖，最后终于尖叫起来。阴茎刚一进入，他就感到又紧又痛，嚎叫了一声，射精了。刹那间，与泰阿曼娜肛交的同时，他觉得自己就是个野蛮人了。

次日，随着晨曦的到来，他开始工作。气候干燥，天上只有几缕白云。再过一会儿，在他周围将要爆发一场颜色的会战。他脱光衣裳，来到瀑布下，一头钻进水中。他回忆起到这里不久的时候，有个名叫克拉弗里的讨厌警察看见他裸体在河里洗澡，便对他罚款，理由是“有损公共道德”。科克，这是你首次与跟你的梦想相矛盾的现实相遇。他起身去煮茶，走起路来慌里慌张。他显得急不可耐。半小时后，当泰阿曼娜醒来时，他是那样全神贯注于打草稿准备作画，竟然没有听到姑娘向他道“早安”。

他关在家中一个星期，不停地工作着。只有中午时分才离开画室去吃一些水果。然后在木屋旁茂密的芒果树荫下，一直工作到天黑，偶尔打开一盒罐头吃一点。第二天，他叫来泰阿曼娜，脱光她的衣裳，命她趴在床垫上，摆出那天夜里她把他当成土帕包时被他发现的姿势。但他立刻就明白了：这是荒唐的。这姑娘再也不可能表现出他想宣泄到画上的那种东西，那来自遥远过去的宗教恐惧。那恐惧让她看到了魔鬼，那恐惧是如此强大，可以把土帕包具象成人形。现在，这女孩在笑，或者是忍住笑声，努力让面部露出恐惧的表情，因为他恳求她做出恐惧状。她的身体也无法再现那种紧张状态：脊柱弯曲，臀部撅起。那是科克从来也没有看到过的淫荡姿

势。要求她摆姿势是愚蠢的。素材就在他的记忆中，他一闭上眼睛，就看见那个形象，欲望也油然而生。那几天，白天，他绘制《死亡的幽灵看着她》，夜里，欲望促使他占有女孩；有时白天在画室里也做爱。他一面作画，一面感觉到——这种感觉以前偶尔有过——他对自己那些布列塔尼地区的学生说的话是多么正确："为了真正从事绘画，必须摆脱我们身上的文明，拿出心中的野性。"说这些话时，他那些住在格洛阿内克公寓的学生都虔诚地倾听他讲话。

是的，这是一幅真正野性的画作。他觉得已经画完时便满意地欣赏起来。画上，根据野蛮人的心态，现实与幻想形成一个单纯的实体。阴沉，有些凄惨，充满宗教和欲望、生命与死亡的气氛。画的下半部是客观和写实的；上半部是主观和非现实的；但是后者的真实性丝毫不下于前者。那裸体女孩如果没有了眼睛和开始变形的嘴巴流露出的恐惧，会显得有些淫荡。但是，恐惧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她的美丽，因为他用暗示性很强的方式缩短了她的臀部。这是一座人肉祭坛，上面举办着野蛮的仪式，纪念一位世俗的残暴的神。作品的上部，那个鬼魂，说真的，科克，不像塔希提人，更像你。那个鬼魂不像莫勒努所描写的长着龙牙和爪子的那种魔鬼。那是个戴兜帽的小老太太，就像布列塔尼地区的老妇人一样，她们永远活在你的记忆中，当你生活在阿望桥村或者布多时，在菲尼斯泰尔的条条道路上，你总能遇到她们。她们给人的印象是半死不活，幽灵一样地活着。如果有必要统计的话，那么像那女孩的头发一样的深黑色床垫、黄色的鲜花、老树皮一样的泛绿床单、淡绿色枕头和玫瑰色枕头——那色调似乎染上了女孩的上唇——统统属于客观

世界。而画的上部与这种现实感形成对比：上部空中飞舞的鲜花是火星状的，是闪光，是发着荧光的、失重的流星，飘浮在紫红加蓝色的天上，五颜六色的线条表现出一片针叶形的瀑布。

那幽灵是从侧面画的，非常安静，脊背靠在一根圆柱上，那是个用色细腻的抽象图腾：种种发红的颜色与淡蓝色搭配在一起。这上半部是一片活动的、飘忽的、难以捕捉的天地，仿佛随时有消失的可能。从近处看，那幽灵有个笔直的鼻梁、肿胀的嘴唇和一只鹦鹉般凝视的大眼睛。科克，你成功地做到了作品的整体和谐与完美。画面上流淌出丧钟的乐声。光线来自床单上的黄绿色，来自鲜花上的黄色，与橘红的云彩交映成辉。

“我该给它起个什么名字？”他问泰阿曼娜。他已经挑选了许多名字，又一一排除了。

女孩在反复思考，表情严肃。最后，她点点头，用赞同的口气说：“Manao tupapau。”尽管泰阿曼娜再三解释，但他费了好大力气也没弄明白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她想念死者的亡灵”还是“死者的亡灵想念她”他喜欢这种模棱两可。

这幅杰作结束后一个星期了，他还在继续润色，站在画布前一看就是几小时。科克，你不是已经成功了吗？画上没有显露文明之手、欧洲人之手、基督徒之手。而是一个从前是欧洲人、从前是文明人、从前是基督徒的人的手法。他以意志、冒险和吃苦为代价，驱除了自己身上没落的巴黎人的轻浮与做作，回归自己的本源、那光辉灿烂的过去，在那里，宗教与艺术、今生和来世都是一个单一的现实。完成《死亡的幽灵看着她》之后的几个星期是保罗好久以来没有享受到的精神平静时期。以神秘方式在他两

腿上来来去去的那些烂疮，两年前在他即将离开欧洲时曾经出现过，现在消失了。但是他出于谨慎，继续敷上芥子纱布，然后包扎腿肚子。这是在巴黎时费诺依大夫开的药方，瓦亚米医院的医生们也是这样劝告他的。刚刚到达塔希提时的吐血症状也好久没有发生了。他坐在大芒果树的树荫下，不停地雕刻一些木制小玩意儿，这是他根据收集的照片上的一些世俗神，在创作波利尼西亚的众神；他有时画画草图，有时动手画那些刚起笔就放弃的新画。画完《死亡的幽灵看着她》之后，怎样画画？科克，你是对的，无论在布多、在阿望桥村、在巴黎的伏尔泰咖啡馆的讲话，还是你同那个荷兰狂人在阿尔勒的讨论，你都坚持绘画不是技艺问题，而是四周环境的问题；不是技巧熟不熟练的问题，而是想象力与身心投不投入的问题。"弟兄们，画画如同进入苦修所，是仅仅为了上帝而生活的。"你在想，泰阿曼娜的恐惧之夜撕开了日常生活的面纱，出现了一种深刻的现实；从那里，你可以转移到人类的早期生活中去，与先人交往；祖先们在一个还是魔幻的、神鬼人混杂在一起的世界里迈出了历史的最初几步。

可以人为地制造出那样的环境吗？如同土帕包之夜那样冲破时间的障碍？他试图调查这个问题，于是筹办了一个塔马拉阿，并为此花费掉一笔重要汇款的大部分(八百法郎)，这是达尼埃尔·德·蒙弗雷把两幅布列塔尼题材的画作出售给一位鹿特丹的船主的收入。汇款刚一到手，他就把自己的计划告诉给泰阿曼娜了：他将邀请许多朋友来家里一个星期，大家一起唱歌、吃饭、跳舞，一醉方休。他生活中常常有这种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举动。

他和她来到马泰亚的一家货栈偿还积压的欠款。老板是个华

人，名叫奥尼，一副胖胖的东方人模样，眼睛细窄，好像闭眼的乌龟。他用一片纸板当扇子，惊喜地望着他已经不打算收回的钱。科克表现得慷慨大方，又令人惊讶地储备了大量罐头、牛肉、奶酪、白糖、大米、红豆和各种饮料：几公升葡萄酒、几瓶艾酒、几坛子啤酒和岛上蔗糖厂酿制的甘蔗酒。

他和她邀请了马泰亚周围十几对土著男女，邀请了几位帕皮提的朋友，例如热诺少尉、德罗莱夫妇和苏哈斯夫妇等殖民政府的官员。谨慎、和蔼的热诺一来做客总要带食物和饮料来，那是他从军人商店以成本价购买的。塔马拉阿是以鲜鱼、土豆和蔬菜为原料的饭食，是用香蕉叶子包裹起来，放在滚烫的石头上烹制而成的，味道美极了。大家吃完饭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太阳成了一个火球，正慢慢沉入闪闪发光的礁石后面。热诺和两对法国夫妻告辞而去，因为他们要当天赶回帕皮提。科克拿出吉他和曼陀林，弹唱布列塔尼歌曲和巴黎的流行音乐，让客人们开心。周围全是土著人，最好不过了。有欧洲人在场总是一种障碍，影响塔希提人开怀畅饮，尽情狂欢。来到塔希提最初的日子，他就在星期五的商业大广场舞会上证实了这一点。只有水手回船、士兵返回军营、广场上几乎全是土著人的时候，真正的欢乐才开始。科克的马泰亚朋友们，男男女女都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大家喝甜酒加啤酒，或者甜酒加果汁。大伙三五成群，合着拍子，有人跳舞，有人唱土著歌曲。科克帮助人们点燃了篝火，火堆距离芒果树不远，透过挂着绿果的枝叶，可以看到星星在靛蓝色的天空上闪烁。科克已经相当熟悉塔希提的毛利话，但是听不懂土著歌词。距离篝火很近的地方，他的木屋所在土地的主人图斯迪和她妻子毛利阿娜在原地跳舞，二人摇摆

着双胯，皮肤在火焰照射下闪光。毛利阿娜还很年轻，略显粗壮，富有弹性的大腿从绣花的遮羞裙里显露出来。她长着典型的塔希提女人的圆腿，巨大的脚掌是扁平的，与土地颜色混淆在一起。保罗想要跟她做爱。他带上搀有甘蔗酒的啤酒来到那对夫妻中间，请他们喝酒，自己也喝，拥抱着他们干杯，哼唱着大家在唱的歌曲。夫妻二人都醉了。

科克建议说："咱们把衣服脱掉吧！难道有蚊子吗？"

他脱下了遮住下身的那块兜裆布，浑身赤裸，勃起一半的阴茎在篝火的照耀下格外醒目。没有人模仿他的动作。大家或漠然或好奇地望着他，可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你们害怕什么？没人回答他的问题。大家继续跳舞，继续唱歌，继续喝酒，仿佛他这个人是不存在的。他在邻居夫妇身边跳舞，努力模仿他和她的动作——那难以做到的摇摆胯骨、那双脚有节奏的跳跃、让双膝互相磕碰，尽管他兴致高昂，可还是难以完成这样的舞蹈动作。他像楔子一样插入到了那对夫妻中间，他紧贴着那女人，不停地触摸她。他搂住她的腰肢，缓慢地用身体挤压她，推着她远离篝火照耀的圆圈。她没有反抗，表情也没有改变。她似乎没有意识到科克的存在，仿佛在跟空气或者影子跳舞。科克稍稍一用力，让她倒在地上，两人都没有说话。毛利阿娜允许他吻她，但是她不回应；他用舌尖启开了她的嘴巴，而她依然哼唱着什么。这时客人们仍然站在那里，围绕着篝火转圈和唱歌。大家的歌声使得科克的神经放松下来，他轻松、愉快地与毛利阿娜做爱。

他醒来时，已经是一两天之后了——不可能记住时间，日光如同利箭一般地照射在眼睛上，蚊子叮得他浑身都是疙瘩，他想不出

自己是怎样上了床。泰阿曼娜半个身子露在床单外面，正在打鼾。他闻到一股各种酒类混合在一起的刺鼻浓臭，感到全身都不舒服。他想："应该留在这里还是回法国去？"他在塔希提已经待了一年，画好了将近六十部作品，此外还有大量的草图和素描以及十二个木雕。科克，最重要的是，你有了一幅大师之作。回到巴黎去，举办画展，拿出在波利尼西亚这一年劳作的最佳成果。这不是很诱人吗？巴黎人如果看到这样的光线爆炸、这样的异国情调，看到这样一些处于自然状态的、为自己的身体和感觉而自豪的男女所在的世界，一定会目瞪口呆；面对如此大胆的艺术形式以及冒险的颜色搭配——把印象派的游戏变成了恶作剧，巴黎人一定会感到困惑不解。科克，你敢这样做吗？

泰阿曼娜醒来以后就去煮茶了，科克还沉湎在一派光亮的梦境里；他眼睛睁得很大，享受着胜利带来的喜悦：报刊上大量赞扬的文章，画廊老板们正在设法对付争购保罗·高更作品的行家们，这些人纷纷报出天价要购买他的作品，无论莫奈、德加、塞尚、荷兰狂人，还是皮维·德·夏凡纳都没有卖出过价格如此高昂的作品。保罗优雅地享受着法国给予著名人士的财富和荣誉，并未洋洋自得。对于曾经怀疑过他能力的同行，他会好好提醒他们想一想他说过的话："我跟你们说过什么叫方法，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吗？"对于年轻的美术爱好者，他会用建议和忠告帮助他们。

泰阿曼娜端着热茶回来的时候，告诉他："我怀孕了。"然后她告诉他图斯迪和毛利阿娜来问，既然你已经收到汇款了，那能不能还他们借给你的钱。

科克还清了图斯迪那边的欠款，也还清了欠其他邻居的钱，随

后发现达尼埃尔·德·蒙弗雷汇来的钱只剩下一百法郎了。这点钱能让他俩的日子维持多久？画布快用光了，画框也快没有了，纸板已经消耗干净，颜料也只剩下几筒了。保罗，回法国吧？依现在这样的处境和暗淡的前途，你在塔希提还能有什么好处？再说，如果你打算回欧洲，那必须立即行动。你自己掏钱买船票是根本没有可能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让政府遣送你回国。根据法国法律，你有这个权利。但是由于从权利到实施还有万里之遥，必须赶紧请蒙弗雷和舒芬纳克在巴黎与文化部斡旋此事。在他俩活动期间，等待官方的答复至少要六到八个月。不能浪费时间，必须立刻动手。

同一天，尽管身体由于聚餐时酗酒造成不适，他还是写信给他的朋友们，催促他们快去文化部斡旋，以便让美术馆长(亨利·鲁容先生还是馆长吗？他来塔希提就是鲁容先生给他写的介绍信)同意他回国。他给鲁容先生也写了一封长信，说明他由于健康和完全没有支付能力而希望政府遣送他回国的要求。最后，他又写了一封信给住在哥本哈根的发妻梅泰，通知她数月后见面，因为他已经决定返回法国，准备展示他在南太平洋的劳动成果。他没有向泰阿曼娜说明自己的计划，就穿上衣服去帕皮提寄信去了。邮局位于首府的主要大街上，叫里沃利路，两侧是高大的果树和达官贵人们的深宅大院。邮局马上要下班了。那个最老的职员(名叫封舍瓦还是封特瓦?)告诉他：邮政信件马上要发出了，将取道澳大利亚，“克里甘”号邮轮已经准备起锚了。取道澳大利亚虽然远了一些，但是比取道旧金山安全，因为换船次数太多易丢失邮件。

他去港口的酒吧喝酒。刚刚来这里一年，他就下决心回巴黎了，并且不会走回头路；可是他内心并不舒服。坦率地说，这是逃

跑，是失败造成的后果。同荷兰狂人在阿尔勒、在布列塔尼的谈话，在巴黎同贝尔纳、同莫里斯、同善良的舒芬纳克的谈话，每次谈话和做梦都会涉及去寻找一片处女地、一个没有被欧洲艺术俘虏的世界的必要性，考虑的中心思想也就是逃避这每天为挣钱而奔波劳碌、为生存而日夜焦虑的生活。以自然的方式生活，依靠大地生活，如同原始人——健康的民族——一样地生活，曾经促使他去巴拿马和马提尼克岛，后来又推动他前往马达加斯加和东京[1]考察，这些都是决定来塔希提之前的事情了。但是，科克，与你的梦想相矛盾的是，这里的人们也不能"依靠大自然"来生活。人们不能仅仅依赖椰子、芒果和香蕉来生活，树枝上免费提供给人们的只有这些东西。即使如此，红香蕉只生长在山上，如果要砍香蕉，必须爬上陡峭的山崖。你是绝对不肯学习种地的，因为种地要花时间，那样一来你就没有时间画画了。因此，尽管这里的风景和土著可以无力地反映出丰富的毛利文明的存在，但是金钱依然主宰着人们的生死，强迫艺术家给玛蒙神(Mamon)当奴隶。如果你不想饿死，你就得去买华人老板的罐头，就得花钱；如果垄断艺术市场的那些可恶的赶时髦的家伙不理解你、拒绝你的作品，那你就没钱，永远没钱。但是，好啦，科克，你毕竟生存下来了，毕竟画画了，毕竟用这么多颜色丰富了你的调色板，并且根据你自己的信条——"人人有敢于从事一切的权利"，如同那些伟大的创造者一样，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

科克，你到了最后时刻才向泰阿曼娜坦白了你回法国的计划。

---

① Tonkin，越南北部旧地区名。

那时事情也就结束了。你真应该好好感谢那个姑娘。她那年轻的身体、惆怅的神情、清醒的态度曾经让你感到愉悦，感到二度青春，有时还感到自己是个野蛮人。她动作自然而敏捷、勤奋、态度温顺，有她陪伴在身边，让你觉得生活还能忍受。但是，爱情已经被排除在你的生存之外了，爱情已经成为你完成艺术家使命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了，因为爱情会让男子资产阶级化。现在，你的种子已经播种在这女孩的子宫里，她要开始膨胀起来了，要变成一个肥胖的土著鬼婆了，对她，你不会有爱意和欲望了，而是会感到厌恶。与其糟糕地结束，不如中断关系。那肚子里的儿子或者女儿怎么办呢？那就让私生子的世界再多一个私生子罢！从理智上说，你确信回法国之举是正确的。但是，你心里有某种东西并不相信这个道理，因为随后的八个月，直到一八九三年六月你终于登上“杜沙佛”号轮船前往努美阿的时候——那是你返回欧洲的第一段路程，你觉得焦虑不安，很不高兴，担心自己犯了严重错误。

在那八个月里，他做了许多事情，但是他有一次以为自己可以再画出一幅在塔希提的杰作的时候，他错了。那一次，他从马泰亚去帕皮提看看是否有信件和汇款寄来。他城里的朋友阿里斯蒂德·苏哈斯家中有骚动不安的迹象，因为苏哈斯一岁零八个月的儿子要死了。他到达时，孩子刚刚咽气，死于肠道感染。看着死去的婴儿，望着孩子瘦削的面庞和发青的脸色，他感到手痒得厉害。他毫不犹豫做出悲痛的样子，上前拥抱了阿里斯蒂德和苏哈斯太太，提出要给孩子画像并且把画像送给他们。丈夫和妻子眼泪汪汪地对视一下，点头同意了：因为这是另一种让孩子同他们永远在一起的方式。

他立刻动手打草稿。守灵期间，他继续画下去。随后，他从仅剩的几张画布中拿了一张，谨慎、细致地作画。他仔细审视孩子那紧闭双眼的小脸、攥紧的双拳、手里握住的念珠，表现了升天时那一瞬间的情景。但是，当他把画像送到苏哈斯太太跟前时，她非但没有感谢他的礼物，反而生气了。她绝对不允许家里保存这幅画像。

“可是画上有什么地方冒犯了您吗？”科克问道，对这位欧洲移民的太太的反应，并不感到十分不快。

“这不是我儿子。这是个华人小孩，是开始入侵我们土地的黄种人的儿子。我们怎么对不起您了，让您把我们的小天使画成华人的面孔，是嘲笑我们的痛苦吗？”

科克实在忍不住了，他笑了起来，结果苏哈斯夫妇把他赶出了门外。回到马泰亚，他换了一种目光看画像。是的，科克，你在不知不觉之间把孩子给东方化了。于是，他给这幅新作品用毛利神话来命名：《阿迪迪王子像》。

又过去了一段时间，他发觉从泰阿曼娜宣布怀孕算起已经四个月了，可她的肚子没有变大。于是，他提起此事。

她说：“有过一次大出血。孩子掉了。”她没有中断手里缝补的活计，继续说下去，“我忘记告诉你了。”

三　私生女和出逃的女孩

第戎[1]，一八四四年四月

尽管出游计划中没有安排，但弗洛拉却并没有从欧塞尔直接前往第戎，而是在中途的阿瓦隆和瑟米尔各停留了一天。她在这两个地方的书店里留下一些《工人联盟》和招贴画。在这两个地方，她因为没有介绍信，就直接去酒吧里找工人谈话。

在阿瓦隆的教堂小广场上有两家酒馆，教堂里有一些胡涂乱画的圣徒像和圣母像，这让她想起秘鲁土著人建造的教堂来。夜幕降临时分，她走进了名叫“星星”的酒馆。室内的炉火映红了顾客们的脸庞，人满为患的房间里，烟雾腾腾。她是唯一的女性。一阵尖叫之后，是窃窃私语声和嘻嘻的笑声。透过大烟斗冒出的白烟，她辨认出一些眨动的狡黠目光，那是淫荡的表情。一种蛇样的嘶嘶声追随在她的左右，而她则穿过散发着汗臭的人群，向前走去；人们纷纷让路，随后立即围拢上来。

她没有不安的感觉。酒馆老板，一个矮个子男人，举止暧昧，过来问她找什么人。她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不找人。”

“干吗问我这个？”她反问道，声音很大，故意让大家都听见，

“这里不允许妇女进来吗？”

“正派女人可以。”有个嘶哑的声音从柜台那边喊道，“妓女不行。”

弗洛拉心里想：“这是本地的高调。”

“先生们，我不是妓女。”她解释说，并没有生气，试图让人们安静下来，“我是工人的朋友。我来帮助工人打开剥削的枷锁。”

于是，她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他们已经相信她不是妓女，而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女人。她继续说下去，没觉得自己失败了。大家好奇地听她讲话，仿佛在倾听一只怪鸟歌唱，不十分在意她说的内容，而是更加关注她的裙子、双手、嘴唇、腰身和乳房。他们是些疲倦的男人，满脸的失意，只想忘记每天的生活。片刻后，好奇心得到满足，有些人重新开始聊天，忘记了她的存在。阿瓦隆的第二家酒吧名叫“欢乐之家”，那是一座被壁炉的烟火熏得漆黑的小小堡垒，在那里，最后一点炭火在作垂死挣扎，六七个顾客喝得烂醉如泥，给他们讲话就是浪费时间。

她回到住处，感到口齿间有种酸涩的味道不时地侵扰着她。弗洛拉，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把时间浪费在这样一个居住着愚昧无知的农民的村镇，这个名叫阿瓦隆的地方？不是的。而是因为这两家酒吧让你回想起了往事。现在你的鼻腔再次充满莫贝尔广场及其附近龌龊地方的酒气，那些地方挤满酒鬼、赌徒和偷鸡摸狗者，而你就在他们中间度过了童年和少女时期。弗洛拉，还有你结婚后的四年时光。那些酒鬼是多么让人害怕啊！他们聚集在富阿莱大街的附

① Dijon，法国中部城市。

近、酒馆门口、街头巷尾，躺卧在门廊前、人行道上，或者睡觉，或者打嗝，神色憔悴，或者迷迷糊糊地叫骂着什么。她毛骨悚然地回想起自己从安德烈·夏扎尔师傅的刻版印刷车间晚上回家的情景。那时她刚满十六岁，母亲就送她去当学徒工，学习上色。你在绘画方面的才能对你学习有些用处。你这个安达卢西亚女人，如果给你换个环境，或许你能成为大画家呢。但是，她从来没有对青年时期当过女工而后悔。起初，她觉得当工人好极了，是一种解放，用不着整天关在富阿莱大街的“黑窝”里，而是一大早出门，在印刷车间里，与夏扎尔师傅手下的二十几个女工工作十二个小时。这个车间是一所关于在法国当女工的真正大学。关于夏扎尔师傅，车间里的女工们告诉她：师傅有个漂亮兄弟，名叫安托万，是画植物园里的花卉和动物的画家。夏扎尔喜欢喝酒、赌博和泡酒吧。无论喝没喝酒，他对女工总是非常放肆。而且说干就干。就在安德烈·夏扎尔接见你，看看是否收下你当学徒的那一天，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你，厚颜无耻地紧盯着你的胸脯和大腿。

这个安德烈·夏扎尔啊！这个你不幸遇上的恶魔啊，也许这是上帝的安排吧，弗洛拉，你把贞操献给了他。他身材高大，背微驼，头发像麦秸，天庭饱满，眼神放肆而流气，鼻梁隆起，永远在窥伺周围的气味。他一见到你，就被你那明亮的大眼睛和黑色的鬈发迷住了，你这个漂亮的安达卢西亚女人啊(是安德烈·夏扎尔第一个这样叫你的吗?)。他比你大十二岁，梦见你这个水灵灵的美人，肯定垂涎三尺。他借口教给你手艺而贴近你，抓住你的手，搂住你的细腰。这样搅和酸液，这样改变色调，小心别碰这里，会烧手的,“唰”一下，他就扑到了你身上，摩挲你的大腿、胳膊、肩膀

和脊背。你的工友们开玩笑说："弗洛拉，你把老板给征服啦！"阿曼第娜，你最要好的女友，预测说："你如果不让步，你如果继续抵抗他的进攻，他肯定会跟你结婚的，因为你弄得他发疯了。我敢发誓。"

是的，你弄得安德烈·夏扎尔这个刻版印刷技师、酒店常客、赌徒和酒徒要发疯了。他甚至发疯到了如此地步：一天，他浑身酒气，眼神放肆，竟然用那双大手抚摩你的乳房。你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得他连连后退。他脸色苍白，吃惊地注视着你。弗洛拉担心会被老板辞退，但是非但没有如此，夏扎尔反而带着悔过的表情，手里拿着一束百合花，出现在富阿莱大街的"黑窝"面前，向特里斯坦夫人赔礼道歉："太太，我对您女儿的打算是认真的。"这句话让特里斯坦太太大为开心，她哈哈大笑，抱了抱弗洛拉。这是你唯一一次看见你母亲如此热情和快活。她充满柔情地望着你，反复说道："你真走运啊，你真走运啊。快感谢上帝吧，闺女。"

"就因为夏扎尔先生打算跟我结婚，就叫走运吗？"

"说走运是因为尽管你是个私生女，可他还是愿意跟你结婚。闺女，你以为有很多男人会做这种事情吗？快点跪下来谢谢人家吧，弗洛拉！"

这门婚事意味着她同母亲的关系从此要结束了。从那时起，弗洛拉就不再喜欢母亲了。她知道自己是非婚生女，因为父母的婚事是在毕尔巴鄂由那个法国教士主持的，因此无效；但是，直到如今，她才意识到私生女的说法给她头上强加了一项可怕的出生罪名，如同《圣经》上记载的原罪一样。安德烈·夏扎尔，这个几乎是资产阶级的好运产业主准备给她一个正式的名分，这是天大的喜

事，你应该真心感谢这好运才对啊。但是，弗洛拉，所有这一切对你来说，非但没有令你产生幻想，反而有种像现在这样的苦涩味道：眼下你正在用薄荷水漱口，努力消除这种味道，然后才在阿瓦隆的住处上床睡觉。

如果说你对夏扎尔先生的感觉就是爱情的话，那么这样的爱情就是谎言。这样的爱情与小说里的爱情，那种优美的感情、那种充满诗意的激情、那种热烈的愿望没有任何关系。你的老板夏扎尔还不是你的丈夫时，就在他的车间办公室里，就在你的工友们下班离去以后，在那张“吱吱咯咯”作响、有弹簧的长沙发椅上与你做爱了，而你觉得既不浪漫，也不美好，更没有感情。有的只是疼痛加恶心。她身体上方那散发着汗臭的肉体、那满嘴的烟酒气味包围的黏糊糊的舌头、那大腿和腹部之间被撕裂的感觉，都让她感到恶心。可是，你这个傻姑娘，你这个容易受骗的安达卢西亚姑娘啊，弗洛拉，就在那次你被强暴之后——就是强暴，对吗？——你还给夏扎尔写了那封信，就是十七年之后，这个卑鄙的安德烈·夏扎尔在巴黎的法庭上公布于众的那封信。那是一封愚蠢而充满谎话的短信，全都是恋爱中的姑娘在献出自己的贞操之后写给情人的陈词滥调。而且那里面拼写和句法错误比比皆是！你听着那封信被读出来，听见法官、律师和观众的窃笑声时，是多么难堪啊！既然你从那长沙发椅上起身时感到恶心得要死，那么为什么还给他写了那封信呢？因为在小说里，被破了身的女主人公就是这样做的。

一个月后，一八二一年二月三日，她和夏扎尔在巴黎的第十一区政府登记结婚了。此后，她和他就住在巴黎圣日耳曼区福斯路上的一栋楼房里。现在，她蜷缩在阿瓦隆住处的床上，发觉自己眼睛

湿润了，便努力忘记那些不愉快的往事。重要的是挫折和失望不但没有打垮你，弗洛拉，反而让你变得更加坚强了。

她在瑟米尔的结果比在阿瓦隆好。在距离著名的波尔戈尼亚公爵塔楼不远的地方——那些建筑丝毫没能引起她的赞美，有一家酒馆(白天是出售点心的餐馆)，十几个农夫在给一个人过生日，另外还有一群桶匠。她没费什么工夫就跟这两拨人交谈起来了。大家聚拢在一起，她说明了自己出游法国内地的原由。人们尊敬但是困惑地注视着她，弗洛拉心里想，他们不大理解她说的话。

“可我们不是工人，是农民。”有个人用道歉的口气说道。

“农民也是工人。”她解释说，“还有手工业者和家务劳动者，都是工人。反正不是产业主，那就是工人。一切被资产阶级剥削的人们都是工人。由于你们人数最多，吃的苦最多，因此就由你们来拯救人类了。”

大家听见这样的预言，显得惊慌不安，互相张望。终于，有人鼓起勇气向她提出问题。其中有两个人答应购买《工人联盟》，一旦联盟成立，他俩要加入组织。为了表示尊重他们，她不得不举起一小杯酒润了润嘴唇后才离去。

一八四四年四月十八日黎明时分，她来到第戎，子宫和膀胱剧烈疼痛。路上，她已经感到了疼痛，以为可能是剧烈的晃动和吞进的尘土刺激了内脏。她在第戎度过了一个星期，由于下腹部疼痛引起的火辣辣的感觉而烦躁不已——她用喝糖水的办法抵抗，但是，她情绪很好，因为在这座干净、美丽、亲切、有三万人口的城市里，她一刻也没有停止做事。第戎的三家报社报道了她的来访；通过巴黎圣西门学派和傅立叶学派的朋友们的帮助，她已预先安排好

了多次会晤。

她热切期待着认识安托瓦妮特·卡雷小姐。卡雷是个女裁缝，第戎城里的女诗人，著名诗人拉马丁曾经在一首诗歌里称赞卡雷是“妇女的榜样”，因为她富有艺术才华、克服困难的能力和正义感。但是，在《金海岸日报》编辑部里与卡雷谈话不久，弗洛拉便察觉这是个爱慕虚荣的愚蠢女人。她是前鸡胸又后罗锅，而且肥硕无朋，又几乎是个侏儒。她出生在一个非常卑贱的家庭，而如今在文学上的成就让她产生了自己是资产阶级的感觉。

“我想我无法帮助您，太太。”她很不耐烦地听完弗洛拉的讲话之后，一面挥舞着娃娃般的小手，一面不客气地说道，“根据您刚才说的这番话来看，您是说给工人们听的。可我不大跟村里人来往。”

“暴怒夫人”心里想：“您当然不会去村里，因为会把老百姓吓得乱跑。”她干巴巴地说了一声“再见”，没有把作为礼品的《工人联盟》交给女诗人。

圣西门学派在第戎建立了很好的根据地。他们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因为有普罗斯珀·昂方坦的事先通知，弗洛拉到达第戎的那天下午，他们召开了一个隆重的会议欢迎她。会场在博物馆的隔壁。弗洛拉站在会场门口看见了他们，闻到了他们的气味，在短短几秒钟里就给他们作了分类。他们就是耽于空想、不讲实际的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们就是那些讲究礼仪、和蔼可亲、崇拜精英、相信只要控制国家预算就可以革新社会的圣西门学派的先生们。他们与巴黎、波尔多和随便什么地方的圣西门学派的成员一模一样。他们要么是专业人士或者公务员，要么是产业主或者吃租金

的；他们有教养，穿戴入时，相信科学和进步，批评资产阶级行为，可他们自己就是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还怀疑工人的能力。

这里开会与在巴黎一样，事先在舞台前部安放了一把椅子，虚席以待，迎接圣母的到来，即那位弥赛亚式的女性，这位女性将与圣父结合，她将成为改造人类的导师，将把妇女和工人从目前的奴役制度下解放出来，开创一个公正的时代。（那位圣父就是普罗斯珀·昂方坦，因为圣西门学派的创建者克劳德-亨利·鲁弗鲁瓦、圣西门伯爵已经于一八二五年去世。）弗洛拉，你还等待什么？你就应该给他们一个惊喜，去坐到那把虚席以待的椅子上，用女演员拉谢尔那充满激情的声调向他们宣布：等待已经结束了，弥赛亚式的女人已经来到了眼前！早在巴黎期间，她就感受到过这样的诱惑。但是，她与他们因圣西门学派崇拜精英而产生的争论日益激烈而拒绝了诱惑，圣西门学派想把政权交给精英。此外，如果他们接受她为圣母，她就必须与圣父昂方坦交配。尽管性交是为了打碎人类枷锁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尽管昂方坦有着英俊潇洒的美名并且有大批女人渴望与他交欢，弗洛拉却不打算跟他性交。

性交就是性交，不等于做爱；性交如同猪或者马交配一样：就是男女交配。就是男人扑到女人身上，分开女人的大腿，放入阴茎，射精，让女人怀孕，让女人的子宫破裂。安德烈·夏扎尔对你不就是这样干的吗？所以自从你同意那倒霉的婚事之后，下身就总是疼痛不已。而“做爱”则是细致、甜蜜的仪式，心灵和感情都要参与，感觉和本能都要参与，恋爱的双方都要得到享受；做爱是诗人和小说家的发明，是庸俗的现实不能确认的一种想象。总之，不是任何男人和女人的交配就一定是做爱。至少，你从来没有做过

爱，在跟你丈夫同住的可怕的四年里，在巴黎圣日耳曼区福斯路的楼房上，一次也没有。你有过性交行为，确切地说，是被交配过，每天晚上一次，那个淫荡的、浑身散发着酒气的野兽，把肥胖的身躯压在你身上，让你感到窒息，抚摩你，亲吻你，直到像个吃饱肚皮的动物那样从你身上滚下来为止。弗洛拉，每次那个剥夺了你自由的暴君在夜里强暴你之后，你因为恶心和难堪哭得有多厉害啊！他从来不问问你是否愿意做爱，他丝毫不想知道他的爱抚是不是让你感到舒服——难道能把那恶心的喘息、舔和咬称之为"爱抚"？他从来不关心这样的强暴是不是给你带来疼痛、悲伤、沮丧、厌恶。除去对温柔的女友奥林匹亚的形体之爱，弗洛拉，你知道什么叫性爱吗？你这个可怜的安达卢西亚女人啊。

而比交配更糟糕的是由于那夜间的蹂躏所造成的怀孕。这更糟糕。就是你感觉到了自己在发胖、变形、心神不定，感觉到干渴、眩晕、沉重，一个小小的动作就要比正常情况下花费两到三倍的力气。难道这就是对母性的祝福？难道这就是妇女的渴望？以此来完成自己内心的使命？发胖，分娩，给孩子们当奴隶，仿佛仅仅给丈夫当奴隶还不够似的？

巴黎圣日耳曼区福斯路上的公寓很小，但是比富阿莱大街的房间要干净，通风更良好。可是，弗洛拉更加仇恨那套公寓，因为她觉得自己像个女俘，像个被剥夺了自由的人，而"自由"是她从那时开始学会重视的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四年奴隶般的夫妻生活让你擦亮眼睛，知道了男女关系中的真假，知道了你在生活中想要的和不想要的。你的过去，那给安德烈·夏扎尔先生提供快感和生儿子所需要的肚皮，当然是你不想要的。

一八二二年她生下第一个儿子亚历山大之后，开始寻找各种借口躲避丈夫的怀抱：心绞痛、发烧、偏头疼、呕吐、身体不适、睡眠不良。如果借口不足，她就干脆拒绝履行做妻子的职责，哪怕那位老爷暴跳如雷，谩骂不止。老爷第一次举手要揍你的时候，你立刻跳下床，抓起床头柜上的剪刀。

“你要是碰我，我就杀了你。现在，明天，后天，永远，我永远等着你，等着你入睡，等着你走神，就杀了你。无论你还是什么人永远别碰我，永远！”

安德烈·夏扎尔看见她如此坚决，如此疯狂，吓得连连后退。好啦，弗洛拉，结果你也没有杀他。恰恰相反，后来这个可怜的白痴险些把你给干掉。而随后是继续交配，继续让你怀孕，又生下一个儿子(一八二四年六月埃内斯特-卡米耶出生)，随后是第三次怀孕。但是，等到阿琳出世的时候，你已经挣脱了身上的枷锁。

第戎的圣西门学派成员专注地倾听了弗洛拉的讲话。随后，大家提了一些问题。有个人暗示说，她那套关于工人大厦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圣西门子弟们构思的社会模式。弗洛拉，他说得不无道理。你一度是个善于学习圣西门教导的好学生。有个时期，圣西门对水的狂热——他认为人群的流动、知识、金钱、地位和权力应该像河流和瀑布那样自由流动，以便产生进步，如同圣西门的人格魅力一样，让你着迷。还有圣西门传记中那些了不起的行为，比如，他放弃伯爵的头衔，因为他说：“我认为伯爵头衔比公民头衔要低下得多。”但是，圣西门学派半途而废，因为他们虽然捍卫妇女的地位，却没有为工人伸张正义。不错，他们是些很有教养并且和蔼可亲的人。全体与会者都答应加入工人联盟并且阅读她

的著作，但是显然你并没有能够说服他们。仅仅凭借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就可以解放妇女、获得公正的想法，让他们感到怀疑。他们不相信来自底层的百姓动手进行的改革。他们高高在上地看待工人，本能地具有产业主、政府官员和吃租金者的不信任的眼光。他们实在天真之极，竟然以为只要一小撮银行家和产业主用科学智慧制定出国家预算，就一定可以治疗社会百病。但是，无论如何，在他们的主张里，他们把妇女彻底解放的问题以及重新确定离婚合法的问题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仅仅就为这个妇女问题，你就非常感谢他们了。

同与圣西门学派的会面相比，更有趣的是与第戎城里的鞋匠、木匠和织匠开会。会议是分头举行的，因为手工业行会中的互助协会非常在意各自的自治权利，言外之意就是不愿意与别的专业工人搅和在一起。弗洛拉试图消除他们脑海里的这一偏见，但是不见成效。效果最好的会议是织匠的会，他们有十几个人，纷纷挤在郊外的一个车间里。弗洛拉与他们度过了好几个小时，从黄昏到深夜。这些可怜的人，他们身穿单薄的粗呢上衣，脚踏破旧的皮靴，有人赤脚，但是他们纹丝不动地站着，兴趣盎然地听她讲话，有时点点头。弗洛拉看到当她讲到一旦在全法国成立起工人联盟，随后在整个欧洲也组织起来，那时这个组织将具有强大的力量，让政府和议会将劳动权利写入法律时，他们疲惫的脸上露出了期盼的神情。一部劳动法将保护他们不受失业的威胁，就是说永远不会失业。

轮到提问时，有个工人责备她说："可是您打算把妇女也列入到这个法律中来啊！"

"难道妇女不吃饭吗？她们不穿衣服吗？她们不需要劳动就能

生活吗？”她字正腔圆地问道，好像在朗诵诗歌一样。

说服这些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担心一旦法律也保护妇女的劳动权利，那么会出现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因为绝对不会有那么多的就业机会提供给所有人。她还无法说服大家的是，应该禁止不满十岁的童工在工厂和车间里劳动，为的是让孩子们进学校去读书、学写字。他们害怕了，生气了，纷纷说道：孩子们去念书了，原本就微薄的家庭收入又要减少了。弗洛拉理解他们的担心，便努力控制自己不耐烦的情绪。他们一天一夜的劳动时间长达十五个小时，甚至更多；每周工作七天。他们个个显得营养不良，神情憔悴，脸色有病态，牛马般的生活让他们未老先衰了。弗洛拉，你还能要求他们做什么？走出车间的时候，她确信：这样的对话会有成果的。她虽然感到疲倦，但次日仍然完成了出游的任务。

第戎城里著名的黑色圣母像——“良愿圣母”让弗洛拉觉得像只丑陋的癞蛤蟆，她说这尊雕像根本不配在大教堂的主祭坛上占据一个如此显赫的位置。听到她这番话的人是圣母教友会的两个姑娘，她们当时正在用圣袍、绸缎、薄纱、蝉翼纱、手镯和发箍打扮这个偶像。

“崇拜这个图腾式的圣母像就是迷信。你们让我回想起在秘鲁教堂里看到的偶像崇拜的情景。神父们会允许这样做吗？假如我生活在第戎的话，不出三个月就消灭这种世俗愚昧的表现。”

两个姑娘吓得连连画十字。其中一位嘟嘟囔囔地说道，这是波尔戈尼亚公爵去东方朝圣时请来的圣母。几百年来，这位黑色圣母是本地区信徒朝拜最多的神，也是最灵验的圣母。

弗洛拉不得不跑步离开那里（她很难过，本想跟两个姑娘继续

辩论），为的是准时到达下一个约会地点。她去见了四位了不起的贵夫人，她们是慈善募捐的组织者和养老院的赞助人。贵夫人们好奇地接待了她。她们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她，很想知道这个写书的古怪巴黎女子是怎样一个人，而这个世俗的圣女居然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的使命是拯救人类。她们事先为弗洛拉准备了一桌子茶点，结果她一口没吃。

“各位夫人，我来这里请求你们支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督行动。”

“那么，太太，您认为我们整天施舍行善都是在做什么？”那位年纪最大、有着蓝色眼睛的夫人口气强硬地说道。

弗洛拉纠正道：“你们不是在行善，是在分配施舍，二者大不相同。”

她利用夫人们吃惊的机会，试图要她们明白自己的意图。施舍仅仅对施舍的人有用，她们可以借此表现自己的善良和正义感。但是，施舍不能帮助穷人脱贫。她们应该不搞施舍，而是用自己的金钱和影响去支持工人联盟的事业，赞助工人联盟办自己的报纸，开设自己的活动场所。工人联盟将会给痛苦的人类带来公正。一位贵夫人，由于感到晕眩，便用力挥动扇子，低声说，谁也不能给她上慈善课，因为她每周用四个下午的时间丢下家务，去做慈善事业啊。更不要说这么一个狂妄的小女子了，瞧瞧她穿的那双鞋子吧，布满了泥巴和破洞！而她居然敢瞧不起她们！夫人，您搞错了，因为弗洛拉相信你们的好心，她只不过希望你们的事业更加有成果罢了。紧张的局面有所缓解，但是弗洛拉没有得到丝毫的赞助承诺。她开心地告别了四位贵夫人，心里想：弗洛拉啊，这四个瞎子一辈

子不会忘记你的。是你让她们稍稍地睁开了眼睛，让她们感受到了良心的谴责。

眼下，你觉得很有信心，安达卢西亚女人，你能对付世界上一切资产阶级的男男女女，因为你有自己杰出的思想，因为你关于好坏、害人与被害的观念非常清楚，还因为你知道治疗社会弊病的良方。自从告别了那个可怕的时期之后，你的变化可真大啊！那时你发现了安德烈·夏扎尔让你第三次怀了孕，于是你决定秘密离家出走，就连自己的母亲也不通知。“永远不见丈夫！”你果然履行了这一誓言。

她那时二十二岁，有两个儿子和一个正在腹中发育的女儿。她没有钱，没有支持她的亲友。尽管如此，她决定出走，这对于任何一个对安全和名声都很在意的女人来说都是一种自杀行径。而你对一切都不在乎了，因为生活的代价就是让你过着奴隶般的生活。你一心只想逃离这个叫做“婚姻”的铁笼子。你知道自己在冒多大风险吗？当然不知道。弗洛拉绝对没有想到，离家出走的最悲惨的后果竟然是一颗子弹钻进了她的胸腔，只要咳嗽、身体不舒服和情绪不佳，立刻就会感觉到那冰冷金属块的存在。你并不为此感到遗憾。你恰恰还要再次出走，因为即使在今天，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年，一想到自己的生活如果依然是给安德烈·夏扎尔当老婆，你肯定还会浑身起鸡皮疙瘩的。

一个不幸的情况为她的出走提供了方便：她的长子亚历山大体弱多病(后来于一八三〇年八岁时去世)。医生坚持要这个孩子远离巴黎污浊的空气，去乡下呼吸新鲜空气。安德烈·夏扎尔同意了。他在凡尔赛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屋，那是二儿子埃内斯特-卡米耶奶

娘的家；他同意弗洛拉住在那里，直到分娩为止。安德烈·夏扎尔送她到公共马车站的那天，她有一种解放的感觉！两个月后阿琳出生了，时间是一八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地点在乡下，一个接生婆让弗洛拉哭叫了将近三个小时。就这样，你的婚姻结束了。后来再度见到你丈夫的时候，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弗洛拉请求了三次并且寄去一册亲笔题签的《工人联盟》，第戎显要的大主教才肯屈尊接见她。这是一位外表尊贵、谈吐文雅的老人。弗洛拉同他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辩论。他非常亲切地在大主教府接见了她。他事先已经阅读了《工人联盟》，没等弗洛拉开口，他就赞不绝口地夸奖她：亲爱的孩子，你的意图纯洁、高尚，你完全理解人类的痛苦，并且具有缓解这一痛苦的急切愿望。但是，但是，在这个不完美的生活里总是处处有“但是”的。弗洛拉的问题在于，她不是天主教徒。难道排除了天主教还能够做什么对精神道德有用的大善事吗？她正当的企图肯定会受到扭曲，与她的期望相反，她的事业肯定会产生有害的结果。因此，大主教痛心疾首地对她说：不能帮助她。而且，他有责任警告她：假如工人联盟成立了，因为弗洛拉用她所夸耀的自己的能力和意志有可能成功，大主教会出面反对工人联盟的。一个如此规模的非天主教组织，对于社会来讲，可能意味着一场灾难。二人争论了好长时间。弗洛拉很快就明白了，自己那些道理是永远不会打动弗朗索瓦-维克托·里韦大主教的。但是，她喜欢大主教的文雅谈吐。他还跟她谈起艺术、文学、音乐和历史，他具有很高的鉴赏力和丰富的专业知识。每当她听见有人这样谈话，她就无法避免一种惆怅的情绪，因为她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因为许多书她没有读过、将来也不可能阅读，因

为填补知识结构的空白为时已晚。所以，乔治·桑才瞧不起你啊，弗洛拉；所以面对这位法国文学史上伟大的女士时，你总是感到低人一等，抬不起头来。女友奥林匹亚鼓励弗洛拉说：“小傻瓜，你比乔治·桑更可贵。”

弗洛拉，贫穷之外，如果再加没有文化，那就是加倍的贫穷。那一年，一八二五年，摆脱了安德烈·夏扎尔的枷锁之后，她经常对自己这样说。那时，大儿子病着，二儿子跟奶娘留在了乡下，小女儿阿琳刚刚出生，她面临着事先没有预料到的环境，之前她一心想的就是如何摆脱家庭的桎梏。需要给这三个孩子喂吃喂喝啊。如果你身无分文，你怎么养活他们？她去找她母亲。特里斯坦夫人那时生活在新塞纳街一处不十分肮脏的房子里。母亲无法理解你为什么不回家，不回到丈夫那里去，他是孩子们的父亲啊。弗洛拉啊弗洛拉！抛弃安德烈·夏扎尔？这是多么疯狂的事情啊！难怪那个可怜的男人抱怨说没有你的消息。他还以为自己的老婆在乡下照看孩子呢。最近几周，安德烈突然发生了经济亏损事件：债主们纷纷登门逼债，他不得不离开了巴黎圣日耳曼区福斯路那里的公寓，他的车间被法院收去扣押抵债。恰恰是这个时候，你丈夫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你，你还要抛弃他？她母亲热泪盈眶，嘴唇不住地颤抖。

“我已经离开了他。”弗洛拉说道，“再也不回到他那里去了。再也不能失去我的自由了。”

“一个抛弃家庭的女人堕入的地狱比妓女还要深。”她母亲责备她说，老人家吓坏了。“离家出走是犯罪，要受法律的惩罚。如果安德烈控告你，警察会抓你，你会进监狱当犯人的。你可不能这样发疯啊！”

弗洛拉，你就这样发疯了，全然不顾什么危险。果然，人们变得充满了敌意，生活变得困难极了。马上，你就得说服住在阿尔巴戎的奶娘照管三个孩子，与此同时，你在找工作，以便支付奶娘的劳务费和孩子们的生活费。可是，你一个不会正确书写的女人，还能做什么工作啊？

刻印车间或许可以雇用她，可是为了避免安德烈·夏扎尔找到她，她就避开了那样的车间。她离开了巴黎，躲到外省去了。她只能从底层的工作干起。在鲁昂的一家小店里，她当过售货员，卖针线和刺绣的东西，在对公服务时间之外，她还得洗碗、扫地、擦桌椅，工钱少得可怜。但是，她把收入全部寄给阿尔巴戎的奶娘。后来，她为一名上校军官的妻子照看一对孪生儿子，他们居住在凡尔赛附近的乡村里，丈夫在外打仗，管理兵营。工资不少(她没有任何花销，有一间整洁的房间)，如果她的性格能够容忍那对孩子，或许她能留在那里较长时间。可是那两只“小肥猪”不是用尖声刺激她的耳膜，就是呕吐和在刚刚换好的衣服里撒尿，而前面的衣服也总是拉撒、呕吐得一塌糊涂。上校夫人终于把她给解雇了，那是有一天，她发现“暴怒夫人”因为孩子们尖叫而失去了理智在掐他们的屁股，看他们是不是能安静下来。

尽管弗洛拉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通过一切手段努力填补文化修养中的空白，但是一旦路上出现了非常有学问、讲一口漂亮法语的人，比如第戎大主教，她就总会想到自己是个愚昧无知的人，这想法让她感到沮丧和茫然。但是，从大主教府第里出来，她没有沮丧的感觉，而是觉得受到了鼓励。听了大主教的讲话以后，她不由得想到，将来通过发动起来的那场伟大的和平革命，世界上所有的孩

子们都能在工人大厦里受到像弗朗索瓦-维克托·里韦大主教那样系统、完整的教育，那生活将会是多么美好啊。

弗洛拉与傅立叶学派的一个小组聚会之后，在离开第戎的前夕，她去乡下看望一位从事慈善事业的老人，他名叫加布里埃尔·加贝迪。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他一度是积极的革命战士——雅各宾派成员，如今，过着富有的鳏夫生活，在撰写关于公正和权利方面的哲学著作。据说，他是赞成夏尔·傅立叶的思想的。但是，弗洛拉再次感到极大的失望。她从加布里埃尔·加贝迪先生那里没有得到半点支持工人联盟的承诺，这位从前的罗伯斯庇尔的追随者认为“工人联盟的计划纯粹是胡思乱想”。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弗洛拉不得不忍受着一个怕冷的八旬老翁的独白(除去晨衣和围巾外，还头戴睡帽)，听他讲述他在本地区考察古罗马人的足迹的情况。因为，他不满足于法律、伦理、哲学和政治方面的研究，还利用空闲时间充当考古爱好者。就在老人絮絮叨叨地讲话的同时，弗洛拉的目光在追随着加贝迪先生的小女佣来来去去的活动。那年轻的女佣动作灵活，面带笑容，一刻也不停歇：打扫走廊的红色地砖，用掸子清除餐室的灰尘；送来老学者吩咐的柠檬汁，这是老人给自己冗长乏味的讲话加个插曲。弗洛拉，多年以前，你不是就在干这样的活计吗？你像这个小女佣一样，在三年里，日日夜夜在洗洗刷刷，搞卫生，洗衣裳，做家务，直到后来有了更好的工作。做女佣人，做家政服务，由于那个家庭的过错，你像染上黄热病或者霍乱一样，怀上了对英国的深仇大恨。但是，假如没有那几年在斯彭斯家做家政的经历，如今对下面这个问题你不可能如此清醒：为了把这个苦难的尘世改造得有人情味和讲尊严，应该具体做些什么

事情。

虽然对加布里埃尔·加贝迪别墅的访问没有用处，可是回到住处，有个意外的惊喜在等着她。一个女服务员，是个羞怯的少女，跑来敲弗洛拉卧室的门。姑娘手里拿着一个法郎，不好意思地低声说：“太太，这点钱能买您一本书吗？”

有人跟这姑娘谈起了《工人联盟》。她很想读一读，因为她识字，喜欢在业余时间读书。

弗洛拉拥抱了这姑娘，拿起一本签了名送给她，不要她的书钱。

四　神秘的水

马泰亚，一八九三年二月

在他把自己回法国的决心付诸行动的漫长的十一个月时间里，自从他聚餐狂欢最后同毛利阿娜睡觉以来，直到蒙弗雷和舒芬纳克在巴黎为他办理手续，法国政府同意将他遣送回国，一八九三年六月四日他终于登上“杜沙佛”号为止，他画了许多画，打了数不清的草稿，完成许多雕刻，虽然他一直不敢肯定是否画出了像《死亡的幽灵看着她》那样的杰作。苏哈斯夫妇亡子画像的失败(过去一段时间之后，热诺帮助他与这对夫妻和好了)，打消了他想通过给塔希提的欧洲移民画像维持生计的念头；据少数朋友告诉他，他们认为他是个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怪人。

他由于担心泰阿曼娜一旦知道了他即将抛弃她，会早早离他而去，因此关于办理回国手续的事情一直没有对她吐露半个字。他爱上了这个女孩。跟她在一起，他可以谈论任何事情，因为这个女孩虽然不明白对他来说重要的那些话题，例如美、艺术、古代文明，但是她才思敏捷，用聪明填补了她在文化上的空白。她不时地用某个建议、玩笑或者惊喜让他感到意外。科克，她喜欢你吗？你一直

都不知道。只要你需要她，她随时准备献身；做爱的时候，她热情洋溢，技巧娴熟得如同最有经验的妓女一样。可有时，她在马泰亚消失两三天，回来后丝毫不向你说明什么。如果你坚持要查明这几天她在什么地方，她会很不耐烦，只说："我早跟你讲了，我出去了，出去了。"她从来也没有吃醋的表示。科克一直记得聚餐狂欢那天夜里，就在他搂抱着毛利阿娜在地上做爱的时候，他好像在朦胧中看到篝火的闪光照耀在泰阿曼娜的面孔上，看到她那乌黑发亮的眼睛嘲弄地在望着他。面对自己的伴侣跟别人做爱而完全漠然处之，这是毛利传统中爱情的自然方式吗？是一种自由的标志？肯定如此。但是他在问及马泰亚居民时，他们都嘻嘻哈哈地避免回答这个问题。科克有时邀请村里或住在村子附近的妇女做模特，泰阿曼娜从来都没有任何敌意的表示，有时她还帮助他说服那些妇女脱光衣裳，因为她们对于裸体画像常常持保守态度。

科克，你的女伴面对火德娃的故事会作何反应？你肯定不知道，因为你不敢讲给她听。为什么不敢？是不是欧洲的文明道德的偏见还活跃在你心头？或者仅仅是因为你更爱泰阿曼娜而不愿意承认那件事情？是不是你担心如果她知道了那次远足中发生的事情会气得离你而去？哎呀，科克，你不是一旦办成手续、作为无支付能力的艺术家被遣送回国，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她而去吗？是的，确实如此。但是，只要你没回国，你就愿意继续——直到最后一天——跟你美丽的女伴生活下去。

后来当逆境跟他作对的时候，他觉得这几个月的生活还是愉快的，尤其是多产的。当然，如果不是长期囊中羞涩，可能更多产。蒙弗雷或者好心的舒芬纳克间隔很长的汇款一直不能及时支付各项

开支；他和她总是过着欠债的生活，债主就是那个马泰亚货栈老板、华人奥尼。

天一亮，他就起床，先在旁边的河里洗澡，然后简单地吃些早餐——必不可少的一杯茶和一片芒果或者菠萝，接着就开始工作。他总是怀着永不减退的热情。他在这个环境里感觉很好。阳光充足、明媚，色彩丰富、对比强烈，温暖又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喧闹声：动物、植物、人和那永恒的海涛声。高更认识火德娃的那天，没有画画，而是在雕刻。根据匆忙画出的草稿，做小型雕刻，他试图用寥寥几刀就刻出塔希提居民那坚毅的面孔、扁平的鼻子、阔阔的嘴巴、厚厚的嘴唇以及强健的身体。他还雕刻自己创造的偶像，因为不幸的是，岛上已经没有古代毛利人的众神的雕像和图腾了。

在科克木屋附近砍柴的那个年轻人，比起马泰亚的其他邻居来，要胆大得多，或者说好奇得多；其他邻居，如果保罗不去找他们，他们很少主动前来拜访。那年轻人不是附近的，而是岛内深处一个小村庄里的人。一天早晨，他走近竹棚时，保罗正在棚下给一尊少女雕像打磨躯干。那年轻人把斧头扛在肩上，由于劳动而浑身大汗，他蹲下来，开始欣赏雕像，目光里流露出孩子般好奇的神情。保罗，这年轻人的出现让你心烦意乱，你几乎要把他赶走，但是有什么东西拦住了你。保罗，是不是那小伙子长得非常漂亮？是的，也有这个因素。可还有别的因素：你的直觉在扩散，你不时地停下来侧目观察那个年轻人。他是个男子，但是接近那模糊不清的界线：塔希提人把这个界线上的人说成是 taata vahine，就是说，是雌雄同体人，或者双性人，那种居于中间的第三性人；与持有偏见的欧洲人不同，毛利人背着传教士和牧师，仍然以伟大的世俗文明

的自然态度接受双性人。此前，他曾经多次试图跟泰阿曼娜谈谈双性人，但是那女孩觉得双性人的存在是明白无误的事情，再自然不过了，因此他只是从她那里看到无所谓或者耸耸肩膀的表示而已。是的，有双性人，那又怎么样？

当这个年轻人砍伐树干或把树干扛上肩头，古铜色的皮肤下隆起结实的肌肉。他扛着树干走上小路，收购木材的车来这里把木材拉到帕皮提或者某个村镇去卖。但是，当那年轻人蹲下来，在保罗身旁观看雕刻的时候，还没有长胡须的面孔变长了，乌黑、深邃、有着长睫毛的眼睛睁得很大，好像要从看到的东西里面和范围更大的领域寻找保罗热衷此事的道理，他的姿势、表情、张着嘴巴露出洁白牙齿的模样，都变得温柔甜蜜起来，使他显得十分女性化。他名叫火德娃。他的法语相当不错，足以进行对话。保罗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两人交谈起来。年轻人腰间只围着一块小小的麻布，勉强盖住了臀部和阴茎；围绕保罗制作的土著人像以及想象出来的塔希提的鬼神木雕，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保罗，火德娃身上有什么东西如此吸引着你？为什么从他身上散发出一种熟悉的气息、某个从前似乎是你记忆组成部分的人的气息？

年轻的樵夫有时干完工作以后也来跟他聊天。泰阿曼娜也会给火德娃准备一份茶点。一天下午，小伙子走后，科克想起什么来。他跑到木屋里打开行李箱，那里收藏着他的照片、底片、刊登有古庙、雕像绘画以及曾经让他感动的人物照片的剪报；他一遍又一遍地翻阅过这些收藏品，如同人们回忆亲人一样。他翻来覆去地翻阅这些杂物，突然，有张照片落在了手指间。啊，原因在这里！正是这个形象模糊地让你的意识、你的直觉认同了那个年轻的樵夫、你

刚刚结识的马泰亚朋友。

那张照片是《画报》摄影记者夏尔·施皮茨拍摄的，保罗是在一八八九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首次看到，就在施皮茨帮助组织的南太平洋展室里。照片上的形象让他感到极为震惊，让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个没完。第二天，他又去观看。最后，他恳求摄影师——几年前认识的熟人——卖一张照片给他。夏尔白送给他一张。照片下方的标题《南太平洋的植物》是骗人的。照片上重要的不是那巨大的蕨类植物，也不是那盘根错节的藤本植物以及它那覆盖了山坡的叶子，也不是那从山峰上流下的一线瀑布，而是那个从侧面拍摄的赤腿、裸背的人物。这个人物抓住一团枝叶，正在弯腰喝水，抑或是在观看水泉。是小伙子？还是姑娘？照片用同样的强度在暗示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也不排除第三种可能：是男又是女，可以交替存在，也可以同时存在。有几天，保罗确信那是个女人的侧影；又过了几天，他觉得那是男人的侧影。这个形象引起他的好奇，刺激他的想象，让他激动不已。现在，他确信无疑了：在火德娃、那个马泰亚樵夫与照片上的形象之间，有一种神秘的相似之处。发现了这个秘密让他快乐无比。保罗，塔希提的幽灵们开始请你共享他们的秘密了。当天，他把夏尔·施皮茨送的照片拿给泰阿曼娜看。

“是男？是女？”

女孩仔细看了一下照片，终于摇摇头，说不清楚。她也猜不出来。

他俩跟火德娃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与此同时保罗雕刻他的偶像，小伙子在一旁观看。他很有礼貌，如果保罗不跟他说话，他就静静地保持沉默，不愿意打搅别人。但是，只要保罗一开始谈话，

那就没有办法让小伙子闭上嘴巴了。他的好奇心强烈之极，好像孩子。关于绘画和雕刻，他想知道的事情比保罗能说出来的还要多；关于欧洲人的性爱习惯，他也想了解。他好奇的问题，如果不是他如此天真幼稚地提出来，那会显得庸俗和愚蠢。欧洲人的阴茎大小和形状也同塔希提人一样吗？欧洲女人的性器官同这里的女人一模一样吗？欧洲女人也偶尔炫耀自己的阴毛吗？火德娃用混杂着土话、塔希提的惊叫以及种种手势扫射般地提出上述问题时，不像是要满足一种病态的爱好，而是急于丰富自己的知识，急于弄明白在这个法国人的谈话中通常不涉及的领域里，欧洲人和塔希提人有什么相似或者不同。保罗想：“这是个真正的原始人，是个真正的异教徒。尽管用了一个既不是塔希提人也不是基督徒的名字给他命名，伤害了他的本性，他却依然没有被驯化。”有时，泰阿曼娜走过来听他俩谈话。可火德娃在她面前变得拘谨起来，一言不发。

如果雕刻常规或者体积高大的作品，科克特别喜欢用面包树、棕榈树和椰子树的木材；如果做小型雕刻，他总是用一种名叫“木排棍”的树木，是塔希提人用来制造独木舟的。“木排棍”柔软、易加工，几乎像泥巴一样，没有孔洞，没有木纹，摸起来有肉感。但是，在马泰亚附近很难找到“木排棍”。樵夫告诉他不必发愁。需要的数量是不是很大？一根完整的树干？他熟悉一片树林，那里有“木排棍”。他指指那距离很近的陡峭山坡。他可以给科克带路。

黎明时分，两人出发了，肩上扛了一包食物，只在腰间裹了一块遮羞布。保罗早已经习惯赤脚走路，如同土著人一样，夏天在布列塔尼也是如此，此前在马提尼克岛上也是一样。虽然他在马泰亚

岛上的这几个月活动很多，可总是走在海岸边的道路上。这是他第一次像个塔希提人那样穿越森林，深入到茂密的植物王国里去，走在他分辨不清、而火德娃轻而易举就能辨别出来的羊肠小路上。在这里，大大小小的树木和草丛织成错综复杂的网络，遮住了头顶上的阳光。在绿色的浓荫里，四处布满了光亮，一些不知名的鸟类在鸣唱，保罗呼吸着这潮湿、芳香、含油脂的空气，感觉空气渗进了每个毛细孔里，有一种陶醉、完美、激动、仿佛被点金石击中的感觉。

在他前面一两米的距离，年轻的樵夫毫不犹豫地沿着既定方向前进，双臂有节奏地甩动着。每走一步，他肩膀、脊背、大腿的肌肉都给人以好感，移动的同时闪烁着晶莹的汗珠，让科克联想到深入到茂密的森林里寻找敌人的古代武士或猎手，他要砍下敌人的头颅，扛回家去，献给凶神恶煞。科克的血液在沸腾，睾丸和阴茎在蠢蠢欲动，欲望让他喘不过气来。可是——保罗啊！保罗啊！这并不是你习惯的那种欲望，即扑到这个漂亮的身体上面去占有他；确切地说，是献身给他，让他占有，如同女子让男人占有那样。火德娃仿佛猜中了他的心思，回过头来冲他微微一笑。保罗一下子脸红了：小伙子是不是已经察觉到你那勃起的阴茎了，因为它从你那遮羞布的皱褶处露出来了。小伙子好像毫不在乎。

“路到这里就没有了。”小伙子指着小溪说，“要走河对面了。科克，必须下水。”

小伙子下到小溪里了。保罗也随后下了水。凉水让他产生一种解脱的感觉，把他从难以忍受的紧张状态中解放了出来。樵夫看到保罗留在水中，躲在一块巨石后面避开水流，便把食物口袋和遮羞

布留在对岸，重新笑着走进水中。溪水在欢唱，撞在小伙子健美的身体上形成波浪和泡沫。小伙子说："水真冷。"一面走到保罗身边，碰了他一下。天空是蓝绿色的，没有小鸟唱歌，除去水流拍击石头的喧闹，周围一片宁静，一片自由。保罗想：只有人间天堂才能如此。阴茎再次勃起了，他觉得自己会因为这前所未有的欲望而昏迷过去。他要像个女人那样献身给樵夫，让他爱抚，让他粗鲁地蹂躏。他一面克服羞愧心理，一面背对着火德娃慢慢向后退去，脑袋靠在年轻人的胸膛上。小伙子轻轻地笑着，但是丝毫没有嘲弄的意味，他用双臂搂住保罗的肩膀，紧紧地把他抱在怀中。他感到小伙子在调整姿势，在进入他的身体。由于眩晕，他闭上了眼睛。他觉得小伙子那同样坚硬的阳物在摩擦他的臀部；他没有像从前在"鲁西塔诺"号、"奇利"号和"热罗姆-拿破仑"号上水手们多次企图鸡奸他那样愤然推开他们并且挥拳打去，而是让樵夫进入，没有反感，而是感激，因为——保罗！保罗！——你也在享受快感。他觉得火德娃的一只手在水中寻找他的阴茎。刚一觉得小伙子的手在抚摸他的阴茎时，他立刻就射精了，一面发出一声呻吟。不久，火德娃也在他身后射精了。小伙子始终在微笑。

两人走出小溪，用遮羞布擦去身上的水珠，接着吃起了随身携带的水果。火德娃绝口不提刚才发生的事情，仿佛那是无关紧要的，或者已经忘记了。保罗，真是美妙啊！对不对？他在你身上干的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基督教统治的欧洲，肯定会引起焦虑不安和悔恨的心理，一种自责和羞愧的感觉。但是，对于樵夫这位自由人来说，这纯粹是游戏，是一种消遣、娱乐。臭名昭著的欧洲文明破坏了自由和幸福，剥夺了人类享受身体快乐的权利，这难道不是

最好的证明吗？明天，你要马上开始动手画一幅双性人的作品，画一幅还没有被基督教义的宦官道德腐蚀的塔希提人和异教徒的图画，画一幅关于这类性别模糊的神秘作品。在你四十四岁时，当你自以为了解自己、对自己知之甚深的时候，这第三性通过伊甸园和火德娃告诉你：在你内心深处，隐藏在巨大男子气概的本性里，埋伏着女性。

两人来到出产木排棍的树林，砍下一根又长又圆的树枝，保罗可以用它雕刻计划中的塔希提夏娃。他俩共同扛起树枝，立刻起程返回马泰亚。走进村庄时，天已经黑了，泰阿曼娜已经睡觉了。第二天，保罗送给火德娃一个他雕刻的小偶像，小伙子不肯接受，好像收了礼物就会改变他陪同朋友寻找所需木材这一慷慨举动的性质。最后，在保罗的再三坚持下，他只好接受下来。

“火德娃，《神秘的水》用塔希提话怎么说？”

“Pape moe。”

后来作品就叫这个名字。第二天一大早，煮好常规的茶之后，他开始画《Pape moe》。他手边放着夏尔·施皮茨拍摄的那张照片，但是他几乎不参考，因为他已经牢记在心头了，还因为这幅新作的最佳模特是那个在丛林里行走在他前面的樵夫的赤裸脊背，那魔幻般的环境完好地保存在视网膜上了。

《Pape moe》让他干了一个星期。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处于那少见的欣喜和不安的状态中，这是自从画完《死亡的幽灵看着她》以后再也没有感觉到的。《Pape moe》的真正主题，将来只有少数几个精英能够发觉。他不打算暴露这一主题思想，永远也不；既不对泰阿曼娜讲——他和她平时不谈论自己的画，更不对达尼埃尔·德·蒙

弗雷、舒芬纳克、威金卡[1]或者巴黎的画廊老板们在信中提及此事。他们将在一片鲜花、绿叶、清水和富有性感的石头中央，看到一个人：他倚靠在岩石上，弯下那古铜色漂亮的身躯，面对一线瀑布，为的是解渴，或者是向看不见的当地的神顶礼膜拜。将来很少有人能发现谜底，发现那个人物性别的不确定性，他扮演着一种不同于男女的性别，扮演着一种选择，一种道德和宗教都曾经反对、迫害、否定和消灭、甚至认为它已经不存在的性别选择。道德和宗教都大错特错了！《神秘的水》就是证明。保罗，在这幅《神秘的水》中，那个双性人俯身在水面，你也漂浮其中。这一点你是刚刚发现的，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才发现的：开始是一八八九年世界博览会上夏尔·施皮茨拍摄的那张照片对你的吸引，最后是在小溪里你的臀部感觉到了火德娃的阴茎；在那没有时间和历史的孤独环境里，你同意做他的同性伴侣。科克，将来没有人能知道《神秘的水》也是你的自画像。

尽管小溪里的事让他觉得更接近几年前他梦寐以求的野蛮人，可那件事情还是让他感到惴惴不安。保罗，你是个双性人吗？如果几年前有人说你是二尾子，你一定会揍扁了他。你从小就总是吹嘘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并且用拳头捍卫这一气概。年轻时，他在“鲁西塔诺”号和“奇利”号上当海员度过的三年中间，当商船行驶在远海上时，他也曾经多次捍卫过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后来，在“热罗姆-拿破仑”号战舰上当水兵的两年服役期间，那时正值法国与普鲁士人作战，也曾经发生过有人企图鸡奸他的事件。保罗，那时谁

---

① Vikinga，保罗妻子的绰号，意为“北欧女海盗”。

能说你将来要绘画和雕刻呢？当艺术家的念头从来没有在你脑海里闪现过。你那时梦想当个老海员，跑遍五洲四海、世界上所有的港口，看遍各国风土人情，与此同时一步步登上船长的宝座。你就是尤利西斯，整个一条船、全体船员都服从你的指挥。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他作为候补水手进入“鲁西塔诺”号——一条三桅帆船，因为那时他已经超过了考航海学院的年龄。从一开始，为了维护臀部的纯洁性，就必须使用拳脚、张牙去咬和挥舞匕首。有些人不在乎屁股是不是被污染。借着酒精上头，许多同伴炫耀自已经受过这个当海员的洗礼。但是，保罗，你很在乎这个。你不让任何人鸡奸，你是男子汉。他作为候补水手的第一次航行是从法国到里约热内卢，海上航行三个月零二十一天。另外一个名叫朱诺的见习水手、一个脸上长满雀斑的红发布列塔尼人，在机房里被三个伙夫轮奸。完事后，他们帮助小伙子擦眼泪，一面声称：用不着难过，全世界的水手都这么干，这是谁也逃不掉的洗礼，因此这不是什么伤害，而是培养海员之间的兄弟感情。但是，保罗逃过了这一洗礼，为此他不得不向那些由于缺少女人而忘乎所以的老海员表明：谁想强奸欧仁-亨利·保罗·高更，他得准备杀人或者被杀。保罗力大无比，尤其是他意志坚定、态度凶狠，这些因素使他没有被奸污。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在“热罗姆-拿破仑”号服完了兵役，也逃过了洗礼，海员生涯终于画了句点，屁股依然像六年前刚刚当兵时那样毫发未损。假如你那些商船上的伙伴和兵舰上的战友看到你在这样的年纪在林中小溪里会成为一个毛利人的同性恋伙伴，他们会怎样笑话你啊！

性对于一般人来说，在冲动狂热的青春期常常是重要的，而对他

来说并非如此。在当水手的那六年里，每到一个港口——里约热内卢、瓦尔帕莱索、那不勒斯、里雅斯特、威尼斯、哥本哈根、伯尔根以及另外一些几乎忘记了的港口，他也光顾妓院，更多的是为了不显得自己异常而随波逐流，不是寻欢作乐。在那种肮脏、臭烘烘、充满酒鬼的地方与那些残花败柳性交，很难有快感可言；有时有些女人老掉了牙，乳房已经干瘪，你骑在她们身上时，她们不停地打哈欠或者已经疲倦得昏昏欲睡了。你需要喝上几杯烧酒才能进行那悲惨、快速的性交，最后在你嘴巴里留下一种骨灰的味道、葬礼上才有的伤感。为此，他宁可在夜间躺在海浪摇晃的床垫上自慰。

无论在他当水兵时，还是后来他的监护人古斯塔夫·阿罗萨推荐他开始在保罗·贝尔坦经营的位于拉菲特大道的交易所做股票经纪人的时候——那时他一心要在巴黎的交易所干出一番资产阶级的事业来，性对他来说从来不意味着是一种难以摆脱的忧虑；而到了一个普通人已经步入规划好的稳定的生活轨迹的年纪，他却开始改变生活，用一种不确定的、冒险的、贫困和梦想交织的生存——把他带到了塔希提——代替原先那种富有、规矩、模范丈夫和模范父亲的生活，这时，性渐渐变成了让他沉溺其中的问题。

随着绘画对他越来越重要，性对他也开始重要起来。起初画画好像是一种消遣，他开头是在交易所的同事埃米尔·舒芬纳克的要求下动手画画的。埃米尔·舒芬纳克有一天给保罗看他的炭笔画草稿和水彩画并且悄悄告诉他：他秘密的梦想是当艺术家。善良的舒芬纳克利用所有空闲时光画画。他的工作与保罗相同：去寻找有钱家庭，让他们把资金信托给巴黎交易所保罗·贝尔坦的智慧发大财。埃米尔鼓励保罗参加科拉罗西学院举办的晚间绘画班。好心的

埃米尔已经在班上学习了，绘画有趣极了，比玩纸牌有意思，比在克利希广场的咖啡馆消磨晚间时光，一面喝苦艾酒一面猜测证券涨落有趣多了。科克，于是把你带到塔希提的冒险经历就这样开始了。是好？是坏？后来，有好多次，在你饥饿无助的时候，例如在巴黎的那些日子里，你背着小儿子克洛维斯，你在想这没吃没住的日子要熬到哪一天，这去修道院等待施舍的生活何时结束时，你痛骂过善良的舒芬纳克让你画画的建议；你想象着如果你继续在巴黎交易所当金融顾问，你会过得多好，在纳伊、圣日耳曼、万塞尼，你会拥有多么漂亮的住宅啊！可能你已经像古斯塔夫·阿罗萨一样富有了，也像你的监护人那样有条件收藏现代绘画的精品了。

那时，保罗啊保罗，你早已经认识了身材高大、相貌有些男性化的丹麦姑娘梅泰·加德，“威金卡”。一八七三年十一月，他和她在巴黎第九区登记结婚，在救世军的路德派教堂举行了婚礼。新婚夫妻在一个非常资产阶级化的公寓里开始了非常资产阶级化的生活，居住在资产阶级非常集中的街区：圣乔治广场。就是在那个时期，性对于保罗来说也很不重要。结婚初期，他毫不困难地尊重妻子的假正经，毫不困难地按照路德派的道德观教诲的方式做爱：梅泰身穿带扣子的长睡袍，处于完全的被动状态，绝对不允许半点大胆、活泼、美妙的动作，好像让丈夫爱抚是她应该履行的职责，如同便秘患者不得不服用蓖麻油一样。

保罗那时还没有忽视保罗·贝尔坦的交易所的经纪工作，晚上才全力以赴地画素描、炭笔画、水彩、油画。只是过了较长时间以后，突然之间，就在他的想象力的创造和再创造力可以入画的同时，夜晚的时光开始刺激了欲望的跳动。于是，他恳求或者要求梅

泰在床上自由放纵一些——这让她感到震惊和愤慨：脱光衣裳，按照他的要求摆姿势，允许他抚摸和亲吻那些隐秘之处。于是夫妻发生了口角，在这个每年都有儿子出生的和睦家庭里出现了最初的阴影。尽管梅泰一再反对，尽管日益增强的性欲冲击着他，他仍不欺骗妻子。他没有情妇，不光顾声色场所，不像他的朋友和同事那样相互牵线搭桥。他不在威金卡吝惜的床第之欢之外寻找刺激。甚至到了一八八四年年底，他已经三十六岁，他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哥白尼式的转变，他已经决定当个画家，一门心思画画，永远不再经商，后来导致他处于贫困状态的缓慢的破产已经开始，他依然忠实于梅泰·加德。那时，性已经变成关注的中心，变成一个令他经常焦虑不安的问题，变成一个大胆想象的源泉、夸张的巴罗克艺术风格的源泉。随着他逐渐放弃资产阶级生活，开始过起艺术家的日子——匮乏、不规则、危险、创造和混乱的日子，性逐渐统治了他的生存状态，因为性是快乐的源泉，但又是与传统束缚决裂的源泉、赢得新自由的源泉。保罗，放弃了资产阶级稳定的生活，你过起了非常艰难的时光。但是对于你的思想感情和精神来说，一种紧张热烈、丰富多彩的生活建立起来了。

你朝着自由已经迈出了新的一步。这一步就是：从放荡不羁的艺术家生活转向原始、异教徒和野蛮人的生活。保罗，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如今，性对你来说，不是精神颓废的优雅形式，例如许多欧洲艺术家那样，而是活力与健康的源泉，是更新自己的方式，是充实精神、活力和意志的方式，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创作，更好地生活。因为在你终于进入的世界里，生活就是连续不停地创造。

为了所有这些想法，他理应去构思一幅像《神秘的水》这样的作

品。用不着修饰、润色。画中，夏尔·施皮茨的照片在闪光，在颤动；那个双性人与大自然不是独立的，而是加入到泛神论生活的一种新形式；水流、树叶、鲜花、树枝和石头反射着阳光，那个人物拥有自然元素的庄严和神圣。皮肤、肌肉、黑发、稳稳立在深色苔藓上的结实双脚，都表明对属于另一种文明的生命的尊敬、崇拜和热爱；那种文明虽然被欧洲人殖民化了，但是依然在森林的秘密深处保留着先人的纯粹精神。画完《神秘的水》之后，你感到悲伤。如同每次你画完一幅优秀作品之后那样，有个问题总是在你心头萦绕：你作为艺术家，将来会不会每况愈下？

两三天后，一个月圆的夜晚。从天而降的温柔光线吸引了他，他从泰阿曼娜身边坐起(她睡得很沉，有节奏地轻轻发出鼾声)，来到屋外的空地上，怀里抱着《神秘的水》。他欣赏着这幅沐浴在黄、白、蓝色月光中的作品：画面上的水被抹上了一层神秘的铜绿色；水上生长着一些植物，可能是光线反射的结果；画中的自然界也是两性的。保罗，你不多愁善感，你有免疫力，可以超越这个堕落文明的界限，与古老传统结合；但是，你感到自己已经热泪盈眶了。保罗，《神秘的水》是你画过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它还不是大师之作，不像《死亡的幽灵看着她》那样，尽管已经接近后者。一八八八年秋末，荷兰狂人在阿尔勒信心十足反复说的那些话，是在他爱情和癔病混合发作之前表述出来的，他说，绘画的真正革命不会发生在欧洲，而是在远方，在热带地区，在那部曾经让文森特都感到眼花缭乱的小说、皮埃尔·绿蒂的《Rarahu，洛蒂的婚礼》里发生故事的地方，这在《神秘的水》中不是铁一样的现实吗？在这个人物身上，有朝气，有来自纯真与自由的精神力量，一个没有被西方文化

欺骗和压迫的原始人就是这样来看待世界的。

保罗认识荷兰狂人的夜晚是在一八八七年冬天，地点在大布永，在克利希的沙莱餐厅，文森特根本不让保罗祝贺他的画展成功。他用力握住保罗的手说："是我应该祝贺你。我在达尼埃尔·德·蒙弗雷家里看到了你在马提尼克画的作品。真是妙不可言！那不是用笔画出来的，而是用阴茎创造的。这些画既是艺术品又是魔鬼。"两天后，文森特和他的弟弟泰奥去舒芬纳克家，自从保罗和好友夏尔·拉瓦尔从巴拿马和马提尼克冒险后回来就下榻在那里。荷兰狂人从各个角度欣赏那些作品，最后判定："这是伟大的绘画，发自肺腑，发自热血，如同精液一样。"他拥抱了保罗，恳求道："我也想用自己的阳物画画。兄弟，教教我！"那结果十分糟糕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

在性器官的直觉方面，保罗，荷兰狂人是在你之前一语道破的。这是事实。你先是在巴拿马吃了许多苦头，后来是在马提尼克岛上圣皮埃尔的郊外，从一八八七年五月至十月，你变成了艺术家。是文森特首先发现这一点的。面对艺术，尽管遭遇很惨，在莱塞普先生的运河工地做小工，被蚊子叮得浑身红肿，几乎死于马提尼克的痢疾和疟疾，但那有什么要紧呢？的确，在圣皮埃尔的那幅画里，在加勒比灿烂阳光的照耀下，各种颜色如同熟透的水果一样爆炸开来，红色、蓝色、黄色、绿色、黑色好像凶狠的角斗士那样虎视眈眈，争相抢夺画中的盟主地位，于是生命如同一场大火一样闯入你的绘画，净化了你的作品，让你摆脱了那胆怯的态度，而此前你就是那样胆怯地画画和雕刻的。的确，尽管你险些死于饥饿和疾病（因为棕榈叶的屋顶漏雨，在一间茅屋里患了肺炎），但是通过

那次旅行，你擦亮了眼睛，看清了这样的道理：要创作健康的绘画作品，必须离开巴黎去寻找天外天的新生活。

性也早已经闯入了他的生活，如同光线进入他的绘画一样，以难以抵挡的作战姿态冲击着一直让他保持冷淡的做作与偏见。他与劳工工友一道，在恶臭的沼泽地里开凿着未来运河的河床，他去找在巴拿马工地上转悠的混血女人和黑种妇女。她们不仅为了一点小钱就性交，而且允许嫖客在性交过程中横加虐待。如果她们哭哭啼啼，如果因为恐惧而企图逃跑，那是多么让嫖客心满意足啊！扑到她们身上、征服她们、教给她们什么是男子气概，那是怎样粗暴的享受啊！保罗，你从来没有像对待那些丰乳肥臀的黑女人那样爱过你的妻子威金卡；那些黑女人个个有着如同火炭一样炙热的阴道，可以吞食一切。你的画过去一直是色彩暗淡的、僵化的、顺从和胆怯的，因为你的精神、你的情感、你的性生活当时就是如此。在那令人窒息的夜晚，在圣皮埃尔，当你骑到一个讲土话的黑女人身上时，你曾经许下诺言——保罗，你后来没有兑现：等你重新见到威金卡时，你要给她补上一课。一天夜里，你喝多了劣质甘蔗酒，对夏尔·拉瓦尔说过这样的话：

“一见到梅泰，我就要打掉她从摇篮里带上的北欧人的性冷淡。我要连打带撕地脱光她的衣裳，要连咬带抱地让她浑身扭动、大喊大叫、翻来覆去地挣扎，只求活下来。我要让她像个黑女人一样。她裸体，我裸体，在性爱的搏斗中，这个忸怩作态的资产阶级太太将学会淫荡、享受快感、让丈夫快乐，学会像圣皮埃尔女人那样的热情、听话、丰富多彩。”

夏尔·拉瓦尔傻呆呆地望着你，不知说什么好。科克注视着

《神秘的水》——画作在月光下闪闪发亮，放声大笑起来。不会的，不会的。威金卡绝对不会像马提尼克女人或者塔希提女人那样做爱的，她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修养不允许她那样做。她永远是半个人，一个在她没出生前性欲就已经萎缩的女人。

从一开始，荷兰狂人就能理解他。马提尼克岛那些画作并非通过热带过分强烈的色彩画成，而是由于思想解放、由于摆脱了习惯、由于一个“见习野蛮人”赢得的自由而完成的，那是一个既学画又学习做爱，学会尊重本能，学会接受心中的自然与魔鬼，学会了在保持自然形态的同时满足自己欲望的画家。

保罗，当你从那次倒霉的巴拿马和马提尼克之旅回到巴黎时，你已经是野蛮人了吗？那时你还正在康复之中：疟疾吞噬着你的肉体，毒化了你的血液，让你减少了十公斤体重。保罗，那时你刚刚开始成为野蛮人。但无论如何，你的行为举止已经不是一个文明的资产阶级分子了。经历了在巴拿马原始森林里烈日下挥舞锄头，经历了在加勒比的红土和肮脏的沙地上与混血和黑种女人做爱之后，你还能是文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吗？此外，保罗，你体内还带回了难以启齿的疾病。那是败坏了名誉的标记，可也是你无约束的身份证。你那时不知道，后来好长时间也不知道自己已经染上了瘟疫。但你已经是个摆脱了矫揉造作、敬畏、禁令、常规的人，是个为自己的冲动和激情自豪的人。否则的话，你怎么敢伸手触摸你的挚友、善良的舒芬纳克的娇妻的乳房？而好心的舒芬纳克给你提供住房、食物、甚至去咖啡馆喝酒的法郎啊！结果舒芬纳克太太脸色时白时红，低声说了一句抗议的话就逃走了。但是强烈的羞怯与难堪使得她一直不敢把你的胆大妄为告诉丈夫。也许她告诉丈夫了？当

环境使得科克和舒芬纳克太太独处的时候，抚摸她就变成了一种危险的游戏。科克，这让你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并且把你推到了画架跟前，是不是这样呢？

一片薄云遮蔽了月光，保罗极其小心地怀抱着《神秘的水》，生怕弄碎似的回了木屋。遗憾的是荷兰狂人不能看见这幅作品。否则他会用在重大时刻发生幻觉的目光透视《神秘的水》，随后，他会拥抱你，亲吻你，声音颤抖地高喊："兄弟，你跟魔鬼私通啦！"

一八九三年五月中旬，法国政府遣送他回国的命令终于寄给了法属波利尼西亚总督府。总督拉卡斯卡德亲自通知他：根据上级指示——他向他宣读内阁决定，鉴于保罗·高更缺乏支付旅费能力，政府为他购买一张从帕皮提到马赛的二等舱船票。当天，经过在公共马车上五个半小时的颠簸，他回到了马泰亚，告诉泰阿曼娜他要动身回国了。他讲了很长时间，给她不厌其烦地解释促使他回法国的理由。那姑娘坐在芒果树下的一张板凳上，一言不发地听他讲话，没有流泪，没有一丝责备的表情。她用右手机械地抚摸着左脚那个有七趾的脚丫。保罗说完以后，她仍然一言不发。他吸了最后一袋烟才进屋睡觉，发现泰阿曼娜已经入睡了。第二天，科克醒来一睁眼，发现他的伴侣早已经收拾东西走掉了。

一八九三年六月初，当保罗登上"杜沙佛"号前往法国时，赶到帕皮提码头上为他送行的只有他的朋友热诺，他刚刚被提升为舰队的海军中尉。

五　夏尔·傅立叶的阴影

里昂，一八四四年五月和六月

弗洛拉无论在索恩河畔沙隆还是在马孔——她于一八四四年四月底和五月初到过那里，她的出行几乎完全取决于友好对手的帮助：法伦斯泰尔组织[1]或者傅立叶学派的帮助。他们提供的帮助完全是慷慨无私的，闹得弗洛拉内心十分不安。如何说清楚与夏尔·傅立叶（已经去世）的弟子们的区别而又不伤害他们呢？他们在驿站或者码头上迎送她，还尽量为她的聚会和约见提供便利。尽管如此，虽然让傅立叶学派的朋友们失望让她感到痛苦，但她依然不掩饰自己对傅立叶学派的理论和行动的批评，因为她认为傅立叶学派的那一套与她关注的任务——人类的救赎问题——是水火不容的。

在索恩河畔沙隆，法伦斯泰尔组织的成员在弗洛拉到达次日，组织了一次聚会，地点在宽敞的共济会集会会址："完美平等社"。弗洛拉仅仅看了一眼那挤满人群的会场——有两百多人挤在一起，就有些失望。你事先不是写信说会议的规模一定要小一些，最多不过三四十个工人吗？人数少一点可以进行对话，可以建立个人联系。这么多观众显得疏远、冷冰冰，无法参与，只能被动地听一人

讲话。

“可是，夫人，人们都想听您讲话。您的名气实在太大了！”索恩河畔沙隆的傅立叶学派领导人拉格朗日抱歉地说道。

“拉格朗日先生，名气对我来说一钱不值。我追求的是实效。如果我对一群看不清楚的大众讲话，就不能有效果。我愿意跟具体的人说话，所以需要看清楚他们的面孔，让他们感觉到我喜欢跟他们说话，而不是像教皇那样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天主教信众。”

比听众人数还要严重的是与会者的社会成分。就在拉格朗日先生介绍弗洛拉情况的时候，她从舞台前部——摆了一盆鲜花——和挂满共济会象征物的一堵墙壁之间，发现四分之三的与会者是老板，四分之一是工人。来到索恩河畔沙隆，竟然向剥削者讲授成立工人联盟的道理！这些法伦斯泰尔组织的家伙真是不可救药，虽说他们有个聪明、诚实的维克多·孔西得朗[2]，自从一八三七年导师去世后由他领导傅立叶学派的运动。傅立叶学派的原罪——在你和他们之间开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就是圣西门学派的原罪：不相信由社会制度受害人发起的革命。这两派都不相信无知和贫困的群众，都天使般单纯地坚持认为：社会改革应该借助被他们的理论启发的资产阶级的良好愿望和金钱来进行。

难以置信的是维克多·孔西得朗和他的手下，直到如今，一八四四年，依然坚信可以为他们的事业争取那一小撮富翁，认为一旦富翁们加入了法伦斯泰尔组织，就会资助“社会主义革命”。早在

---

①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幻想建立的社会主义的基层组织。

② Victor Considérant(1808—1893)，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著有《社会命运》。

一八二六年他们的导师夏尔·傅立叶就在巴黎通过报纸广告宣布：他每天从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在圣皮埃尔·蒙马特尔的住宅里，给一位有高尚精神和正义感并且愿意资助他们的工业家或者吃租金者讲解他们改造社会的计划。十一年后，到了一八三七年他去世的那一天，那位永远身穿黑色燕尾服、打着白色领带、有一双善良蓝色眼睛的和蔼老人——安达卢西亚女人，对傅立叶的回忆让你感到伤心——仍然准时从十二点到下午两点，等候那一直没有来访的客人。永远不会有这样的客人啊！没有一个富翁，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会自找麻烦去给傅立叶提问，或者倾听他关于消灭人类痛苦的计划。傅立叶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而写信给许多大人物以期求得他们的帮助——玻利瓦尔、夏多布里昂、拜伦夫人、弗朗西亚·德·巴拉圭博士、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所有内阁大臣和国王路易-菲力普，但是没人肯屈尊回信给他。又聋又瞎的法伦斯泰尔组织至今仍然相信资产阶级而怀疑工人！

弗洛拉想象着可怜的夏尔·傅立叶每天中午白白浪费了一生中的宝贵时光，在寒酸的家中等候着富翁的上门情景，她突然因为回忆往事而愤怒起来，于是立刻改变了讲话的内容。她本来在描绘未来工人大厦的作用，马上转到对当代资产阶级的心理描述上来了。就在她断言老板通常都是吝啬的，他们心胸狭窄、小气、瞻前顾后、庸俗、心狠手辣时，她开心地发现，有些听众如坐针毡，好像有大批跳蚤在进攻他们似的。轮到提问的时候，会场上安静得瘆人。终于，有个家具厂老板，鲁容先生，年纪不大，却已经挺起发福的肚子，他起身说道，既然特里斯坦夫人是这样看待老板的，他不明白为什么她还极力邀请老板加入工人联盟。

“先生，道理很简单。资产阶级有钱，而工人没有。工人联盟为了实现自己的纲领，需要财力。我们希望资产阶级拿出钱来，而不是他们的品格。”

鲁容先生脸红了，前额上的血管愤怒得暴胀起来。

“夫人，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加入工人联盟，即使交纳了会费，也没有权利进入工人大厦使用里面的服务设施？”

“正是如此，鲁容先生。您用不着那些服务设施，因为您有钱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医疗费用和安度晚年。而工人可不是这样，对吗？”

“既然我得不到任何东西，我干吗掏钱？难道是犯傻？”

“为了表现慷慨无私，为了帮助他人，为了救助无依无靠的人。看来，您是很难认可这种精神的。”

鲁容先生气势汹汹地离开了会场，低声说：他永远也不会支持这样的组织。有些人跟在他身后退场，表示声援他的抗议行动。有个人站在会场门口说道：“说真的，特里斯坦夫人是个造反派。”

后来，在傅立叶学派举办的晚宴上，弗洛拉看到一张张痛苦和泄气的面孔，便作了一个抚慰大家的表示。她说，她虽然与夏尔·傅立叶的弟子们有分歧，却非常尊敬有文化教养、有聪明才智、正直、诚实的维克多·孔西得朗先生；她说，只要工人联盟一成立，会立即建议联盟任命他为“人民的卫士”、工人阶级第一个享受年金的代表，以便让他在国民大会上捍卫劳动者的权利。她肯定地说，维克托将当上护民官，会像爱尔兰人奥康内尔[1]在英国下院里

[1] Daniel O'Connell(1775—1847)，十九世纪前期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

那样，有出色的表现。见她如此敬重傅立叶学派的领袖和导师，弟子们的情绪好转了。他们在她下榻的住处告别时，双方已经和好，其中一人满面笑容地对她说道，听完今天夜里她的讲话，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她的绰号是“暴怒夫人”。

她无法睡得深沉。她为共济会上发生的事情感到沮丧，为自己冲动地任性谩骂资产阶级而后悔，她本应该集中精力拉工人加入联盟。弗洛拉，你性格中有股邪气，已经四十一岁的你，还不能控制自己冲动的脾气。但是，多亏了这种不屈服的精神，多亏了这坏脾气的发作，你才能特立独行，每当失去自由的时候才能恢复自由。比如，你给安德烈·夏扎尔先生当奴隶的时候就是如此。还比如，你在斯彭斯家几乎变成了机械人、变成牲口的时候就是如此。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圣西门学派的主张、傅立叶学派的主张、伊加利亚岛[1]的共产主义，你在新拉纳克，在苏格兰，还不了解罗伯特·欧文[2]的著作。

弗洛拉在马孔度过的四天——那里是杰出诗人和众议员拉马丁[3]的家乡，浑身的疼痛再次向她袭来，仿佛要考验她坚强的程度。子宫和胃部的疼痛使得她扭动着身躯，再加上疲倦，她真想放弃聚会，放弃访问报社和寻找工人，这里的工人比别处更加不愿参加会议；她真想走进漂亮的索瓦热酒店，在自己房间的花布床上躺下来。她费了好大力气才顶住了上述的诱惑。夜晚，疲倦和神经紧

---

① icariano，爱琴海岛屿。

② Robert Owen(1771—1858)，英国十九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者，著有《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的形成》。

③ Alphonse de Lamartine(1790—1869)，法国浪漫主义诗人，著有《沉思集》、《苏格拉底之死》、《约瑟兰》及《天使谪凡记》等。

张让她难以成眠，于是回想在斯彭斯家做女佣的苦难三年；有时她喜欢用这样的回忆折磨自己，这是对自己在斗争中没有成绩的惩罚。这个英国家庭肯定是非常有钱的，但是除去旅游外，几乎不享用自己的财富，因为他们讲究节俭，主张清教徒主义，缺乏想象力。丈夫叫马克，妻子叫凯瑟琳，二人五十岁左右；丈夫的妹妹叫安妮，四十五岁。三人都是瘦子，高得不成比例，性格忧郁，总是身穿黑色衣裳，没有好奇心。三人雇佣她做侍女，说是陪伴他们去瑞士山区呼吸新鲜空气，清除伦敦工厂烟垢给肺部造成的毒害。工资不少，她因此能有钱支付奶娘抚养三个孩子的费用，还有些余钱可以解决个人的需要。而实际上，做侍女竟然是个托词，结果是给三人做女佣。早餐要给他们送到床上去：难咽的麦片粥、烤面包片和苦涩的茶，这样的茶一天要喝三四次；给三人洗熨衣裳；帮助斯彭斯太太和安妮小姐——可怕的嫂子和小姑子——早晨洗漱之后穿衣裳。弗洛拉替他们采购物品，替他们去邮局寄信，去商店买他们喝茶时需要的无味饼干。她还要打扫房间，整理床铺，倒便盆，每天吃饭的时候都得忍气吞声地看着斯彭斯一家如何把她的食物减少到他们的一半。这家人还一直禁止她食用某些食物，比如肉和牛奶。

但伺候斯彭斯一家人三年中最坏的还不是那愚蠢的工作、那让她从早忙到晚的粗俗常规，而是这样的感觉：她为三人工作不久，那对夫妻和那个老处女在逐渐剥夺她做人的资格、做女人的资格，把她变成一个无生命的工具，没有思想感情、没有尊严、也许没有灵魂的工具，只有他们下达命令时，她才有权存在几秒钟。要是他们虐待她，朝她脑袋上摔盘子，那还好了呢。那样至少让她觉得自

已还是个活人。她是他们冷淡的目标，这从心底里伤害了她——她不记得他们什么时候问她是否感觉良好，不记得他们对她有过什么礼貌的表示，或者仅仅一个友好的表情。在她与三位东家的关系里，她就是整天像牛马一样做那些愚蠢的活计，而且要心甘情愿地失去尊严、自豪感、思想感情，甚至活着的感觉。尽管如此，在结束瑞士的生活，斯彭斯家三人建议她去英国的时候，她还是接受了建议。弗洛拉，这是为什么呀？是啊，当然要接受了，为了养活三个孩子——那时三个孩子都活着呢，你又能怎么办呢！另外一方面，安德烈·夏扎尔很难在伦敦找到你，很难在伦敦找警察控告你离家出走。那几年，笼罩在你身上的阴影就是害怕进监狱。

弗洛拉，这真是悲惨的回忆啊。当女佣的三年经历让她感到万分难堪，因此她从传记里抹去了那段经历，直到多年以后，在那该死的审判过程中，安德烈·夏扎尔的律师才把它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今在马孔，那段经历又来打搅她了，原因是她感觉不舒服，是因为这座一万人的丑陋城市让她失望；另外，她觉得这里的人、所有的人都跟他们居住的房屋和街道一样的丑陋。尽管她走访了四家行业协会，也给每家留下了她的地址和关于成立工人联盟的说明书，却只有两个人来拜访她：一个是桶匠，一个是铁匠。没有人感兴趣。他们俩证实了她的看法：行业协会在马孔正走在灭亡的路上，因为现在工厂已经找到支付更低工资的办法，就是临时雇佣农民、流动收割者，集中劳动一个时期，而不要长期编制。大批工人已经去里昂的工厂找工作了。而农民工不愿意操心工会问题，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而是乡下人，只不过为了能有些补充性收入而临时在工厂干活而已。

她在马孔唯一开心的事情是认识尚波范斯先生。他是《公共财富》报的代理人，主编是著名的诗人拉马丁，通过从巴黎写信来指挥报社的工作。尚波范斯是个出色的资产阶级分子，有文化，对她彬彬有礼，尽管她针对资产阶级在政治和道德上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她喜欢他这套文雅和讲究礼貌的样子。当她给尚波范斯描述工人联盟并说明如何改造社会的时候，他很有教养地掩饰自己的哈欠。他邀请她在马孔最大的饭店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还带她去农村参观蒙梭——拉马丁的贵族领地。她觉得这位大艺术家和民主主义者的城堡品位庸俗并且存在炫耀的意思，让人恼火。为了给她带路，来了一位皮埃尔克洛夫人，可是弗洛拉已经对参观感到厌烦了。皮埃尔克洛夫人是拉马丁私生子的妻子，结婚不久，那私生子即死于肺结核病，年仅二十八岁。这个年轻漂亮的小寡妇，几乎还是个小姑娘。她对弗洛拉说起自己悲惨的爱情和丈夫去世后的寂寞生活；还说，她已经决定不再享受人间的任何欢乐，而是去过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直到死神把她从苦难中解放出来为止。

听到这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满含热泪地诉苦，弗洛拉感到义愤填膺。她没有浪费时间，就在蒙梭鲜花盛开的花园里行走时，给小女子上了一课。

“夫人，听见您这样讲，我很难过，但是更让我生气。您不是不幸的牺牲品，而是自私的畸形人。请您原谅我的直率。但是，您会看到我是有道理的。您年轻、漂亮、富有，可是您非但不感谢苍天赐给您的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并且加以利用，反而把自己活活埋葬了，因为有个机会让您摆脱了婚姻——这是女子能够忍受的最坏的奴役了。成千上万的男女成了寡妇或者鳏夫，而您则把守寡当成

了人类的灾难。”

那小女子已经停下脚步，满脸青紫，像死人一样。她怀疑地望着弗洛拉，暗暗在想：她是不是疯子，还是此时失去了理智？

她嘟囔着问道：“就因为我忠于一生里最伟大的爱情，就是自私自利？”

“谁也没有权利放弃这样的机会。”弗洛拉点头道，“忘记自己在守丧！走出这个石头棺材吧！开始生活！读书！行善！帮助那几百万真正有实际问题的人吧！他们在挨饿，生病，失业，无知，没有办法对付这些具体的现实问题。您的事情不是问题，而是出路。守寡让您错过了这样的机会，您应该发现婚姻对女人来说就是奴役。别玩浪漫小说里女主角的感受了！还是听我的劝告吧！回到生活里来！关心更加高尚的事业吧，而不是埋头在自己的痛苦之中。最后，假如您不愿意行善，那就享受吧！玩一玩！去旅游！找个情人！假如是您死于肺结核病，您丈夫准会及时行乐的。”

皮埃尔克洛夫人的面色从死灰转成草莓般的鲜红。接着，她突然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笑声，过了好长时间才停止。弗洛拉望着她，觉得很开心。两人分手时，小寡妇有些慌张地低声说，尽管她不知道弗洛拉说的话是严肃认真的还是开玩笑，可她一定会好好思考一番的。

弗洛拉登船去里昂的时候，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她已经厌倦了村镇，渴望重新回到大城市里去。

她最初见到的里昂，到处是兵营一样的阴森森的大楼，还有那硌得她脚底板生疼的鹅卵石路，给她留下了极坏的印象。这让她回想起斯彭斯家居住的伦敦：灰蒙蒙的颜色、极富有与极贫穷之间的

反差，还有那以剥削工人而闻名遐迩的城市纪念碑的特点。随着会晤、约见、会议的大量增加，还有一生中第一次感觉到警察的追捕，第一天的压抑感逐渐消失了。是的，在这里，她终于和各界工人有了无数次的见面机会，包括纺织工人、鞋匠、石匠、铁匠、木匠、丝绒织造工等等。她的名声早就来到了这里，许多人认识她，在大街上有人钦佩地注视她，有人非难地看她一眼，还有的人拿她当怪物。但是，在她出游剩下的几个月里——从巴黎到里昂已经花去她两个月时间，后来她一直想念在里昂的一个半月时光，就是因为在那几周紧锣密鼓的日程安排中，她难以忍受地证实了穷人是过度剥削的牺牲品，还验证了工人阶级所保留的正直、纯洁和英勇的品格，尽管他们生活在绝对受辱的状态之中。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在里昂的六周里，我学到的关于社会的东西比此前人生中的更多。"

她在第一周里作了二十几次讲话，地点在红十字区的丝绸工厂，那里就是著名的里昂丝绸工人的聚集地，不久前——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四年——他们发动了两次工人革命，结果被资产阶级血腥地镇压下去了。在位于红十字山上的狭窄、肮脏、黑暗的车间里（那没完没了的台阶曾经把弗洛拉累得喘不过气来），她费力地把这些被昏暗光线弄得模糊的男人们——一盏煤油灯几乎照不到他们身上，他们从黎明五点钟劳动到晚间八点，中午有一次短暂的休息——与曾经用石头和棍棒迎战用刺刀、子弹和枪炮进攻的士兵的斗士们联系起来；他们下工之后夜间来开会，神情胆怯，衣裳褴褛，赤脚，由于疲倦而显得愚笨。很多人怀疑是她写出的《工人联盟》。对妇女的偏见早就渗入了社会各个阶层。就因为她穿裙子，他

们就认为她不可能提出解放工人的思想。他们有些发窘，她那女性的身份让他们有点不能自持。她提出许多问题，而一般情况下，只要她一问关于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就无拘无束地倾诉起来了。他们中间有很多不大聪明的人，但是也有粗鲁中透着聪明劲的人，是社会原因阻挠了对他们潜在智能的开发。走出会场的时候，她感到疲倦，但是精神处于火热的状态。弗洛拉，你的思想正在得到传播，工人们接受了你的思想，工人联盟开始接近现实。

到了弗洛拉停留在里昂的第九天，城里的四名警察在里昂警察局局长巴多先生带领下，带着搜查令出现在米兰旅馆。翻动了将近两个小时之后，他们带走了弗洛拉的文件、笔记本和私人信件——其中一封是女友奥林匹亚热情洋溢的书信，以及她没有来得及分发给书店的《工人联盟》。警察离开的时候，交给她一道出庭的命令，是国王的检察官 A · 吉拉尔丹先生要传讯她。这位检察官瘦得像一把刀，身穿一件类似苦行衣的服装。弗洛拉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没有起身问候。

“您在里昂开展的工作是颠覆性质的。”他冷冰冰地对她说，“有关部门已经对您进行了调查。您可能被指控有煽动罪。因此，在等候调查结果期间，我禁止您继续与红十字区的丝绸工人会面。”

弗洛拉上上下下打量着检察官，目光里充满了蔑视。她费了好大力气才没有发作。

“您认为同这样的人交流思想是颠覆政府？您身上穿的华丽呢绒可是他们纺织出来的啊！我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那些龌龊的洞穴是女士们不宜前往的地方。此外，找工人谈

话是危险的事情，因为他们有破坏社会治安的想法。”检察官一动不动地回答道，他的嘴唇薄得几乎看不见。“我要提醒您：只要调查还在进行，您就要受到监视。不过，假如您愿意，可以马上离开里昂。”

“我不会主动离开的。我喜欢这座城市。我也要提醒您一点：我会动员上上下下采用一切手段让这里和巴黎的报界告诉公众舆论，我是践踏法律行为的牺牲品。”

她离开了检察官的办公室，没有道别。三家反对派的报纸——《批评者》、《民主》和《公共财富》——报道了搜查和没收文件事件，但是没有一家报纸敢批评警方的做法。结果，从那天起，弗洛拉下榻的米兰旅馆门口总是站着两名警察，记下她接待的来访者并且在大街上跟踪她。但是那两个警察非常懒惰且笨拙，甩掉他们是很容易的：旅馆的女服务员帮助她从厨房的窗户跳到后面的小巷里。就这样，虽然有禁令，但她仍能继续跟工人们每天开会。同时，她也极大地加强了防范措施，因为她担心在什么聚会上被某个叛徒出卖，叫来警察。不过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与此同时，她完成了一项紧张的社会调查工作。她一一走遍了车间、医院、慈善机构、疯人院、孤儿院、教堂、学校，最后是吉约迪埃区的妓女区。有两个傅立叶学派的女士陪同她前往妓女区。两位女士表现出色，为她请来一位辩护律师，准备对付检察官的传讯。她没有像在伦敦那样女扮男装，而是披上一件斗篷，戴上一顶有些滑稽的帽子，遮住了半张脸。尽管妓女们站在街头、酒馆门口和妓院前面(名字令人发笑：“新娘之家”、“热烈的怀抱”)的场面不像伦敦的斯特普尼格林那样巨大而可怖，却让弗洛拉愤怒不已。

她在最年轻的妓女里询问了几个姑娘的年龄：十二、十三、十四。一些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女孩就变成了女人。男人面对这些纯粹是皮包骨的女孩怎么可能兴奋呢？她们还没有脱离童年啊！她们即使还没有传染上梅毒和肺结核，可是这样的疾病时刻在威胁着她们啊！她感到揪心，愤怒和悲伤让她哑口无言。与伦敦一样，这里也有介于恐怖和滑稽之间的东西：就在这腐化堕落的环境里，就在妓院的土地上，就在妓女和嫖客之间——其中有许多工人，一些两三四岁的娃娃爬来爬去在玩耍，与此同时，他们的妈妈扔下他们去“干活”了。

她怀着不快进行上述采访，是出于道德上的义务——她无法改造不了解的东西。自从与安德烈·夏扎尔结婚，性交就让她反感。甚至早在掌握政治文化之前，具有社会觉悟之前，她就已经本能地感觉到性是妇女被剥削和被统治的首要工具之一。因此，尽管她并不宣扬贞洁或者修女式的幽居，却一直不相信那些颂扬性生活、肉体快感是未来社会的目标之一的理论。这是让她远离夏尔·傅立叶的话题之一，尽管她非常钦佩和热爱这位导师。导师的情况是非常奇特的，他至少表面上一向过着一种完全禁欲的生活。人们以为他厌恶女性。但是，在他设计的未来社会的蓝图里，在未来的伊甸园、后继的和谐阶段，性是作为主角出现的。她很难接受这样的主张。尽管导师的意图是好的，最后却可能导致真正的群魔乱舞。按照某些傅立叶学派成员的企图，根据性爱来组织社会生活是不可能的，是荒唐的，也没有必要。按照傅立叶的设计，在法伦斯泰尔组织里，会有一些贞洁的年轻人，他们完全放弃性生活；还有一些信奉女灶神的少女，她们有节制地与少男或者行吟诗人过性生活；也

还有更加自由的女性，一些贵族小姐，她们与手工业者做爱；还有更加自由、更加纵欲的女子，她们甚至参与慈善性的性交活动，与老人、残疾人、旅人做爱，总之是些由于年龄很大、身体不好或者丑陋而遭当代不公正社会抛弃，不得不自慰或者禁欲的人们。尽管在这个组织里的一切都是自由的和自愿的,每个成员选择自己愿意归属的法伦斯泰尔组织的性组合，也可以随便放弃，但弗洛拉觉得不应该有这样的制度，她担心这样的制度会孳生出新的不公正现象。在弗洛拉制定的工人联盟计划里，没有解决性问题的药方；除去男女绝对平等和离婚的权利之外，计划中回避了性交问题。

在傅立叶的主张中，更为让弗洛拉感到害怕的是，按照傅立叶的说法,“在爱情问题上，任何想象都是好的”，还有“人们的爱情癖好都是有道理的，因为爱情就本质而言就是无理性的激情表现”。让她感到眩晕的是，傅立叶为“高尚的纵欲狂欢”辩护，为集体性交辩护；还有在未来的社会里，少数人的爱好——傅立叶称之为“单性”——性虐待狂和恋物癖，不会受到压制，而是得到保护，以便每人能够找到自己的合适对象，而且无论体弱还是有怪癖，都可以得到幸福。是的，前提是不得伤害他人，因为一切都是可以自由选择和容许的。傅立叶这些思想让弗洛拉惊愕不已，以致于她悄悄地觉得改革派的蒲鲁东是有点道理的，因为这位清教徒在不久前的一八四二年，在《警告产业主》一书里，指责法伦斯泰尔组织“道德败坏，有同性恋倾向”。这场风波闹得维克多·孔西得朗最后淡化了傅立叶大师的性理论。

虽然弗洛拉承认并且钦佩夏尔·傅立叶的革命勇气，但是他在性问题上的极度宽容态度却吓住了她。不过，有时，她觉得这样的

态度也很好玩。一天下午，她和女友奥林匹亚笑得前仰后合，流出泪来，那是两人在幽会的时候，一起回忆起傅立叶的自白：他“对女子同性恋者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趣”，以及他断言通过他的调查和估算，他敢肯定，世界上有两万六千同行具有这样的倾向；在将来的和谐社会里，他可以和这些同行召开一个大会，或者组成一个团体，他和团体的会员可以毫无障碍毫不难堪地欣赏女子同性恋的场面了。在这些快乐的观众面前表演的女子同性恋者，是根据自由选择的原则而行的，因为她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在实践自己的展示才能。奥林匹亚笑着问道：“我的女王，咱们邀请他一起玩吗？”

弗洛拉，夏尔·傅立叶喜欢分类的癖好如今轮到你来嘲笑了；但是十年前，你从秘鲁回来的时候，你是多么高兴发现了这个承认妇女和穷人所处的不公正处境的理论啊。傅立叶打算通过法伦斯泰尔组织的大量增加来推动新社会的出现，来改变这个不公正的处境。人类早已经离开了初始阶段——原始状态、野蛮状态、文明状态，现在借助新思维，很快会进入最后的阶段：和谐状态。法伦斯泰尔组织的四百个家庭(每个家庭有四名成员)，构成一个完美的社会，一个小小的天堂，其组织形式可以消灭种种不幸的源泉。公正可能是无用的，除非公正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傅立叶大师早就预见到这一点并且作了指示。将来在每个法伦斯泰尔组织里，越是乏味、愚蠢和牺牲最多的工作，报酬越高；越开心和越有创造性的工作，报酬越低，因为后者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因此，一个煤矿工人或者白铁匠的工资收入可能比医生或者工程师高。每种限制或者嗜好都要利用起来造福社会。比如，孩子们喜欢玩泥巴，那么在法伦斯泰尔组织里，他们就负责捡垃圾。起初，弗洛拉觉得这简直是大

智慧啊。还比如，傅立叶为了男男女女不因为总是做同样的事情而平庸化，他提出了这样的解决方案：轮流变换工作，有时在一天里就轮换一次，免得让老规矩蛀蚀了他们。从园丁换到教师，从泥瓦匠换到律师，从洗衣妇换到女演员，谁也不会感到厌倦。

但是，和蔼可亲、富有同情心的傅立叶的许多斩钉截铁的断言最后让弗洛拉警觉起来。这样的声称是很夸张的："我只是成功地搅乱了两千年来的白痴政治。"这位大师把一些无法证实的断言当成科学真理，例如，准确地说，世界要延续八万年，在这段时间里，每个生灵会在地球和其他星球之间轮回八百一十次，经历一千六百二十六种不同的生活。这是科学还是巫术？这难道不是胡说八道吗？因此，虽然她知道自己的文化知识根本不可能与傅立叶理论的创始人相比，但是她想，自己成立工人联盟的主张，恰恰因为朴实无华，要比法伦斯泰尔组织来得实际。

访问过妓女区之后，更糟糕的是去看安提瓜，一所疯子和带性病的妓女住的医院。两种病人混居在一起，野蛮和变态的看守经常殴打疯子，因为后者尖叫得厉害。疯子们在一个布满垃圾、苍蝇如乌云般飞来飞去的院子里戴着枷锁半裸散步。在各个角落里，一群群年老色衰的妓女在吐血，或者展露梅毒大疮，一面在慈善机构的修女(她们充当护士)指挥下学唱宗教赞美诗歌。医院院长，一个和蔼的男子，有现代思想，承认弗洛拉说得对：在多数情况下，是贫穷造成了这些不幸者的精神失常。

"院长，这是合乎逻辑的。您知道在里昂，一个女工在车间工作十四或者十五个小时之后挣多少钱吗？五角。是同工种男工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如果有子女要养活，靠这点收入谁能活下

去啊？所以许多女工去卖淫，结果成了疯子。”

院长低声说：“可别让修女们听见！她们认为是疯狂在惩罚恶习。您的理论会让她们觉得不大符合基督教教义。”

弗洛拉不仅在疯人院里遇到了神父和修女，到处都有教士和修女。里昂既是革命工人之城，也是散发着香火和圣器气味的教堂之地。她进过许多教堂，里面挤满了狂热的穷人，他们跪在地上，祈祷或者恭顺地倾听一些布道神父灌输给他们对掌权者要忍耐和顺从的歪理邪说。最令人伤心的是亲眼看到绝大多数信徒是穷人。为了研究这种盲目迷信崇拜的现象，弗洛拉爬上了里昂的制高点，几乎累得喘不过气来。那里有座小教堂，里面供奉着富尔韦的圣母。圣像的丑陋不如那卑贱的崇拜场面刺激：像她一样争先恐后登上制高点的信徒们，推推搡搡地靠近圣母像，跪倒在地，用指尖触摸圣母的玻璃柜。在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的心脏处，笼罩着中世纪的气韵！

弗洛拉在回里昂市中心的半路上，打算访问一家山腰的乞丐收容所——无家无业的穷困老人可以栖息在那里，有住处，有食物，有基督教式的葬礼。她没能进去。那里有持滑膛枪的士兵站岗。她从栅栏处远远看见一些慈善机构的修女。她们在城里还给穷人办了学校。什么时候她们不伸手啊！穿教士服的和穿军装的肩并肩，为的是把穷人从小抓到老，目的是教育他们好好祷告，天天听话，否则的话就是武力镇压。

与这些研究性质的访问相比较，同里昂丝绸工人以及其他工人小组的聚会是多么不同啊。有时，争论是非常激烈的。走出会场时，弗洛拉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觉得自己的努力已经有了回

报。一天夜里，在同一些伊加利亚派工人开会时，在热烈的辩论中，她昏倒在地上。他们是艾蒂安·卡贝[①]的追随者，他的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在这个地区为他的所谓共产主义理论赢得了许多信徒。当她睁开眼睛时，已经是拂晓。她躺在地上，在纺织车间过了一夜。睡在那里的工人们轮班看护她，给她揉手、擦脸。其中有个女工名叫埃莱奥诺尔·勃朗，此前在别的会议上，弗洛拉见过这年轻女工，她发现她除了非常虔诚地倾听她讲话之外，还是个思维非常敏捷的人。有种预感告诉她：这个还十分年轻的女工有可能成为里昂工人联盟的领导人之一。她邀请勃朗去米兰旅馆喝茶。两人谈了几个小时，就在负责监视她的警察温和的注视之下。的确，埃莱奥诺尔·勃朗是一名杰出的女性，将来会成为里昂工人联盟组织委员会的成员。

预审法官传讯弗洛拉的时候，她在里昂的名气更加大了。在大街上，人们常常围住她；尽管有些资产阶级分子白眼看她，有些资产阶级女人大着胆子冲她喊着“滚开！别打搅我们!”，但是多数人还是亲切地问候她。或许就是这名气使得预审法官、弗朗索瓦·德米先生在讯问了她两个小时——其实是两人进行了一场亲切的谈话之后，作出如下决定：无须审理，命令警察归还没收的文件。

弗洛拉拿回自己的笔记本、信件和日记的时候，心里想：“最后这几周真是好极了。”交还物品的恰恰正是巴多局长，他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是的，是的，弗洛拉，你是好极了。在里昂的五个星期里，你在几百名工人面前传播新思想，加深了你对社会不公正现

① Étienne Cabet(1788—1856)，法国社会主义者、伊利诺伊州瑙武公社创建者。

象的研究，成立了一个由十五人组成的委员会；你还根据工人们的建议，准备第三次出版《工人联盟》，书价将会很低廉，让囊中羞涩的人们也可以买到。

她的声音甚至传到了敌人的心脏：教会。她在里昂地区的最后一个会议有了出人意料的结果。一些居住在乌冷区的教士，在吉耶尔曼·德·波尔多长老的领导下，非常秘密地邀请弗洛拉访问教会，因为他们“在许多方面赞同她的观点”。她怀着好奇心去了，对会面没有抱很大期望。但是，让她吃惊的是，在乌冷区的贝隆城堡里，迎接她的是一群革命的教士。他们自称是“造反的教士”。他们早就阅读并且讨论过蒲鲁东、圣西门、卡贝和傅立叶的著作。但是，他们的向导和导师则是新时期的拉梅内神父[1]，梵蒂冈开除了他的教籍；他主张共和制，反对并抨击君主制以及资产阶级，捍卫信仰自由，赞成社会改革。与圣西门和弗洛拉一样，这些“造反的教士”认为：革命应该保留基督与一个没有被教权主义和政府的俸禄腐蚀的基督教。晚会的结果让人十分开心。弗洛拉在与这些“造反的教士”告别时说道，工人联盟里也会有他们的位置。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劝告教士们，既然他们已经大大地前进了好几步，那么就再迈一步好了，起来反对教会的独身生活吧。

出发那天，她与埃莱奥诺尔·勃朗的分离是痛苦的。那姑娘放声哭了起来。弗洛拉拥抱了她，一面悄悄在她耳边说了一句使她害怕的话：“埃莱奥诺尔，我爱你胜过爱自己的女儿。”

---

① Hugo Lamennais(1782—1854)，法国天主教司铎、哲学家和政治家，著有《论对宗教的漠视》、《论革命的进程与反对教会的战争》及《一个信徒的话》等。

六　爪哇女人安娜

巴黎，一八九三年十月

一八九三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有人敲打保罗在巴黎韦辛格托里克斯大街六号画室的大门，开门之后，他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这个娃娃女人：她长得十分矮小，皮肤黝黑，身穿类似救济院修女的长袍，怀里抱着一只小猴，头发上插着一朵鲜花，脖子上挂着这样一块牌子："我是安娜，爪哇人，送给保罗，你的朋友安布鲁瓦兹·沃拉尔。"

保罗一看到安娜，还没有从安布鲁瓦兹·沃拉尔这个年轻的画廊老板送的这份礼物所产生的慌乱中恢复过来，就产生了要画画的冲动。这是他从塔希提起程，经过那倒霉的三个月海上旅行之后，于八月三十日到达巴黎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感觉。一切都不顺利。他在马赛下船时口袋里只剩下四个法郎了；他到达火炉般的巴黎时，饿得半死，朋友们都躲着他。巴黎在他生活在波利尼西亚期间的两年中，已经开始疏远且敌视他了。在保罗·迪朗-吕埃尔的画廊举办的"塔希提画展"是个失败。四十二幅老板只卖出了十一幅，其收入不足以补偿他的开支；画框、海报和广告的费用又一次让画家

债台高筑。虽然美术评论界有些积极的评价，但从那时起他觉得巴黎的艺术界在孤立他，或者是在摆出居高临下的宽容姿态对待他。

在画展上，没有什么能比你的老师和朋友卡米耶·毕沙罗对待你的粗暴方式更让你感到难过的了，他简单扼要地清算了你的理论和塔希提的作品："保罗，这种艺术不属于你。还是回到你原来的样子吧！你是个文明人，你的责任是画和谐的事物，不是模仿吃人生番的野蛮艺术。听我的话吧！放弃那条错误的道路！不要再抢劫南太平洋野人的东西了！回到原来的你吧！"你没有和老师争论。你微微一鞠躬，告别了老师。甚至连德加的友好表示——他购买了你两幅画——也不能提起你的精神来。毕沙罗的严厉批评得到许多艺术家、评论家、收藏家的支持，他们认为：你在南太平洋画的那些东西是在文明的光年里模仿一些原始人的迷信和偶像崇拜的赝品。那会是艺术吗？是不是回归洞穴的岩画、模糊的人像和巫术之作呢？可这不仅是对近两年你在塔希提用大量牺牲换来的绘画新题材和技巧的否定，而且也是对你人格的歪曲以及对你人品的无声和阴暗的否定。可这是为什么呀？这恰恰是从荷兰狂人那里开始的。自从阿尔勒惨剧①发生，文森特进入圣雷米疯人院，后来自杀，特别是他弟弟泰奥·凡·高同样自杀之后，生前无人问津的文森特的绘画开始被人谈论和购买，价格一路飙升。一种病态的凡·高时尚诞生了，随着这股时髦的风气，整个艺术界开始追溯往事，责备你没能理解并帮助这荷兰人。这帮流氓！有些人还说，可能由于你尽人皆知的糟糕的处世能力，你导致了阿尔勒惨剧的发生。你无须亲

① 指一八八八年底，与高更吵架后，凡·高无法自控，割掉自己耳朵。

耳去听就可以知道，有人在你背后说三道四；有人在画廊、咖啡馆、沙龙、晚会、社交场合、艺术家工作室对你戳戳点点。诽谤的声音也渗透到了报刊上，其方式就是巴黎新闻界评论时事所惯用的一边倒的倾向。甚至连你伯父兹兹在奥尔良寿终正寝(享年八十岁，终身未婚)，给你留下几千法郎来暂时解除你的贫困和债务，也不能让你找回热情来。保罗，你这种状态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啊?

直到那天早上，爪哇姑娘安娜脖子上挂着那块生动的牌子，用一根皮绳牵着小母猴(名叫塔奥阿，长着好嘲弄人的眼睛，蹦跳个不停)，像棵棕榈树似的一扭一扭地进来，来同他分享他的光明飞地——保罗把租来的蒙巴纳斯区角落里一栋老楼二层的画室，装饰得非常具有异国情调。安布鲁瓦兹·沃拉尔派遣安娜过来，为的是给他当女佣。此前，她一直在一个歌剧女演员家里做佣人。但是，保罗就在当天夜里把安娜变成了自己的情妇。后来，他又把她变成了游戏、虚构和放松的伴侣。最后是模特。她从哪里来?无从知晓。保罗问安娜时，她讲述了一个胡编的故事，里面充满了地理名词的矛盾，显然是无稽之谈。或许这可怜的姑娘自己都不知道那些地名在哪里；她一面讲述，一面编造，暴露出她对地理划分和国家疆域惊人的无知。她有多大?她说，十七岁。可是保罗估计她不到十七，可能只有十三或者十四，与泰阿曼娜同岁。这个年龄的女孩对你可够刺激的；野蛮民族早熟的姑娘常常在这个年龄直接进入成年人的生活。安娜的乳房发育得非常好，大腿的肌肉结实有力；她已经不是处女了。但立刻吸引了他的不是她矮小却发育完好的身体——站在四十七岁的保罗魁梧、高大的身躯旁边，安娜是个侏儒，是个耳坠。尽管是讨厌的巴黎送给他的女伴，她还是立刻吸引了他。

是她那深灰色的混血姑娘的面孔，是她那皮肤细腻、线条分明的容貌——微微翘起的鼻子，继承了黑人祖先的厚厚嘴唇，以及那活泼灵动、傲慢无理的眼睛。她眼神里流露出不安、好奇、嘲弄眼前的一切的神色。她讲的法语是外国腔调的，错误百出，遣词造句都是俗气的，让保罗想起年轻时当海员经过的港口妓院。尽管她大字不识一个，除去小猴塔奥阿和她身上穿的衣裳之外身无长物，但是她却时时表现得像个骄傲的女王。她谈吐放肆，装腔作势，表情讽刺，无论对谁或者什么事情全然不放在眼里，好像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值得她尊敬的，仿佛没有什么约定的常规是可以管制她的。如果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情让她不开心，她就吐舌头，做鬼脸；小猴塔奥阿也跟着模仿，一面发出尖叫。

在床上，很难知道这个爪哇女人是快乐地享受呢，还是装蒜。不管怎么说，她让你快活和开心了。安娜为你找回了自从回到法国以后你担心失去的东西：画画的欲望、幽默感和生活的愿望。

安娜出现在画室的次日，保罗就带她去歌剧院大道的一家商店买衣裳并且帮助她挑选。此外，还买了鞋袜和六顶帽子，因为安娜对帽子有着狂热的感情。她甚至在家里也戴着帽子，每天醒来，她第一件事情就是戴上帽子。保罗看到这姑娘赤身裸体、仅仅戴着一顶呆板的船形帽跳着舞去厨房或者洗手间就惊天动地地笑起来了。

感谢这位爪哇姑娘快乐的性格和胡编乱造的本事，韦辛格托里克斯大街的画室于每个星期四晚上变成了聚会和欢乐的场所。保罗拉手风琴，有时身穿塔希提式的遮羞短裤，全身画满了伪造的文身。参加晚会的都是几年前的忠实朋友，他们各自带着妻子和情妇——达尼埃尔·德·蒙弗雷带着安妮特、夏尔·莫里斯带着一位

与他同居的女伯爵、舒芬纳克夫妇、会唱歌和弹吉他的西班牙雕塑家巴克·都里奥以及一对邻居夫妻。这对莫拉赫夫妻是流亡的瑞典人，女的名叫依达，是搞雕塑的；男的叫威廉，是作曲家；这对夫妻有时还带来一位瑞典戏剧家兼半疯的发明家，名叫奥古斯特·斯特林堡。莫拉赫夫妇有个处在花季的女儿，名叫朱迪斯，是个不安静、喜欢浪漫的小姑娘，十分迷恋保罗的画室。保罗给画室的墙壁糊上了黄色壁纸，给窗户涂上了琥珀色，挂上了塔希提的画作，摆上了塔希提的雕刻。从墙壁上好像显现出植物的火焰、湛蓝之极的天空、碧绿的海水和湖水，以及处于自然状态下的性感肉体。在安娜来到之前，保罗对这位瑞典邻居的女孩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尽管那女孩向他表露出的陶醉神情让他十分开心，但他没有摸过她。但是，自从爪哇女人来到以后，这个异国情调的安娜刺激了他的感官和想象。当朱迪斯的父母不在附近时，他便开始与她戏耍起来。他搂住她的细腰，轻轻亲吻着她的嘴唇，揉搓着她刚刚发育起来的乳房，一面在她耳边低声细语道：“这些都是我的，对吗，小姐？”姑娘半害怕半快活地点头说：“是的，是的，都是您的。”

于是，保罗脑袋里产生了要给莫拉赫画裸体像的念头。他向女孩提出了这个建议。朱迪斯脸色变得蜡白，不知说什么才好。裸体？完完全全裸体？当然啦。艺术家画裸体模特、做裸体模特的雕像不是经常的事情吗？没人会知道这个裸体画的，因为保罗画完之后会把作品藏起来，直到朱迪斯长大成人。只有等到她长成十足的妇人之后，他才会拿出来展览。同意吗？小姑娘最终还是同意了。其间他和她仅仅会面三次，而两人的冒险活动险些以悲剧告终。当朱迪斯的母亲依达燃起救助动物的热情，在安娜陪伴下去蒙巴纳斯

各条街道寻找被遗弃的、患病的、有伤的猫和狗，然后带回家中照顾和治疗并且为它们物色养父养母的时候，朱迪斯就悄悄登上画室。小姑娘裸体坐在波利尼西亚生产的彩色毛毯上，目光不离开地面，身体缩成一团，陷入沉思之中，极力让自己不被欲一探究竟的目光看见。

第三次会面时，正当保罗画好了女孩的苗条侧影和鸭蛋形面庞上惊恐的大眼睛，依达·莫拉赫闯进了画室，她大惊失色的样子很像希腊悲剧中的人物。保罗，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依达安静下来，让她相信：你对她女儿的兴趣仅仅限于艺术(保罗，这是真的吗?)，你一直很尊重她的女儿，给她画裸体像是没有恶意的。只有当你发誓放弃这个计划的时候，依达才平静下来。当着依达的面，你用松节油涂掉了未完成的图画，用调色刀刮去了油彩，彻底埋葬了朱迪斯的形象。这时，依达才表示和解，而后两人吃了茶点。女孩既生气又恐惧，一言不发地听着两人聊天，但绝不搀和。

后来，保罗决定给安娜画裸体像的时候，突然得到一个启示：把他小情妇的形象置于朱迪斯未完成画像的上面。他这样做了。这幅作品让他费了好大力气，因为那爪哇女人实在难以调教。保罗，安娜是你最难驾驭、最躁动不安的模特。她总是动来动去，不断地改变姿势，或者为了克制厌烦情绪，她开始做鬼脸逗你发笑——表演招魂术、她星期四晚会上的拿手好戏，或者干脆不再摆姿势，起身随便披上一件衣裳扬长而去，与泰阿曼娜的做法如出一辙。有什么办法呢！你只好收起画笔，改日再画。

画这幅作品是你对那些批评和攻击性议论的回应，自从你在迪朗-儒尔举办画展以来，到处都听见并读到对你的塔希提作品的评

头品足。这幅作品不是由一个文明人，而是由一个野蛮人画出来的。这个野蛮人是一匹双脚直立、不戴项圈的狼，他仅仅是路过巴黎这座由水泥、沥青和偏见建成的监狱，以后还要重返他真正的祖国：南太平洋岛屿。巴黎那些趣味高雅的艺术家们、那些油头粉面的评论家们、那些有教养的收藏家们，面对这样一个少女正面的裸体像，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艺术敏感力、道德观、欣赏趣味都受到了侮辱，因为这个少女除去不是法国人，不是欧洲人，也不是白人之外，她还骄傲地炫耀自己的乳房、肚脐、阴部和阴毛，仿佛在向人类挑战，邀请他们来比试一番，看看谁的生命活力、丰沛情感和性欲能与她一较高下。安娜并没有刻意为之，她甚至没有意识到来自她的出身、血统、她生长的原始森林的火热力量。她就如同一头豹子或一个食人生番。姑娘，你战胜了那些巴黎人的眼睛！

不仅画面上出现的肉体——头部的颜色比躯干和大腿的红褐色要深，红褐色中又有金色的反光，双脚很大，长着野兽般的趾甲——是一种挑战，而且她的周围也同样不如想象的和谐，安娜的屁股下是一把中国太师椅，铺着蓝色的灯芯绒；她摆出一个亵渎神明的淫荡姿势。太师椅两侧的木制扶手上，你雕刻的两个塔希提偶像分别在爪哇姑娘两边，象征着与西方以及伪善的基督教公开决裂，高举起朝气蓬勃的异教旗帜。还有安娜双脚踩着的绿色垫子，那上面摆放着发亮的小花朵，这也是一种挑战。自从你开始画画、发现了日本版画的时候，你的画布上就经常出现发亮的小花朵。你研究了象征派那些虚幻的形象，第一次预测出如今你看得非常清楚的东西：欧洲艺术是体弱多病的；欧洲艺术染上了杀害许多艺术家的肺结核；只有来自那还没有被欧洲镇压下去的原始文化——那里

的天堂尚在人间——的再生洗礼，才可以拯救欧洲文化于衰败。红毛小猴塔奥阿也出现在画面上，它蹲在安娜脚下，摆出半思考半走神的神态，这强调了整个画面的不妥协精神和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性欲。甚至那飞舞在爪哇姑娘头上的空中苹果，在充当背景的玫瑰色墙壁上，也颠覆了巴黎艺术家奉若神明的对称性原则、惯例和逻辑。好哇，保罗！

工作进行得缓慢之极，因为安娜喜欢逍遥自在，但结果是令人兴奋的。保罗，信心十足地重新画画是对的，因为你知道你不仅是用手在画，而且是通过对塔希提的风土人情的回忆——难以克制的思念，也通过塔希提的幽灵，还通过荷兰狂人喜欢说的“阳物”。有时就在作画的高潮中，由于看到了裸体的安娜，阳物兴奋起来，它推动你把安娜搂在怀中，抱到床上去。先做爱，然后画画，空气里散发着精液的气味，这让你青春再现。

从塔希提回来以后，他就给威金卡写信说，只要卖掉几幅画，有钱买车票，他会立刻去哥本哈根看望她和孩子们。梅泰回信说，对于他没有一回欧洲就来看她和孩子感到意外和痛苦。每当妻子和孩子们的形象出现在脑海里，迟钝的感觉就占据了他心头。这一回又是如此吗？你重新再当家长？为了得到伯父兹兹那笔小小的遗产所需要办理的法律手续、安娜在你生活里的出现以及她唤醒你重新作画的欲望，使得你一再拖延与家属的重聚。春天来了，他不合时宜地决定带安娜去布列塔尼，回阿望桥村那个老避难所去；他曾经在那里度过许多岁月并且在那里开始了艺术家的生涯。这不仅是回归故里。他想收回一八八八至一八九〇年间在那里完成的作品。他把那些画留给了居住在布多的玛丽-亨利，那是由于他经常没有支

付能力不能按时交纳房租而抵押给她的。如今，多亏了伯父的法郎，他可以了结这笔债务了。你一直怀着忧虑的心情想念那些作品，因为现在你是个比较成功的画家了，想当年，你天真地前往阿望桥村，以为在那个深沉、神秘和传统的布列塔尼会找到在巴黎文明中已经绝迹的原始世界之根。

他一到达阿望桥村就引起了真正的震动。不仅是他和安娜，还有那个跳跃着尖叫的小猴塔奥阿，它已经学会了从女主人头上跳到保罗肩膀上，然后再跳回来，一面拍着巴掌。他刚刚到达就获悉：与他在巴拿马和马提尼克一道冒险的好友夏尔·拉瓦尔已经在埃及去世，他的妻子、美丽的马德莱娜·贝尔纳重病在身。这个消息让他非常难过，同时又让他想起一些艺术界的老朋友来。多年前，他们一起经历过布列塔尼的幻梦，其中有在荷兰献身给神秘教的梅耶尔·德·汉，同样逃避尘世、投身于宗教的埃米尔·贝尔纳——现在他无论口头书面都在反对你；还有远在巴黎的善良的舒芬纳克，他每天不是作画，而是与妻子为家务事吵架。

但是，他在阿望桥村遇到了另外一些朋友，一些认识并且钦佩他的年轻画家，他们钦佩他的作品和他探索异国风情的精神——离开巴黎前往遥远的波利尼西亚寻找灵感。这些朋友是爱尔兰人罗德里克·奥康纳、阿尔芒·塞甘和埃米尔·茹尔当，他们以及他们的妻子或者情妇，都张开双臂欢迎他的到来。他们争先恐后地恭维他，无论对他还是安娜都表示热情接待。相反地，居住在布多的玛丽-亨利，那位老房东太太，尽管也热情地向他问好，但态度十分坚决：那些画不是借来的，也不是抵押品，那是支付房租的费用，绝对不能归还给他。因为尽管人们说现在不值什么大钱，将来可能

是无价之宝呢。没什么可商量的。

保罗和安娜起初受到阿望桥村居民的热情款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变成了疏远和暗暗的敌视。原因是定居在阿望桥村的奥康纳、塞甘、茹尔当和其他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在安娜的怂恿下，肆意胡闹，说一些非常粗俗下流的笑话，以此为乐。安娜也乐此不疲，他们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跑到街道上惊扰附近的太太们；他们信口编造以安娜为女主角的笑话。安娜恬不知耻的表情和姿态以及她那激流般的笑声让邻居们目瞪口呆，夜里，他们站在窗前谴责艺术家们的行为，要求他们安静下来。保罗好像是个被动的观众，站在远处欣赏着那些闹剧。但他的在场就是对弟子们疯狂行为的无声担保，阿望桥村的居民们根据他的年龄和权威地位，认定他是闹事的责任人。

人们议论最多的闹剧是雏鸡事件。这个主意也是不可救药的爪哇女人想出来的。她说动了保罗的弟子们——他们自封的——悄悄钻进加纳克大叔的鸡棚、这个地区最好的养鸡场，用苹果酒换掉了饮水，为的是让小鸡喝醉。随后，他们把一罐罐颜料洒在雏鸡身上，再打开鸡棚，把小鸡赶到村中央的广场去。那天正好是热闹的星期日，那群梦幻般的小鸡游行队伍一下子涌入广场，它们摇摇摆摆、吵吵闹闹地晃动着花花绿绿的绒毛，啾啾的叫声震天响，由于不知东南西北，它们或者原地团团转，或者满地滚来滚去。老百姓愤怒极了。村长和教区牧师抱怨保罗缺乏对弟子的管教，要求他立刻制止他们发疯的行为。教区牧师警告说："随时都会有恶报！"

果然，结果很糟糕。醉鸡事件过去几个星期之后，一八九四年五月二十五日，阳光明媚，全体艺术家——奥康纳、阿尔芒·塞

甘、茹尔当和保罗以及各自的妻子或者情妇，外加猴子塔奥阿——利用这个晴朗的天气决定去孔卡尔诺郊游。那是个老渔港，距离阿望桥村有十二公里，仍然保存着中世纪古老城墙和石头房子。一进入紧挨着港口的临海大街，保罗就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酒馆外面的露台上已经挤满了渔民和海员，灿烂的阳光下，他们纷纷放下苹果酒和啤酒杯，为的是看这群令人目瞪口呆的怪异人群：留着长发、奇装异服的男子，花枝招展的女人，其中还有一个好像是马戏演员的黑姑娘，她扭扭摆摆地走着，手里牵着一只尖叫的小猴，不时地向人们龇牙咧嘴。保罗他们听到了惊讶和不快的喊声，觉察到了威胁性的表示："滚出去！小丑！"与阿望桥村的居民不同，这里的人不习惯接待艺术家，更看不惯小黑女人冲他们做鬼脸。

临海大街走了一半，乌云般的一群孩子包围了他们。孩子们好奇地望着他们，有的微笑，有的用布列塔尼土话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似乎不友好的话。突然，孩子们开始向他们投掷起随身携带的石子和瓦块。他们尤其瞄准安娜和小猴，塔奥阿吓得紧紧抓住女主人的裙子。保罗看到阿尔芒·塞甘离开自己的圈子跑出去追赶一个投掷石块的孩子并且揪住了孩子的耳朵。

紧接着，事态发展之迅速，令保罗想起来就头晕目眩。距离他们最近的酒馆里的几个渔民站起来，向他们跑来。几秒钟后，阿尔芒·塞甘被扔向空中，落地后又被一个穿木屐、戴水手帽的高大男人来回推搡，只听见他大声吼道："我儿子只有我能揍！"阿尔芒跌跌撞撞地爬起来向后退，向后退，终于掉进了拍岸的浪花中。保罗以年轻人才有的勇猛劲头向那个攻击阿尔芒的渔民挥

拳打去，那高大的男子双手捂住面孔轰然倒地。这是他看见的最后一幕，因为转眼之间，一群穿木屐的男人从四面八方扑上来对他连踢带打。他极力自卫，突然滑倒在地，心想右脚踝骨一定是破碎或折断了，因为骨头分成了几块。剧痛让他失去了知觉。醒来时，他听见耳边有女人惊慌的叫声。一名护理人员跪在他脚下，指指他裸露的大腿说："先生，他们打断了您的胫骨。您得卧床休息很长时间。"为了检查，他已经剪开了他的裤子，血淋淋的肌肉中露出一块破碎的骨头。

回忆起他是如何坐马车回到阿望桥村的，他就头晕、疼痛、恶心，仿佛一场噩梦。每当过坑坑洼洼的路面或者车子颠簸时，他都痛苦地吼叫起来。为了给他止痛，有人给他不时地喂上一口辣嗓子的烧酒。

他在格洛阿内克公寓屋顶低矮、窗户矮小的房间里卧床两个月，这期间公寓变成了医疗站。医生的话让他感到沮丧：由于胫骨破碎，他回巴黎的要求根本不能考虑，甚至不能考虑下地的尝试；只有绝对的卧床休息才可能让胫骨复位和修补；总而言之，他是瘸了，从今以后一定要用拐杖。保罗，你八个星期躺在床上不动，此后的余生中一定会想起此时的这些痛苦。确切地说，是一种纯粹、盲目、强烈、粗野的痛苦，让你浑身淌汗，让你颤抖，让你啜泣和发疯似的谩骂，一面感到自己失去了理智。镇静剂和止痛药都无济于事。只有烈酒管用。两个月里，你几乎不停地喝酒，这让你晕头转向，让你处于短时间的安静之中。但是，很快，就连烧酒也不能减轻痛苦了，这让你恳求一星期来看你一次的医生："大夫，锯掉这条腿吧！"只要能结束这地狱般的苦难，干什么事情都行。医生

决定给你开鸦片烟。鸦片可以麻醉你；在那晕头转向的朦胧感中，在那宁静的缓慢旋涡中，你忘记了踝骨，忘记了阿望桥村，忘记了孔卡尔诺事件，忘记了一切。只有一个牢固的思想停留在你心头：“科克，这是个通知。赶快动身！回波利尼西亚去！永远别再回欧洲来！”

经过一段难以估计的时间，终于睡了一夜没有噩梦的觉之后，一天早晨，他醒了，神志十分清醒。爱尔兰人奥康纳在他床边值班。安娜怎么样了？他的印象是好久没有看到安娜了。

“她去巴黎了。”爱尔兰人说，“她很伤心。自从邻居们毒死了塔奥阿之后，她就没办法留在这里了。”

事情正如爪哇女人猜测的那样。她猜测阿望桥村的邻居们既恨她又恨塔奥阿，他们在香蕉里拌上了毒药，造成猴子消化不良并最终死亡。安娜没有埋葬塔奥阿，而是哭哭啼啼地亲手掏出它的内脏，带上它的遗体去巴黎了。保罗想起迪迪·贝奇多斯，她厌倦了马泰亚的生活，扔下他就回到帕皮提过夜去了。你还能再见到调皮的爪哇女人吗？肯定不行了。

他刚刚能够起床(腿果然瘸了，不得不用拐杖)，在返回巴黎之前，还不得不出席警方诉讼孔卡尔诺打架事件的审理。他对法官们不抱幻想，他们是肇事者的同乡，可能像肇事者一样讨厌放荡不羁的艺术家扰乱了他们安宁的生活。法官果然宣布渔民们无罪，其判决好像是在嘲笑法律常识，给了他一笔象征性赔偿，其数额连支付十分之一的医疗费都不够。动身，赶快动身！离开布列塔尼！离开法国！离开欧洲！科克，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你的敌人。如果你不赶快离开，它要消灭你！

在阿望桥村的最后一周，他重新学习走路，体重减少了十二公斤。这时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雅里的青年诗人和作家从巴黎前来拜访他。他称保罗“导师”，用一些聪明的胡说八道让他发笑。他曾经在迪朗-吕埃尔和一些收藏者家中看到过保罗的作品，现在来向他表示由衷的钦佩。他还写过一些关于保罗绘画的诗歌，也拿出来念给他听。这小伙子怀着虔诚的心情倾听他信口批评法国和欧洲的艺术。在火车站上告别时，科克邀请这位青年作家和他在阿望桥村画派的弟子们前往南太平洋。他说，大家可以共同建立荷兰狂人在阿尔勒梦寐以求的那种热带研究中心：大家在露天工作，像异教徒那样生活，革新艺术，给艺术注入已经失去的活力和勇气。所有的人都发誓去南太平洋，一定陪同导师前往，一定跟着导师去塔希提！但是，在开往巴黎的火车上，科克猜到他们是不会履行誓言的，如同从前他的老伙伴夏尔·拉瓦尔和埃米尔·贝尔纳没有履行诺言一样。保罗，这个阿望桥村的可爱画派，你今后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巴黎的一切每况愈下。就在他在布列塔尼养病的这几个月之后，事情严重到不可思议的程度。由于讨厌的政治，艺术界充满了猜疑和不安。自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暗杀了萨迪·卡诺总统以来，镇压的气氛、告密和迫害迫使他的许多熟人和朋友(或者前朋友)、无政府主义者的同情分子，例如卡米耶·毕沙罗，或是反政府分子，例如奥克塔夫·米尔博，纷纷流亡国外。艺术界里一片恐怖气氛。你是弗洛拉·特里斯坦、一个女革命家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外孙，这会给你带来麻烦吗？警察是如此愚蠢，也许根据遗传的理由，已经把你写上颠覆分子的名单了。

回到韦辛格托里克斯大街六号的画室，他大为吃惊。安娜这个

穿裙子的小鬼，不仅扔下他半死不活地躺在布列塔尼甩手而去，而且把画室掠夺一空，她运走了家具、地毯、窗帘、装饰品、衣裳、首饰，现在肯定已经在跳蚤市场拍卖，已经典当给巴黎的当铺了。但是，保罗，最大的耻辱在于：她一幅画也没拿走！无论草图还是素描都没有动！她把他的作品当做废物堆在此时已经空荡荡的房间里。保罗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但是大骂一通之后，他哈哈大笑起来。你对这个漂亮的野姑娘没有半点反感。保罗，她是个野蛮人。真正的野蛮人，百分之百的野蛮人，从肉体到灵魂都是野蛮人。要想达到她的高度，你还得学习很长时间呢。

在巴黎的最后几个月，准备最终重返波利尼西亚的时候，他想念那个爪哇姑娘——也许是马来西亚姑娘或者印度姑娘，天晓得哪国姑娘——掀起的那场风暴。为了聊以自慰，他把她的裸体像留了下来，在朱迪斯的紧张注视下，对这幅作品重新加工，直到感觉画完为止。

“朱迪斯，你也在里边了，看见吗？你像安娜的替身一样，红白相间，出现在玫瑰色的墙头上。”

无论朱迪斯怎样睁大眼睛长时间观看画面，她也分辨不出保罗指给她看的安娜身后的那个人影是谁。而你并没有撒谎。那小姑娘的轮廓，你为了安抚朱迪斯的母亲依达，用松节油涂抹，用调色刀刮削，但却仍然没有完全消失。那轮廓淡淡的，幽灵般地在白天的某些时刻借助微弱的光线显现出来，给画面抹上一层隐秘的模糊性、一层神秘的背景。你在安娜头部的上方，围绕一些轻飘飘的水果，用塔希提土话写上了标题：Aita tamari vahine Judithte parari。

小姑娘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保罗翻译出来："《小女人朱迪斯，还没有破身》，看见吗？表面上这是安娜的画像，画中真正的女主角是你。"

他躺在旧床垫上——这是莫拉赫夫妇为了不让他睡在地上而借给他的，常常暗自思量：这幅画可能是他来巴黎唯一的良好纪念，因为巴黎之行实在无益而特别有害。他早已经完成了重返塔希提的准备工作，但是旅行的日期只好推迟，因为——他的两条腿上长满了湿疹。而他在利马的母亲常说："如果你一个人来，那就更糟糕。"那时他们母子是依靠特里斯坦家族的施舍生活的。火辣辣的疼痛折磨着他，湿疹的斑点变成了一片脓疮。他不得不住进撒尔贝特里艾的传染病房，一住就是三个星期。两位医生的判断证实了你已经明白的事情，尽管你一直不肯承认那一现实。又是那不可言说的病，它在转移，给你七八个月的假期，但是它继续深藏不露；它致命的工作继续毒害着你的血液。现在，它表现在你的腿上了，它剥去你的皮肤，带出血红的湿疹。将来，那个病爬上你的胸脯、胳臂，进入你的眼睛，你就会处于黑暗之中了。到那时，你的生命虽然还在继续，可等于是结束了。那可恶的病还是不肯就此罢手。它要深入到你脑海里去，夺去你清醒的头脑和记忆力，使你精神失常，随后你就变成人人讨厌的废物了，大家会唾弃你，远离你。保罗，你就变成了一只癞皮狗。为了克制沮丧的心情，他偷偷喝烈酒，是仗义的达尼埃尔和慷慨的舒芬纳克用咖啡保温瓶或者汽水瓶子带进医院的。

虽然双腿布满了伤疤，可他还是迈着已经干巴的腿离开了撒尔贝特里艾。由于消瘦，衣裳变得宽大了。长长的栗色头发，其中多了许多白发，被压在一顶巨大的阿斯特拉罕羔皮帽下；好斗的弯弯鼻子上方是永远处于兴奋状态的蓝色瞳人；下巴上留着山羊胡。他

的出现依然令人敬畏，还有他的表情、手势和总是伴随着他与朋友们的争论的粗话；现在他空空荡荡的画室已经不能接待客人了，因此只好去朋友家或者在哪个露天咖啡馆闲聊。走在路上，人们常常回头看他并且戳戳点点，因为他的体形和怪异的打扮：胡乱披在身上的黑红色斗篷、塔希提人穿的花花绿绿的衬衫、布列塔尼人的坎肩，或者还有蓝色灯芯绒的长裤。人们以为他是魔术师或者某个外国的大使。

由于住院和医疗的花销，兹兹伯父留给他的遗产已经减少了许多，因此他买了一张“澳大利亚人”号的三等舱票。该船于一八九五年七月三日从马赛起航，将穿越苏伊士运河，于八月初到达悉尼。他从那里取道新西兰，然后换船去帕皮提。上船前，他尽量卖掉剩下的绘画与雕刻作品。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自己的工作室举办了一个画展，由剧作在巴黎获得巨大成功的瑞典人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写了措辞隐晦的请帖，有些收藏家参观了展览。销售情况很差。他在德鲁奥饭店组织了一场全部作品的拍卖会，结果较好，虽然低于他的期望。他急于去塔希提的心情已经难以掩饰。一天晚上，在莫拉赫夫妇家中，西班牙人巴克·都里奥问他为什么如此怀念一个距离欧洲十万八千里的地方。

“巴克，因为我已经不是一个法国人，也不是欧洲人了。虽然我的外表还不像，可我的心已经被文身了，我已经是个吃人生番了，已经是那边的一个黑人了。”

他的朋友们大笑起来，他却是以往常的夸张口气，讲述了一番真话。

他又购买了一架手风琴和一把吉他——原来的那两把让安娜拿

走了，还买了许多照片和一大堆备用的画布、木框、画笔、毛笔、颜料罐。就在他准备行李的时候，威金卡从哥本哈根给他寄来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她已经得知在德鲁奥饭店里公开拍卖保罗·高更绘画与雕刻作品的事情，她是来向丈夫要钱的。他怎么能对妻子和五个儿女表现得如此缺乏骨肉之情呢？她奇迹般地——教法语，从事翻译，向亲朋求助——养育了儿女这么长的时间啊！帮助妻子儿女、经常给他们寄钱是他这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啊！自私的东西，现在你有能力这样做了。

妻子梅泰的信让他感到恼火和悲伤，但是他没有寄出一分钱。比起有时袭上心头的愧疚之情——特别是一想起温柔可爱的小女儿阿琳，更强烈的是他急于动身、急于前往塔希提的愿望；他根本就不应该从那里回国！威金卡，情况会对你更坏。拍卖会上得到的那一点钱，他必须用于回波利尼西亚；他想把尸骨埋葬在那里，而不是这个冰天雪地、妇女阴冷的大陆。让她自己处理他剩下的那些画品吧！不管怎么说，让她感到一些安慰吧！因为按照她的信仰(而不是保罗的信仰)，她丈夫犯下的疏于照料家庭的罪过，得让他用永远备受苦难的办法来抵偿！

远行的前夕，在莫拉赫夫妇家中举办了饯行宴会。大家吃了，喝了，巴克·都里奥还跳了舞，唱了安达卢西亚民歌。当他提出坚决不许朋友们次日去火车站送行时，小姑娘朱迪斯哇的一声哭起来了。

七　秘鲁的消息

罗阿讷[1]和圣艾蒂安[2]，一八四四年六月

一八四四年六月弗洛拉从里昂到达罗阿讷的时间是夜晚，天空布满星星，空气里飘散着夏天的芬芳。在小客店里，她失眠了。从窗口望出去，满天星斗。她心里一直在想着埃莱奥诺尔·勃朗——里昂那个年轻的女工，她喜欢上了这个姑娘。假如所有的贫穷妇女都像这个姑娘那样有能力，有智慧，有觉悟，那革命也就是几个月的事情。有了埃莱奥诺尔这样的姑娘，工人联盟委员会将会良好地运转，将会成为法国整个南方劳动者伟大联盟的发动机。

弗洛拉，你在想念那个姑娘。在这个罗阿讷满天星斗的安静夜晚，你很想拥抱那姑娘，很想感受一下那个消瘦的身体在你怀抱里的滋味，如同那天你去卢塞恩街的破木屋里找她时发现她在哭泣时的情景一样。

“姑娘啊，你怎么啦？为什么哭啊？”

“夫人，我担心自己不够坚强，没有足够的力量，不能很好地实现您对我的全部希望。”

听见姑娘说出这番话，看到她用温柔和尊敬的目光注视着自

己，弗洛拉忍受着心中的激动，不得不极力克制着不跟着哭起来。她把姑娘紧紧搂在怀中，亲吻姑娘的前额和面颊。埃莱奥诺尔的丈夫，一个双手乌黑的染布工人，不明白眼前的一切，说道："埃莱奥诺尔说，这几个星期您教会她的东西比她一辈子的体验还多。应该高兴啊，怎么反倒哭起来了！真是弄不明白。"

可怜的姑娘，竟然嫁给了这样的傻瓜。她会不会也被婚姻毁掉呢？不会的，安达卢西亚女人，你来负责保护她，拯救她。她设想，在工人联盟管理的新社会里，有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形式。现在的婚姻是买卖妇女，应该由自由结合代替。男女结合是因为相爱和有共同目标；如果小有不和，应该友好分手。性将不会具有表现出在傅立叶法伦斯泰尔组织里的那种统治性质；性将会由于对人类的热爱而受到选择，受到约束。性欲将不会那么自私，因为男女将会把大部分柔情奉献给他人，奉献给公共生活的改善。在这样的社会里，你和埃莱奥诺尔可以生活在一起，相爱，像母女，或像姐妹，或像情人，由理想和对他人的爱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男女关系将不会有你跟奥林匹亚爱情中的排他性和自私的特点——弗洛拉，所以你中断了跟奥林匹亚的关系，放弃了你一生中唯一的性快感体验。恰恰相反，新型的关系将会与公正和社会评判和谐共存。

次日一大早，弗洛拉开始了在罗阿讷的工作。记者奥古斯特·居亚尔，一名自由党人、天主教徒，他钦佩弗洛拉，早就对她关于秘鲁和英国的著作写过热情的评论，这次为她组织了两场会议，每场有三十位工人参加。结果不很成功。与里昂丝绸工人的觉醒和忧

① Roanne，法国中东部城镇，位于距里昂西北六十四公里处。
② Saint-Étienne，法国中东部卢瓦尔省省会，工业城市。

虑相比，罗阿讷的工人显得太忍气吞声了。纺织业是罗阿讷地方上的大工业，工人多达四千。参观了三家棉纺织厂之后，让弗洛拉感到惊讶的是：在那样的工作条件下，这些不幸的人们并非愚昧到无药可救。

她最坏的体验是在棉织车间获得的。她在那里见识了谢尔潘先生：一位从前的工人，如今变成了本地区最有钱的资本家之一，变成了剥削者，剥削他从前的工人弟兄们。他高大、结实、多汗毛、俗气、举止粗鄙、腋下散发着狐臭，一副成功者的架势，他用嘲弄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着弗洛拉，对这个声称要解放人类的小女子摆出轻蔑的样子。

“您能肯定愿意下去看看？”他指指地下室的入口——下面是车间，“我提醒您，您会后悔的。”

“谢尔潘先生，咱们随后再谈吧。”

“那得是您活着出来。”他放声大笑起来。

八十个不幸的工人站在三排拥挤的纺织机前，那是个令人感到窒息的地洞，顶部太低，无法直立，拥挤得不能走动。安达卢西亚女人，这是个老鼠洞啊。她觉得自己好像要晕倒。火炉的热气、八十台纺织机的臭气和同时运转产生的震耳欲聋的噪音，让她感到头晕目眩。面对这些半裸体、肮脏、消瘦、俯身在机器上的工人，她几乎无法提问题，很多人几乎不懂她的话，因为他们只讲勃艮第地区难懂的方言。这是个幽灵的世界、鬼魂的世界、活死人的世界。他们的劳动时间是从清晨五点到夜间九点；男人每天挣两个法郎，妇女八角，十四岁以下的童工五角。她大汗淋漓地回到了地面上，头痛，心跳加快，心里清楚地感到发冷。谢尔潘先生递给她一杯

水，暧昧地笑着。

“我提醒过您，特里斯坦夫人，体面的太太不宜来这里。”

“暴怒夫人”极力保持稳重的风度，一字一顿地说道：“您起初也是纺织工人，您认为强迫自己的主内兄弟姐妹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合适吗？这个车间比我知道的所有牲口圈都糟糕。”

“应该是合适的，因为每天黎明时分这里就拥挤着几十个男女恳求我给他们工作。”谢尔潘先生得意扬扬地说道，“夫人，您在同情一些享有特权的人。如果您给他们更多的工资，他们就去酒馆喝酒，一直到酩酊大醉，稀里糊涂为止。您不了解他们。可我了解，正是因为过去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啊。”

第二天，弗洛拉在罗阿讷的一些书店里推销大众版的《工人联盟》，随后参观了两家同样像地狱一样、类似谢尔潘先生那家的纺织厂，她感到筋疲力尽。这时，记者奥古斯特·居亚尔带她去了圣阿尔邦的温泉。那里的主人名叫埃米尔·戈安，是个博士，是弗洛拉著作的忠实读者，特别喜欢那本关于去秘鲁旅行的书——《女贱民游记》，他请弗洛拉在书上签名。戈安博士是个衣着时髦的五十岁男子，花白的连鬓胡子，目光深邃，举止有贵族气派，但是和蔼可亲。他与性情温和的妻子和三个已经长大的女儿居住在一处豪宅里，家中挂满了名画，摆放着雕塑作品，房子四周是花园。在博士邀请的晚餐上，弗洛拉发觉主人用十分敬佩的眼神注视着她。吸引博士的不仅是你的思想成果，还有你那拳曲的黑发、美丽活泼的眼睛、和谐的面庞，你这个安达卢西亚女人啊！她感到高兴。她想：“或许你能忍受得了家里有这样一个男人。”戈安博士希望了解弗洛拉在《女贱民游记》里讲述的一切

是否真实，还是很有想象的色彩。不，没有想象色彩；她极力要讲真话，如同卢梭在《忏悔录》里那样。那么由于与一个从秘鲁回来的船长在巴黎一家小客栈里相遇而开始的冒险故事、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是真的了？

是的，弗洛拉，把你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好心的夏布里埃船长让你摆脱了一种寄生虫的生活，摆脱了一种依靠借债的生活，否则你就要像戈安博士那位胖乎乎的发呆的太太一样。是的，就是在那家巴黎的小客栈里，你在经历斯彭斯家三年的女佣生活之后，经历被奴役、受屈辱的三年劳动之后，你带着阿琳躲进了那家小客栈。你以为那里是你丈夫安德烈·夏扎尔找不到地方。这么长时间以来，你一直在躲避着他。人的命运安排了多少偶然和巧合啊，难道不是吗，弗洛拉？假如那天夜里当客人们在那家小客栈的小餐厅里吃晚饭的时候，你邻桌的客人要不是对你说了一句话，你的生活会多么不同啊！

那位客人说："对不起，太太，我刚才听见女老板称呼您'特里斯坦夫人'，是这个姓吧？您不会是秘鲁特里斯坦家族的亲戚吧？"

萨卡里亚斯·夏布里埃船长经常远航去秘鲁，他在那里认识了阿雷基帕城里的特里斯坦家族的人，这个家族是整个阿雷基帕地区最富有、最有影响的家族。那是个贵族世家啊！在三天的时间里，每到吃午饭和晚饭的时候，弗洛拉就向和蔼可亲的船长发问，把船长关于那个家族所知道的一切都掏了出来。弗洛拉，那可是你的家族啊，因为特里斯坦家族的首脑堂皮奥恰恰是你父亲堂马里亚诺的弟弟。这位堂皮奥，你的亲叔叔，你母亲自从守寡以后曾经多次给

他写信，请求他帮助，可是没有收到任何回音。弗洛拉，生活就是这样颠来倒去啊。如果没有一八二九年你同夏布里埃船长的谈话，你绝对想不起来给那位在阿雷基帕的叔叔、有权有势的堂皮奥·特里斯坦·莫斯科索寄出那封充满悲伤的亲情洋溢的信，你在信里天真地——为此后来你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讲述了堂马里亚诺逝世后你和你母亲由于你父母的不正规婚事所处的境遇。

十个月后，就在弗洛拉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堂皮奥的回信来了。这是一封经过权衡利弊的狡猾的信：叔叔一面称她为“亲爱的侄女”，一面要她明确知道，她非婚生女的地位——啊，无情的法律规定！——排除了她全部的继承权，不能继承“尊敬的堂马里亚诺”的遗产。再说，所谓的遗产是不存在的，因为偿还了债务、交清了税款之后，弗洛拉父亲的财产就没有了。但是，堂皮奥·特里斯坦以慷慨之举，通过一个居住在波尔多的表弟、堂马里亚诺·德·戈耶内切赠送给巴黎的陌生侄女一份礼物：二千五百法郎。此外，弗洛拉的祖母还送给孙女一份礼物：三千埃及金币。老人家已有九十九岁高龄了。

那些钱落到弗洛拉手里，真是上帝的赐福。由于安德烈·夏扎尔对她进行的紧张追捕，她正处于困难时期。丈夫已经发现了她在巴黎的落脚地，要求她出庭受审，指控她是个缺乏骨肉之情的母亲和无情的妻子。他要求收回抚养两个还活着的子女的权利(大儿子亚历山大刚刚死去)。弗洛拉可以支付一个律师佣金，为她进行辩护，拖延开庭审理时间，因为律师提醒她说，根据现行法规是要惩罚离家的妻子的，判决可能对她不利。双方在弗洛拉舅舅家里有过私下友好协商的意图。舅舅是位少校军官，名叫莱内，居住在凡尔

赛。她已经有四年没有见过安德烈·夏扎尔了。现在他来了，浑身酒气，醉眼蒙眬，嘴巴里充满了愤怒和责骂。气恼和痛苦已经使得他有些疯癫了。他不时颤抖着重复道："太太，您让我名誉扫地啦！"事先，她的律师恳求她一定要克制住自己，所以她克制了好大工夫。终于，"暴怒夫人"再也无法忍受了，她抓起窗台上的一个瓷盘，一下子扣在丈夫脑袋上，摔得粉碎。夏扎尔倒在地上，晕头转向，一面发出又惊又疼的喊声。弗洛拉趁着混乱，拉起小女儿阿琳的手逃走了。此前，法院已经把阿琳的监护权判给了安德烈·夏扎尔。弗洛拉的母亲拒绝收留女儿，指责她的行为是精神错乱。不仅如此，她母亲还向安德烈·夏扎尔说出了弗洛拉藏身的地方(你能肯定是母亲告密的)：她和阿琳、埃内斯特-卡米耶藏在拉丁区塞万多尼街一家破旧的小旅店里。一天上午，她带着儿子离开旅店的时候，突然撞上了夏扎尔。她撒腿就跑。丈夫立刻猛扑上去。在巴黎大学法律系的门前，他追上了她，把她压倒在地，开始暴打。弗洛拉极力自卫，用手袋阻挡他的打击。儿子吓坏了，抱头尖叫。一群大学生分开了他和她。夏扎尔咆哮道，这女人是他合法的妻子，谁也无权干涉夫妻打架。那群未来的律师们犹豫不决了。"太太，这是真的吗？"她承认自己跟那男人结了婚。年轻人垂头丧气地走开了。"太太，既然他是您丈夫，我们就不能保护您了。法律是保护他的。"弗洛拉冲他们喊道："你们是群猪，比他还愚蠢！"与此同时，安德烈·夏扎尔连推带搡把她拉进圣叙尔比斯广场的警察站去了。警官作了笔录，批评了她，并且警告她不得离开塞万多尼街的小旅店。很快，她会得到法官先生的传讯。情绪已得到安抚的安德烈·夏扎尔抱着儿子

走了，小埃内斯特-卡米耶哭叫个不停。

几小时后，弗洛拉带着六岁的女儿阿琳再次出逃。多亏了来自阿雷基帕的法郎和埃及金币，她在法国内地流浪了将近六个月之久，一直远离巴黎，如同躲避瘟疫一样。她的日子得过且过，她使用假名，居住在寒酸的小客栈或者农民的家里，在任何地方都不停留过久的时间。她相信一定会有通缉令在通缉她。如果警察帮助她丈夫，她也会失去女儿阿琳，并可能会坐牢。她装成刚刚失去了丈夫的伤心寡妇，或者是一个由于政治原因而离开了祖国的西班牙贵妇人，或者是英国游客，或者是一个远航中国的船长之妻，用旅游的办法化解思念之情。为了省钱，她几乎不吃饭，下榻的地方越来越寒酸。一天，在昂古莱姆[1]，疲倦、焦虑和踌躇把她给打倒了。她病了。高烧闹得她说胡话。她和女儿下榻的农场女主人布尔扎克夫人，是她的守护天使以及小阿琳的救星。她照料她，给她喂药，给她打气。弗洛拉哭哭啼啼地讲出了自己真实的历史后，女主人用无限的柔情安慰她说：

“太太，别担心。这孩子不能这么生活下去了，总是在路上，像个吉卜赛小姑娘似的可不行。让她留在我这里吧，等到您的处境改善以后再说。我已经喜欢上她了，会像对我女儿那样对待她的。”

弗洛拉对戈安博士大声说：“布尔扎克夫人是我认识的最高尚最慷慨无私的人。在那可怕的日子里，要不是遇见了她，我和女儿阿琳早就死了。布尔扎克夫人啊！一个谦卑的农妇，勉强能写出自

① Angoulême，法国西南部沙朗德省省会。

己的名字。”

“在那之前您就决定去秘鲁了吗？”戈安博士神魂颠倒地注视着弗洛拉，弄得她面红耳赤。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去哪里才能躲开安德烈·夏扎尔啊？才能躲开这个所谓的法国正义啊？”

她从昂古莱姆写信给那位居住在波尔多的堂皮奥·特里斯坦的表弟、堂马里亚诺·德·戈耶内切。为了收到阿雷基帕的钱，她早就与戈耶内切有了书信联系。她要求见面，想请他办一件万分火急的难事，必须当面说出。戈耶内切立即回信，口气十分热情：堂马里亚诺·特里斯坦的女儿，只要愿意，随时可以来波尔多，他会张开双臂用全部热情欢迎她的到访。戈耶内切没有家属，他很高兴招待这位表侄女，她愿意住多久都可以。

弗洛拉这时突然起身，说道：“我这个故事必须在这里打住了。现在太晚了。明天早晨我要去圣艾蒂安。”

戈安博士在告别的时候亲吻了她的手。弗洛拉发觉他湿润的嘴唇停留得过久，带有暗示性。“他想要我。”她心里想，有些不高兴。这不快的情绪妨碍她入睡，在罗阿讷的这最后一夜未能成眠，因此第二天在前往圣艾蒂安的火车上，她一直紧张，情绪恶劣。实际上，她在那座充斥着白痴和半白痴军人的城市的一周里，那情绪一直缠绕着她，让她无法摆脱。那里的工人愚昧无知，聪明的思想、有利于他人的感情和一切改造社会的积极建议全然听不进去。在圣艾蒂安的那一个星期里，唯一让她高兴的事就是埃莱奥诺尔·勃朗来了两封信——充满柔情的长信，她也回了两封长信。正如她猜想的那样，里昂的委员会在顺利地开展工作。

在她访问的四个纺织车间里有两个男工车间，一个女工车间和一个混合车间。当她听说无论上班还是下班都要祈祷的时候，她的确吃了一惊。一次，工人们邀请她参加祷告。她解释说，她不是天主教徒，因为她认为教会是压迫人自由的机构，当时工人们惊恐万状地望着她的样子，真让她担心他们会责骂她。每开完一次会议，她都确信：这是浪费时间，即使她费尽力气，也拉不成什么人组织工人联盟。果然，到了最后，她无法像往常那样拉到十人组成组织委员会，不得不接受由七人来组成的现实，而且她担心，只要她一离开，一半的人会开小差。

弗洛拉为了访问圣艾蒂安有所成效，便投身到社会考察中去了。这是政治活动之后，她最喜欢的事情。她从亲切的“巴黎咖啡馆”的餐桌旁，注意观察那些把“巴黎咖啡馆”当成军营分部的军官们。她在那里吃早饭和午饭，与女老板交上了朋友。

她很快得出如下结论：步兵是天生的弱智；炮兵虽然达到了正常人的水平，却显露出令人作呕的傲慢和伪高雅。看来，这些军官是资产阶级上层或者贵族家庭的子弟，整天无所事事，就是来“巴黎咖啡馆”玩多米诺骨牌或打牌，喝酒，抽烟，闲聊，调戏过往的贵妇人，等候什么战争爆发上战场。起初，他们看见弗洛拉，也企图调情，但是随后就放弃了，因为她那落落大方和嘲弄的态度让他们感到不舒服。他们喜欢柔顺的女子，就像他们的部下和坐骑一样。弗洛拉这时想到，听从圣西门伯爵的教导是理智的，应该在工人联盟设计的新社会里禁止制造任何武器，废除军队。

在她访问圣艾蒂安期间，在罗阿讷与戈安博士一家共进晚餐时点燃的回忆之火，依然在继续冒火花。那一次她去波尔多，在那座

豪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宫殿里，堂马里亚诺·德·戈耶内切坚持要她称呼他“马里亚诺表叔”，而他则总是叫她“弗洛拉表侄女”，那经历的一切简直是幻想变成了现实。此前，你从来没有到过如此豪华气派的住宅，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奴仆，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富翁是这样生活的。你从来没有如此受尊重，如此受恭维。但是，你这个安达卢西亚女人啊，在波尔多生活的几个月里，你并不觉得百分之百幸福，因为你还没有习惯撒谎。你生活在担心、烦恼和不安之中，害怕说话自相矛盾、自食其言，害怕被堂马里亚诺·德·戈耶内切和他的随从——秘书依斯马艾里约教士、“上帝的宦官”——发现你真实的身份，从而羞辱你，赶走你。

堂马里亚诺·德·戈耶内切咽下了弗洛拉说出的谎言，没有丝毫的怀疑。他相信了她这样的说法：由于她母亲刚刚去世，她落得孤身一人，在巴黎没有亲戚和朋友，于是她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这样的愿望、这样的梦想，她要去秘鲁，去阿雷基帕，去见见父亲的土地，去认识父系的家族，去登门看看父亲出生的宅院。到了那里，她会有受到保护的感觉，会给她的无依无靠和孤独以安慰。弗洛拉用手帕擦擦眼睛，改变了嗓音，做啜泣状。白发苍苍、面庞抑郁、身穿好像教士服一样的黑色衣裳的这位老人，被她的话感动了；当她讲述自己的不幸时，老人好几次拉着她手不住地点头。是的，是的，像她这样的年轻女子，不能在世界上孤身一人。表兄马里亚诺·特里斯坦的女儿应该去秘鲁，那里有她的叔叔、奶奶、堂兄弟、堂姐妹，大家会给她温暖和爱，以填补她母亲去世后留下的空虚。他将写信给皮奥，通知他弗洛拉即将去秘鲁；老人将亲自为她找一艘可靠的轮船，把她托付给船长，以便她绝对安全地到达目

的地。在等待秘鲁来消息期间，弗洛拉不会离开波尔多一步，不会离开老人的家。青春健美的她给豪宅带来了欢乐。堂马里亚诺·德·戈耶内切很高兴他的表侄女能够来家里陪伴他几个月。

弗洛拉在堂马里亚诺·德·戈耶内切的豪宅里几乎逗留了一年。这位老人如果今天还健在的话，肯定会恨你，肯定会瞧不起你，而在十一年前，他是喜欢你并且保护了你。老人以为你是单身处女，而实际上你是出走的妻子、三个(两个活着，一个去世了)孩子的母亲。此外，你也没有失去妈妈，她还活着，住在巴黎，后来因为她支持安德烈·夏扎尔，你就不再给她写信，也不再去看她，因此她是由于想念你而死去的。如果堂马里亚诺·德·戈耶内切从《女贱民游记》中看到了你要他吞下的谎言的真相，会有怎样的表情啊？老人为之支付去秘鲁船费的天真无邪的表侄女，结果竟然是警察在追捕的出走妻子和不称职的母亲！她真该去忏悔，那天夜里应该把瘦弱身体上的苦行衣系得更紧些。

那个依斯马艾里约，绰号“上帝的宦官”，是弗洛拉认识的最信仰天主教的人。那是个正派的天主教徒，执著得超过信徒，像个漫画人物。最让他自豪(说不定内心里有嫉妒作祟)的是他的弟弟是阿雷基帕地区的大主教。“弗洛拉，他是家族中的枢机主教。多光荣啊！多大的责任啊！”大主教终生未娶，为的是更好地履行自己对教会和上帝的义务，尽管他并没有许下贞洁、清贫和顺从的诺言，而恰恰相反，看来依斯马艾里约却是有如此的愿望。依斯马艾里约每天去做弥撒，去大教堂祷告，每周有几个下午再返回教堂，为了读经和祷告。他总是拉着弗洛拉去做弥撒，去做夕祷，去做九日斋，去烧香礼拜，去参加宗教游行。祷告的时候，她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才装出类似堂马里亚诺的虔诚样子来：跪在冷冰冰的砖地而不是跪垫上，双手放在胸前，眼睛紧闭，全身呈悔罪和谦卑状，聚精会神于祷告中。经常有神父、主教、慈善机构的领导、慈善机构的修女、教团登门拜访。对任何人堂马里亚诺都热情接待，献上热气腾腾、"来自秘鲁库斯科"的巧克力茶以及糖果、点心，送别时一律有慷慨的馈赠。

他那巨大的石造宫殿，位于波尔多中央的圣皮埃尔区，好像一座修道院。房间里摆满了十字架和圣像，挂满了宗教题材的壁毯和绘画；除去一座古老的小教堂之外，各个屋角还有小祭坛、壁龛、装着圣母像和圣徒像的玻璃罩，房间里点着香火。由于厚重的帷幕经常是拉严的，古老而宽敞的府邸里永远笼罩着昏暗，有一种隐遁和放弃尘世的气氛。这让弗洛拉感到惊惧。宅子里的人们由于环境的昏暗和庄严气氛的影响，个个有意低声说话，人人担心如果在这个如此肃穆和神圣的地方闹出响动来，恐怕就是亵渎神明。

据堂马里亚诺说，"上帝的宦官"是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年轻人，在经济领域很有头脑。眼下，他替德·戈耶内切先生照管财产和年金，但是将来可能要进神学院。他住在府邸的一侧，办公室和卧室简朴得如同修道院内院的单人房间。吃晚饭时，堂马里亚诺恳求上帝赐给他们食物，吃午饭时则由依斯马艾里约来做此事，他的声调之一本正经、表情之凝重如天使，让弗洛拉忍俊不禁。他不仅衣着时髦，而且人也漂亮，玫瑰色的面庞刮得干干净净，身材挺拔，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皮肤柔嫩得像婴儿。他大概与弗洛拉同龄，有三十岁，最多不超过三十二岁。他衣裳的色调像府邸主人一样的忧郁，但是与堂马里亚诺·德·戈耶内切先生不同的是：主人的打扮

显得完全适合把身心献给上帝和宗教活动；而在年轻的西班牙人身上，在他的手势、表情和举止中，有某种东西暴露了一种没有解决的冲突，一种行为的外在形式和内心世界之间的裂缝。有时，弗洛拉觉得他像个天使，狂热的宗教信仰让他拒绝七情六欲，让他放弃世俗生活，一心献身给拯救灵魂的上帝的事业。但是，有的时候，她又觉得他是个两面派，是个伪君子，在谦虚、谨慎、善良的背后隐藏着无耻，掩饰着真面目和实在的信仰，目的是赢得堂马里亚诺先生的信任、私下里捞钱并继承先生的财产。

弗洛拉很快就察觉了依斯马艾里约眼神中贪婪的闪光，这引起了她的怀疑。有时，她并非没有恶意地挑逗他，在晚间聚会时，她不经意地撩起裙子，让雪白的脚踝露出来，要不然就表面上装出不愿意错过依斯马艾里约讲出的每个单词的急切神情，故意靠近他身边，让这个西班牙小伙子闻到她的体香并感觉到皮肤的摩擦。于是，他就失去了克制，脸色一阵白一阵红，声音变调，句法错乱，语无伦次起来。在这座充满了圣器室气味的古老府邸里，他刚一见到弗洛拉，就喜欢上了这个姑娘。她从第一天起就知道了此事。他早就爱上了你，此事肯定让他感到心碎。但是，他一直不敢向你说出一般友好之外的话。可他的眼神背叛了他，弗洛拉常常在他的眼神里捕捉到那种急切的闪光，意思是说："我多么希望自由，能够对她说出心中的感受，拉住她的手，亲吻她的手，请求她、恳求她允许我求爱，希望她成为我的妻子，教会我过幸福的生活。"

弗洛拉在这座府邸里度过的一年里，就在决定去秘鲁的同时，她生活得像个公主，虽说没完没了的宗教活动让她感到厌烦。假如无书可读——这几个月里，她在堂马里亚诺的大书房里阅读了许多

书，假如没有“上帝的宦官”的陪伴和崇拜，情况可能更糟糕。依斯马艾里约经常陪她去加龙河[1]边散步，或者去附近的田野观赏那一望无际的葡萄园。他喜欢给她讲述西班牙、堂马里亚诺、他了如指掌的波尔多大家族的复杂情况。一天，大家在壁炉边玩牌，弗洛拉发现依斯马艾里约神情紧张，常常把手放进裤子里，好像在驱赶跳蚤或者挠痒。她偷偷地窥视着他的动作。是的，毫无疑问，由于弗洛拉在身边的缘故，他装成不经意的样子在手淫，几乎就在她和堂马里亚诺的眼皮底下自慰，而先生则在躺椅上阅读一本带羊皮封面的古书。弗洛拉为了让那个西班牙小伙子吃些苦头，突然求他去拿一杯水。依斯马艾里约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像火焰，用假装没听清楚的办法来拖延时间，但他终于站起身来了，弓着腰，即使如此，也还是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弗洛拉看见他的裤裆处还是支起了“天棚”。那天夜里，她听见小伙子跪在小教堂里哭泣。他会抽打自己一顿吗？从那以后，她和那西班牙小伙子的关系里，搀杂着带有苦恼成分的同情。弗洛拉，你在心疼他，但是也讨厌他。他是好人，可又在受罪，这是可以肯定的。生活本身已经摆出了诸多烦恼，怎么还有心思去解决额外增添的痛苦呢！那他该怎么活啊！

弗洛拉在圣艾蒂安期间最值得一说的体验是参观军营附近的兵工厂。她能够获得参观的许可，是多亏了三位法伦斯泰尔组织内资产阶级分子的帮助，因为他们是军营里一位少校的朋友。少校派遣了一名副官、一位留着漂亮小胡子的上尉陪同她参观。关于如何制造武器的解说让她感到极其厌烦，想起别的心事来。但是，参观结

① Garonne，法国西南部最重要的河流。

束时，厂长（一位平民），还有几名炮兵军官，为她献上了茶点。谈话围绕一些琐事进行。忽然，那位陪同她参观的上尉转弯抹角地问她："谣传特里斯坦夫人有和平主义的思想成分，这说法属实吗？"她本来打算委婉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圣伯努瓦区的腰带工厂的工人在等候她，她不愿意在一场无用的争论中浪费时间，但是，她一看到身边的军官们一个个露出吃惊、责备或者讥笑的表情，就不能克制心中的愤怒了：

"上尉，完全属实！当然了，我是和平主义者。所以我在工人联盟的计划里提出：在未来的社会里，要禁止制造武器，取消军队。"

两个小时过去了，她还在跟这些愤慨的对话者争论不休。一个狂怒的家伙竟然说，有这种思想的人"简直不配当法国女士"。

"先生们，我的祖国首先是人类，而不是法国。谢谢各位的陪同。我得走了。"她用这句话结束了争论。

离开了兵工厂，尽管由于争论而感到疲倦，但是她很开心，因为她用自己有溶解力的思想闹得这些自以为了不起的炮兵们惊慌失措。弗洛拉，自从你为了躲避安德烈·夏扎尔的追捕而落脚在堂马里亚诺·德·戈耶内切的豪华府邸、准备去秘鲁以来，你发生了多大变化啊！你曾经是个有造反脾气的小女子，但是思想混乱，而且无知，还没有半点革命者的气质。你脑海里还没有闪过这样的念头：有组织地与这个允许以婚姻形式为借口来奴役妇女的社会进行斗争是可能的。后来秘鲁的经验对你是多么宝贵啊。在阿雷基帕和利马的那一年改变了你的人生。

堂皮奥·特里斯坦虽然不热情，但还是同意了弗洛拉的秘鲁之

行。特里斯坦家族准备安排她住在她父亲出生、度过童年和青年时期的房子里。堂马里亚诺·德·戈耶内切和依斯马艾里约开始打听几星期内开往南美洲的轮船。他们找到了“卡洛斯·阿道夫”号、“弗莱特斯”号和“墨西哥人”号。这三艘船将于一八三三年二月中起航。格依乃敕先生亲自查询了一次。他排除了前两艘，因为“卡洛斯·阿道夫”号浑身是补丁，老掉了牙；“弗莱特斯”号是艘好船，但是开往南美洲之前，要在非洲海岸一路停留。“墨西哥人”号成为最佳选择。它是一条小船，只靠岸一次，穿过麦哲伦海峡之后，直奔智利的瓦尔帕莱索港。全程需要三个多月。

选好了船只，分配好了客舱，只剩下等待出发的时间了。自从她落脚在波尔多以来，堂马里亚诺和依斯马艾里约就坚持要她说西班牙语。弗洛拉还记得她儿时从父亲口中听过的只言片语，那是在沃日拉尔大街的住宅里。两位男子非常严肃地担任起教师的角色，数月后，弗洛拉可以跟他们对话，讲她那蹩脚的西班牙语了。

弗洛拉知道波尔多社交界对依斯马艾里约有个侮辱性的绰号——“上帝的宦官”，恰恰是从这位受害者本人口中获悉的，而不是德·戈耶内切先生的佣人的嘴巴里。那是发生在一次散步中的事情。两人经常沿着加龙河畔走很长时间，或者去近郊的田野，弗洛拉感觉在散步过程中，这西班牙小伙子心中苦苦挣扎着要向她吐露——或者不吐露——一片真情。

“您肯定早就听到波尔多的人们背后是怎么叫我的了。”

“没有，我什么也没听到。您是说绰号？”

“庸俗又亵渎神明的叫法。”小伙子咬着嘴唇说道，“‘上帝的宦官’。”

“的确庸俗。”弗洛拉叫道，有些困惑，“也亵渎神明。但是，特别愚蠢。您为什么跟我讲这个？”

“弗洛拉，在您面前，我不愿意有任何秘密。”

他垂头丧气地沉默了，余下的时间里一言不发，好像被不幸打败了一样。弗洛拉，你认为这个时候是小伙子几乎打破自己的宗教信念的时刻，他让你知道他是人不是神，他梦想着拥抱一个像你一样美丽聪明的女子。幸亏他没有这样做。尽管你有时发现他身上一些令人厌恶的东西，可你还是喜欢他的，虽然搀杂着同情的成分。

对圣伯努瓦区腰带工人的访问让弗洛拉感到愤怒和压抑。那二十几个工人个个是聋哑、文盲、傻瓜，没有半点好奇心。她觉得自己是在对树木或者石头讲话。就是把“巴黎咖啡馆”里那些穿着时髦的军官改造成革命者也比改造这些麻木不仁的工人要容易，这些不幸的人已经被饥饿和剥削弄得丧失理性，被资产阶级压榨得失去了最后一点智慧。到了提问题的时候，一个丝绸工人含沙射影地说，据谣传，她用出售《工人联盟》的办法发了财，她听了以后连生气的劲头都没有了。

在她得知“墨西哥人”号最终离开波尔多港开往秘鲁的日期——一八三三年四月七日上午八点钟，利用涨潮的水位起航——的同时，也知道了准备上船指挥航行的是萨卡里亚斯·夏布里埃。她一听见格依乃敕先生说出这个名字，就觉得好像遭到了雷劈似的。萨卡里亚斯·夏布里埃！就是那个在巴黎小客栈给她介绍阿雷基帕特里斯坦家族的船长。那位船长早就认识她的女儿阿琳，一旦看到弗洛拉在堂马里阿诺和依斯马艾里约的簇拥下出现，船长肯定

会叫她“夫人”，会向她打听“她美丽的女儿”的。你说出的全部谎言就会把你打倒在地的，你这个安达卢西亚女人啊。

她一夜未能成眠，心中充满了焦虑。但是到了第二天，她已经下定了决心。她找了个借口来到大街上，说是答应了要去圣克拉拉，而且必须独自一人去，就雇了一辆马车来到港口。轮船公司的办公室很容易找到。等了半个小时后，萨卡里亚斯·夏布里埃船长出现在办公室门口。她认出了船长那高大的身材、稀疏的头发、布列塔尼人的圆脸、彬彬有礼的举止、充满善意的眼睛。他立刻认出了她。

“特里斯坦夫人！”他弯腰亲吻她的手，“我一见到旅客名单就在想，这个特里斯坦会不会就是您呢？您真的乘坐‘墨西哥人’号跟我一道旅行？”

弗洛拉点点头，露出悲伤的表情：“咱们能够单独谈一谈吗？这是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夏布里埃先生。”

船长感到有些困惑，他请她走进一间小会客室，邀请她在一张带脚凳的大沙发上坐下。

“我信任您，因为我认为您是君子。”

“夫人，我不会辜负您的希望的。我能在哪方面为您效力？”

弗洛拉犹豫了片刻。夏布里埃好像古代的布列塔尼人一样，即使走遍五洲四海，也依然恪守传统观念、道德准绳和宗教信仰。

“我恳求您别问我任何问题。”她热泪盈眶地对船长说道，“到了远海上我再给您解释。我需要在出发那一天有人陪我来这里的时候，您就好像第一次见到我那样问候。千万别出卖我！船长，我求您帮帮我，无论您要我怎样。您答应我吗？”

萨卡里亚斯·夏布里埃点点头，表情十分严肃。

“我不需要任何解释。我不认识您，从来没有见过您。我很高兴在星期二认识您，出发的时间是上午八点。”

八　阿琳·高更的画像

普纳奥亚[①]，一八九七年五月

一八九五年七月三日保罗在马赛登上了“澳大利亚”号轮船，尽管疲惫不堪，但是心情愉快。上船前的最后几周，他感到焦虑不安，唯恐暴卒。他不想自己的尸体烂在欧洲，而是希望埋葬在收养他的波利尼西亚的土地上。科克，你至少在这一点上与外祖母弗洛拉狂热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吻合的。一个人出生在什么地方是偶然的，但他可以以自己的身心选择真正的祖国。你选择了塔希提岛。你将像个野蛮人那样死在那片属于野蛮人的美丽土地上。这个思想极大地减轻了你身上的负担。保罗，再也见不到你的儿女，再也见不到你的朋友，对你不重要吗？无论达尼埃尔、善良的舒芬纳克，还是阿望桥村的弟子们以及莫拉赫夫妇，都不重要吗？是的，一点也不重要。

在穿越苏伊士运河之前，轮船停靠在塞德港，他下船去逛舷梯旁边的临时市场。突然，在叫卖小工艺品、蜜枣、香水、甜点的阿拉伯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商贩中，他发现了一个缠红头巾的埃及努比亚人表情淫荡地在向他挤眼睛，肮脏的双手中遮遮掩掩地露

出什么东西。那是一套精装的色情照片，保存完好，画面上有各种各样可以想象出来的性交姿势，甚至有一条猎犬在肛奸一个女人。他立刻买下这四十五张照片。他留在帕皮提一个仓库中的行李里除去相册、古玩、宝贝之外，现在又增加了这些照片。一想到将来他拿出这些照片给塔希提女人看时她们的反应，他就高兴起来了。

翻阅那些照片并且根据那些画面加以联想，成为他到达塔希提之前的漫长两个月的少数消遣之一。他在悉尼和奥克兰上岸，因为要等候三周后开往帕皮提岛的轮船。一八九五年九月八日，轮船抵达帕皮提。船儿迎着灿烂的黎明曙光开进湖中。他有一种难以描绘的幸福感，仿佛回到家中一样，仿佛有成群的亲朋好友在码头上欢迎他似的。但是码头上没有人等候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才找到一辆较大的马车，可以拉走他全部行李、包裹、画布、颜料罐，前往一个他熟悉的、位于市中心的博纳尔街的小客栈。

在他离开帕皮提的两年中，这里发生了一些变化：如今有了电灯，夜晚再也没有从前那种半神秘半恐怖的气氛了，特别是码头和那七家——如今是十家——酒吧；军人俱乐部——殖民者和官员光顾的地方——的篱笆后面是一片漂亮的网球场。保罗，自从孔卡尔诺斗殴事件以后，你就被迫拄上了拐杖，今后永远练不了网球了。

海上旅行期间，踝骨的疼痛有所减轻，但是刚刚踏上塔希提的土地，疼痛就重新加剧了，有几天甚至让他躺在床上痛苦地嚎叫。镇痛剂没有效果，只有烧酒管用，但是要喝到舌头打卷、几乎站立不住才行。鸦片也管用，帕皮提有个药剂师同意不要处方就卖鸦片

---

① Punaauia，南太平洋塔希提岛地名。

给他，但是收费奇高。

相当剂量的鸦片使他陷入愚蠢的瞌睡状态，迫使他在小客栈的房间或者露台的扶手椅上一躺就是几个小时。暂住小客栈的同时，他请人在距离帕皮提首府十二公里的普纳奥亚一块廉价买下的土地上盖起一间茅屋：用编织好的棕榈叶做屋顶，用从前在岛上生活留下的东西、这次从法国带来的少量物品以及从帕皮提市场上购买的家具把房间布置起来。他在屋中挂起一道帘子，把屋子分隔成卧室和画室。当他安装好画架、摆上画布和颜料的时候，他感觉情绪好极了。为了采光，他克服了踝骨的疼痛，亲自在屋顶上开了一个天窗。但是，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他还是不能画画。他雕刻了一些木刻制品挂在茅屋的墙壁上，等到腿上的疼痛有所减轻时——那难以言说的疾病以天体运行般的准时再次出现了，他制作一些雕刻、一些用古代毛利神命名的偶像：依娜、奥威里、阿里奥里、特法图、塔奥拉。

在这段时间里，日日夜夜，清醒或者陷于鸦片给大脑造成的凝固状态，他都在思念阿琳。不是他小女儿阿琳——梅泰·加德生下的五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儿(他有时也想念梅泰)，而是他母亲阿琳·夏扎尔，后来的阿琳·高更夫人：那是外祖母弗洛拉政治思想界的朋友们在弗洛拉去世时为了确保孤女阿琳的前途，于一八四七年将她许配给共和派记者克洛维斯·高更，也就是画家保罗·高更的父亲。这是一场不幸的婚姻。科克，你的家庭总是不幸的。保罗开始在普纳奥亚漂亮的画室墙壁上一排排张贴从塞德港买来的照片时，记忆的瀑布一泻千里。一个靠在裸体女孩怀中的另外一个裸体模特，正面对着摄影师，她有一头巴黎人称之为“安达卢西亚女孩”

的黑发，以及一双神情忧郁的大眼睛，这些让他想起什么人来。不知为什么，他感到浑身不舒服。几小时后，他躺下了。保罗，那是你母亲。照片上的那小妓女有什么地方像阿琳·高更，是的，面庞、头发和忧伤的眼睛。他笑了，但心里很痛苦。为什么你现在想起了母亲？自从你一八八八年给她画过像以来就没有想念过她。七年以来你一直没有想她，而如今她却像个固定的念头那样日夜停留在你的意识里。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情？为什么会有这撕心裂肺的悲伤在你第二次逗留塔希提时几个星期、几个月地陪伴着你？奇怪的不是想起亡故多年的母亲，而是他的回忆浸润着这种不幸和悲痛的感觉。

一八六七年，你得知了阿琳·夏扎尔的去世——保罗，从那时起二十八年过去了！那时你在印度的一个港口，在"奇利"号商船停泊期间，你在船上当二副。阿琳死于遥远的巴黎，终年四十一岁，与外祖母弗洛拉去世时的年龄相同。那时你并没有像如今这样感到一种撕心裂肺的悲伤。"奇利"号上的船员们向你表示哀悼时，你做出悲哀的样子，反复说："好啦，好啦，人人都得离开世界。今天是我母亲，明天轮到咱们。"

保罗，你从来都没爱过母亲吗？她去世的时候，你并不爱她。这是真的。但是，从前，你还是孩子的时候，你可是非常爱母亲的，那是在利马，住在堂皮奥·特里斯坦舅舅家里的时候。你童年最清晰的记忆之一，就是年轻的寡妇阿琳·高更住在利马市中心圣马塞洛区王宫般的大宅院里时她那身美丽动人的衣裳。那时阿琳打扮得像秘鲁贵妇人一样：身材苗条，披着一件镶着银边的大头巾，按照利马蒙面纱妇女的方式，用头巾包住头部和半张脸，仅仅露出

一只眼睛。特里斯坦和埃切尼克两个大家族的人们共同赞美年轻的高更家遗孀、阿琳·夏扎尔"真漂亮啊！简直是美人像！是仙女！"的时候，保罗和他的小妹妹玛丽亚·费尔南达感到多么自豪啊！

一八八八年你参考记忆和保存在破烂箱子里的唯一一张照片给母亲画的肖像放在什么地方啦？据你所知，那幅画没有卖掉。会不会在梅泰手中，在哥本哈根？你应该在下一封信中问问她。会不会在达尼埃尔或者善良的舒芬纳克手里的那些画作中呢？如果在他俩手中，你会要求他们寄来的。画上的细部，你记得很清楚：黄绿色的背景，好像俄国圣像后的陪衬，这种颜色突显出阿琳·高更漂亮的长长黑发。长发披肩，呈优美的曲线状；用一根紫色绸带系在脑后，现出日本樱花的形状。保罗，这是真正的安达卢西亚女子的发型。你画得十分努力，为了让她的眼睛就像你记忆中的一样大、黑、充满好奇、有些胆怯、相当忧郁。她肤色十分白皙，如果有人跟她说话，或者她走进有陌生人的房间，面颊就会羞得通红，因此显得生气勃勃。胆小怕事是她性格中的突出特点，这使她能够不加抗议地忍受着那令人愤慨的禁欲主义——母亲告诉你，她守寡的生活让你外祖母弗洛拉(绰号"暴怒夫人")感到气愤填膺。你坚信不疑的是：你的《阿琳·高更的画像》表现出母亲忍耐的那一切，证明了母亲的生活就是一出漫长的悲剧。保罗，你一定要查出画像的下落，一定要找回来。母亲的画像可以在这里、在普纳奥亚陪伴着你；有了母亲的画像，你可以感觉不那么孤单，不会因为腿部和踝骨上开口的创伤(布列塔尼的愚蠢医生留下的恶果)而格外痛苦。

你为什么在一八八八年十二月画那幅肖像？在最后一次以失败

告终的和解谈话中，通过你的监护人古斯塔夫·阿罗萨之口，你获悉了那场令人厌恶的法律诉讼。母亲去世后的这个新发现让你与母亲取得了和解，而你对你的监护人仍然心存芥蒂。保罗，你真的与母亲和好了吗？没有。那时你已经相当粗野，了解到母亲儿时的苦难——古斯塔夫·阿罗萨让你阅读了诉讼中的全部卷宗，因为他想与你共患难，让你跟他友好相处，可竟然还是去不掉你心中的怨恨。自从你母亲阿琳从利马回到法国，在奥尔良兹兹伯父家中生活了几年之后，把你送进了迪庞卢先生开办的教会寄宿学校，她就去巴黎了，你心中就开始积累怨恨。她去巴黎给古斯塔夫·阿罗萨当情妇，当然是阿罗萨养活她啦！科克，你一直就没有原谅母亲和阿罗萨。不原谅她把你丢在奥尔良；不原谅她给百万富翁、艺术爱好者和绘画收藏家古斯塔夫·阿罗萨当情妇。虚伪的保罗，你算哪种野蛮人啊？你是一幅充满资产阶级偏见的彩画，你就是这么回事。想到这里，他咆哮道："妈妈，现在我原谅您了！可能的话，请您也原谅我吧！"他完全醉了，大腿上火辣辣地作痛，好像腿部就是一座小小的地狱。他想起了父亲克洛维斯·高更，那年父亲由于政治原因逃离法国，在前往利马的远航中死于公海上，遗体埋葬在麦哲伦海峡附近幽灵般的饥荒港上，永远不会有人去那里为他扫墓、献花的。而阿琳·高更，到达利马时则变成了寡妇，她带着一儿一女，处于绝望之极的状态中。

在那几天里，他感到无依无靠，踝骨疼痛使得他不能离开茅屋，于是他想起了母亲的预言，那是在遗嘱里说的，母亲只留给他一些画和图书。她希望你事业有成。但是，她在遗嘱里补充了一句让你至今难过的话："既然保罗如此讨厌我所有的朋友，那么总有

一天，我这个可怜的儿子会孤独得无依无靠。”妈妈，您的预言一丝不差地完全应验了。你孤独得像头野狼，孤独得像条丧家犬。保罗，你母亲已经猜到了你在形成真性情之前，身上已经带上了野性。其实你并非对阿琳·高更的所有朋友都表示厌恶。你只是厌恶你的监护人古斯塔夫·阿罗萨。你是真的讨厌他。你从来不能对他微笑，从来不让这位先生相信你会喜欢他，无论他对你是多么友好，无论他送你多少礼物，无论他给你多少忠告，无论他多么支持你不当水手后经商。他设法让你进入了保罗·贝尔坦的办事处，为了你想在巴黎证券交易所试试运气；此外他还帮了你许多忙。但是，这位先生不能成为你的朋友，因为他既然爱你的母亲，他的责任就是与老婆离婚，公开承担起热爱阿琳·夏扎尔的全部责任，而不是偷偷摸摸地拿这位高更家寡妇当情妇，以满足自己偶发的性欲。好啦，一个野蛮人不应该为这些愚蠢的事情操心。保罗，这是一些什么偏见呢？实际上，那时你还不是一个野蛮人，而是一个在巴黎证券交易所里谋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你的理想是发财，要像古斯塔夫·阿罗萨一样富有。他的笑声震动了床铺，打落了蚊帐，他像一条鱼似的被裹在网里。

当疼痛减轻一些的时候，他调查了他过去的伴侣泰阿曼娜的下落。她已经跟一个名叫马阿里的马泰亚青年结了婚，跟她的新丈夫继续居住在原来那个村庄里。保罗虽然不抱希望，但还是通过一个给普纳奥亚新教堂打扫卫生的小伙子捎去一个口信，恳求她回来并且答应给她许多礼物。让他感到惊喜的是，没过几天，泰阿曼娜出现在他茅屋的门前。像第一次那样，她仍然携带了一个小小的衣裳包裹。她问候道：“科克，早上好！”仿佛昨天晚上才离开似的。

她发胖了，但仍然年轻美丽，优雅大方，体态优美，乳房、臀部和腹部依然性感和丰满。她的到来让他兴奋极了，立刻觉得身体好了许多。踝骨的干扰也消失了，他又画画了。但是，与泰阿曼娜破镜重圆的时间很短。那女子无法掩饰他腿上烂疮引起的反感，尽管保罗为减轻疼痛用砒霜软膏涂抹伤口之后总是用绷带缠好。如今与她做爱就是重复模仿他记忆中的肉体亲热动作。泰阿曼娜寻找种种借口拒绝做爱，实在没有办法时，保罗看到她——猜测出来的——愁眉苦脸地做做样子：心中的反感妨碍她获得起码的快感。无论他送给她多少礼物，无论他怎样发誓说这种湿疹是短暂的感染，很快可以治好，但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天早晨，泰阿曼娜拎起小包裹不辞而别。过后，保罗得知：她又重新与她丈夫马阿里在马泰亚生活了。“马阿里，你真走运！”她是个出色的女子，科克，找个新人代替她可不容易。

的确不易。虽说附近有些调皮的小姑娘在普纳奥亚的新教堂和天主教堂——二者离他的茅屋是等距的——的教义课堂结束后来到他家看他画画或者雕刻，看见这个半裸体的巨人周围布满了画笔、颜料罐、画布以及一半刨光的碎木块，她们觉得非常好玩，有时他也能把某个姑娘拉进卧室，一起完全或者部分地享受一番；但是没有人接受他的提议，做他的伴侣。姑娘们来茅屋的走动给他带来了麻烦：首先是与天主教神父达米安发生了冲突，随后是与新教牧师、尊敬的里克尔姆发生了争执。神父和牧师分别来兴师问罪，谴责他腐蚀土著姑娘的不道德行为。两位教会的代表警告他：这种行为会让他吃官司。他回答神父和牧师说：他很希望有个长期的伴侣，因为这种寻花问柳的游戏太浪费时间。他是个有性生活需要的

男人。如果不做爱，灵感就溜走了。先生们，事情就这么简单。

在泰阿曼娜离去六个月之后，他才找到另外一个伴侣，名叫帕于拉。她的年龄——自然啦——是十四岁。她住在附近的村庄，在天主教唱诗班唱歌。下午练唱之后，她去过科克的茅屋两三次。她长时间欣赏着画室墙壁上陈列的淫秽照片，极力克制着笑声。保罗送给她一些礼物，还去帕皮提给她买了一件小游泳衣。最后，帕于拉同意做他的伴侣，来茅屋与他同居。她没有泰阿曼娜那么漂亮，也没有那么聪明，在床上也没有那么热烈；与泰阿曼娜更加不同的是，她不管家务，不打扫卫生，不做饭，经常跑到村里与女孩们游戏。但是，有这么一个女孩出现在茅屋里，尤其是在夜间，让他觉得舒服，减轻了妨碍他入睡的焦虑。听着帕于拉有节奏的呼吸声、看见黑影中她陷入沉沉梦乡的身体，他感到心静，有了某种安全感。

什么事情会让你失眠呢？什么事情使得你长期萎靡不振呢？不是因为兹兹伯父的遗产和在德鲁奥饭店拍卖所得的区区几个法郎就要花光。你早就习惯过没钱的日子了，囊中羞涩从来打不破你的梦想。也不是那难以言说的疾病。因为经过了长时间折磨之后，目前疮疤已经又一次愈合了。踝骨上的疼痛暂时还是可以忍受的。那么会是什么事情呢？

是想念父亲。父亲由于受政治迫害，在逃离法国前往秘鲁的途中，在大西洋海面上死于心肌梗塞。是想起了《阿琳·高更的画像》。画像在什么地方呢？既不在达尼埃尔·德·蒙弗雷手中，也不在善良的舒芬纳克那里，他俩甚至从来没有见过那幅画像。是梅泰把画像藏起来了，那么是在哥本哈根了。但是，他妻子在他回到

塔希提后写来的唯一一封信中，关于画像一句话也没说，尽管他写了两封信要求妻子说说画像的下落。他已经写了第三封信。保罗，你什么时候能收到回信啊？至少要等待六个月。悲观的情绪压倒了他：可能你再也看不见那幅画像了。阿琳·高更的形象一刻也不曾离开你心中，现在变成了又一块创伤。

萦绕在他心头的不仅是画像，而且还有活生生的阿琳·夏扎尔本人。为什么现在你一次又一次回想起(共生两男一女的)外祖母唯一幸存的女儿的不幸生活？弗洛拉·特里斯坦、夏扎尔前妻的不幸女儿阿琳真是生不如死，像她那两个哥哥一样。

保罗在与他的监护人古斯塔夫·阿罗萨最后一次见面时，看到他回忆他了如指掌的阿琳·夏扎尔的一生苦难时是热泪盈眶的。这证实了他对母亲和这位百万富翁之间的关系的猜测是有道理的。她说话非常简短，非常看重自己的秘密，假如她不能向自己的情人，又能向谁吐露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呢？你越是了解阿琳·高更生活中那些可怕的细节，就越是要思考这个问题；你没有像你监护人那样哭泣，而是因为嫉妒和羞愧而生气。如今则相反，在这个温暖的夜晚，在这个没有一丝风，周围散发着树木的芳香，天上挂着一轮圆月，那颜色与你在《阿琳·高更的画像》设定的背景颜色相同的夜晚，你也想哭上一场。为了你自己，为了不幸的克洛维斯·高更，但特别是为了母亲而哭泣。当然是为了母亲那十分悲惨的童年。当外祖母弗洛拉已经逃离你外祖父——那名叫安德烈·夏扎尔的恶魔、那条令人恶心的野狗是你的外祖父，不管让你多么寒心，你也得承认他是你外祖父——的家时，阿琳已经出生，她胡乱地度过了出生后的头几年，不知道什么是家、什么是家庭的温暖，她时而住在客栈

里，时而住在小旅馆，或者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紧跟着母亲弗洛拉急速摆动的裙子。母女俩总是在逃跑，总是在躲避夏扎尔的追捕。有时更糟，弗洛拉把阿琳交给农妇奶娘喂养。这个没爹没娘的女孩肯定度过了压抑的童年。外祖母弗洛拉漂洋过海去秘鲁在阿雷基帕和利马度过的两年里，她把阿琳丢在昂古莱姆乡下一个好心的夫人家里，据外祖母本人在《女贱民游记》中说，那位夫人非常同情她的遭遇。保罗，你手里没有这本回忆录实在是件遗憾的事情！

弗洛拉回到法国以后急忙找回了阿琳；女儿得以享受母爱，但只有短短三年。总之，古斯塔夫·阿罗萨说了出来，而且应该是真话，因为阿琳本人也说出了这样的事实：那个时期，即外祖母弗洛拉从秘鲁回国、把阿琳从昂古莱姆的乡下接出来，到送女儿去巴黎谢什-米迪大街四十二号的小住宅并且在旁边的阿萨斯大街的女子学校注册入学的这段时间，是阿琳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是阿琳享受母爱、享受家庭、享受表面上温暖的常规生活的唯一一段时期。一八三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那场噩梦开始了，持续了三年之久，最后以巴克大街枪击事件告终。三十一日那天，阿琳·夏扎尔在女佣的陪伴下放学回家。一个穿着破烂、酒气熏天的男人，瞪着发红的眼睛突然跳到她眼前，光天化日之下拦住了她的去路。那男人一耳光打倒了吓坏的女佣，连推带搡地把阿琳塞进了等候在一旁的马车里，一面怒吼道："你这样的女孩应该跟父亲在一起，父亲是正派人，不应该跟你那个堕落的母亲在一块。你应该知道我就是你父亲，我叫安德烈·夏扎尔！"对于阿琳来说，一八三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是她地狱生活的开始。

"看看你外祖父过的是什么生活吧！"古斯塔夫·阿罗萨痛心

疾首地说道，“你母亲那时刚十岁。那是她第一次见到安德烈·夏扎尔。”阿琳一共被绑架三次，那是第一次。绑架使得阿琳成了一个悲伤、忧郁、永远受到伤害的人。保罗，你在那下落不明的画像中，把母亲的悲伤、忧郁和受伤害都画进去了。但是，比起绑架、让阿琳出庭的粗暴方式来，更糟的是绑架的动机，是促使那个人渣绑架阿琳的原因。是贪心！是金钱！是用想象中的秘鲁黄金来赎人的幻想！你那个穷凶极恶的外祖父、人渣安德烈·夏扎尔怎么会听到那个谣言、那个神话，说什么那个离家出走的老婆已经从秘鲁回来了，随身携带了大量阿雷基帕特里斯坦家族的财宝？他绑架女儿不是出于父爱，也不是什么受伤害的丈夫的自尊心。他是要讹诈你外祖母弗洛拉，是要抢光她从南美洲带回来的财宝——他猜想的财宝。古斯塔夫·阿罗萨谴责道：“有些人真是卑鄙无耻到极点！真是下流之极！”的确如此，安德烈·夏扎尔的行为就是动物世界里最丑恶的那一类，比如乌鸦、秃鹫、豺狼、毒蛇等等。这个卑鄙的家伙得到了法律的支持：依照路易-菲力普王国虚伪的道德观念，离家出走的女人是与妓女一样的无耻；在诉求法律保护方面，连相当于妓女的权利都没有。

保罗，在那种情况下，“暴怒夫人”表现得多么出色啊！她所做的那些事情使你突然感到无限的钦佩，你发自内心地支持外祖母，尽管她是在你出生前四年去世的。女儿的被绑架简直让她心都碎了。但是，她没有失去勇气。她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借助她母系亲属、莱内家族（主要是她舅舅莱内少校）的帮助，达成与她丈夫见面的协议。因为依照法律，绑架她女儿的人仍然还是她丈夫。在凡尔赛区莱内少校家中见面，是绑架后四周的事。那场面你想象得非常

真实，为此你还画过一些速写。冷冰冰的争论，互相指责，互相喊叫。忽然间，你勇敢的外祖母拿起花瓶——是锅子？椅子？——打在夏扎尔头部，利用混乱之机拉起阿琳就跑，母女二人沿着凡尔赛空荡荡、湿漉漉的街道逃走了。天降及时雨，逃跑成功了。科克，你有着多么了不起的外祖母啊！

从那次果敢的营救行动往后，那个故事在保罗的记忆中变得混乱起来，变得密密层层，反复出现，好像噩梦一样。外祖母弗洛拉被控告，被追捕，从警察局到警察局，从检察院到检察院，从法庭到法庭。由于闹剧可以提高律师的知名度，一个名叫朱尔·法夫尔的年轻、野心勃勃但是卑鄙的讼棍，打算登上仕途，便替安德烈·夏扎尔担任原告辩护律师，他以社会秩序、基督教家庭、道德的名义，决心把那个离家出走、不忠于丈夫、不称职的母亲搞得声名狼藉。那么女儿呢？阿琳这段时间怎么样了？她被法官们送进了黑暗的寄宿学校，夏扎尔和弗洛拉每月分别可以探视一次。

一八三六年七月二十八日，阿琳第二次被绑架。她父亲强行把她拉出位于阿萨斯大街五号迪罗谢小姐开办的寄宿学校；把女儿秘密关押在帕拉迪-普瓦案瓦耶尔路一家破烂客栈里。古斯塔夫·阿罗萨呜咽着问道：“保罗，你能想象出那姑娘面对这样的惊吓会是怎样的状态吗？”到了第七周，阿琳从窗户滑到地面，逃出了客栈，找到了母亲弗洛拉巴克大街上的住处。阿琳在母亲家里休息了两个月。

之所以是两个月，是因为夏扎尔通过那个讼棍朱尔·法夫尔敦促法院和警察去追捕阿琳，理由是他做父亲的有这个权利。一八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阿琳第三次被绑架，这一次是被一名警官抓

住，就在家门口，她立刻就被交给了父亲。与此同时，国王的检察官和法官通知你外祖母弗洛拉：任何从丈夫那里夺回女儿的企图都意味着她要坐牢。

于是，故事中最肮脏、最龌龊的部分来了。那是如此的肮脏和龌龊，以至于那天下午古斯塔夫·阿罗萨以为可以让你高兴，便把一八三七年四月那封短信给你看了。那是阿琳于第三次被绑架之后过了五个月设法写给母亲弗洛拉的。你一看完那封信的开头，就闭上了眼睛，因为恶心得要死；你立刻把信还给了你的监护人。那封短信曾经出现在法庭上，曾经刊登在报纸上，是案卷材料之一，一时成为巴黎沙龙和酒吧闲聊的胡说资料。安德烈·夏扎尔那时住在蒙马特尔山上污秽的洞穴里。阿琳绝望极了，错字连篇地哀求母亲救她出去。夜晚，她父亲——信中叫他“夏扎尔先生”——通常喝得酩酊大醉，她担心、痛苦、恐惧极了，因为他强迫她脱光衣裳在洞里唯一的床上跟他睡觉，他也脱光衣服，上床后搂抱她，亲吻她，揉搓她，还要她也拥抱、亲吻他。此事太肮脏、太龌龊了，保罗宁肯上刀山下火海也不想看到此事的发生，他希望外祖母弗洛拉控告安德烈·夏扎尔犯有强奸罪和乱伦罪。强有力的可怕控诉引起了理所当然的轰动，但是由于那个朱尔·法夫尔律师——另外一个野兽——的诡计多端、能言善辩，法庭只是对那个乱伦强奸犯提出禁闭几周的处罚。虽然有种种迹象可以重判，但是法官宣布“无法以确凿的方式证明乱伦的具体事实”，所以从轻处理。判决书再次判处阿琳离开母亲，住进寄宿学校。

保罗，你把所有这些悲剧连同闹剧都放进《阿琳·高更的画像》里了吗？你不能肯定。你想找到那幅画，查明究竟。那是杰作吗？

可能是吧。你记得在画面上，母亲的目光从天生的胆怯性格中发出一种平静的火光、深色的火光，带有蓝色的表情，越过看画的人，消失在空中一个不确定的点上。“母亲，你在我的画里看什么呢？”“孩子，我在看自己的生活，我可怜又悲惨的生活。保罗，我也看到了你的生活。我本来希望你能过另外的生活，与你外祖母的不同，与我的不同，与你那可怜的父亲不同，他死在大海上，我们把他埋葬在天涯海角了。我希望你过正常人的生活，平静、安稳的生活，没有饥饿，没有恐惧，没有逃亡，没有暴力。结果不行。保罗，我把厄运传给了你。原谅我吧，孩子。”

片刻后，科克的啜泣声惊醒了帕于拉。她问他为什么这样哭泣，他撒谎道：“腿上又烧得疼起来了。真倒霉，药膏用完了。”

你觉得月亮也感到悲伤。它是古代毛利人的女神依娜，平静地停留在普纳奥亚的天空，让月光穿过交叉的枝叶照射到窗前来。

从兹兹伯父那里继承的遗产和从巴黎带来的钱财，几乎一个铜板也没有了。无论达尼埃尔、舒芬纳克，还是安布鲁瓦兹·沃拉尔，或者法国有他绘画和雕刻作品的画廊老板，都没有半点消息。最忠实的联系人永远是达尼埃尔·德·蒙弗雷。但是，他没有找到买主，无论绘画、雕刻，或者一幅可怜的素描，都无人问津。食物没有了，帕于拉开始发出怨言了。保罗向普纳奥亚唯一一家货栈的华人老板提议以物易物：他的钱没从法国寄来之前，用油画和水彩画换取他和帕于拉所需要的食物。华人老板不大情愿，但最后还是同意了。

几周后，帕于拉告诉他，那华人老板没有收藏他的画，没有挂在墙上展览，没有出售，而是用来包装商品。她让他看一张普纳奥

亚芒果林风景画的残余部分：满是油污，皱皱巴巴，挂着鱼鳞。保罗一瘸一拐，拄着拐杖——如今走几步路都要拄拐杖，甚至在室内也如此——去找货栈老板，斥责老板缺乏艺术欣赏力。他嗓门老大，闹得华人老板要去报警。从此，保罗把对普纳奥亚货栈老板的仇恨扩展到对塔希提岛上的所有华人身上了。

不仅没钱，身体的病痛也在激怒他，让他总是处于爆发前的状态。还有那摆脱不了的回忆：母亲和那幅下落不明的画像。会落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这幅画的失踪——你以前也丢失过大量作品啊，从来没有眨过眼皮——让你如此垂头丧气，心里充满了不祥之兆？保罗，你是不是有些疯癫啊？

他好久没有画画了，仅仅只在草稿本上画些素描，雕刻一些面具。他无精打采地干着，由于种种忧虑和病痛而走神。左眼发炎，闹得他整天泪流不止。帕皮提那个药剂师给他一些治结膜炎的药水，可是毫无效果。由于眼睛发炎，视力下降了许多，他害怕了：你会不会失明啊？他去瓦亚米医院看病，拉格朗日大夫强迫他住院。他从医院给莫拉赫夫妇——以前韦辛格托里克斯大街的邻居——写了一封充满痛苦的信，他说："厄运从小就跟踪我。我从来没有幸福，没有欢乐，总是处于逆境之中。因此，我大喊：'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我要谴责你的不公与邪恶！'"

拉格朗日大夫长期生活在法属殖民地，对保罗没有好感。医生有五十岁，十足的资产阶级分子，循规蹈矩——秃头，鼻梁上架着无腿的眼镜，脖子短粗，不怕塔希提天热，总是打着蝴蝶领结。他不可能与这个放荡不羁的艺术家结交，这个"波希米亚人"与土著妇女同居，整个帕皮提在流传关于他的糟糕故事。但是，拉格朗日

是个非常敬业、有良知的医生，他为他做了严格的医疗检查。他诊断的结果并不让保罗感到吃惊。左眼发炎是那个不可言说的疾病的又一表现。根据腿部疱疹和化脓的情况判断，病情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阶段。还会进一步恶化吗？拉格朗日大夫，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这是一种慢性病。”医生避开正面回答说，“您是知道的。要认真治疗。小心鸦片！不能超过我规定的剂量！”

医生犹豫了一下，他想再加一句，但是没敢开口，肯定是害怕你暴跳如雷，因为在帕皮提，你性格暴躁的名声早已经家喻户晓了。

“我是个能接受坏消息的人。”保罗鼓励医生说下去。

“您也知道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医生低声道，一面用舌尖舔舔嘴唇，“尤其是发生性关系的时候，那是肯定会传染的。”

保罗险些回他一句粗话，但是他忍住了，为的是不让已经非常严重的问题火上浇油。住院到第八天时，医院办公室送来一张一百一十八法郎的交款通知单，提醒他如果不立即交费，就中断治疗。当天夜里，他从窗户爬出病房，跳过栅栏到了大街上，乘坐公共马车回到了普纳奥亚。帕于拉告诉他：她已经怀孕四个月了。她还说，货栈的华人老板为了报复他的大喊大叫，四处散布谣言说他得了麻风病。邻居们被这个可怕的疾病吓坏了，一致要求政府当局将他驱逐出村庄，把他关进麻风病医院，或者命令他远离岛上的主要村庄。达米安神父和里克尔姆牧师支持村民的要求，因为尽管他们不相信那华人的胡说八道，可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一个好色的家

伙、一个不敬神的东西赶出村庄去。

所有这一切都吓不倒他，他也不十分担心。他在茅屋里躺了大半天，在心中全无回忆或者怀念的朦胧状态里昏睡。由于他和帕于拉的食物供应来源早已经中断，两人只好吃些芒果、香蕉、椰子和面包树的果实——这是帕于拉去附近森林里采集来的，还吃些干鱼——这是帕于拉的女友们背着家里偷偷送给她的。

这个时期，保罗总算渐渐忘记了母亲的画像。代替阿琳·高更画像的是另外一个令他着迷的题目：他坚信阿里奥里土著人的秘密群居生活仍然存在。关于这种群居生活，他早在莫伦豪特领事写的有关毛利古老信仰的著作中就读到过，那本书是庄园主奥古斯特·古皮借给他的。有一天，他逢人便断言：塔希提的土著仍然坚持秘密的群居生活，顽强抵抗外来者如欧洲人或者华人的入侵。帕于拉说她看见幽灵了，仍然还来拜访保罗的毛利人说她是发烧胡说。大部分塔希提人并不完全知道古代塔希提人的神、阿里奥里的群居生活。少数曾经听说过阿里奥里的毛利人向他发誓说，没有哪个土著人相信这种陈年旧事了，它们是被埋葬在模糊历史中的信仰。可是，保罗是个固执的人，有自己认定的思想，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日日夜夜探讨这个阿里奥里话题。他开始雕刻偶像，做木雕，画油画，灵感就是那些神话人物。阿里奥里恢复了他画画的欲望。

你认为："他们在骗我。"他们仍然把你看成欧洲人，而不是你心里以为的土著人。几十年的法国殖民统治不可能抹掉几百年的信仰、礼仪、神话。毛利人在一种自卫行动中，不可避免地会把自己的宗教传统藏进一种精神的陵寝里，远远逃开新教牧师和天主教神父的魔爪，因为他们是阿里奥里众神的敌人。一度让各个岛上的毛

利人经历了自己最光辉时期的阿里奥里秘密社会，依然存在。他们可能聚集在森林深处，举行仪式，唱歌，跳舞；可能总是用文身表达自己的感情，虽然不像女侯爵群岛的文身那样精雕细刻和神秘。文身也是被禁止的。在塔希提，文身的鲜花是开放在遮羞布里面的。对于会解读文身的人来说，文身显示个人在阿里奥里等级中的地位。当保罗开始确信寂静的森林里仍然在举行向神献身、生吃人肉和用活人祭祖的时候，普纳奥亚的人们在传说：科克有麻风病可能是假的，但是十有八九是疯了。科克时而哀求、时而恼怒地命令人们露出秘密文身，恳求人们让他参加阿里奥里的群居组织时，大家总是嘲笑他：科克早已经提出当个毛利人的要求了；科克已经变成一个毛利人。

妻子梅泰的一封信，用最后的一击结束了这个可怕的时期。信的口气干巴巴、冷冰冰，写于两个半月以前：他们的女儿阿琳刚刚满二十岁就在一月份在哥本哈根病死了，原因是一天从舞会回家时受了风寒，得了肺炎。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自从我从欧洲回来总是回想起母亲和她的画像了。”他对帕于拉说道，手里拿着梅泰那封信，“这是个预兆。为了纪念我母亲，我女儿也叫阿琳。她也体弱，胆小。我没料到她的童年也像奶奶一样吃了那么多苦头。”

“我饿了。”帕于拉打断了他的话，拍拍肚子，表情滑稽地说，“不吃饭可活不了。科克，你没看见你有多瘦吗？为了咱们有饭吃，你应该做点什么嘛。”

九　横渡大洋

阿维尼翁[①]，一八四四年七月

一八四四年六月底，当弗洛拉打点行李准备离开圣艾蒂安前往阿维尼翁的时候，一桩令人不快的事件迫使她改变了出游计划。里昂的一家进步报纸、《批评者》指控弗洛拉是“政府的密探”，派遣她出游法国南方，任务是“瓦解工人”，宣传和平主义，向王室汇报革命运动组织的活动。在那诽谤性的一整版里，包括主编里特耶先生的专栏文章，他号召劳动者提高警惕，千万别落入“假使徒们的骗局”中去。里昂的工人联盟委员会要求她一定亲自来揭穿这些谣言。

这些诽谤激起弗洛拉的强烈愤慨，她立刻采取行动。在里昂，委员会全体成员出来迎接弗洛拉。在她烦恼的同时，让她感到激动的是重新见到了埃莱奥诺尔·勃朗。她觉得勃朗在她怀里颤抖，满脸都是泪水。在住处，她反复阅读了那些谵妄的指责。据《批评者》说，在里昂米兰旅馆，警官巴多没收弗洛拉的物品交给了检察官，从而发现了弗洛拉的双重身份；因为那些物品中有一份她交给当局的报告，内容是她和工人领袖会晤的情况。

惊讶和愤怒让弗洛拉无法合上眼睛，尽管她上床后埃莱奥诺尔·勃朗强迫她喝下了柑橘花水。第二天，她匆匆忙忙喝了一杯热茶之后，即前往《批评者》报社门口，要求会见主编。她事先请求委员会的同志们允许她独自前往，因为里特耶如果看到她有人陪同，肯定会拒绝接见她。

弗洛拉在上次停留里昂期间曾经顺便结识了里特耶先生，这一次他让弗洛拉在大街上足足等候了两个小时。等到见面时，他十分谨慎，或者说十分胆怯，因为他身边围着七个编辑，整个会见期间，七个人就挤在狭窄、充满烟味的客厅里，万分奴颜婢膝地支持主子，让弗洛拉感到恶心。而这些可怜虫就是里昂的笔杆子！

里特耶这个耶稣会从前用功的学生，在弗洛拉质问那些欺骗性报道时像泥鳅那样躲躲闪闪，他以为七个男子汉摆出屠夫的架势就可以吓倒她吗？她很想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十一年前，当她还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三十岁妇女时，她在一艘船上度过了五个月，独自面对十九个男人，并未因此而感到拘束，而如今她四十一岁了，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这七个狗屁文人、胆小鬼和诽谤者，不但吓不倒她，反而会增添她的斗争勇气。

“说我是密探的弥天大谎究竟是从哪里出来的？巴多警官在我的文件里发现的所谓证据在什么地方？而我这里有该警官没收我物品的清单，他在上面是签了字的；警察局把没收物品归还给我之后，那里根本没有什么证据！您的报纸怎么敢对一个毕生为工人而奋斗的人进行如此无耻的诽谤？”面对她的抗议，里特耶先生并没

① Avignon，法国东南部沃克吕兹省首府。

有作出答复，只是一次又一次像只鹦鹉一样，挥动着手势，仿佛在议会作证似的重复道："夫人，我没有诽谤。我反对您的思想，因为和平主义会解除工人的思想武装，会推迟革命的到来。"她还驳斥了他另外一个谎言，即，说她是法伦斯泰尔组织的成员，说她宣扬劳资合作，而这只能对资本家的利益有好处。

弗洛拉，你后来一直记得这两个小时荒谬的争论——就像同聋子对话，你觉得这是出游法国南方以来最受侮辱的事件了。事情非常简单。里特耶和他的写作班子不是被什么人抓住或者欺骗的，而是他们自己亲手炮制了虚假新闻。他们可能出于嫉妒，因为你在里昂获得了成功。或者，通过指控你是密探来贬损你的威信，是用来消灭你的革命思想的最佳方式？他们是不同意你这些思想的。莫非他们的仇恨仅仅出于你是女人？让他们难以忍受的是一个女人家居然来做拯救人类的工作，在他们看来这只能是男子汉的事业。那些自称进步、主张共和制和革命的人们总是犯这种低级错误。在两个小时的争论中，弗洛拉始终没能让里特耶先生说出《批评者》上刊登的消息究竟从何而来。她烦了，起身威胁说要对该报刊登诽谤性文章提出诉讼，然后摔门而去。但是，工人联盟委员会劝阻她不要诉讼，理由是：《批评者》是反对君主制的报纸，有些威信，如果把它送上法庭，可能有损民众运动。反击它刊登虚假新闻的办法，最好是公开揭穿它的谎言。

随后的几天，她就采取了公开揭穿谎言的办法：在车间和协会里发表讲话，访问里昂的每家报社，成功地使得至少两家报社刊登出她的辟谣公开信。埃莱奥诺尔一刻也不离开她的左右，对她表现出热爱与崇敬，让她十分感动。认识这样一位姑娘是多么走运啊，

工人联盟在里昂能有这样一个如此有理想、如此勇敢坚定的女子是多么宝贵啊。

激愤和不快影响了内脏的正常运行。自从返回里昂的第二天起，她就感觉到发烧了，浑身打寒战，胃疼让她疲惫不堪。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狂热的活动。她到处指责里特耶利用他的报纸散布群众运动中的分歧。

到了夜晚，高烧让她难以成眠。这很奇怪。这感觉很像十一年前在“墨西哥人”号上那五个月的光景。那时，在萨卡里亚斯·夏布里埃船长指挥下，你乘坐的“墨西哥人”号正在横渡大西洋，经过合恩角，进入太平洋水域，前往秘鲁。你去寻找父系的亲戚，希望除去热烈欢迎你、给你提供新家之外，还能交给你父亲五分之一的遗产。这样，你的全部经济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你就可以摆脱贫困了，你就可以让子女受教育了，你也可以排除种种物质需要的烦恼和危险的威胁了，可以过上安稳生活了，用不着害怕落入安德烈·夏扎尔的魔爪了。在那远航的五个月里，在那狭窄的船舱里，你勉强能够伸开四肢，周围是十九个男人——水手、大副、厨师、见习水手、修理工和四名旅客。你回忆起那难以忍受的晕船，如同现在在里昂一样，胃疼消耗着你的力量、平衡和心绪，让你产生了慌乱和不安全的感觉。你现在的生活如同那时一样，确信随时有可能摔倒，感觉自己无法站立，随着脚下的甲板无节奏地摇晃。

萨卡里亚斯·夏布里埃果然表现得像个完美的布列塔尼绅士那样，这是弗洛拉早在巴黎那家小客栈认识这位船长时就感觉到了的。船长对她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他亲自把据说可以治疗晕船的草药汤送到她跟前，又吩咐水手们在甲板上搭一张小床——旁边就

是鸡窝和菜箱，因为在露天下可以减轻晕船的感觉。于是，弗洛拉有了片刻的安宁。对她关怀备至的不仅只有夏布里埃船长一个人，而且还有二副路易·布列特，也是布列塔尼人。甚至包括修理工阿尔弗雷德·大卫。尽管这个修理工常常露出一副厚颜无耻的样子，而且对人类的前途坚持可怕的否定态度，经常预言灾难的到来，但只要跟弗洛拉在一起就变得温柔起来，表现得乐于助人、和蔼可亲了。船上的全体成员，从船长到见习水手，从四名秘鲁旅客到那位普罗旺斯厨师，竭尽了全力为了让你愉快地横渡大西洋，虽说你也经历了晕船的磨难。

但是，弗洛拉，那次旅行没有出现任何你希望的事情。对此你不后悔，恰恰相反，如今你成为如今的你、一名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战士，还是多亏了那次经历。那次旅行让你睁开了眼睛看世界，世界的残酷、丑恶、贫穷和痛苦，远比你能想象的要糟糕。而你却根据你婚姻生活的小小不幸，就以为自己触及了苦难的深渊了。

“墨西哥人”号航行到第二十五天的时候，进入佛得角的普拉亚湾填塞底舱的漏洞，因为有漏水现象发生。弗洛拉，当你得知能在陆地上过几天脚下不再晃动的日子，你感到幸福极了。但是，普拉亚的经历可比晕船还糟糕。你在那个居住着四千居民的地方看到了一种从前仅仅是耳闻的制度——奴隶制——的真实、可怕、难以描述的面孔。后来你一直记得普拉亚要塞广场给你的第一印象。你们这些人从“墨西哥人”号下来，经过一段乱石丛生的黑土地、登上一块高高的岩石——城市就展现在眼前了：两个浑身大汗、口中骂骂咧咧的士兵在鞭打两个裸体的黑人，黑人被捆绑在木柱上，苍

蝇成群地飞舞，头上是炎炎烈日。被打者血淋淋的脊背和咆哮声，把你钉在了地上动弹不得。你紧紧倚靠在阿尔弗雷德·大卫的胳膊上，问道："这是在干什么？"

"在鞭打两个可能盗窃或者干了别的坏事的奴隶。"修理工解释道，表情不高兴，"奴隶主决定惩罚之后，就花钱雇用士兵去执行。这样的热天用鞭子抽打，实在太可怕了。可怜的黑人啊！"

普拉亚的全部白人和混血种人都以猎取、买卖黑奴为生。黑奴交易是这块葡萄牙殖民地上唯一的"工业"。弗洛拉在那里耳闻和目睹的一切，她在"墨西哥人"号修船的十天里所认识的人，在她心里产生了同情、惊愕、愤怒和恐惧。你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名叫瓦特兰的寡妇。这是个高大、肥胖、奶咖色皮肤的接生婆，她的家里摆满了她崇拜的拿破仑及其帝国将军的画像。接生婆邀请你喝巧克力茶，吃点心，随后自豪地给你看客厅里最具原始特色的装饰物：两个黑人胎儿漂浮在注满甲醛的鱼缸里。

岛上最大的地主是个法国人，名叫塔贝，出生在法国的巴约讷，从前是神学院学生，本来是教团派遣他来非洲教区从事使徒的工作的，结果他半路开小差，干起了不讲精神、只讲赚钱的勾当：买卖黑奴。此人五十多岁，粗壮，面孔发红，长着公牛般的颈项，静脉血管突出，好色的眼睛十分厚颜无耻地注视着弗洛拉的胸脯和脖子。弗洛拉险些给他一耳光。但是，她没有打他，而是着迷地倾听着他大骂那些可恶的英国人：这些英国人以他们那清教徒的偏见反对买卖黑奴，他们正在"毁坏黑奴交易"，造成黑奴贩子破产。塔贝先生来到"墨西哥人"号上与大家共进午餐，作为礼物，他带来了几坛子葡萄酒和一些罐头。弗洛拉看着这个黑奴贩子狼吞虎咽

的样子感到反胃。塔贝连撕带咬地吞食着羊腿和烤肉，一面不时地大口喝酒，又不住地打嗝。眼下他拥有二十八个黑人男子，二十八个黑人女子，三十七个小黑孩。他说，多亏了堂瓦朗坦——就是拴在腰间的皮鞭，“他们表现得还好”。喝醉了以后，他坦率地对大家说，由于害怕手下的仆役们给他下毒，他跟他的一个黑人女子结了婚，妻子给他生了三个子女，“出生时一个个像黑炭”。他命令老婆品尝所有的饭菜和饮料，因为害怕黑奴给他下毒。

另外一个给弗洛拉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是掉了牙齿的威尼斯老船长布兰迪斯科，他驾驶的三桅轻便船也停泊在普拉亚湾，就在“墨西哥人”号旁边。他邀请大家在他的船上共进晚餐。迎接大家上船时，他穿上了滑稽戏的主角服装：装饰着孔雀羽毛的帽子、滑膛枪手穿的皮靴、红丝绒紧身裤、缀满宝石的闪闪发光的衬衫。他给大家看一个装满玻璃串珠的木匣，一面吹嘘道，在非洲的村庄里，他用玻璃串珠可以交换黑奴。他对英国人的仇恨远远超过塔贝、那个从前的神学院学生。英国人在远海上抓住过老船长，没收了他的船只和全部黑奴以及船上的所有财物，还让老船长蹲了两年监狱，患上了一种流脓的疾病，结果牙齿全部脱落。到了吃饭后点心的时候，老船长打算把一个非常机灵的十五岁黑人少年卖给弗洛拉，给她做“侍从”。为了说服她少年是健康的，老船长命令小黑人拿掉遮羞布。小伙子立即微笑着展示他的生殖器官给她看。

弗洛拉为了游览普拉亚，离开过“墨西哥人”号三次，而这三次，她都看见烈日炎炎的小广场上有殖民者军队的士兵在替奴隶主鞭打黑奴。这场景让她难过和愤怒无比，因此决定不再下去受罪。随后，她告诉夏布里埃船长，起航前，她一直待在船上不动了。

弗洛拉，这是那次旅行中的第一堂大课。这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奴隶制，这就是不公平世界里的最大不公平；应该加以改造，应该让奴隶变成人。但是，你在一八三八年出版的那部著作、《女贱民游记》里，在讲述秘鲁之行的过程中，提到经过普拉亚的情景时，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黑人的气味不能作任何类比，它令人作呕，到处弥漫。"对此，你后来一直后悔不已。黑人的气味！后来你对如此冷冰冰的蠢话感到多么遗憾啊，因为这是在重复巴黎时髦公子的陈词滥调啊。那座岛上令人作呕的不是"黑人的气味"，而是贫困和残酷的气味，而是那些非洲人的命运的气味。是欧洲商人把他们变成了商品啊。无论此前你在不公正问题上学过多少东西，在你撰写《女贱民游记》的时候，你还是个无知的人。

弗洛拉在里昂的最后一天，也是四天里最忙碌的一日。尽管有剧烈的腹痛，她还是起床了。埃莱奥诺尔劝告她卧床休息，对此，她回答说："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允许得病的。"她勉强拖着身子参加了工人联盟为她组织的集会，地点在一个车间里，将有三十多名布料剪裁工人与会。他们都是伊加利亚派的共产党人，都以艾蒂安·卡贝一八四〇年发表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为"圣经"(尽管其中有很多人只用耳朵认识了此书，因为他们不识字)。在书中，那位老烧炭党人(指卡贝——译注)以讲述一个英国贵族卡里斯朵尔勋爵的假设历险记为托词，描绘了一个绝对平等的国家，没有酒吧、咖啡馆、妓院和乞丐——可是大街上有公共浴室，阐述了他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在那样的社会里，通过对收入和遗产的累进税来达到经济平等；废除货币和商业；建立集体所有制。那些剪裁工已经准备前往非洲或者美洲，就像罗伯特·欧文那样行动，去建

设艾蒂安·卡贝提出的完美社会；现在他们交纳会费，准备购买那个新世界里的土地。他们对全球工人联盟的计划兴趣不大，因为这计划与伊加利亚的天堂相比，显然是一种平庸的选择；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穷人，没有社会等级，没有懒人，没有家务劳动，没有私有制；那里的全部财富都是共有的，国家——伊加尔国——给全体公民提供衣食住行和受教育以及娱乐的条件。弗洛拉，在告别的时候，你用嘲弄的口吻说："一心躲进小伊甸园里，完全不顾世界上大多数人类，这是自私自利的行为。完全相信《伊加利亚旅行记》的话，实在天真得可笑，那不是科学书籍，也不是哲学著作，仅仅是文学想象之作啊！只要有一分智商，谁能把小说当成理论著作和革命的指南来对待呢？那位把家庭看得神圣无比、还依然保留着婚姻制度——变相地把妇女卖给男人——的卡贝先生，能够搞出哪种革命呢？"

剪裁工人给弗洛拉留下的坏印象，被里昂工人联盟在纺织工人协会组织的饯行晚会给冲淡了。三百多男女工人挤满了宽敞的大厅，晚会中，大家多次为她热烈欢呼鼓掌。大家合唱一位鞋匠谱写的《马赛曲》。几位演讲的同志说，《批评者》的诽谤更加提高了弗洛拉从事工作的声誉，诽谤证明了失败者心中的嫉妒情绪。这个向弗洛拉表示敬意的活动使她深受感动，因此她对大家说："有大家今晚这份奖励，让这个世界上的里特耶们骂上一通也值得。"这间挤满人群的大厅证明：工人联盟的脚步是不可阻挡的。

埃莱奥诺尔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于黎明三点钟把弗洛拉一直送到码头上。小船要在罗讷河上航行十二个小时，她欣赏着两岸的大山，那山顶上长满了柏树，接着看见了东方的曙光。在小船驶向阿

维尼翁的过程中，她脑海里反复出现那次乘坐“墨西哥人”号横渡大西洋、从佛得角到南美洲海岸的旅行的情景。有四个月的时间没有登陆，只看得见大海和天空，只看得见那十九个旅伴，天天禁闭在那个海上监狱里，晕船毁坏了她的健康。最糟糕的事情发生在穿越赤道时：狂风暴雨摇晃着船只，使得“墨西哥人”号发出“吱吱嘎嘎”的叫喊声，船只好像要解体似的；狂风暴雨迫使水手和旅客把自己捆绑在甲板的栏杆和铁环上，免得被风浪卷走。

弗洛拉，“墨西哥人”号上的十九个男子是不是爱上了你啊？有可能吧。可以肯定的是，人人都想跟你睡觉；在那种被迫禁闭的生活里，身边有个长着大大的黑眼睛、留着安达卢西亚女子特有的长发、拥有时装模特般的细腰、举止优美的女子，肯定会让大家心潮难平，发疯似的辗转反侧。你敢肯定，不仅那个少年见习水手，而且还有一些水手，都在想象中把你当成情人，通过猥亵的动作偷偷手淫。你在波尔多就发现依斯马艾里约、那个“上帝的宦官”有这种自慰行为。是的，大家都想要跟你睡觉，因为囚禁和人们的苦难突显了你的美貌，但是没有人敢对你不尊重，只有萨卡里亚斯·夏布里埃船长正式向你表达了爱慕之情。

一天下午在普拉亚，大家都上岸去了，弗洛拉因为不愿意看鞭打奴隶的场面，就留在了船上。夏布里埃留下来陪伴她。坐在船头，望着落日渐渐沉没在五彩缤纷的地平线后面，与这个有教养的布列塔尼人谈话令人感到愉快。酷热减退了，和风徐徐吹来，天空发出磷光。这个失败的男高音歌手还不到四十岁，他粗壮、整洁、举止优雅、彬彬有礼，这一切大大改善了他的外观，甚至有时让人觉得他年轻漂亮。尽管性问题惹你不高兴，你还是在船长面前撒娇

了，你还是开心地看到你的大笑挑逗起他的激情。有时你用一个机敏的念头回答他的问题，向他眨眨睫毛，夸张地挥动双手，把一条腿伸出裙子外面，露出雪白的腿肚。夏布里埃面色通红，喜气洋洋；有时，他为了取悦你，就演唱一首浪漫曲、一首罗西尼[1]的咏叹调，或者一首维也纳的华尔兹舞曲，声音洪亮，和谐优美。但是，那天下午，可能是在落日余晖的鼓舞下，或者可能由于你的妩媚动人超过往常，那位绅士般的布列塔尼人无法克制自己的激情，轻柔地握住你的一只手，拉到唇边亲吻，一面低声说道：

“小姐，请原谅我的鲁莽。但是，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必须告诉您：我爱您。”

冗长而且颤抖的求爱流露出此人的诚实和正直、讲礼貌、有良好的教养。你惊慌失措地倾听着他说话。难道真有这种男人吗？品行端庄、讲究感情、殷勤周到，他们确信爱护女人就应该像浪漫小说里写的那样，如同对待花朵似的？船长在发抖，对自己的大胆行为感到羞愧，结果你出于同情，虽然没有正式接受他的求爱，却给他不少希望。弗洛拉，这是严重错误。他那正派的男子气概、他那纯洁的企图，都深深地打动了你，结果你对他说，你会像喜欢最好的朋友那样喜欢他。你一时冲动(后来给你带来不少麻烦)，用双手捧住了夏布里埃船长发红的面颊，在他的前额上吻了一下。这位“墨西哥人”号的船长连连画十字感谢上帝此时此刻把他变成了地球上最幸运的人。

弗洛拉，在这十一年里，你是否后悔过？是否因为在那次旅行

---

[1] Gioacchino Antonio Rossini(1792—1868)，意大利著名歌剧作曲家。

中玩弄了善良的萨卡里亚斯·夏布里埃的感情而后悔过？航行在罗讷河上的小船正在向阿维尼翁前进，她不断地扪心自问。像以往那样，她自己回答道："不后悔。"你对那些把夏布里埃弄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的游戏、撒娇和谎话，一直不后悔。那是航行在前往瓦尔帕莱索港口的水域上，船长相信事情正在发展，弗洛拉·特里斯坦小姐随时有可能作出最终肯定的答复。那时，你没有半点顾忌地跟他玩耍，用你那模棱两可的答复和精心设计的放松姿态来鼓励他；风平浪静时，他去船舱里看望你的时候，你允许他亲吻你的双手；或者突然之间，一时感情激越，你为了让他不停地给你讲述他的生活——他的航行，他年轻时在洛里昂要当一名歌剧院歌唱演员的梦想，他在认识你之前与唯一一个他喜欢的女子的恋情和失恋，你允许他枕在你的膝盖上，而且你还抚摩着他那稀疏的头发；有时，你甚至允许夏布里埃的嘴唇轻轻擦过你的樱唇。难道你没有后悔过？"没有。"

那位布列塔尼船长没有丝毫怀疑就相信了弗洛拉说的为什么在波尔多上船时请求他一道撒谎的原因：她是个单身母亲。她想，对于一个是模范天主教徒的船长来说，知道弗洛拉还有一个婚外私生女，他一定会吓得惊慌失措。但是，恰恰相反，了解了"她的不幸"让夏布里埃有了敢于提出结婚的建议的勇气。他说他可以收养这个女儿，他们可以远离法国，前往没有人能让弗洛拉回想起那个玷污了她青春的卑鄙男人的地方，如利马、加利福尼亚、墨西哥，或者就是印度，如果她愿意的话。弗洛拉，虽然你从来没有对他产生感情，可事实上你曾经有过接受他建议的念头，是不是啊？你们可以结婚，可以生活在异国他乡，住在一个没人认识你、也没人能

指控你犯有重婚罪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过上一种安静的资产阶级生活，没有恐惧、没有饥饿、有个模范绅士保护的生活。安达卢西亚女人，如果那样，你能忍受吗？当然不能。

阿维尼翁的码头就在眼前了。不能再梳理过去了，要回到现实中来。动手干事情吧。弗洛拉，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解放人类的事业不允许拖延。

解放阿维尼翁的工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她跟他们几乎无法交流，因为大部分人不讲法语，只说方言。在巴黎，那位工人协会的“圣人”，就是绰号叫“阿维尼翁圣人”的阿格里高尔·佩迪吉耶，他虽然不赞成弗洛拉关于工人联盟的观点，但还是给她写了一些去认识他故乡朋友的介绍信。多亏了这些介绍信，弗洛拉得以召集纺织厂工人以及阿维尼翁-马赛铁路线的工人开会。后者工资最高，一天两个法郎。但是，会议并不十分成功，原因是他们十分无知，尽管他们深受残酷剥削，却没有头脑，屈从于命运的安排，苟延残喘。在与纺织工人开会时，她只卖掉了四本《工人联盟》，在铁路工人的会议上卖掉了十本。阿维尼翁人不大愿意闹革命。

当弗洛拉听说阿维尼翁有个最富有的企业家托马先生，他有五家纺织工厂，里面的劳动时间长达二十个小时，比一般的规定多三四个小时的时候，就打算见一见这位大老板。托马毫无顾虑就同意接见她。大老板住在马斯大街上从前的克里永公爵的府第里，约她大清早就见面。漂亮之极的府第内部由于摆设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家具和绘画而显得混乱；托马——一个消瘦、有些神经质、目光炯炯、充满活力的男子——的办公室，破旧、肮脏，墙皮剥落，地面上堆满了纸张、纸匣和文件夹。她费力地绕过地面上的这些障碍

物，来到大老板面前。

弗洛拉首先说明了来意，接着批评老板不该让工人只睡四个小时。托马立刻叫喊道："我不做的事情，我也不要求工人去做。因为我从黎明一直干到半夜，亲自监督车间的运转情况。一天一个法郎对于一个废物来说就是一笔财富。夫人，您别被假象所欺骗。他们日子过得好像很穷，因为他们不会节省。他们挣的钱都花在喝酒上面了。而我干吗要跟您说这个呢，我是滴酒不沾的。"

他给弗洛拉解释说，工作时间表不是他强行规定的。谁不喜欢这个时间表，可以另外找工作去。对他来说，这不是问题；如果阿维尼翁缺少劳力，他可以从瑞士引进。他跟这些来自阿尔卑斯山那边的野蛮人从来没有麻烦，因为他们个个默默地干活，人人感谢给他们的工资。他们才会节省呢，那些粗野的瑞士人。

他不假思索地对弗洛拉说，对于她的工人联盟计划，他不想给一分钱，因为他虽然知道的情况很少，却觉得她的思想让人想起无政府主义者和造反派。所以，他一本书也不买。

弗洛拉起身说道："托马先生，谢谢您的坦率。由于咱们不会再见面了，因此请允许我告诉您：您不是基督徒，也不是文明人，而是食人生番，是吃人肉的家伙。假如您某一天让工人们给吊起来了，那可是自找的。"

大老板哈哈大笑起来，仿佛弗洛拉在向他表示敬意似的。

"我喜欢有个性的女人。"他点头赞同，一副欢喜雀跃的样子，"我实在太忙了，否则的话，我邀请您去我的庄园过周末，地点在沃克吕兹。夫人，我和您可以很好地沟通沟通。"

并非所有的阿维尼翁企业家都是如此粗俗。伊斯纳尔先生就很

有礼貌地接见了她，耐心地倾听她的说明，给工人联盟认捐了二十五法郎，订购了二十本《工人联盟》，准备“分发给最聪明的工人阅读”。他承认，阿维尼翁与里昂不同，后者从各种意义上说都已经非常现代化了，前者从政治角度来说仍然还处于史前时代呢。工人对政治非常冷漠；统治阶级分化为拥护君主制和拥护拿破仑王室两派，二者十分相似，虽然招牌各异。他预言，她为了消灭不公正的远征不会有很大成效，但是他希望她能够成功。

弗洛拉没有因为这不吉利的预言泄气，也没有因为十天来结肠炎的不断折磨而灰心。夜晚，在下榻的“白熊”旅馆，由于天热睡不着，她打开窗户感受外面的微风，观看普罗旺斯布满繁星的天空，那些星星如同你在“墨西哥人”号上看到的一样；那时你们已经穿过了赤道地区，在宁静的夜晚，大家在甲板上共进晚餐，夏布里埃船长为了让人们高兴，放声唱起他喜欢的作曲家罗西尼的咏叹调和奥地利蒂罗尔民歌。修理工阿尔弗雷德·大卫利用自己的天文学知识给弗洛拉讲星星和星座的名称，其耐心程度赛过学校里的优秀教师。嫉妒使得夏布里埃船长脸色苍白。他之所以嫉妒，还因为你在练习西班牙语。帮助你的是这样四位努力的秘鲁旅客：库斯科人费尔明·米奥塔和他的堂兄堂费尔南多，老军人堂何塞和他的侄子塞萨雷奥。这四人争先恐后地教你动词变位，纠正你的句法错误，解释秘鲁西班牙语的语音变化。夏布里埃尽管由于别人对你的关怀而烦恼，但是却不肯说出来。他太正派、太有教养了，不会因为嫉妒而作戏。由于你此前对他说过，到达瓦尔帕莱索港口的时候，你将会给他最后的答复，因此他在等待，每天晚上肯定都在祈求上帝让你答应他的求婚。

“墨西哥人”号经过了赤道地区的炎热和几个星期令人愉快的风平浪静、航行变得可以忍受的时候——在这期间，你就贪婪地阅读起随身携带的伏尔泰、维克多·雨果和沃尔特·司各特的著作来了，接着，就进入了航行中最恶劣的阶段：穿越合恩角①。七、八二月穿越合恩角随时有发生海难的危险。台风似乎执意要把“墨西哥人”号抛向航线上的冰山，风暴夹带着冰雹扑向人们，淹没了寝舱和货舱。人们日日夜夜生活在惊恐之中，全身冻个半死。在那可怕的几周里，弗洛拉因为害怕淹死，一直没有合眼，她钦佩地看着“墨西哥人”号在夏布里埃带领下，从大副到水手，如何加倍拼命，扬帆降帆，排水，保护机器，修理破损的地方，连续十二、十四个小时地工作，不休息，不吃饭。大部分船员没有暖和的衣裳。水手们冻得浑身发抖，有时因为发烧而昏倒在地。还出了一些事故：一名机工从后桅杆上摔下来，摔断了一条腿；一种有烧痛感和长疖子的皮肤病传染了半船的人。终于，“墨西哥人”号离开了合恩角，开始航行在太平洋的南美洲水域，目标直指瓦尔帕莱索港的时候，这时，夏布里埃船长主持了一次感恩性质的宗教仪式，因为大家都活着经受了这次考验，乘客和船员都虔诚地参加了这一活动——只有修理工大卫除外，因为他宣称自己是不可知论者。弗洛拉也参加了这次活动。你这个安达卢西亚女人啊，在到合恩角之前，你从来没有觉得死神距离自己如此之近。

在阿维尼翁，弗洛拉有个上午是可以自由支配的，她心血来潮想看看圣皮埃尔那座老教堂，那时她恰恰想到的是萨卡里亚斯·夏布里

① Cabode Hornos，智利南部合恩岛上的陡峭岬角。

埃主持的宗教仪式和祷告的意义。阿维尼翁人认为圣皮埃尔教堂是该城的珍宝之一。那里面正在举行弥撒仪式。为了不扰乱信徒的注意力，弗洛拉在大堂最后面的板凳上坐下。片刻后，她觉得饥饿(因为胃疼，她的饮食很有节制)，就掏出口袋里带的面包，悄悄地吃了起来。但是没有吃上几口，因为很快她发现自己身边围上了一圈愤怒的妇女，她们蒙着头巾，手上拿着弥撒书和念珠，纷纷谴责她不尊重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在神圣的弥撒时刻，伤害了信徒们的感情。她给大家解释，她根本不想伤害任何人，她只是累极了，胃又疼，不得不吃些东西。这番解释非但没有让她们安静下来，反而火上浇油，其中有些人用法语或者普罗旺斯方言骂她是“犹太鬼”、“亵渎神明的犹太女人”。为了事态不再扩大，她最后离开了教堂。

次日，她准备进入纺织车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伤害她的事，那是不是圣皮埃尔教堂事件的后果呢？在车间门口，一群女工，从她们破旧的穿着来看像是男工的老婆和亲戚，气势汹汹地在等她，此时拦住了她的路。有些女人赤裸着双脚。弗洛拉试图跟她们对话，了解一下为什么要指责她，为什么阻止她进入车间跟工人开会，但是毫无结果。这些阿维尼翁女人，有些齐声叫喊，有些愤怒地挥舞拳头，让弗洛拉无法开口。法语和方言一半兑一半的混杂使用，让弗洛拉终于明白了她们的意思。她们担心由于弗洛拉的过错，她们的丈夫会丢掉工作，甚至被捕入狱。有些女人似乎嫉妒她的出现，因为她们骂她“狐狸精”、“臭婊子”，还张牙舞爪地要抓她。两个陪伴她的阿维尼翁工人、阿格里高尔·佩迪吉耶的弟子，劝她放弃与纺织工人的会面。既然她们的情绪如此激昂，就不能排除人身攻击的可能性。假如警察来干预，弗洛拉要为损失埋单。

于是，她决定去参观如今已经变成兵营的教皇宫。她对那显赫的沉重建筑物不感兴趣，对于德韦里亚和普拉迪耶两位画师装饰的壁画更加不感兴趣——她没有很多时间，也没有情绪欣赏艺术，因为她正在与窒息社会的弊端作战；但是，她喜欢上了格罗-让太太这位给参观这座像监狱的宫殿的人们指路的看门人。格罗-让太太长得肥胖，独眼，不管夏天多么炎热也要用披巾裹严上身——而弗洛拉已经是汗流浃背了，浑身是活力，话多得说个没完，狂热地拥护君主制。她的话可以充当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借口。按照她的说法，法国的种种灾难都开始于一七八九年，一切不幸都是那群雅各宾派冷酷无情的魔鬼，尤其是那个妖怪罗伯斯庇尔闹的。她用一种令人感到恐怖的快意和激烈的谴责之词，列数罗伯斯庇尔派的强盗、绰号“砍脑壳”的茹尔当在阿维尼翁的罪行，这个家伙亲手砍下了八十六位烈士的首级，还企图摧毁这座教堂。幸亏，上帝不允许他这么做，而是要茹尔当在断头台上迎来自己的末日。突然，弗洛拉想看看这位看门的老太太会摆出怎样一副嘴脸，便断言道，法国大革命是自圣路易时代以来最好的事情，是人类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格罗-让太太被惊愕和愤怒打倒了，不得不扶住身边的柱子。

“墨西哥人”号最后的航程，行驶在南美洲的海岸，还不算太讨厌。太平洋的确名副其实，总是表现得风平浪静。弗洛拉得以安静地读书，除去自己的书籍之外，她还阅读了船上小图书馆的书籍，其中就有拜伦勋爵和夏多布里昂的作品。弗洛拉是第一次阅读这两位大作家的作品。她边读边做笔记，边思考边发现，觉得每一页都有吸引她的光辉思想。她还发现自己的知识结构中有不少缺憾。但是，弗洛拉，你受过什么教育吗？缺乏教育才是你一生的悲

剧，而不是你丈夫安德烈·夏扎尔造成的灾难。就是今天，妇女有什么样的教育吗？如果妇女受到真正名副其实的教育，还有可能发生圣皮埃尔教堂里那些女信徒骂你“犹太鬼”的事件吗？还会发生纺织车间门口的女人骂你“婊子”的事件吗？因此，必须给工人联盟的妇女办义务教育，从而革新社会风气。

“墨西哥人”号自从在波尔多起航之后，经过一百三十三天的航行，驶入了瓦尔帕莱索港，比预定的时间迟到了两个月。这座港口城市只有一条与黑沙海滩平行的长长大街，那里似乎有来自全球各个民族的代表，各种肤色的人群在街道上游荡；从语言的多样性看，除去西班牙语之外，还有人讲英语、法语、汉语、德语、俄语。凡是从世界各地来南美洲谋生的商人、劳工和冒险家，都是从瓦尔帕莱索进入新大陆的。

夏布里埃船长帮助弗洛拉住进了一个法国女人、奥布里夫人开办的小客店。弗洛拉的来到引起了小小码头的震动。大家都认识她的叔叔堂皮奥·特里斯坦——秘鲁南部最有钱有势的人，因为他曾经在这座港口城市侨居过一段时间。堂皮奥的一个法国侄女——来自巴黎！——来到的消息轰动了左邻右舍。在来到的前三天里，她不得不接待长长的来访者队伍。上层社会家庭的人们都想来问候堂皮奥的侄女，人人都发誓说自己是堂皮奥的朋友。与此同时，个个都想亲眼看看关于巴黎女人的那些传说——美丽、文雅和不安生——是否属实。

从来访者口中传来一个消息，让弗洛拉觉得简直是一枚炸弹的效果：堂皮奥的母亲，也就是弗洛拉的奶奶，于一八三三年四月七日在阿雷基帕市逝世了。弗洛拉本来指望奶奶承认并接纳她进入特

里斯坦家族的。那一天恰好是弗洛拉三十岁的生日和登上“墨西哥人”号的日子。安达卢西亚女人啊，对于你的南美洲冒险之行来说，这是个糟糕的开端。夏布里埃见她脸色发青，就尽量安慰她。弗洛拉本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对他说，她脑子太乱了，没办法答复他结婚的建议。但是，船长好像猜到了她的心思，没有让她说下去：“弗洛拉，你什么也别说了！暂时不要说。眼下不是说重要事情的时候。继续您的旅行吧。去阿雷基帕跟您的家里人团聚吧。解决您那些问题去吧。我去那里看您。到那个时候，您再对我说您的决定吧。”

一八四四年七月十八日弗洛拉离开阿维尼翁前往马赛的时候，情绪比在这座教皇之城的最初几天好多了。她成立了一个由十人——纺织工人、铁路工人和一个面包工人——组成的工人联盟委员会，与烧炭党人举行了两次紧张的秘密聚会。烧炭党人虽然遭到残酷的镇压，却依然在普罗旺斯地区活动。弗洛拉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的思想，赞扬了他们为实现自己的共和理想而斗争的勇敢精神；但是，她也激怒了他们，因为她说：组织秘密团体，搞地下活动，是幼稚行为，是浪漫的想法，早已经过时了，如同空想社会主义者去美洲建立天堂一样可笑；斗争应该在光天化日之下展开，应该让大家看见，应该四处开花，为的是让革命的思想深入到工农大众心里去，深入到每个被剥削者的脑海里去，因为只有工农大众动员起来以后才能改造社会。烧炭党人困惑地听着她的讲话。有几个人粗暴地指责她不该这样批评他们，谁也没要她这样批评。另外一些人被她的勇气所感动。烧炭党人的首领普罗内先生在为她送行的时候说道：“经过您的来访之后，看来我们烧炭党人应该修改不接受妇女加入我们团体的禁令了。”

十　永不·啊·塔希提

普纳奥亚，一八九七年五月

一八九六年五月底，帕于拉告诉科克：她怀孕了。对此，他没有在意。他的女伴也没在意，她按照毛利人的方式，以一种平静的宿命感对待怀孕，既不快乐，也不痛苦。此前的时间，对科克来说是最糟不过的：烂疮复发，踝骨疼痛，花掉兹兹伯父遗产的最后一个铜板之后备受经济拮据的困扰。但是帕于拉的怀孕与他命运的改变巧合了。就在他腿上的烂疮又一次开始愈合的时候，达尼埃尔·德·蒙弗雷给他寄来了一千五百法郎，原因是安布鲁瓦兹·沃拉尔终于卖掉了一些油画和雕刻。皮埃尔·勒韦戈斯退伍后在普纳奥亚附近的果园里安家落户，时常来保罗这里抽烟、喝酒。保罗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肯定地说道：

“自从阿里奥里诸神知道我要有个塔希提儿子了，就决定对我加以保护。从现在开始，借助这块土地上众神的帮助，事情要好起来了。”

事情果然好了一段时间。有了钱，健康有所改善——尽管他知道踝骨会永远折磨着他，让他终生都是瘸子；还清债务之后，他还

能再次买葡萄酒在家里招待客人；星期日可以聚餐，主菜是一道令人垂涎的火腿鸡蛋饼，那是他装出烹饪大师的样子亲自下厨做出来的。聚会和欢宴再次惹怒了普纳奥亚的天主教神父和新教牧师。但是，保罗全然不予理睬。

他情绪很好，兴致勃勃；连他自己都很惊讶的是：看到女伴的腹部和腰部一天天膨胀起来，他很感动。帕于拉没有像梅泰·加德那样在每次怀孕初期的几个月呕吐和犯恶心。恰恰相反，帕于拉一切生活习惯照常，仿佛没有察觉到一个生命正在她体内孕育成长。从九月开始，她腹部明显隆起，于是她的表情变得恬静起来，动作的节奏也缓慢了许多。她说话轻声细语，呼吸深长，双手的动作像慢镜头，走路双脚分开，免得失去平衡。科克花许多时间注视着帕于拉。每当看见她深长地呼吸，双手捧着腹部，仿佛给胎儿听诊似的，一种陌生的感觉就涌上了心头：柔情。科克，你是不是老了？可能吧。一个野蛮人会对普遍的父爱体验感到高兴吗？是的，毫无疑问，因为有了这个你亲生的娃娃，你很幸福。

他振作的情绪反映在他迅速画出的五幅作品里，主题都围绕着母性展开：《崇高的女性》、《你为什么生气？》、《神之子》、《愉快的日子》和《美梦》。科克，在这些作品里几乎认不出你这个人了，因为画中的生活表现得没有悲伤，没有紧张的情绪和暴力，冷淡而平静，背景是色彩华丽的风景；画中人好像是极乐园里的简单写照。这是一个心满意足的艺术家的绘画啊！

一八九六年圣诞节前三天，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孩；时间是黄昏时分，地点就在茅屋里，是由当地的接生婆接生的。这是一次顺利的分娩，远处传来一阵阵欢庆圣诞节的歌声，那是新教和天主教

各自的教堂组织普纳奥亚的男孩女孩在练习合唱。科克和皮埃尔·勒韦戈斯坐在露天地里，喝酒庆祝女孩的诞生，一面高唱布列塔尼民歌，由画家用曼陀林伴奏。

“一只乌鸦！”突然，科克停止弹奏，用手指着旁边的高大芒果树说道。

“塔希提没有乌鸦。”退伍军人吃了一惊，一跃而起走过去看，“没有乌鸦，没有蛇，你不知道吗？”

“是乌鸦！”科克固执地说，“我这一辈子看见过许多乌鸦。在‘布娃娃’玛丽-亨利家，在布多，有只乌鸦每天夜里来我窗前睡觉，提醒我预测不出来的灾难。我和乌鸦成了好朋友。那只大鸟就是乌鸦。”

他俩无法证实，因为靠近芒果树时，那只黑翅膀的黑影已经消失了。

“乌鸦是预报厄运的鸟儿，这我很清楚。”科克坚持道，“布多那只乌鸦飞来告诉我有灾难要发生。这只鸟来这里通知又一个灾难的到来。湿疹可能要发作；或者下次暴风雨来临时，闪电会击中这座茅屋，房子会烧起来。”

“谁知道刚才那是什么鸟儿！”皮埃尔·勒韦戈斯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在塔希提，在莫雷阿，还有其他岛屿，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乌鸦。”

两天后，科克和帕于拉商量带女儿去哪里洗礼。帕于拉愿意去天主教堂，科克反对，因为达米安神父是他的头号敌人，比尊敬的里克尔姆牧师坏多了，牧师还比较平易近人，就在这时，婴儿突然变得浑身僵硬，脸色青紫，好像窒息似的，随后

就一动不动了。等到他们赶到普纳奥亚卫生站的时候，婴儿已经断气了。公共健康部门的官员在死亡证书上签字时写道："死于呼吸系统先天缺陷。"

二人把女儿埋葬在普纳奥亚公墓，没有举行宗教仪式。帕于拉没有哭，当天没哭，随后几天也没哭；她渐渐地恢复了正常生活，再也不提死去的女儿。保罗也不说这件事，但是日夜想个没完。对女儿的思念折磨着他的灵魂，好像几个月前《阿琳·高更的画像》那样折磨着他——他到底没有查出画像的下落。

科克，你在想着死去的女儿和那只可怕的大鸟——你相信那是只乌鸦，不管土著人和殖民者怎样断言说塔希提没有乌鸦。那个扇动翅膀的黑影翻动起往日记忆中的许多形象。说是往日，其实并不遥远，只是现在你觉得遥远罢了。他在帕皮提简陋的军人俱乐部图书室以及垦殖园主奥古斯特·古皮的私人藏书室——整个岛上唯一一间名副其实的私人藏书室——里寻找资料，发现了埃德加·爱伦·坡的诗《乌鸦》的法文译本。保罗，以前你曾经听你的朋友诗人斯特凡·马拉美[①]、《乌鸦》的译者高声朗诵过这首长诗，那时你经常出席诗人在他位于罗马大街的家中举行的星期二茶话会。你清楚地记得潇洒、高雅的斯特凡对坡生活的那个痛苦时期的说明：酗酒、吸毒、饥饿、生活在费城家中的苦难生活损害了诗人的健康，诗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了长诗的初稿。保罗，这首了不起的诗歌，翻译得如此凄惨而又和谐，如此多情而又阴森可怕，它打动了你的灵魂深处。朗诵这首诗给你留下的强烈印象促使你为马拉美画

① Stéphanc Mallarmé(1842—1898)，法国诗人，象征派的代表。

了一幅肖像，表示你对这位用法文如此巧妙地翻译了大师之作的人的敬意。可是斯特凡并不喜欢那幅肖像。恐怕他是有道理的，或许你没有抓住诗人那躲躲闪闪的面孔。

他记得一八九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他首次前往塔希提前夕朋友们为他举办的晚餐上，地点在伏尔泰咖啡馆，主持晚餐的恰恰就是斯特凡·马拉美。这位诗人朗诵了《乌鸦》的两种译文：一种是他本人的；另外一种是说话吓人的大诗人夏尔·波德莱尔翻译的，这个人吹牛说他曾经与魔鬼交谈过。后来，斯特凡为了答谢保罗画的肖像，送给画家一本一八七五年自费出版的《乌鸦》译本。这个译本会在哪里呢？他翻遍了杂物箱都没有找到。会不会是你的哪个朋友拿走了？你搬了无数次家，会是在哪一次丢失的呢？现在，你万分火急地要再看看这个译本，如同你浑身疼痛时急需烧酒、急需鸦片一样。你为寻找母亲肖像所产生的不愉快回忆阻止你恳求朋友们去找坡的诗的法译本。

他已经记不全《乌鸦》的诗行了，只记得序曲《永不复焉》结束的几行，还有展开来的逸事。科克，这是为你写的一首诗，为这个塔希提式的你、你生命中这一刻的你。你感觉自己就是那个大学生，那个在朦胧的半夜阅读并陷入思考的大学生，为自己的心上人丽诺尔之死感到心碎的大学生，正是在他阅读和思考时，一只乌鸦飞来了。它是从窗外飞进室内的，是暴风雨或者迷雾把它吹到这里的，落在门内帕拉斯的大理石雕像上。你鲜明地记得《乌鸦》中的伤感情绪和阴森色调；记得诗中对死亡、恐惧、不幸、地狱（“冥王海滩”）、迷雾、来世的怀疑。乌鸦对大学生关于自己心上人和未来的全部问题，一律用不吉利的哇哇叫“永不复焉！”来

回答，最后创造出一种永恒的、时间停滞的焦虑意识。但是当故事完了的时候，诗歌的结尾是让大学生和乌鸦面面相对，直到时间的尽头。

科克，你应该画画。好久以来没有闯入你心田的灵魂激动，现在来了，又回来了，要求你画画，正在把你变成一个充满悸动和激情的人。对，对，当然应该画画。可是，你画什么呢？浑身发热，兴奋和使得皮肤战栗的沸腾热血直冲大脑，让他感到自信、强大，是个胜利者，于是他把画布安装在木框上，用大头钉固定在画架上。他开始画死去的女儿，试图用古代毛利人的信仰和迷信让女儿复活，可是那样的信仰已经无影无踪了，或者是活着的毛利人掩藏起了那些信仰，对你保密。他连续工作了好几天，每天上下午地不停地再创造着那个小小的身体、那张紫青的小脸，中间只短暂地睡个午觉。到了第三天黄昏时分，夕阳已经不允许他舒服地工作了，他在那努力营造的形象上抹了一笔白颜色。他感到厌倦，由于愤怒而发热，耳朵和眼睛挡住了愤怒的蔓延，这是他一时热情冲动就开始工作、一发现作品失败就会被愤怒笼罩的结果。科克，画面上你看到的是垃圾。沮丧、失望、无能的感觉之外，这时，关节和骨骼的刺痛又来雪上加霜。他把画笔一一放到调色板旁边；他决定喝酒，一醉方休。当他穿过卧室向门口——酒桶在那里——走去时，看了一眼帕于拉，但没有仔细观看；她裸体侧躺，面向墙壁上打开的长方形窗口，外面是靛青的天空，第一批星星开始露面。女伴的目光在他脸上驻留片刻，冷漠、淡然，随后转回天空，平静如水，或者是没有兴趣。在帕于拉这种周期性的懒洋洋的态度里，有着某种神秘莫测的东西，这让他感到好奇。他立即停下脚步，靠近帕于

拉，站在一旁观察着她。科克，你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一种预感。

科克，你现在看见的这些就是你应该画下来的东西。马上！二话没说，他跑到画室，拿起速写本和几支炭笔回到卧室，面对着帕于拉在凉席上坐下来。她没有动弹，也没有问他什么，与此同时，他用准确的线条画了三四张帕于拉侧卧的速写。帕于拉不时地闭一闭眼睛，那是瞌睡来了，片刻后再次睁开，目光停留在高更身上，但没有一点好奇的神情。由于分娩，胯部打开，她现在变得更加滚圆，腹部显得沉重。科克，这让你回想起多米尼克·安格尔的缺乏生气的宫女们的腹部和胯部，回想起鲁本斯和德拉克洛瓦神话似的女性和女王的脊背与臀部。但是，科克，不对，不对。这具马黛茶色皮肤、闪烁着金光、肌肉结实、大腿修长、线条和谐、匀称的美妙身躯，不是欧洲人的，不是西方人的，也不是法国人的。是塔希提人的，是毛利人的。这表现在帕于拉休息时的放松和自由的神态里，表现在她从每个毛细孔散发出来的无意识性感之中，包括那黑黝黝的辫子上，黄色的枕头——一种强烈的金黄色，这让你想起你和荷兰狂人在阿尔勒多次争论过的荷兰狂人滥用的颜色——让她的发辫显得格外黝黑。空气中飘来令人兴奋、令人产生欲望的芳香。浓浓稠稠的性欲比你本打算要喝的烈酒更让你心醉，此时你看到女伴脱光了衣裳，摆出那天意安排的样子，这姿势让你摆脱了沮丧的情绪。

他感觉到阴茎已经勃起，但是，他没有放下工作。如果此时此刻中断工作，那简直是亵渎神明，这样的迷醉状态也许不会重现。当他所需要的素材已经到手的时候，帕于拉早已经入睡。他感到疲倦了，但是心中有一种行善的感觉，心情非常平静。科克，明天你

将重新开始作画，这一次不会有任何犹豫了。你十分清楚画布上的内容。你还明白画布上会有一只乌鸦，它位于裸体女人的身后，而她则闪烁着金光躺在床上，头部枕在金黄色的枕头上。你知道这幅作品应该叫《永不·啊·塔希提》。

第二天中午，他的朋友皮埃尔·勒韦戈斯像往常一样来到茅屋，打算与他一道喝酒聊天。科克直截了当地将其拒之门外：

“皮埃尔，我不叫你你别来！我不愿意别人打断我的工作，无论是谁！”

他没有要求帕于拉重新摆出昨日素描的姿势，那等于要求老天爷重放他看到女伴时的那道黄昏的霞光：一道即将开始溶解和模糊万物、将万物置于黑影中使之变得轮廓不清的光线。帕于拉再也不会表现出他突然发现的极其自然的放松状态、那绝对慵懒的样子。她的形象是如此鲜活地停留在他的记忆中，因此轻而易举地复制在画布上，毫不踌躇地画出了人物的轮廓和面部。相反地，他费了好大力气才让人物沐浴在有些发蓝的夕阳余晖里，沐浴在那幽灵般、魔幻般或说奇迹般的气氛里。你确信，这样的氛围会赋予《永不·啊·塔希提》以自己的特征和个性。他小心翼翼地处理双脚的形状，按照他的记忆，她的双脚是放松的，属于大地的，脚趾是分开的，给人以结实的感觉，总是与地面直接接触，与大自然肌肤相亲。他在画布上位于帕于拉右脚和右腿旁边的一个血红的斑点上精雕细刻地画起来：那是火焰，是企图进入那性感身体的凝血。

他发现，在这幅作品与一八九二年给泰阿曼娜画的肖像《死亡的幽灵看着她》、他的第一幅塔希提杰作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科克，《永不·啊·塔希提》也可能是又一幅杰作。它比《死亡的幽灵

看着她》更加成熟、更加深刻。更加冷静，不那么夸张，或许更加悲惨。在这幅作品里，帕于拉不是像泰阿曼娜害怕鬼魂，而是经过那次考验、失去了出生不久的女儿之后，被动、无奈地躺在那里，面对乌鸦所代表的命运，表现出毛利人智慧而认命的姿态；画面上那只没有眼睛的乌鸦代替了《死亡的幽灵看着她》中的魔鬼。五年前，当你画《死亡的幽灵看着她》的时候，你身上还大量携带着浪漫主义迷恋邪恶、阴森、凄惨的人事的残余，如同夏尔·波德莱尔一样。这位迷恋魔鬼的诗人断言，一天晚上他坐在蒙巴纳斯的酒吧间里认出了魔鬼，并且同魔鬼讨论了美学问题。从前那种文学浪漫主义的装饰早已经消失了。你把乌鸦"热带化"了：它变成了绿色，长着灰色的喙，翅膀上涂满了灰烟；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那个躺着的女人接受了对她的限制，她感到自己无力抵抗那从天而降的毁灭人类的神秘而残酷的力量。对付这样的力量，阿里奥里的智慧不是造反，不是哭泣，不是抗议。他们用哲理、用清醒的头脑、用听天由命对抗这种力量，如同树木和大山面对风暴、沙滩面对淹没它的海浪一样。

画完裸体像之后，他非常奢华地布置周围空间的细节，使用了缤纷的色彩和精雕细刻的手法。那神秘莫测的暮色给万物抹上了一层朦胧。你将个人世界的全部主题都表现出来，为的是赋予这部作品以自己的特色，当然，毋庸置疑的是：它是属于塔希提的。除去那只被热带染上各种颜色的瞎眼乌鸦，在不同的层次上还有一些想象出来的花卉，有一些扬帆船舶的膨胀的侧影，有一片乌云滚动的天空——可能是一块覆盖墙壁的画布上用颜料涂抹出乌云的天空，也可能是从一扇开启的窗户里透进来的一片天空。裸体侧卧的女人

身后，有两个妇女在聊天，一个背对着画家，另外一个是侧身；她们会是谁呢？你并不知道，她俩身上有某种阴险的凶兆、某种比《死亡的幽灵看着她》中的黑色魔鬼还要冷酷的东西，但却被她俩正常的表情遮掩住了。如果你凑近那裸体女孩，就会发现她虽然样子平静，眼睛里却流露出不高兴的神色：她在努力倾听身后的谈话、一场让她感到不安的谈话。在画面的各个物品，如枕头和床单，上面都有日本樱花，这是你自从当画家之初发现日本明治时代的版画以来，就总是在你的笔下自动绘出樱花。如今在这些花卉上也表现出原始社会那神秘的模糊性，因为从透视的角度说，它们变成了蝴蝶、风筝，是在作编队飞行。

画完这幅作品的时候——他用了将近十天的时间作加工细部的润饰，他感到幸福，又感到伤心，感到空落落。他请帕于拉过来看看。仔细欣赏片刻之后，她面无表情地摇摇头，没有流露多少兴趣。

她说："我不是这个样子。这是个老太婆。我要年轻得多。"

他回答道："你说得对。你是年轻人。她是永垂不朽的。"

他睡了一会儿，醒来以后去找皮埃尔·勒韦戈斯。他邀请这位老朋友去帕皮提庆祝刚刚完成了这幅杰作。在港口的每个酒吧间，二人整宿地喝酒，喝了各种酒，有艾酒、甜酒、啤酒，一直喝得酩酊大醉。他俩企图闯入大教堂附近的鸦片烟馆，但是一群华人把他俩轰了出来。二人在酒馆的地面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保罗乘坐公共马车返回普纳奥亚的时候，感到肠胃翻腾个不停，恶心，漾酸水。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仔细地包装好《永不·啊·塔希提》邮寄给达尼埃尔·德·蒙弗雷，简短的附言这样说道："因为这是一幅

杰作，假如卖不出好价钱，我宁可不卖。”

四个月后，蒙弗雷的回信来了。信中说，安布鲁瓦兹·沃拉尔在他的画廊里展出《永不·啊·塔希提》的第一天就以五百法郎的高价售出了。这时，保罗已经离开普纳奥亚，迁居到帕皮提去了。他在殖民政府的公共建筑署谋得一份差事，做助理制图员。每月工资一百五十法郎。这点收入可以让他过上俭朴的生活。他已经不再只穿短裤半裸体地出门了，而是像政府官员一样，穿上西装和皮鞋。帕于拉已经离他而去——不辞而别，带着她自己的用品突然消失了，她的出走让他感到沮丧；加上从哥本哈根传来的消息说他女儿阿琳病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发感到忧虑不安。他卖掉了普纳奥亚的房子，面对一群朋友公开发誓：永远不再作画，永远不再雕刻，永远不沾画纸，一点也不沾。将来，他就光是活着，不作任何打算。大家不知道他说这话是认真的呢，还是酒后胡说，问他为什么下这样彻底的决心，他回答说：画完《永不·啊·塔希提》之后，再画任何东西都会是败笔。《永不·啊·塔希提》是他的绝唱。

于是，他开始了他一生的这样一个时期：帕皮提的街坊四邻都在注视着他的举动，都在想这具似乎已经进入生命最后阶段、为加速自己灭亡能做一切事情的行尸走肉，他垂死挣扎的时间会延长多久呢？他居住在郊区的旅馆里，那里的森林吞噬了帕皮提的边缘。他一大早就出门，去公共建筑署上班，瘸腿使得他走在路上的时间比正常人多一倍。他的工作几乎是象征性的——那是古斯塔夫·加莱总督的一份恩典，因为交给他绘制的图纸他总是笨手笨脚、懒洋洋地对待，结果总得别人重做。谁也不能引起他的注意。大家都害

怕他那易怒的脾气、那好斗的冲动，如今他不仅是喝醉以后，在清醒时也经常发作。

他几乎不吃东西，消瘦得厉害，眼睛周围是紫色的眼圈，面庞憔悴使得鼻子显得更大、更加弯曲，很像他过去喜欢雕刻的木头偶像；他断言古代毛利人墓地的神就是这个样子。

下班后，他直接去港口的酒吧间，酒吧间如今已经有十二家了。他独自拄着拐杖跛行在码头的人行道上，脸上露出明显的体弱多病的样子，表情阴沉，绷着面孔，不回答任何人的问候。这个曾经与土著人和移民交往频繁的人，现在变得不爱交际，远离人群。他每天选择的酒吧间都不一样。他常常喝艾酒或者甜酒或者葡萄酒或者啤酒，两三杯之后，他就眼睛冒火，舌头打卷，像通常的醉鬼那样动作迟钝。

这时，他便与酒吧间里的顾客、妓女、附近的流浪汉和酒鬼聊天；有时与皮埃尔·勒韦戈斯谈话，皮埃尔可怜他的孤独境况，常常从普纳奥亚赶来看望他。按照皮埃尔的看法，那些以为保罗要死了的人们绝对是搞错了。皮埃尔认为，保罗是遭遇到了更坏的事情，他正在失去理智，脑袋里装满了大杂烩。他常常念叨死在哥本哈根的女儿阿琳，她年仅二十岁，而做父亲的他，没有能够为女儿送行；他大骂天主教背叛教义和冷酷无情。他指责天主教灭绝土著人的阿里奥里众神，毒害和腐蚀土著人健康、自由、无偏见的风俗习惯，把心理偏见、刁难和恶习强加给土著人，而这些恶习已经把欧洲拖进了今天的衰落。他的仇恨和怒火有许多目标。有那么几天，他把怒火集中在塔希提的华人身上，指责他们企图占领这些岛屿，为的是消灭塔希提人和欧洲移民，以便拓展黄色帝国的疆域。要不然他就陷入冗长、费解

的自言自语中，大谈什么艺术代替西方美学式样的必要性，原始状态民族的大胆的美学观念、不对称、不和谐原则代替希腊人创造的和谐、对称的白人美学的必要性，因为原始民族的艺术范例比欧洲人更具独创性、更多样和更性感。

他不在乎是不是有人听他说话，因此，如果有人提问打断了他的独白，他就佯装不知，或者骂一句粗话，命令对方闭嘴。他沉湎在自己的世界里，越来越不肯与他人沟通。糟糕的是他那满腔的怒火常常发作，突然就谩骂在塔希提上岸的随便哪个水手，或者企图用椅子殴打不经意瞥了他一眼的酒馆顾客。在这种情况下，宪兵常常把他拖到警察局，强迫他在牢房里睡上一觉。邻居由于了解他，不理睬他的挑衅，因此不会像过路水手那样暴打他。水手揍他是毫不留情的，于是保罗就倒霉了：鼻青脸肿，浑身是伤。他刚刚四十九岁，可是无论身体还是精神都已经垮了。

让科克着迷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迁居到马克萨斯群岛去。曾经去过那遥远——距离塔希提最近的岛屿有一千五百公里之遥——的殖民地的人，极力劝告他放弃这个异想天开的念头，但是他们很快就不吭声了，因为他们发现他不听劝告。他的大脑似乎已经不能区分想象和现实了。他总是说：天主教神父、新教牧师以及法国殖民者和华商早在塔希提和周围岛屿破坏并消灭的一切，在马克萨斯群岛依然完好无损地保留着它的原始、纯朴、纯真状态。他说：那里的毛利人仍然是从前的毛利人，是自豪、自由、野蛮、朝气蓬勃的原始民族，与大自然和众神水乳交融，他们仍然过着纯真的裸体生活，过着多神崇拜、群宿同居、活祭的生活。他们的艺术包括舞蹈、音乐、神圣典礼和文身等。自从他摆脱了那个资产阶级的硬壳

以来，就在寻找这种生活；他从小时候起就被这个资产阶级的硬壳套住了，为了寻找这个天堂般的世界，他用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是没有找到。他曾经在那个因循守旧、天主教统治、以自己的信仰和风俗为豪的布列塔尼地区寻找过这种生活，但是西方现代派和旅居那里的画家已经玷污了布列塔尼。他在巴拿马也没有找到，在马提尼克岛也没有找到，在这里、在塔希提也没有找到，欧洲文化已经取代了这里的原始文化，这致命地伤害了原始文化的核心，因而只剩下一些可怜的残余。所以，他必须离去。只要弄到一些钱，他就会坐上一只小船前往马克萨斯群岛。他要烧掉那些西装、那把吉他、那架手风琴、那些画布和画笔。他要深入到森林里去，直到遇上一座与世隔绝的村庄，那将是他的家。他将要学习崇拜那些嗜血的神，这些神可以刺激人们的本能、梦想、想象力和欲望，他们从来不为理性牺牲肉体。他将要学习文身艺术，一定要掌握文身内迷宫般的符号体系；他将要学习完好地保存在丰富之极的文化历史中的神秘智慧；他将要学习打猎、跳舞，用比塔希提语还要古老的基础毛利语祷告；他还要通过吃别人的肉来更新自己的机体。“科克，我绝对不会凑近你的牙齿。”皮埃尔·勒韦戈斯说道，这是他唯一一个可以忍受其说笑的人。

在他背后，邻居们都在嘲笑他。他们在流传他那些常伴有幻觉的胡说八道，不叫他野蛮人或者瘸子，就叫他“吃人肉的”。显而易见的是，他的大脑已经不十分健康，根据是只要回忆往事，他就矛盾重重。他吹牛说，他是墨西哥阿兹特克最后一位国王蒙特祖马的嫡系后裔。如果某人出于尊敬提醒他说，您前几天还断言您的血统直接来自秘鲁副王总督呢。他就会说，的确如此，另外，他的外

祖母名叫弗洛拉·特里斯坦，是路易-菲利普时代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小时候曾经帮助外祖母制造炸弹和火药，用来从事反对银行家们的恐怖活动。他不在乎说错话，无论是没头没尾的肯定，还是时间混乱的错误；他的回忆纯粹是那种脱离实际的人的即兴瞎编；他的大脑在编造历史，因为他自己的历史已经熔化在疾病、药物、疯狂和酗酒之中了。

没有哪个庄园主、军官或者公务员邀请他去家里做客，也不允许他进入军人俱乐部。在塔希提这个小小的殖民社会的居民眼里，他已经变成了一种瘟疫。根据是他那令人气愤的生活方式，是他公开与土著女人同居，是他带着妓女招摇过市，是他在马泰亚和普纳奥亚主演了几出公开堕落的闹剧——流言蜚语把这些闹剧渲染到了荒唐的程度。是神父和牧师给他制造的坏名声(达米安神父尤甚)，尽管神父和牧师为各自的教会争夺土著灵魂而剑拔弩张，但是却一致认为保罗这个醉鬼画家、堕落的艺术家是大家的威胁，是对社会名声的败坏，是不道德的罪恶渊源。他随时随地都会犯罪。对于一个公开赞扬食人生番习俗的家伙来说，你能指望他会干什么好事?

一天，有个土著姑娘挺着大肚子出现在公共建筑署，她打听科克在哪里。这个姑娘是帕于拉。“你好，科克！”她表情自然，面带微笑，仿佛昨天刚刚离去。她说话时指着肚子，另外一只手上提着衣裳包裹。

“你要跟我住在一起?”

帕于拉点点头。

“肚子里的娃娃是我的?”

姑娘再次点点头，表情非常肯定，眼睛里流露出顽皮的神情。

他变得高兴极了。但是，科克，麻烦也立刻来了，某种不可避免的问题涉及到你。旅馆的女主人不允许帕于拉住在保罗的房间，理由是她的旅馆虽然朴素，但是却有尊严；她还说，她的旅馆不接待非法男女，更不要说一个白人跟一个土著女人同居了。他于是苦苦地走遍了帕皮提可以提供住处的每家每户。大家都拒绝收留他和帕于拉。他和她只好躲到普纳奥亚去，躲进皮埃尔·勒韦戈斯的小农场里。这位从前的大兵同意收留他们，直到找到住处为止，结果前大兵得罪了达米安神父和里克尔姆牧师。

科克的日子变得极其困难，因为他住在普纳奥亚，可是工作却在帕皮提。他不得不天还黑着就搭乘第一班公共马车去上班，尽管如此，踏进公共建筑署的大门时，还是迟到半个小时。为了弥补迟到的损失，他自动在下班之后再多工作半小时。

他好像还嫌麻烦不够多，居然冒出一个不理智的念头：控告那些拒绝接待他和女伴的帕皮提旅馆和客栈，控告他们违反法兰西法律中“禁止歧视公民的种族和信仰”的规定。他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时而咨询律师，时而找诉讼代理人商谈他和帕于拉由于受到伤害而应该得到的赔偿。大家都劝告他放弃诉讼，理由是他绝对不可能胜诉，因为法律是保护旅馆和客栈老板或者经理的权利的，这些人他们有权拒绝自己认为不够体面的人入住旅店。他有什么体面可资证明呢？他公开非法同居，或曰犯了重婚罪，恰恰又是跟土著女人；他还由于酗酒滋事制造了大大小小无数事端，警察局早已登记在案。他还被控不付医疗费就逃离了医院。瓦亚米医院的医生们出于同情才没有对他造成的损失提起诉讼。但是，如果他坚持要控告旅馆老板，他自己的事情也会曝光，那受损失的可就是你科克了。

他放弃了诉讼，原因不是律师们的那些理由，而是一八九七年六月达尼埃尔·德·蒙弗雷和好心的舒芬纳克联名写来的一封信，如同天上落下肉饼一样，随信寄来一笔一千五百法郎的汇款，并且通知他很快还有汇款。安布鲁瓦兹·沃拉尔开始售出他的绘画和雕刻作品了。不只一位买主，而是好几位。保证买画的还有好几位，随时可能成交。所有这些似乎都预示着他绘画的好运要来到了。两位朋友高兴地说，美术收藏家们终于承认有些评论家和画家早就私下承认的事实：保罗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革新了当代的审美模式。他俩还说："我们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你会有类似文森特的经历。经过漫长的忽视之后，如今人人都在争购他的作品，为了买到文森特的画，人们可以开出天价。"

收到这封信的当天，保罗就辞去了公共建筑署的工作。他在普纳奥亚买了一小块土地，距离皮埃尔·勒韦戈斯的小农场不远。保罗和他的女伴居住在果园旁边同皮埃尔的房子一样小巧的木棚里。保罗手持朋友的信件和汇票，加上预告新的汇票即将到来，帕皮提银行同意贷款给他建筑新房。他亲自设计图纸，亲自监工。

自从帕于拉回来以后，他的情况明显好转。他吃东西又多了起来，脸色恢复正常，特别是情绪好多了。人们又听到了他的笑声，看到他与邻居们友好往来。不仅是女伴的出现让他高兴，而且还有马上要当爸爸的前景：他要有个塔希提的儿子了！这意味着他要永远定居在这片土地上了，这证明毛利人的诸神、阿里奥里众神终于接纳了他。

过了两个月，新房可以入住了。房子比过去的小，但是更为结实，墙壁和屋顶都可以防风防雨。他一直没有画画，但是皮埃

尔·勒韦戈斯不相信他不再拿画笔的诺言能够维持下去。因为艺术、绘画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谈话中。这个退伍大兵倾听他谈话，装出一副蛮有兴趣的样子，听他讲对一些画家的批评(前大兵根本不知道那些画家是何许人也)，听他为某些美学思想辩护(前大兵根本不明白那些思想是什么玩意儿)。无论用什么方式，画画怎么能进行“革命”呢？让退伍大兵目瞪口呆的是，保罗激动起来以后声称，绘画和雕刻一旦远离了人们的生活，欧洲的悲剧、法国的悲剧就要开始了。他说，绘画和雕刻曾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例如中世纪之前发生的事情，例如所有古代文明发生的事情。埃及人、希腊人、巴比伦人、西叙亚人、印加人、阿兹特克人，还有这里的人也一样，包括古代毛利人。马克萨斯群岛上还在发生这样的事情，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和帕于拉要带着孩子迁居到马克萨斯群岛去。

三月里，那种不可言说的病又回来了，比从前更加凶猛，中断了科克身心恢复健康的进程。腿上的烂疮又开裂了，流出许多脓水。这一次，砒霜软膏也没能止痛。与此同时，踝骨上的疼痛又加剧了许多。帕皮提那位药剂师说，如果没有医生的处方，不能再卖给你鸦片。他垂头丧气，屈辱得不知所措，无可奈何地被人送进了瓦亚米医院。如果他不首先交付从窗户逃走那次的欠款，医院不肯让他住院。此外，他还必须预付一笔保证金，确保他这一次肯定付费。

他住院八天。拉格朗日大夫再次同意给他开服用鸦片的处方，但是警告他说，他不能再过度服用鸦片了，免得他失去记忆力，也免得陷入精神错乱——现在他常常抱怨说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

自己在哪里，不知道自己去哪里。大夫为了不伤害他那十分敏感的自尊心而有意兜了一个大圈子，大着胆子向他建议：鉴于他目前的身体状况，他最好考虑返回法国，因为他的亲朋好友都在祖国，同一语言、同一血缘、同一种族的人们都在那里，以便他在亲人们的陪伴下安度最后的岁月——他应该知道，晚年会是非常艰难、痛苦的。保罗高声反驳说：

“大夫，我的语言、我的血缘、我的种族都是塔希提人的。我绝对不再踏上法国的土地，法国给我的只是失败和烦恼。”

他带着腿上的脓疮和踝骨不肯让步的疼痛离开了医院。但是鸦片替他抵挡了疼痛和绝望情绪的进攻。吸鸦片是一种绝妙的体验：一点点地挣脱环境的束缚，逐渐沉浸在纯粹感觉的天地里、各种形象的天地里、破碎的幻觉里，从而摆脱痛苦以及当他知道自己在腐烂、那腿上的伤口——涂满软膏的绷带阻止不了臭气的发散——正在把他一生的罪恶、肮脏的行为、卑鄙的言行、坏事和错误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候所感觉到的恶心。保罗，你的生命，显而易见的是已经来日无多了。你会不会还没有来得及踏上马克萨斯群岛就死去呢?

一八九八年四月十九日,科克与帕于拉结合的儿子出生了；这是一个健康的胖娃娃，父母二人商量的结果，决定给孩子起名叫埃米尔。

一一　阿雷基帕

马赛，一八四四年七月

弗洛拉刚从双轮马车上下来，心里就想："有些城市你还没有见到它就讨厌它了。"这辆马车上还有一位教士和一位商人是她的旅伴，他们刚刚从阿维尼翁来到马赛。她不高兴地望着远处马赛的房屋。弗洛拉，你从来没有见过这座城市，为什么你会恨它？将来人们会说，她讨厌马赛，是因为马赛繁荣。在这座充满冒险家和发财心切的移民的小小巴比伦城里，有着过多的富翁和小康人家。过多的商业和财富在居民心里建立起一种腓尼基精神（指贪婪——译注）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甚至传染给了穷人和被剥削者。在这些穷人和被剥削者里，她没有发现半点团结友爱的苗头，而恰恰看到了一种花岗岩般的冷漠态度，他们不理睬什么工人联盟的思想和全世界友爱的精神，而这正是她准备要灌输给工人的。这座可恨的城市！人们一心想的就是发财！金钱是社会的毒药，它腐蚀一切，把人变成贪婪、凶残的猛兽。

自从弗洛拉踏上马赛的土地，就感觉一切都是别别扭扭的，这座城市似乎想给她提供理由，证明她讨厌的合理性。蒙莫朗西旅馆

简直可怕之极，跳蚤让她回想起一八三三年九月她到达秘鲁的情景：她是从伊斯莱港上岸的，第一夜住在邮局管理员堂胡斯托家中，她还以为在她身上肆无忌惮地施虐的跳蚤会把她咬死呢。次日，她跑到马赛市中心的一家客栈去了。老板是西班牙人，给她一间朴素、宽敞的房间，不反对她接待来访的工人小组。泥瓦匠诗人夏尔·蓬西、《工人联盟进行曲》的作者，弗洛拉本指望他引介马赛的工人开会，结果他去了阿尔及尔，给她留下一个口信：他已经筋疲力尽了，神经和肌肉都需要休息。诗人尽管是工人，可你能指望他们什么？他们是另外一种自私的魔鬼，对别人的命运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们是为了吟唱而编造苦难的伪装自恋者。你这个安达卢西亚女人啊，或许你应该考虑这样的必要性：将来在工人联盟里，不仅要禁止使用金钱，而且要杜绝诗人的出现，就像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里的做法一样。

火上浇油的是，从她第一天踏上马赛的土地开始，身上的病痛就变本加厉地发作起来了。特别是结肠炎的捣乱。只要吃点食物，胃胀和肠绞痛就让她弯下腰来。她决心不让疾病战胜自己，继续访问和开会，为此她决定不吃干粮，只喝清汤或者土豆羹，因为这样受伤的肠胃可以留住它们。

在马赛的第二天，她和一群鞋匠、面包师、裁缝开了一个会。会议是由两位理发师组织的，二人是法伦斯泰尔组织的成员，她在巴黎的时候，曾在维克多·孔西得朗的推荐下给他们写过信。会后，她在码头上偶然看见了一幅让她热血沸腾的情景。她当时正在看着一艘刚刚入港的船只的卸货的场面。她亲眼看到“白奴制”是怎样运转的，而恰恰在刚才由理发师主持的会议上，人们给她介绍

了这个制度。大家告诉她："夫人，码头工人不会来看您的。他们对穷人很坏。"卸货工人有特许证，只允许他们在船舱里工作，装货或者卸货；只允许他们帮助旅客搬运行李。许多码头工人把自己的活计转租给拥挤在码头对面的热那亚人、土耳其人或者希腊人，这些人连比划带喊叫地恳求给个活干。码头工人的卸货工资很高，卸一件一个半法郎；他们转租给别人只付五角钱，结果连指头都不用动，一个法郎的佣金就进入腰包。让弗洛拉义愤填膺的是，她发现有个码头工人把一个大行李——大木箱——转让给一个身材高大、结实，但是明显已经怀孕的热那亚女人去搬运。那女人弯腰扛起大行李，"嗨呦、嗨呦"地前进，由于用力而满脸通红，汗水滴滴答答直淌，向着载客的马车蹒跚而去。最后，那个码头工人只给了她两角五分。那女人用半生不熟的法语要求给她那另外的两角五分钱的时候，那工人骂骂咧咧地吓唬她。

那工人刚要回到船上那群同伙里时，弗洛拉上前拦住了他的去路。

"混蛋，你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吗？"她气愤地说道，"你是叛徒！是胆小鬼！你这样对待一个可怜的妇女不觉得害臊吗！你怎么能像资本家对待你和你的兄弟们那样对待她呢！"

那工人不解地注视着她，心想肯定是遇见了疯子。最后，在他同伙的嘲笑声中，他决定问问她再说，但表情是生气的样子。

"您是谁？谁授权您干涉我的事情？"

她愤怒地回答说："我名叫弗洛拉·特里斯坦。好好记住我的名字：弗洛拉·特里斯坦！我这一辈子干的事情就是为穷人打抱不平。资产阶级让人瞧不起，而剥削自己兄弟的工人更加可恨。"

那个身材魁梧、眉头紧皱、大腹便便的罗圈腿男人眼睛里冒出怒火。

“当婊子去吧！那对你更合适。”他高声喊叫着扬长而去，一面朝着码头上围观的人群打了一个嘲弄的手势。

弗洛拉回到客栈时浑身打颤，发起了高烧。她喝了几勺热汤，上了床。虽然盖得很严，又是夏天，可她觉得很冷。有好几个钟头的时间，她不能入睡。啊，弗洛拉啊，你这个糟糕的身体不适应你的种种关心、你的许多责任、你的各样使命、你的钢铁意志啊。莫非你真的很老了？人到四十一岁正是充满活力的时候啊。你这个安达卢西亚女人啊，你的机体已经有多少损伤了！仅仅在十一年前，你还出色地经受了从法国到瓦尔帕莱索港之旅的可怕考验，后来你又走完了从瓦尔帕莱索到伊斯莱的航程，最后经受了跳蚤们整夜的袭击。秘鲁是怎样接待你的啊！

伊斯莱，仅有一条小街道，两旁是竹棚，是黑沙滩，是没有码头的港口；旅客下船的方式与卸货和卸牲口一样——用滑轮从甲板上把人吊到木船上。有权有势的堂皮奥·特里斯坦的法国侄女来到伊斯莱，引起了这个有一千人口的小港口的轰动。你认为这就是你被安置在本地最好住宅、就是邮局管理员堂胡斯托·德·梅迪纳家中的原因。虽说是最好的住宅，可也不能免去统治和折腾伊斯莱的跳蚤们的骚扰。第二天夜里，胡斯托的妻子看到你从头到脚被咬得通红，而且你不停地挠痒，就给你想了一个可以入睡的办法：五把椅子排成一行，最后一把接触床铺。你在第一把椅子上脱下外衣，让女仆立即把带有跳蚤的外衣拿走；在第二把椅子上，脱下内衣，用温水加上花露水擦拭露出的皮肤，驱逐皮肤上的跳蚤；在第三和

第四把椅子上，你继续脱下其余的衣物，擦拭暴露出来的身体；到了第五把椅子上，那里有件已经洒满了花露水的睡衣，只要花露水不挥发，你就可以排除跳蚤的干扰了。这样就可以入睡了。两三个小时后，跳蚤们将会鼓起勇气，重新发动进攻。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你已经睡着了；如果走运，再加上有些习惯了，或许就感觉不到骚扰了。

弗洛拉，这是你父亲、你叔叔堂皮奥、你父系大家庭的国度给你上的第一课。你来这个国家探险，梦想着收回一些堂马里亚诺的遗产。你在那里度过了一年，发现了什么叫富有，那就是生活在充满了傲慢气氛的家庭内部，不用操心经济问题，简直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弗洛拉啊，你那时三十岁，是多么结实和健康啊！否则的话，你绝对经受不住从伊斯莱到阿雷基帕四十个小时骑马、登山和穿越沙漠的旅行。先是从海岸登上海拔两千六百米的高原，接着走过悬崖峭壁——云彩就在你的脚下，牲口由于费力而喘不过气来，浑身淌汗，不住地嘶鸣。继高山的寒冷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沙漠的炎热，一望无际的沙原没有树木，没有半点绿色的影子，没有小溪，没有水井，有的是烫人的石头和沙丘，突然间，死神出现了：牛、羊、驴、马的骸骨裸露在眼前。一片没有飞禽走兽、没有任何活物的沙漠。除去干渴之外，还要加上惴惴不安。你是队伍里唯一的女性，身边围着十五个男子汉，人人毫不掩饰情欲地望着你，这些人里面有一名医生、两个商人、一位向导、十一个脚夫。你能到达阿雷基帕吗？你能幸存下来吗？

你到达了阿雷基帕，安然无恙。按照你目前的身体状况，那时

你肯定会死在沙漠里，如同那个大学生一样。他的坟墓上插着粗糙的木头十字架，成为从伊斯莱港到“白色城市”阿雷基帕的巍峨的火山之间有人到过的唯一标志，而这段距离，骑马需要走上两个月夜。

病痛让弗洛拉很快就在马赛人的会议上失去了耐心，因为来这家西班牙人开的客栈里聚会的工人们有时提出一些愚蠢的问题。与里昂的工人比较，马赛的劳动者还处于史前时代，没有文化，粗野，对社会问题毫无兴趣。他们打哈欠，冷淡地听她说明：如果有了工人联盟，他们将会有稳定的工作，能给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如同资产阶级子女受到的教育一样。最让弗洛拉恼火的是他们那怀疑、惊愕、有时甚至是公开敌视的态度，因为他们听她说反对金钱，她还说革命要消灭商业，男女都劳动，如同在原始基督教的社会里一样，不是为了物质刺激，而是为了有益于他人，为了满足自身和他人的需要。她还说，在将来的世界里，人人过着俭朴的生活，不再有黑奴和白奴。男人不会像现在的马赛人这样有情妇，讲究重婚和多个配偶。

她对金钱和商业的抨击让工人惊慌。她从他们惊异和责难的表情已经察觉到了。让他们感到荒谬的是，弗洛拉居然认为男人有情妇、嫖娼、像土耳其王子那样妻妾成群是一种耻辱，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其中有个人大胆地对她说：

“夫人，大概您不明白男人的需要，因为您是女人。你们女人有一个丈夫就高兴了。一个丈夫你们觉得足够了，绰绰有余。但是，我们男人一辈子就跟一个女人过活，那实在太乏味了。大概您还不明白这个，不过男女可是大不相同的。连《圣经》都是这么

说的。”

弗洛拉，你一听到这样的陈词滥调就要失去自制力。你过去还真没有见过像这座城市里这样的如此喜欢炫耀的商人，他们竟然厚颜无耻地炫耀淫荡的生活方式和对妇女的性剥削。她也从来没有见过会有如此众多的妓女如此放肆和无耻地追寻嫖客。你本打算去港口附近充满色情酒吧和妓院——你得承认这里的妓院比伦敦的干净一点——的小巷里找妓女谈话，结果失败了。很多妓女不明白你说的话，因为她们是阿尔及利亚人、希腊人、土耳其人或者热那亚人，勉强能讲几句法语。她们个个躲避你，感到害怕，担心你是传教士或者警局密探。你本来应该像在英国那样，为了赢得她们的信任，来个女扮男装。在同报界人士、具有法伦斯泰尔、圣西门和伊加利亚派倾向的专业人士的聚会上，甚至包括后来与大批工人谈话时，当你听见他们这些人居然厚着脸皮大声赞美银行家、船主、经理和商人们找情妇，包养“小蜜”，给她们购买华丽服装、金银首饰，以及如何娇宠这些美人的时候，你以为自己在做梦呢。“拉费里埃先生养活了一群情妇，可是真滋润啊！”“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对待情妇的，真是了不起的老爷！”有这样的一群人还能搞什么革命啊！

在炫耀权势和财富方面，这些商人不像巴黎或者伦敦的富人，而是像遥远的阿雷基帕的阔佬。弗洛拉第一次明白了“权势”和“财富”那令人眩晕的意义，是在她一八三三年九月到达秘鲁的时候。她走完伊斯莱旅程后，一支十几个人的马队跑出城外，到迪亚巴亚高岗上来迎接她。他们个个身穿巴黎的时装，几乎人人都是她的亲戚——阿雷基帕的主要大户人家之间都像《圣经》里那样互相有

血缘和婚姻关系。这支马队一直护送她到达堂皮奥·特里斯坦位于市中心圣多明各大街的府邸。她记得自己凯旋似的步入父亲家土地的情景，那简直像是幻觉：奇利河灌溉的优美和谐的绿色谷地，一群群竖起耳朵的羊驼，三座白雪覆盖山峰的火山，山脚下错落有致地分散着一些白色房屋，一律用雪白的岩石修建，组成了有三万生灵的阿雷基帕市。那时秘鲁已经有了几年的共和历史。但是，这座城市里的一切——白人自以为高贵，梦想着成为贵族——揭露出殖民地的色彩。这是一座布满了教堂、修道院、神学院、赤脚的印第安人和黑人、碎石铺路的笔直街道——中间有一股流水，人们倒垃圾，穷人大小便，骡子、狗和嬉戏的儿童饮用这股溪水——的城市；在破烂的住屋和用茅草、木板、废品搭建的牲口棚的包围下，巍然耸立着那几处主要的住宅。堂皮奥·特里斯坦的府邸就是其中之一。那天，堂皮奥不在阿雷基帕，而是在卡马纳的榨糖厂里。那座雪白岩石筑成的大宅院装饰得十分漂亮，在一片爆竹声中欢迎弗洛拉的到来。树脂制造的大蜡烛照亮了前院，全体仆役——佣人和奴隶——列队表示欢迎。一个蒙头巾、双手戴满戒指、脖子上挂项链的女人走上前拥抱她，说道："弗洛拉，我是你堂姐卡门·德·皮尔劳尔。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你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你觉得自己是个被包围在豪华排场中的乞丐。在接待客人的大客厅里，一切都是闪闪发光的，除中央的水晶枝形吊灯之外，还在四周摆设了五颜六色的蜡台。头昏脑涨的你，不停地伸出手去。男士们一一亲吻你的手背，殷勤地点头致意；女士们按照西班牙模式跟你拥抱。许多人对你讲话用法语，人人都向你打听一个你并不了解的法国：剧场、时装店、赛马、芭蕾舞。那里还有几位身穿白色教士

服的多明我会的修士，他们也属于特里斯坦家族的成员——弗洛拉，这是进入了中世纪社会啦！他们就在欢迎她的人群里。突然，教区神父请大家安静下来，他要讲话，欢迎刚刚来到的客人，并且恳求上帝赐福给弗洛拉，预祝她在阿雷基帕期间生活愉快。堂姐卡门事先已经准备好了晚宴。但是，由于旅行累得半死，加上惊讶和激动，你道歉说，已经筋疲力尽了，还是休息为好。

堂姐卡门为人热情，友好，但是没有脖子，满脸麻子，她陪伴你去住宿的地方，位置在后院，里面包括一间宽敞的衣帽间和一间拱顶卧室，拱顶极高。在门口，堂姐指着一个眼神活泼的黑人姑娘——一动不动像座雕像——说道："弗洛拉，这个奴隶是给你准备的。她已经为你准备好了牛奶浴，让你睡个好觉。"

与阿雷基帕的富人一样，四周包围着贫民的马赛商人似乎没有意识到，相形之下，自己的富足生活有多么可耻。与那些矮小的印第安人相比，马赛的穷人的确算是有钱的。印第安人裹紧斗篷，在阿雷基帕的各个教堂门前要饭，露出瞎眼或者残废的四肢，引起别人的怜悯之心。有些印第安人奔走在大羊驼群的后面，拉着自己的农产品去赶周末集市，站在武器广场的回廊下做买卖。这里，在马赛，也有许多残废，几乎都是外来移民，而由于是移民，就在车间里、码头上和附近的农场里受剥削。

弗洛拉在马赛没有待上一个星期。在这期间，她虽然感觉不舒服，却依然召开了多次会议，出售了五十册《工人联盟》。后来，她常常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而大笑，时而生气。一位只留下了名字而没有说出姓氏的夫人维克杜娃，好几次来西班牙人开的这家客栈找弗洛拉。到了第四次或者是第五次，她遇上了弗洛

拉。这是个看不出年龄的女人，左脚有点瘸。尽管天气很热，她却身穿黑色衣裳，头上蒙着手巾，手上提着一个绸缎挎包。她再三要求单独谈话，弗洛拉只好请她走进自己的房间。维克杜娃大概是意大利人或者西班牙人，这是从口音上判断的，尽管也有可能是方言，因为马赛人说法语带着一种有时让弗洛拉不懂的口音。她毫不克制地恭维弗洛拉——多么乌黑、漂亮的头发啊，眼睛多像萤火虫般的闪亮啊，多么苗条的身材啊，多么小巧的双脚啊，闹得弗洛拉满脸通红。

她打断了维克杜娃的赞美："夫人，您太客气了。可是我的约会很多，不能在这里耽误很长时间。您为什么要来看我？"

"为了让你发财幸福。"维克杜娃用起"你"来了，一面张开双臂，睁大眼睛，仿佛要把全世界的豪华和财富搂在怀里。"我这次来访可以改变你的生活。美人，你简直没法用话语感谢我。"

原来她是个拉皮条的家伙。她来告诉弗洛拉：有位马赛上流社会的男士，很有钱，很大方，很潇洒，早就看上了弗洛拉——这位绅士拥有浪漫情怀，相信一见钟情；他打算把弗洛拉从这个寒酸的小客栈里接出去，为她安家，负责解决她的全部需要和打算。这样，今后她一辈子可以过上与她美貌相配的高级生活了。弗洛拉，你觉得怎么样？

目瞪口呆，满脸通红。弗洛拉笑得喘不过气来。维克杜娃夫人也笑了，以为买卖成交了呢。可是，她一看到弗洛拉从大笑转成愤怒，而且扑过来骂她，威胁她如果不快走开就要报警了，她才吓了一跳。这位虔婆走了，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等到你清醒过来以后，就该为这种幼稚的反应后悔了。"

“美人，应该抓住运气，因为它一去不回头啊。”

弗洛拉沉思起来。愤怒让位给了虚荣心和暗暗的窃喜。是谁打算当你的情人和保护者啊？是个糟老头子？刚才你应该假装有兴趣才对，应该从维克杜娃嘴里套出那人的名字来。然后，你就可以找到他，跟他算账了。但是，一个富有而好色的马赛人的建议说明了你虽然有诸多不幸，虽然不停地奔走劳碌，虽然身上有病，却仍然还是个有魅力的女子，能够让男人欲火熊熊、刺激他们发疯的女子。弗洛拉，四十一年你过得很充实。奥林匹亚在最热情缱绻的时刻对你说道：“我亲爱的，我觉得你是不会死的。”是不是这样啊？

在阿雷基帕，人人都说：这个刚来的法国女子是大美人。从第一天开始，大家都这样说，你的叔叔、婶婶，你的堂姐、堂兄，你的侄子、侄女，你那数不清的亲戚，你那大家族的朋友们，阿雷基帕社交界好奇的人们，他们在前几周纷纷来表示敬意，来送礼，来满足那轻浮、管闲事、不健康的好奇心——一种阿雷基帕“优秀社会人士”（他们自称）的地方病。如今你是多么冷淡又轻蔑地看待那些出生在秘鲁却一心梦想着法国和巴黎的人们啊！你是多么冷淡又轻蔑地看待那些刚刚进入共和时期的假装的贵族们啊！你是多么冷淡又轻蔑地看待那些过着最空虚不过、最寄生、自私和轻浮不过的生活的老爷和太太啊！如今你可以提出如此严厉的批评了。但是，那个时候可不成。你还没有这样的见地。在刚刚踏上你父亲家土地的最初几个月里，你生活在被吹捧的环境里，在那些富有的资产阶级分子当中，你感到幸福。弗洛拉，那些豪华奢靡的寄生虫用他们和蔼可亲的态度、各种各样的邀请、亲热和讨好的举动，让你也感到自己是个富翁，是个体

面人，是个资产阶级分子，也是个贵族。

当然，大家以为你还是处女和未婚的姑娘。谁也没有想到你是在逃避那悲惨的夫妻生活。那是多么美妙的日子啊：起床后立刻有人伺候，一个女奴总是在你身边待命，你绝对不用操心金钱，因为只要住在这里，就总是有吃，有住，有人关心，有大量的衣裳——由于你的亲戚们的帮助，特别是你堂姐的照顾，短短几天里你的衣裳就成倍地增加了。这样的待遇是不是意味着堂皮奥和特里斯坦家族已经决定忘记你是个私生女，已经承认了你合法子女的权利了呢？在堂皮奥没有回家之前，你一直无法确切地知道。但是有些迹象是鼓舞人的。大家对待你的态度就好像你从来就没有离开这个家族似的。也许你叔叔皮奥的心肠已经软下来了。可能他会承认你是哥哥马里亚诺的合法子女，会把你祖母和你父亲的遗产中属于你的那份给你。等到你回法国时就可以带上一笔财富了，这样将来你就可以过上资产阶级的生活了。

哎呀，弗洛拉，幸亏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吗！那样你最后就会变成一个现在你非常蔑视的愚蠢富婆了。让你在阿雷基帕经受一番那样被诓骗的苦头反而更好；借助反面力量让你学会认识不公正现象、仇恨不公正现象并与它作斗争，不是更好吗！你父亲的土地没有让你携带钱财回到法国，但是，那里把你变成了一个革命者、一个抱打不平的斗士、一个“女贱民”——这是后来你自己的叫法，为此你感到自豪，你决定在《女贱民游记》里讲述自己的生活。弗洛拉，总而言之，你有许多方面是应该感谢阿雷基帕的。

马赛最有意思的会议是在皮匠作坊里召开的。那里充满了皮

革、染料和湿木头的气味，与会者有二十几人。突然，傅立叶的弟子，英俊、热情的邦雅曼·马泽尔出现在会场上了。他有四十多岁，充满活力，头发乱蓬蓬的像个浪漫派诗人，身披沾满油污和头皮屑的大氅，能言善辩，讲起话来激动不已。他随身带来一本《工人联盟》，里面做了批注。弗洛拉，他的批评意见立刻吸引了你。马泽尔好像意大利人那样发音吐字，他说道：在工人联盟的社会改革计划里，除去劳动权和教育权，还缺少日常免费的面包权。他那体操运动员似的身材和洋溢的热情，让你回想起阿雷基帕的克莱门特·阿尔特豪斯上校。他详细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立刻就说服了二十几个皮匠和弗洛拉本人。他说，在将来的社会里，面包房全部由国家掌握，它像学校和警察局一样是为大众服务的；它不再是私人企业，而是每天免费给公民提供面包的单位。面包房的开支由税务财政支付。这样，就不会有人饿死了，不会有人做懒汉，青少年、儿童，人人都能受教育。

马泽尔写过一些小册子，办过一份小报，因“煽动造反”而被查封。就在靠近一张摆满饮料和茶杯的桌子旁边，弗洛拉一面倾听着马泽尔讲述他在政治上的倒霉事件——多次以煽动罪被捕入狱，一面不由自主地回忆起阿尔特豪斯来，此人与那个马里斯卡拉一道，在一八三三年的秘鲁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同马泽尔一样，阿尔特豪斯浑身散发着活力，胆子大，敢冒险，喜欢行动。但是与马泽尔不同，上校不关心不公正现象，不关心穷人太多、富人太少的现状，也不关心富人对残废人太冷酷的现象；上校关心的是世界上会不会有战争，因为他喜欢打仗，他可以开枪、杀人、发号施令、制定作战计划、实施计划。打仗是他的职业，可以发挥他的

才能。上校是个高大的德国人，金发，英俊，眼睛深蓝色；弗洛拉认识上校的时候，他似乎还远不到四十八岁。他的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都讲得很好。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当雇佣兵。他在欧洲战场上从一端跑到了另一端，一面打仗一面就长大了；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他在联军队伍里；战争结束后，他来到南美洲寻找可以雇佣他当军事工程师的战场。秘鲁政府雇佣了他，任命他当秘鲁军队的上校，他参加了震撼着年轻共和国的从独立之日起爆发的全部内战，长达十四年之久，其间他根据交战双方的待遇，不断地变换着阵营。后来，弗洛拉很快发现，上自她叔叔堂皮奥·特里斯坦——他起初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副王总督，后来摇身一变成为共和国总统，变换阵营是秘鲁社会的家常便饭。奇怪的是大家都吹嘘这变换阵营的本事，好像这是一门高雅艺术，可以躲避危险和从国家陷入的周期性冲突状态中捞取好处。但是却没有人如此高雅或厚颜无耻地为缺少思想原则、远大理想和忠诚的态度而自豪；没有人决定为谁而战,每个人时刻都只考虑报酬，像克莱门特·阿尔特豪斯上校那样，纯粹以寻找冒险活动为目的。上校此时在阿雷基帕，他是跟随西蒙·玻利瓦尔的参谋部来到这座城市的，他一下子就爱上了曼努埃拉·德·弗洛雷斯——弗洛拉的表姐、堂皮奥和堂马里亚诺的外甥女，后来两人就结婚了。由于上校的妻子在卡马纳，跟堂皮奥及其侍从在一起，上校就变成了弗洛拉不离左右的陪同了。他请弗洛拉看城内一切有趣的地方，从有几百年历史的教堂和修道院开始，直到在商业广场露天表演的宗教圣迹剧——面对着混杂的人群，演员们连续几个小时做滑稽动作，朗诵诗文。上校带她去阿雷基帕的两个剧场看斗鸡；去武器广场看斗牛；去剧院看正在上演的卡尔德

隆·德·拉·巴尔卡[1]的古典喜剧或者无名氏的话剧；去看经常举行的宗教游行，这让弗洛拉想到古罗马的酒神节和农神节大概就是这样的情景，即用一些下流的动作和笑话让老百姓开心并保持昏睡状态。走在前面的是乐队和化装成滑稽小丑、白痴、假面人的黑人和混血种人，他们扭动着身躯，用滑稽动作取悦观众。接着过来的是信众，他们举着香烛和香炉，在香烟中拖拽着枷锁，背负着十字架，不住地鞭打着自己。随后，是一大群印第安人，他们用盖丘亚语祷告，不停地哭叫着。抬圣像的杠夫们因为喝了白酒和玉米酒——又名奇恰酒——而格外有力气，完全处于醉酒状态。

"这个迷信的民族造就出世界上最糟糕的士兵。"上校对他说，一面哈哈大笑，你却听得着迷。"他们胆小、粗野、肮脏、涣散。唯一让他们不当逃兵的办法就是恐吓。"

上校给你讲述了他如何成功地在秘鲁培养起军官对部下施行体罚的习惯。

"军官的鞭子下面出好兵，如同马戏团驯兽师的鞭子可以驯服猛兽一样。"他如此断言道，一面笑个不停。你那时心里想："他就像那些最终消灭了罗马帝国的野蛮的日耳曼人中的一个。"

一天，弗洛拉和上校跟几个朋友一道去丁格镇游温泉。阿雷基帕附近有几处温泉。他和她离开了朋友们去看一些山洞。突然之间，上校把她搂进了怀中——你感到浑身发软，无力，好像被那强壮肌肉攥住的小鸟。他抚摩她的乳房，亲吻她的嘴唇。弗洛拉真的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没有屈服在这个男人的爱抚之下，因为他

---

① Calderón de la Barca(1600—1681)，西班牙黄金世纪晚期著名戏剧家。

的魅力比此前任何男子都大。但是，自从跟夏扎尔结婚以来的、对性交的厌恶终于占了上风。

她说："克莱门特，我很遗憾，您这样粗鲁的行为破坏了我对您的好感。"

她轻轻给了上校一个耳光。那张吃惊的金黄色面孔微微一晃。

"弗洛拉，应该道歉的是我。"上校脚后跟一碰，敬礼道，"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我用自己的荣誉发誓。"

上校说到做到。在弗洛拉随后度过的几个月里，他没有再作出任何放肆的行为和暗示，尽管弗洛拉有时捕捉到他眼神里有着强烈的欲望。

在发生了丁格镇温泉事件之后，过了短短几天，她经历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地震。那时，她正在卧室写信，整个大地震动起来之前的几秒钟里，她听见城里的狗群在狂吠——此前，人们对她说过，狗能够最早感觉到随后发生的事情；接着，她看见身边的奴隶多明各已经跪在地上，双臂高举，惊恐的眼睛望着天，大声向主宰地震的神明祈祷：

基督啊，发发慈悲吧
基督啊，您不要震怒
不要惩罚，不要严厉
生命里的基督啊，温柔的基督
看在您为人类留下的神圣创伤分上
发发慈悲吧，基督啊

大地连续震动了两分钟，伴随着低沉的轰鸣声。与此同时，弗洛拉吓呆了，忘记了应该跑到门框处躲避——这是亲戚们的教诲。这次地震没有给阿雷基帕造成很大损失，但却毁灭了海岸地区的两座城市：塔克纳和阿里卡。随后的三四次余震已经无足轻重了。弗洛拉，你将永远不会忘记地震中体验到的那种软弱无力和灾难到来的感觉。在这里，在马赛，十一年之后，想起来还会打冷战。

在马赛这个地中海的港口城市，弗洛拉的最后几天是在床上度过的，炎热、胃疼、全身无力和种种神经痛把她折磨得疲惫不堪。有许多事情在等着她做，如此地浪费时间让她感到心焦。那几天里，她对马赛工人的印象好了一点。工人们看见她病倒了，便热心地来照料她。一组又一组的工人前来客栈探视，给她带来水果和一束束鲜花，关切又拘谨地站在床头，手里拿着帽子，等待她提出什么要求，都渴望为她服务。由于邦雅曼·马泽尔的努力，一个由十人组成的工人联盟委员会成立了，除去马泽尔这个写小册子的鼓动家之外，都是体力劳动者：一个裁缝、一个木匠、一个泥瓦匠、两个皮匠、两个理发师、一个缝纫女工，甚至还有一个码头工人。

在客栈的卧室里举行的会议是比较放松的。由于体弱和病痛，弗洛拉说话很少。但是，她十分注意倾听；她喜欢这些客人质朴的话语和十分缺少文化的状态，但又因为他们传染上了资产阶级的偏见而生气。比如，他们反对来自土耳其、希腊和热那亚的移民，认为这些移民应该对全部的偷盗犯罪行为负责。又比如，他们轻视妇女，认为男女不应该平等，妇女不应该享有与男人同等的权利。为了不让弗洛拉生气，他们假装赞成她关于妇女的观点；但是，弗洛拉从他们的表情和互相交换的眼神来看，知道自己并没有说服

他们。

有一天开会的时候，她从马泽尔那里获悉：维克杜娃太太除去当虔婆之外，还是警察的眼线。她还得知维克杜娃这几天在马赛人聊天的场所打听她的情况。这就是说马赛当局也在跟踪她的脚步。一个每天来看望她的木匠，名叫萨林，听见这话，立刻惊慌起来，担心警察会逮捕弗洛拉夫人并且把她关进看押妓女和窃贼的老监狱，于是建议她穿上他的国民警卫队的服装，躲藏到山里他认识的羊倌住的窝棚里去。这项建议让全体与会者开怀大笑起来。她给大家说，她早就经历过萨林建议的这类突发事件。她讲述了自己在伦敦的冒险经历。那是在五年前，为了行动自由和进行社会调查，她连续四个月始终女扮男装。说着说着，她没了力气，昏迷过去了。

弗洛拉，你在阿雷基帕也曾经女扮男装，那是在狂欢节的时候，你装扮成轻骑兵，有佩剑，戴羽毛头盔，穿皮靴，粘上小胡子，为的是出席假面舞会。上流社会的阿雷基帕人狂欢节之夜讲究戴花，抛掷五彩纸球，或者洒香水；但是，到了白天，他们跟老百姓一样，过狂欢节的方式就是互相泼水和抛掷装有各色液体的鸡蛋壳，参加真正的巷战。弗洛拉，你站在堂皮奥家临街的阳台上，兴致勃勃地观看那幅场景，让你想到这里与你熟悉的土地是多么的不同啊。

阿雷基帕的一切让你感到吃惊，困惑，刺激你思考关于人类、社会和生活的种种问题。例如，你注意到，教会团体最好的生意是把教士服出售给临终的人，因为阿雷基帕的习惯是死人要穿着教士服下葬。还有，这座小城市里的世俗社交生活比巴黎还要紧张和频繁。大户人家天天迎来送往；每天下午要吃圣卡塔丽娜、圣特蕾莎

和圣罗莎三家修道院修女制作的糕点，喝从库斯科运来的巧克力茶，不停地吸烟——妇女尤甚。关于大户人家的隐私和丑事的闲话、议论、猜测、诽谤、机智的批评，让吃吃喝喝的人们感到幸福无比。当然，在所有这些聚会上，大家会怀着惆怅、嫉妒、绝望的心情谈到巴黎，因为对于阿雷基帕人来说，巴黎就是天堂的人间分店。人们提出一大堆关于巴黎生活的问题，几乎要把你给淹没了，而你还不如他们更了解巴黎，于是你就胡编出各种想象的玩意儿来，免得让大家失望。

你在阿雷基帕已经度过了一个半月了，可是堂皮奥却仍然待在卡马纳不动，丝毫没有回来的迹象。这长期不回家是不是一个粉碎你企图的计谋啊？莫非堂皮奥害怕你随身带来了新证据，迫使司法机关承认你的合法地位，从而成为继承堂马里亚诺·特里斯坦财产的第一人？正当她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家人通报说，萨卡里亚斯·夏布里埃船长刚刚到达阿雷基帕，下午就要来拜访她。自从她与他在瓦尔帕莱索港口分手之后，她就再也没有想过船长。这位布列塔尼船长的出现，对她来说等于是又一次地震的效果。毫无疑问，船长肯定要求跟她结婚。

与夏布里埃再度重逢的第一天是亲切友好的，因为客厅内有六七个亲戚在场，妨碍了他谈到促使他前来这里的亲热话题。但是，他的眼神把心里话告诉了弗洛拉。第二天上午，他来了，弗洛拉没能避开与他单独相处的局面。萨卡里亚斯·夏布里埃跪下来吻她的手，恳求她同意结婚。他保证：他要用下半辈子的时光让她过幸福生活；他能给阿琳当个模范父亲；弗洛拉的女儿就是他的女儿。你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不知如何是好，几乎就要说出实情了：你是已

婚妇女，不只一个女儿，而是一儿一女(长子已经去世)，无论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不允许你再结婚。但是，一种担心堵住了你的嘴巴：万一夏布里埃因一时的愤怒向特里斯坦家族揭穿你的真面貌，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啊？这个已经向你张开双臂的社会可能因为你撒谎和你的无耻，因为你是个离家出走的妻子和铁石心肠的母亲，而把你驱逐出境。

那么怎么摆脱船长才好呢？她躺在马赛客栈的床上，挥舞着扇子抵挡十月夜晚的炎热，倾听着蝉鸣，再次感觉到胃酸和内疚，感到良心的责备。每当她想起为了让夏布里埃泄气和摆脱他的追求所使用的计谋，就总是感到良心的责备。弗洛拉，现在你还感觉到了心脏旁边那颗冷冰冰的子弹头。

“好吧，萨卡里亚斯。如果你真的这么爱我，那就证明给我看。你去给我办个出生证明来，证明我是父母真正合法的女儿。这样，我就可以提出继承遗产的要求了。有了遗产，咱们就可以去加利福尼亚过安稳日子了。你办不办？你在法国有熟人，有影响。即使你贿赂政府官员，也要给我办到出生证明，行不行？”

这个耿直的男子汉、模范天主教徒脸色发白，睁大了眼睛，他难以相信刚刚听见的这番话。

“可是，弗洛拉，你明白你的要求吗？”

“萨卡里亚斯，为了真正的爱情，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

“弗洛拉啊，弗洛拉，这难道就是你需要的爱情证明？这是犯罪啊！是违法啊！你希望我干这种事情？你为了拿到遗产，就把我变成罪犯？”

“我已经看出来了，萨卡里亚斯，您并不十分爱我，不大想让我成为您的妻子。”

弗洛拉，你看见船长的脸色更加苍白了，接着又变得满脸通红，好像要中风似的。他在座位上晃来晃去，仿佛要晕倒了。终于，他起身离开了你，转身走了，脚步沉重得像老人。走到门口，他回转身来，举起一只手，用驱除魔鬼的口气说道：“弗洛拉，您记住：现在我恨您的程度像过去我爱您一样深！”

这些年来，善良的夏布里埃怎么样了？弗洛拉，后来你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或许他已经阅读了《女贱民游记》，这样他就了解你为什么会使用那丑恶的计谋拒绝他求爱的真相了。他会不会已经原谅你了？是不是还在恨你啊？弗洛拉，假如你跟夏布里埃结婚了并且跟他一道隐居在加利福尼亚，再也不踏上法国的土地，那么你的生活会怎么样呢？毫无疑问，会是一种安稳的生活。可是，你就永远不会觉悟，不会写书，不会变成革命的旗手，不会去解放被奴役的妇女和被剥削的穷人了。总而言之，你在阿雷基帕让那个善良的男人吃了一阵苦头还是对的。

就在弗洛拉的病痛稍稍减轻的时候，她就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前往土伦[①]了。这时，马泽尔给她送来一个有趣的消息：那个泥瓦匠诗人夏尔·蓬西借口去阿尔及尔度假旅行而甩掉了弗洛拉，可其实他根本没有渡过地中海。不错，他是上了船，但是在起航前，他害怕遇上海难，突然大发神经，又哭又喊，要求放下舷梯，让他上岸。船上的大副决定采取英国海军解除新兵恐惧海水的办法，把他

① Toulon，法国南部瓦尔省省会。

抛出船外，扔进海里。夏尔·蓬西羞愧得要死，整天躲在马赛的家里不出门，拖延时间，让人们以为他还在阿尔及尔寻找缪斯女神呢。一个邻居把他给揭发了，如今夏尔成为大家的笑料了。

弗洛拉评论说："这就是诗人干的事情。"

一二　我们是什么

普纳奥亚，一八九八年五月

他一大早在太阳热起来之前就来到了岛上首府帕皮提。从圣弗朗西斯科来的邮船，昨天夜里预告到达，今天已经进入湖区靠岸了。他坐在码头的一家酒吧间里喝啤酒，等待着邮差出现。他看见邮差乘坐的一辆老马驾驭的车子疲惫地驶过了贸易码头，其中最老的邮差封舍瓦还是封特瓦——你总是搞错——点头向他致意。他很平静，不跟任何人说话，品尝着用最后几个铜板买来的啤酒，一面等待着邮差消失在里沃利路的凤凰树和洋槐的后面。他计算着邮差把狭小地面上的包裹和信件排放在搁板和投入信箱所需要的时间。踝骨不疼了。让他整夜出冷汗难以成眠的腿部疼痛消失了。科克，这一次，你比上个月来邮轮的时候运气会好些。

他驾着小马车，不慌不忙地向邮局走去。头顶上，火舌般的阳光照射着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下午两三点时，会炎热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这时的里沃利路上行人稀少，尽管有些人待在花园里，或者自家高大的木结构建筑的阳台上。他看到远处芒果树的绿荫里显现出大教堂的钟楼。邮局已经开门。科克，你是今天上午

的第一位老主顾。两名邮差正在忙着分拣信件和包裹，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在柜台上。

封舍瓦或者是封特瓦，表情忧伤地点点头，说道："很遗憾，没有您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吗？"他觉得小腿上火烧火燎地作痛，踝骨上则是刺痛，"您能肯定？"

老邮差耸耸肩膀，说道："很遗憾，什么也没有。"

他立刻知道应该怎么办了。他不慌不忙地返回普纳奥亚，随着长毛小马的步伐节奏——这辆马车已经交付了一半的费用，一路上咒骂着巴黎那些画廊的老板，他们至少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来消息了。下一班轮船走悉尼航线，要等一个月之后才能到达。科克，这期间你可怎么维持生活啊？普纳奥亚唯一的货栈老板、华人邓，早已经不赊东西给他，因为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他没有偿还购买罐头、烟草和烧酒的欠款了。科克，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他早已经习惯了四面举债度日的生活，但却并没有因此丧失自信心和对生活的热爱。不过，三四天前，一种空虚感、一种生命即将结束的感觉，曾经占据了你的心头，因为你知道那幅巨作——长四米、高几乎两米，你此前从来没有画过的最大作品——用了数月之久，终于结束了。如果再多润色一笔就会画蛇添足了。在你生活的五十年里，难道你在画布上涂出来的最佳作品在短期内由于雨水和潮湿的缘故就会腐烂不堪吗？这想法是不是太愚蠢了？他那时心里想："这画如果还没有任何人看过就腐烂消失了，重要吗？但是无论如何，是不会有人承认这是一幅大师之作了。"不会有人理解这幅作品了。怎么连达尼埃尔·德·蒙弗雷也不给

你写信呢？三个月前你曾经像溺水者般绝望地向这个对你一贯忠诚的朋友请求过援助啊。

到达普纳奥亚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时分了。幸运的是帕于拉和小埃米尔不在家中。不是因为她可能破坏了你的计划，因为帕于拉是个完美的毛利姑娘，习惯于丈夫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你得给她做解释工作，回答她的愚蠢问题，可是你现在没有时间、情绪和耐心做这种蠢事。更别说还要对付孩子的哭叫了。这让他回想起泰阿曼娜的聪明之处。如果与泰阿曼娜商量，那真的可以帮助你避开风险，跟帕于拉谈话则没有用处。他顺着屋外摇摇晃晃的梯子爬进卧室，寻找用来抹烂疮的砒霜粉纸袋。他拿起草帽，带上手柄刻有阴茎形状的拐杖，一眼也不看室内混乱的图书、画册、衣裳、明信片、酒杯、酒瓶以及酣睡其间的小猫，离家出走了。他甚至连画室也不看；最近几周来，他囚禁在那里，处于亢奋状态，过错就是那幅大作：它吸干了他整个生命的血液。他路过附近的小学，听到从里面传出一阵边跑边喊叫的声音，他急忙加快脚步穿过他的朋友、退伍士兵皮埃尔·勒韦戈斯的果园。他涉水过河，踏上去普纳鲁峡谷方向的路，离开海岸越来越远，直奔巍峨的群山。

天气变得炎热之极，这是盛夏的炎热，对于不小心冒险长时间头顶烈日的人来说，有可能被晒得失去知觉。从土著人稀稀落落的茅屋里传出歌声和笑声。这时是一周前开始的元旦佳节。在他离开峡谷之前，有两次听见有人在喊他“科克、科克”，这个绰号实际上是塔希提人发出的最接近“高更”的叫法。他向土著人挥挥手，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努力加快步伐，这加剧了腿部和踝骨的疼痛。

实际上，他因为拄着拐杖跛行，前进的速度很慢。他不时地用手指抹掉前额上的汗水。活了五十岁，如果死去，也还过得去。那身后的荣誉会来吗？你年轻时，无论在巴黎、菲尼斯泰尔、巴拿马，还是在马提尼克岛，对身后的荣誉都是坚信不移的。假如你去世的噩耗传到巴黎，围绕你创作和人品的一点火星般的好奇心能够唤醒巴黎人那浮躁的心吗？会在你身上发生类似那个荷兰狂人自杀后发生的事情吗？人们会好奇地来了解你，承认你的成就，赞美你，随后忘却你吗？你对这些根本不放在心上。

他开始登山了：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上山，两侧是黑乎乎密不透风的椰树、芒果树以及一半被灌木淹没的面包树的植物迷宫。他不得不用拐杖当砍刀开路。他想："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我一点也不会后悔。"假话！科克，你会为自己染上那不可言说的疾病而后悔。随着小路越来越陡峭，他走得也越来越慢了。奋力攀登让他感到悸动不安。问题不是恰恰在此时此刻突发心肌梗塞。你的死法是要按照你亲自设计的那样发生，而不是按照那不可言说的疾病决定的方式。在山坡上的植物保护下行走，比在峡谷里、烈日下烧烤着前进，要好上一千倍了。在登上小山顶之前，他几次停下来喘气。数月前，在帕于拉带领下，他曾经登上过那小山顶，顶上有一小块没有树木但是生长着大量各类蕨类植物的平台，从那里可以看到峡谷、白色的海岸线、蓝色的湖泊、紫色的珊瑚礁的反光，最远处是水天一线的海面。那次他刚一登顶，就下定决心："我要死在这里。"这里真是一处美不胜收的宝地。宁静，完美，纯洁。在整个塔希提岛，或许这里是唯一像你心中庇护所的地方。那是七年前，一八九一年，在你离开法国前往南

太平洋群岛时向你的朋友们宣告的：你要逃离这个被金钱腐蚀的欧洲文明，去寻找一个纯洁的世界、原始的天地；在那没有冬天的土地上，艺术不再是商人们的又一种买卖，而是一种生命、宗教和体育的活动；那里的艺术家如果要吃饭，只需像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那样伸手采摘鲜美可口的果实就足够了。但是，科克，现实可不是在你梦想的高度上存在的。

一阵清风送来那种浓烈的芳香，这是被塔希提人叫做“诺阿诺阿”的植物在雨季里散发出来的，它吸引着他一步步登上那块悬挂在山坡上的小小自然平台。他高兴地呼吸着花香，片刻间忘记了踝骨和腿上的疼痛。他在一块干燥的土地上坐下，头顶上是一片蔽日的蕨类植物的叶子。心里不激动，手也没有发抖，他打开了砒霜粉的纸包，吞下全部内容，借助唾液下咽；为了不被白粉噎住，他不时地稍稍停顿一下，最后，还把纸上的白粉残渣舔得干干净净。白粉里有股土壤的味道，微微发酸。他等待着毒药的效果，没有恐惧，没有他喜欢过的什么恐怖的想象，只有朦胧的好奇。几乎是立刻就开始打哈欠了。你是不是要睡觉？你会甜蜜而无意识地从生命过渡到死亡吗？你原来以为服毒去死会是惊心动魄的，是惨痛的，是撕心裂肺的，是五脏六腑的大灾难。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你陷入到一个朦胧的气态世界里去了：你开始做梦。

他梦见了一八八七年四月还是五月的巴拿马那个黑姑娘，她的性器官红得像血块。在她那简陋的木屋外面，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她的嫖客总比营地上其他哥伦比亚妓女的嫖客多得多。巴拿马运河工地上的劳工之所以特别喜欢她，是因为她身上有“小狗”，保罗很晚才发现，这是巴拿马人对神话传说中可怕的“锯齿形阴

道”的温和叫法。据运河上的劳工们说，黑姑娘的阴道不会“锯”掉客人的阳物，会热情地“啃咬”阴茎，如此突如其来的痒痒让劳工们通体舒服。他出于好奇，在发工资那天也去排队了，与同班组的其他工人一样，他也上了黑姑娘的酮体，但是他并没有发现她的性器官有什么特别之处。你一直记得她身体上浓烈的汗气，记得她肚皮、大腿和乳房热情友好的款待。是她把那不可言说的疾病传染给你的吗？自从那凶猛的高烧在马提尼克岛几乎要了他的性命以来，这个怀疑就总是纠缠着他。难道你把视力减退、心律衰竭、腿上长脓疮都归咎于那巴拿马黑姑娘吗？这个想法让他感到难过。接着，他突然为女儿阿琳哭起来，他已经有好多年没看到她了。你永远见不到她了，因为你女儿已经死在丹麦了，她是被肺炎夺去生命的，那时她已经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丹麦姑娘了；她的法语可能像帕于拉一样的蹩脚。如今，在这个南太平洋孤独的小岛、塔希提岛，你正在这里垂死挣扎。这时，他梦见了他的伙伴和朋友夏尔·拉瓦尔。你认识夏尔是在阿望桥村的那段美好时光，是他陪伴你前往马提尼克和巴拿马去寻找天堂的。那里没有天堂，恰恰相反，你和夏尔突然撞见了地狱。夏尔染上了黄热病，企图自杀。可是，科克，为什么你现在怜悯起夏尔·拉瓦尔来了呢？他不是治好了黄热病了吗？他不是战胜了自杀的念头又活下来了吗？他不是一回到法国，就像个东征的十字军武士回到家乡讲述征服耶路撒冷的丰功伟绩那样讲述自己的经历吗？他不是获得了名副其实的画家的声誉了吗？特别是，他不是与美丽、文雅、轻盈的马德莱娜结婚了吗？那就是埃米尔·贝尔纳的妹妹，你在布列塔尼时一直追求的姑娘。忽然之间，他的美梦变成了噩梦。他感到窒息。某种浓稠、炽热的东

西沿着食道蹿上来，堵住了他的喉咙。你无法把它吐出来。他长时间地处于那种状态，备受折磨，喘不过气来，来回翻身，浑身充满了焦虑。等到他睁开眼睛时，发现他已经呕吐得一塌糊涂了，一长队红蚂蚁正游走在他的胸膛上，蚕食着一个个呕吐的斑点。

你还活着吗？是的，活着。但是，混乱，困惑，难过，连举手的力气也没有。已经是黄昏时分了，他预感到远方的晚霞会发出最后的光辉。片刻后，他又失去了知觉，一连串的人物形象从脑海里一一走过。特别是有个人物来回在“热罗姆-拿破仑”号的甲板上出现。一名军官问你：“水兵高更，你的鼻子是在什么地方被人打断了鼻梁的？”“长官，不是被人打断的。它天生如此。我虽然长着蓝眼睛，有着法国人的姓名，可我是印加人。我的记号就在我的鼻子上。”他睁开眼睛时，夜幕已经降临，他看到了星星，因为寒冷而发抖。他睡着了；醒了；又睡着了；突然之间，他完全清醒地明白了应该给他这几个月来画的那幅作品标上什么题目，这是他半年多没有动画笔、没有画素描之后的第一部作品。弄明白了这一点，让他恢复了自信，驱散了因为自杀失败而感到的羞愧心理；如同夏尔·拉瓦尔一样，一八八七年四或五月，他在加勒比染上了黄热病，也曾经要自杀。随着拂晓的最初闪光，他恢复了清醒的意识以及起身的力气。双腿有些发抖，但是没有火烧火燎的感觉，踝骨这时也没有给他制造任何麻烦。动身回家之前，他用去好长时间拍打掉浑身横行的红蚂蚁。科克，你没有死掉，蚂蚁们会多么失望！假如你尸骨腐烂，它们会拥有多么丰盛的筵席！可是你的身体如此顽固且愚蠢地非要坚持活下来不可。

尽管饥渴折磨着他——舌头僵直得如同蜥蜴，他走下山坡、向

峡谷走去时，却并不感到难受，无论肉体还是灵魂；相反地，他浑身被一种乐观激动的情绪所占据。你急切地要赶快回家，急切地要钻进普纳奥亚河(每天早晨开始工作之前，你都钻进水里洗澡)，急切地要喝上一升水和一杯加几滴甜酒(还有甜酒吗?)的热茶，随后点燃烟斗(还有烟草吗?)，一头钻进画室，迅速用黑体字在那四米长的画布左上角写出由于你自杀失败才发现的标题；最近几周来，这幅巨作如同磁铁一样吸引了你的整个身心。它会是一幅杰作吗?是的，科克。左上角那些可怕的问题将支配着整个画面。对于答案，你连起码的想法都没有。但是，你确信：画中的十二个人物，按照逆时针的方向勾勒出人类从童年开始的生活直到令人不快的晚年的轨道；对于会寻找答案的人来说，答案就在那十二个人物身上。

快要走到峡谷之前，他遇到了一处小小的瀑布，从山的一侧直落长满地衣的水沟。他喝起水来，痛快极了。洗洗脸，洗洗头，洗洗双臂，洗洗胸膛；然后在路边坐下来，双腿悬空，沉浸在快乐的发呆状态中。余下的道路是在疲倦、但是兴致勃勃的陶醉中走完的。

将近中午时分，他走进了家门，仿佛刚刚周游世界归来似的。小埃米尔光着身子脸朝上睡在一张简陋的床上，帕于拉坐在席子上，小猫蜷曲在她两腿中间，她正试图用吉他弹出一个曲子来。她看看他，笑一笑，依然抚摩着吉他的琴弦——她一直驯服不了这种乐器，每个音符都走调。

“我想自杀，结果失败了。我吞下了大量毒药，结果呕吐起来。这把我给救了，可是，没有砒霜给腿部止痛了。”他用法语慢

慢地说着。帕于拉完全明白他的话，虽然她说起来困难。“我不仅是个失败的艺术家和饿鬼，还是个失败的自杀者。好啦，去给我煮杯茶吧！”

那女人心不在焉的表情并没有改变。她又是机械地微微一笑，与此同时，手指依然固执地要从倒霉的吉他上弹出几个和弦来。

她没有动弹，只是说：“科克，你要一杯茶。”

“一杯茶！”他重复道，一面在床上躺下来，一面用双手催促她起身，“马上！”

她推开小猫，把吉他放在地上，柔和地扭动着身躯，向门口走去。她似乎比十六或者十七岁的年龄大一些。她很丰满，身材不很高，黝黑发蓝的长发漫过肩膀，皮肤如同丝绸般光洁，在她那身红色的短裙相衬之下，皮肤好像在发磷光。这是个漂亮女孩，甚至可以说是自从你踏上塔希提岛以来与你同居的女孩中最美丽的女伴。帕于拉已经有过两次分娩的经历，可是体形丝毫没有变化，身材依然年轻、苗条。科克，你与她已经相处几年了，可是一直没有像爱泰阿曼娜那样爱她；你还是不时地想念泰阿曼娜，难以克制地想念着她。既然帕于拉美丽、听话又服务周到，为什么你不能爱上她呢？因为她傻得厉害！近来，他已经把与帕于拉的谈话压缩到最起码的程度。如果她沉默不语，他还会对她产生某种好感，认为她是个伴侣，是个帮助，每当他性欲冲动时——如今这种情况越来越少，她还能提供年轻、结实、性感的肉体。但是，只要她一开口说话，无论用法语还是塔希提土话（他并非都能明白），她那些平庸的问题和缺乏理解力——他努力给她解释，她还是不理解——的样子实在让他感到沮丧。尤其让他生气的是：对于无论精神、思想、艺

术或者简单动脑子的事情，她总是一副懒洋洋、不感兴趣的样子。她是不是明白你想要自杀？她非常明白。但是，既然她丈夫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那她还作什么评论？难道她在主子和老爷的事情里还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科克，她不是一个成年女子。她是一具年轻的肉体，只是个阴道加乳房而已。

他睡着了。但时间不长，因为他睁开眼睛时，帕于拉给他床边放下的热茶仍然还是热的呢。他去找储藏室里的那最后一瓶甜酒。瓶子几乎是空的，但是流进热茶里的那几滴酒增加了茶的热度。他小口品尝着热茶，一面担心地向画室走去。他仔细审视了一下绷紧在巨大画架上的画布；如同建筑物的脚手架一样，那巨大的画架是专门为画这幅作品特制的。从竹排缝隙渗透进来的阳光使得画面处于动态，赋予画面一种奇怪的颤动感。那是蝴蝶飞舞造成的颤动，如同伏天普纳鲁树林里的情景。是的，科克，那标题是合适的。他拿起调色板，用一支最细的画笔，以小写字母在画布的左上角写下：“我们来自何处？我们是什么？我们向何处去？”

这就是你曾经很想画的作品吗？如今，你是从死神那里归来——科克，这说法很好听，怀着从阴间归来所产生的平静与视角，你已经不那么肯定了。那画面上由一个野蛮的、定居在塔希提岛上的画家重新编造的那些内容，就是天堂吗？那是你开始时朦胧的企图。或者确切地说，你是要从地狱——近来你与不幸进行激战所落入的境域——里画出一座并非抽象的、并非欧洲式的、并非神秘的、而是毛利人的伊甸园。那是一座具体的伊甸园，代表这里和现在的伊甸园。但是，你眼前的画面可并非如此啊。这个占据中央地位、身穿白色遮羞布的高大人物是谁？他正在从一棵位于他头

上、将画面一分为二的隐形树木上摘取果子。肯定不是夏娃。丝毫不能肯定那是个女人，因为虽然他的面孔、腰部、胳膊可能被认为是女性的，但是遮羞布隆起的部分却不是女人的：那是饱满的睾丸和坚挺的阴茎，大概正处于勃起的过程中吧。

他笑了。原来你是个二尾子！你画的就是这个！是个阴阳人！七年前，那是一八九一年六月你到达塔希提时，热诺少尉(他现在如何?)告诉你土著人看到你飘拂的长发和莫希干人的帽子，认为你是阴阳人，你听了以后浑身直打寒战。你是个阴阳人？自从你懂事以来，你的男性特征难道表现得还少吗？你很不痛快，剪掉了长发，用一顶草帽换掉了那顶莫希干人的帽子。但是，后来，当你发现对于塔希提人来说，与欧洲人的看法不同，无论男女都直截了当地接受“阴阳人”时，你改变了看法。这时，你对于被人看成“阴阳人”一事才感到自豪起来。他想：“这是传教士唯一没有能剥夺掉塔希提人的东西。”尽管神父和牧师气势汹汹地宣讲，坚持男女有别，坚持男人在这里、女人在那边，尽管他们顽固地要消灭性别之间的一切模糊形式，可难道村庄里、许多家庭中，阴阳人还少吗？神父和牧师们没有能剥夺掉土著人的这一财富：关于性的智慧。他高兴地回想起与那个年轻的樵夫火德娃在瀑布下的情事。时间并没有过去多久，但是，科克，感觉起来好像有几百年了似的。是的，在塔希提还有很多很多阴阳人。不是在帕皮提这里，而是在岛内，欧洲人的影响还没有到达那里，或者影响甚微。他曾经多次见到过那种用女孩喜欢的鲜花装饰头部、做饭、缝衣、搞家务的小伙子，在节日里，他们酩酊大醉之余让男人爱抚，有时还自然而然地被当做女子使用。他还在同样的环境里看到过妇女与妇女之间互

相拥抱、互相亲热，对此没有人感到奇怪。科克，这就是你前来寻找而没有找到的、那消失文明的最后残余；这就是那原始、健康、多神崇拜、幸福、对身体没有羞耻感、还没有被那没落的罪孽意识扭曲的文化留下的踪迹。科克，这是把你吸引到南太平洋来的那种文化遗留的唯一东西，它聪明地认可爱情的必要性，而无须任何猜忌；它接受爱的任何变形，包括雌雄同体。这种情况不会延续很久了。欧洲也会消灭阴阳人的，如同从前消灭古代诸神、古代信仰、古代风俗、古代裸体习惯、文身和用活人祭祀，消灭那健康、快乐、一度很有活力的文明。但是，这样的文明现在仍然还存在于马克萨斯群岛上。在有生之年，你应该到那里去。

你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在你的最佳作品的中央画了一个双性人。这是对已消亡文明的纪念，是对欧洲人盗窃塔希提人的宝物的纪念。在你生活在这里的全部时间里，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还能回忆起过去风俗、社交、日常生活的人。甚至经常出现在你绘画中的灿烂的裸体像，现实中也没有丝毫的踪影了。传教士们给土著人古铜色的肉体套上了类似圣袍的长衫。真是造孽！几千年来那古铜色、灰色、白色或者蓝色的美丽身躯，自豪、纯真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传教士们却要将它掩盖起来，这岂不是犯罪！强加在土著人身上的长衫遮蔽了优美的线条和活力，打上了可耻的奴隶印记。科克啊科克，为了让那消失的文明继续存在下去，你不得不从头到脚去创造出来。绘画中出现的毛利人是从前那个样子吗？过去的毛利人处于自然状态，喜欢裸体，与提供水果的树木友好相处，是大海和湖泊的朋友。他们在水中钓鱼、沐浴，驾驶着轻盈的独木舟航行在水面上，那不安静的女神依娜保护他们不受灾难的侵犯。你也为毛

利人塑造了依娜女神的形象，因为如今没有一个毛利人记得祖先们崇拜的依娜的模样了。传教士们早就剥夺了毛利人的记忆能力，把他们变成了遗忘者。

通过看上角是否发黄来鉴别古壁画的年代——岁月开始磨损了它的边缘，这方法是正确的。此外，是风景的基调。以淡蓝加淡绿为背景色，舞动的树枝和树干仿佛动物的触须和蛇类一样耸立其上。树木是这幅画中唯一好战的角色。相反地，动物们则是爱好和平的，猫、羊、狗、鸟都与人类友好共处。甚至连蹲在左边将死或者已死的老太婆，保持着你永远也不能忘记的秘鲁木乃伊的姿势，似乎对自己的去世也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那两个位于中景、身穿玫瑰红长袍、从死到生逆时间而行、站在智慧树旁边的人物是谁呢？你一面描绘着他们，一面想：一个是你自己，一个是不幸的阿琳。可是不对。那两个窃窃私语的人不是你和你死去的女儿。也不是塔希提人。从他们那密谈的方式、那专心致志的神情、那对周围环境无动于衷的样子来看，他们身上有着某种阴险、粗鲁、令人好奇的东西。他闭上眼睛，在心灵深处寻觅着。科克，你在这两个人物身上要表现什么？他不知道。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的。这是个好兆头。你不仅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想象力、自己旧有的技巧画出了你最好的作品，而且使用了自己来自内心深处不可捉摸的力量、那爆发的激情、那愤怒的本能、那宣泄在优秀作品里的冲动。科克，那些作品将永远活在世界上，就像马奈的《奥林匹亚》。

他长时间地思考和研究这幅作品，极力要弄个彻底明白。走出画室，他看见帕于拉已经准备好了晚饭，正在下面敞开的房间——

两边与户外相通，作餐厅使用——等候着他。她怀里抱着埃米尔，那孩子虽然眼睛睁得很大，面部却毫无表情，纹丝不动。对他，你从来没有像对他小姐姐、出生后不久就去世的女孩那样产生柔情。饭菜还不错。桌子上放好了一盘水果和一个鸡蛋饼，鸡蛋饼是你教会女伴按照你喜欢的方式做出来的，非常柔软，几乎呈流质状态。附近传来阵阵看不见的海涛声。

他微笑着称赞说："这么说那个华人邓又一次赊东西给咱们啦。你是怎么说服他的？"

她点点头道："科克。华人。鸡蛋。盐。"

她眼睛里有某种平静、温柔、孩童般的东西，与她那丰满的身条形成对照。

"假如今天晚上我和你做爱，那我会感到自已的体力是真的恢复了。"他高声道，一面坐下来吃饭。

"真的恢复了。"她表示同意，一面噘噘嘴巴。

一三　修女古铁雷斯

土伦，一八四四年八月

一八四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拂晓时分，弗洛拉到达了土伦。她的第一印象坏得不能再坏了：“这是一座充满军人和罪犯的城市。我在这里什么事情也做不成。”让她产生这种悲观情绪的原因是，土伦人依靠海军造船厂生活，城里有五千工人在厂里干活，还混杂着进行强制性劳动的服刑犯人。另外一个原因是，从马赛开始，结肠炎和神经痛闹得她一刻不得安宁。

在土伦接待弗洛拉的人是一些圣西门学派的资产阶级分子，一说起技术、科学进步和组织工业财富的生产来，他们的观念非常时髦，但是，他们害怕弗洛拉过分唐突的言论会给他们带来与当局的麻烦。领导他们的人是个看样子爱打扮的船长，名叫约瑟夫·科雷兹，他不厌其烦地劝告弗洛拉要谨慎和克制。

“要是一味地讲究谨慎和克制，那我就不南下了。”弗洛拉让他知道自己的任务，“你们马上要干事啊。我是来干革命的，就必须说真话，有什么办法呢！如果当局生气，那就能更好地在工人面前证明我的身份了。”

果然，当局生气了，而弗洛拉还没有来得及在公众面前开口呢。在她到达土伦的次日，一个五十多岁、浑身散发着薰衣草气味的大胡子警官来到她下榻的旅馆，用了半小时讯问她来土伦的意图。他警告说，如果有任何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惩。几个小时后，检察官助理给她送来一张国王检察官的传票，要求她去检察官办公室接受传讯。

弗洛拉这位“暴怒夫人”真的愤怒了，她怒吼道：“告诉你的领导：我不去！如果我犯法，那就逮捕我好了。但是要想恐吓我，让我浪费时间，那绝对办不到！”

检察官助理是个举止谨慎的年轻人，他惊慌不安地望着弗洛拉，好像这个提高嗓门、在他鼻子前几毫米的距离挥动食指的女人，有可能发动人身攻击。弗洛拉，十年前，在阿雷基帕，你叔叔堂皮奥·特里斯坦在与你初次见面后几天的那个上午，你和他终于涉及那棘手的遗产问题时，他用同样惊慌不安的眼神注视着你。堂皮奥衣着考究，举止优雅，身材矮小，讲话流利，满头白发，有一双蓝眼睛，但是显得体弱；他早就准备好了一堆理由。亲切的寒暄之后，他使用了一大堆拉丁语词汇，引证了大量法律条文，闹得你喘不过气来，目的是要你知道：你是父母的非婚生女，根据你写给叔叔的信里的供词，你父母的结合完全没有可证实的合法性，因此你不能指望从父亲的遗产里得到一分钱。

堂皮奥拖延了三个月方才从卡马纳的糖厂回来，好像害怕与这位法国侄女见面似的。弗洛拉，对你来说，亲眼见见父亲的这个小弟弟，让你激动得潸然泪下，因为叔叔的相貌特征让你想起了父亲的模样。你这个安达卢西亚女人啊，至今还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你

拥抱了叔叔，浑身颤抖；你在叔叔耳边说，你很喜欢叔叔，也盼望叔叔喜欢你；你幸福地回忆起父亲的家庭，因为有了这样的家庭，就有了温暖和安全感，而自从你在沃日拉尔大街那座房子里度过那段童年时期以后，就再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弗洛拉，你居然说了这些，居然会有这样的感觉！你叔叔表面上也很激动，拥抱你，用因为动情而模糊的眼神望着你，低声说道："我的上帝啊，闺女啊，你活脱脱就是我哥哥的画像。"

在随后的几天里，这个保养得满面红光的六十四岁小老头——年金有三十万法郎，是阿雷基帕最富有的人——对自己的侄女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但是，当他终于同意跟弗洛拉单独谈话、弗洛拉又表达了应该承认她为堂马里亚诺的合法女儿并且因此应该领取来自父亲和祖母的遗产、即五千法郎年金时，堂皮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冷冰冰的人、一个讲究法律规定的人、一个坚定不移的法规代言人，他说：法律是神圣的，应该高于个人感情之上，否则就不会有文明了。根据法律，弗洛拉不应得到任何遗产，如果她不相信，可以去找法官和律师咨询。堂皮奥已经咨询过了，所以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于是，弗洛拉发火了，就像这次在土伦一样。她刚才把年轻的检察官助理吓得脸色苍白，慌慌张张地逃走了。这个没有良心、卑鄙、吝啬的堂皮奥，就这样报答哥哥多年的操心吗？他难道忘记了堂马里亚诺在法国对他的照顾、保护和教诲了吗？这样一个有钱人竟然欺负哥哥的私生女，否认她的权利，要把她逼进贫穷的火坑里？弗洛拉的嗓门是如此之高，吓得堂皮奥脸色苍白如同白纸，一屁股跌进沙发里。在这间墙壁上挂满了他祖先画像——都是殖民时

期政府的高官和宠臣：法官、统领、大主教、副王总督、市长、将军——的客厅里，他好像没了身份，成了最卑贱的人。后来，他坦率地对弗洛拉说，他活了六十四岁，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一个敢如此不服从他命令的女子，一个如此不尊敬家长的孩子。难道今天法国的习惯是这个样子的吗？

弗洛拉笑了起来。她心里想："叔叔，不是的。在妇女问题上，法国的风俗习惯比阿雷基帕还要反动。"土伦圣西门学派的朋友们一听说警官造访、检察官下传票给弗洛拉，一个个显得惊慌失措。肯定还会搜查她在旅馆的房间。约瑟夫警官把弗洛拉关于在法国各省的工人联盟的全部文件都藏到自己家里了。但是由于某个神秘的原因，弗洛拉在土伦期间再也没有被搜查和传讯。

为了补偿强烈激动的后果，圣西门学派的朋友们邀请弗洛拉去码头看"海上比武"。这是土伦一年一度吸引各地游客、包括意大利旅游者的娱乐项目：两名长矛手分别站在装饰成海上骏马的船头小平台上，各自一手持削尖的竹竿一手拿木制盾牌，十二名划船工一齐发力，使小船全速前进，于是长矛手勇猛地互相攻击。由于猛烈的撞击，一个长矛手，常常是两个，在聚集在码头和滨海路上的人群的吼声中落入水中。表演结束后，弗洛拉告诉圣西门学派的朋友们，她感到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为了让老百姓和资产阶级开心而用长矛攻击的可怜虫，落进了城市下水道排出的污水里，肯定会传染上病毒的。这番话让朋友们非常扫兴。

你从来就不喜欢这种群众性的娱乐活动，个人借助大家的保护而变成了动物，失去了对本能冲动的控制，行为如同野人一样。因此，那在阿雷基帕武器广场上的斗鸡——克莱门特·阿尔特豪斯陪

你去的，那些放肆的人们拼命下赌注并刺激公鸡肉搏，让你从内心深处感到不快。你去看那些娱乐是出于好奇，想弄个明白，你的这种好奇心是天生的，有时会迫使你吞下脏话。

阿尔特豪斯上校据说也是堂皮奥·特里斯坦吝啬行为的受害者，他极力安慰弗洛拉，极力劝说她放弃得到承认合法女儿地位的法律诉讼行动，因为他敢保证，绝对找不到一个好律师去对付阿雷基帕最有势力的人，也绝对不会有哪个法官敢于宣布堂皮奥“有罪”。“弗洛拉，这不是法国，而是秘鲁。”连这个德国人也对温柔的法国抱有幻想啊。

果不其然，你咨询了六七位律师，他们都毫不含糊地告诉你：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凭你写给堂皮奥那封天真的信说出的父母婚姻的真相，你就给自己套上了绞索。如果你敢打官司，那肯定赢不了。弗洛拉甚至请教了一位激进的律师，自从这位律师两年前大胆地为修女多明各·古铁雷斯辩护以来，因为他敢对抗教士，阿雷基帕上流社会的人们都纷纷躲避他，这场闹剧至今仍然鼓舞着城里闲言碎语的流布。年轻、热情的马里亚诺·略萨·贝纳维德斯最后下了如下断语：

“弗洛拉女士，很遗憾，让您失望了。但是从法律上说，您肯定打不赢这场官司。即使您有合格的文件，即使您父母的婚姻是合法的，咱们也是要输的。还没有人赢过堂皮奥呢。您不知道半个阿雷基帕是依靠他生活的吗？另外那一半也希望喝点他的奶水。虽然从理论上说，咱们已经是共和国的人了，可是殖民统治依然在秘鲁活着，还没有结束呢。”

弗洛拉反复思考自己的失败，不得不放弃当个发财的资产者的

梦想。弗洛拉，其实这样更好，对吗？是的，这样更好。所以，尽管阿雷基帕粉碎了你的许多幻想，你却难以抑制地喜欢上了这座有火山的城市。它让你看见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看见了种族歧视，看见了富人的盲目和自私，看见了宗教狂热的非人性，而这正是人压迫人的源泉。修女多明各·古铁雷斯——你的表妹，在这座有着大量被遮掩的乱伦关系的城市里，这是很自然的——的故事让你感到不安，感到惊讶，感到愤怒，促使你去找周围的人调查，以便对发生的事情有个整体印象。为了了解这个修女的故事，必须了解那些隐居修道院。这是阿雷基帕的又一个特色，人们除去吹嘘教堂和住宅的白色岩石，吹嘘地震和动乱，更吹嘘本城是秘鲁、美洲，或许全世界最有天主教特色的城市。于是，你决定考察一番。

为了拿到大主教戈耶内切的许可，这个法国女子以无坚不摧的性格四处求告，与亲朋策划办法。最后，她终于参观了阿雷基帕三家最主要的修女隐居修道院：圣罗莎、圣特蕾莎和圣卡塔丽娜。弗洛拉在最后这座修道院里过了五夜。它有高大的垛墙，原本是西班牙人安置在阿雷基帕市中心的小城市：拥有以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命名的小巷，有摆放着胡乱收集来的康乃馨和玫瑰的广场，有音乐喷泉；一群妇女就在那集体食堂、祈祷室、休息室、小教堂和拥有花园、阳台和厨房的住宅之间走来走去；每个修女有权带四名奴隶和四名女仆。

面对如此奢华的排场，弗洛拉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绝对没有想到一个隐居修道院如此炫耀一种如此奢靡的生活。除去艺术财富，如绘画、雕塑、壁毯、金银器皿、大理石、象牙等文化用品之外，修炼室里还铺有地毯和坐垫、丝绸床单、绣花床罩。糖果

点心摆放在从法国、弗兰德斯、意大利和德国进口的盘子里；还有银制刀叉。圣卡塔丽娜修道院的修女们热火朝天地欢迎弗洛拉的到来。她们无拘无束，满面笑容，美丽动人，女人味十足。修女们想知道“法国女人是怎么穿着的”，她们不满足于弗洛拉脱掉衬衫，让她们看胸衣和乳罩，还要看裙子和腰带，因为她们极想摸摸法国妇女的内衣内裤。弗洛拉脸红得像虞美人，羞得说不出话来。她只穿裤衩和袜子，在修女们仔细察看的目光下展示了好大工夫，直到最后女院长解围为止，但是女院长也笑个没完。

弗洛拉在这座贵族化的修道院里度过了有教益也有趣的几日。只有贵族出身的女信徒才有可能进入这样的修道院，因为她们得有能力支付教会要求的高额出家费。尽管要永远隐居，要长时间反省和祷告，但修女们并不觉得生活令人厌烦。由于生活舒适和忙于社会活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要招待客人，或像女孩那样做游戏，或去各自由女奴和女仆们总是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宿舍互相拜访，因此隐居的严格规定松弛了不少。圣卡塔丽娜的修女们——弗洛拉一一询问过——坚信多明各修女是被魔鬼附体了。人人都说，圣卡塔丽娜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凄惨的事情。

多明各的故事是发生在圣特蕾莎修道院，那里属于圣衣赤足教派，比圣卡塔丽娜修道院的规矩要严格、严厉、严谨。弗洛拉在里面也住了四天三夜，憋闷得毛骨悚然。圣特蕾莎有三座漂亮之极的院落，里面生长着精心栽培的藤萝、茉莉、晚香玉和玫瑰；还有鸡窝和菜园，修女们亲手栽种蔬菜。但是，这里没有圣卡塔丽娜那种不严肃、世俗、嬉闹和轻浮的气氛。在圣特蕾莎修道院里，没有人嬉闹，大家都只顾祷告，反省，默默地劳动，全身心都为了热爱上

帝而受折磨。在修女们闭门祈祷的小小修炼室里——不是卧室，没有豪华和舒适的设备，只有光秃秃的墙壁、一把简朴的藤椅、一张未经抛光的木桌以及悬挂在一颗钉子上的鞭子。修女们用鞭子来鞭打自己，以便把带伤疤的肉体奉献给耶稣基督。弗洛拉从住房里惊慌地倾听着夜间传来的鞭打声和哭喊声，于是理解了多明各·古铁雷斯表妹在这里(从十四岁开始)的十年中过的是什么日子。

多明各在十四岁的时候应母亲的要求，在自己失恋——年轻的恋人跟别的姑娘结婚了——之后，就进入了圣特蕾莎修道院当修女。短短几周后，或许是几天后，她明白自己绝对不能适应这种讲究奉献、极端俭朴、宁静、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制度，在那里仅仅是睡觉、吃饭和活着，因为一切就是祷告、唱赞美诗、鞭打自己、忏悔、种地。母亲来探访时，她苦苦哀求，希望母亲接她离开修道院，但请求无效。忏悔神父的道理让她感到困惑，母亲的理由加倍让她糊涂：她必须识破魔鬼的埋伏，魔鬼要她放弃纯洁的宗教天职。

一年后，多明各已经许下终生与大墙和破庙为伴的心愿。她在某一灵修时刻，从圣特蕾莎写的《生活之书》里看到一个萨拉曼卡修女被魔鬼附体的故事：魔鬼想出一条恶毒的诡计让修女产生逃离修道院的念头。那时，多明各刚刚满十五岁，读到这里，她心头一亮。是啊，这可是个逃跑的办法。要想成功就必须有耐心和万分的谨慎。实施这个逃跑计划让她用去了八年的时间。弗洛拉，你表妹策划复杂的逃跑方法用去的八年，应该是怎样的情景啊———一步一步，万分小心谨慎，每当感觉有可能被发现就连忙后退，次日重新开始，如同奥德修斯的妻子珀涅罗珀那样，反复编织和拆毁那块寿

布。每当想起，你就感到揪心，就产生破坏的冲动，你就想烧毁修道院，就想绞死那些压迫人们灵魂和肉体的狂热分子，或者将他们送上断头台，就像一七八九年革命者的做法一样。后来，你对自己怒火点燃的秘密恐怖景象有些后悔了。

终于到了一八三一年三月六日，多明各·古铁雷斯二十三岁，可以实施自己的计划了。前一天晚上，她的两个女仆在圣胡安医院一位医生的秘密协助下，得到了一具印第安女人的尸体。她们在夜幕的掩护下，把尸体用麻袋运送到了租好的一家商店里，地点就在圣特蕾莎对面。夜半钟声敲过之后，她们从修道院的大门——看门的修女也参与了计划，让大门敞开着——把尸体运进了院内。多明各正在那里等候。她和女仆把尸体安放在修女睡觉的小床上。她们剥光了尸体的衣裳，给她穿上多明各的修女服和披肩，然后给尸体上洒上油，点了一把火，让火焰烧毁尸体的面容，让她难以辨认。逃走前，她们还把修炼室里弄得乱七八糟，让失火的假象变得尽量逼真。

多明各·古铁雷斯躲藏在租来的房间里，注视着圣特蕾莎修道院的修女们在埋葬她之前举行的追悼仪式，下葬的地点就在菜园旁边的公墓里。她竟然成功啦！这个已经还俗的年轻修女因为害怕母亲而没有回家躲藏起来，她跑到一位叔叔家里，因为叔叔和婶婶从她小时候就喜欢她。可是叔叔和婶婶害怕承担责任，竟然去戈耶内切大主教那里揭发了这桩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从那以后过去了两年，这场闹剧仍然被人重视。弗洛拉发现城里分成了支持和敌视多明各的两派。被叔叔赶出家门之后，她的一个哥哥把她藏到了丘基班巴的一座小庄园里。她换了一种离群索居的方式隐居在庄园里。

与此同时，司法机关和教会针对她这个案子在继续进行侦查。

她是否感到后悔呢？弗洛拉去丘基班巴作调查。经过一番沿着安第斯山的艰苦旅行之后，她来到了给多明各充当世俗监狱的乡间小屋。她毫无顾虑地接待了这个法国表姐。她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二十五岁——要大。苦难、恐惧和忧郁早已经改变了她的面貌，她颧骨突出，好像经过雕刻似的；下嘴唇由于神经紧张而颤抖。她衣着朴实，穿了一件农妇的花布裙，领口和袖口扎得很严。由于田间劳动的缘故，她双手有老茧，指甲修剪过。深邃且严肃的目光里有着惊慌和躲闪，好像在窥伺着什么灾难。她说话轻声慢语，字斟句酌，好像担心会犯下恶化目前处境的错误。但在应弗洛拉的请求谈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她坚定的态度不可动摇。毫无疑问，做法不好，但是为了逃离那座监狱，她又能怎么办呢？她时时刻刻、整个身心都在反对那种监禁生活啊。难道应该绝望？发疯？自尽？难道上帝愿意她干这种事？最让她感到伤心的是母亲居然派人告诉她：自从她背叛教会以来，她就当她已经死了。她有什么计划吗？她梦想这个过程快些结束，快些结束这些面对法院和宗教事务所的麻烦事情；她希望教会允许她去利马过隐姓埋名的生活，哪怕是去做女佣，但是要过自由的生活。两人分手的时候，她在弗洛拉耳边低声说："替我祷告吧！"

在最近这十一年里，多明各·古铁雷斯做了些什么事啊？她最后离开阿雷基帕的土地了吗？在那里她永远会是人们争议和好奇的目标。她是不是像希望的那样消失在首都利马的人群里了？弗洛拉，你在《女贱民游记》里讲述了她的故事，表示了友好和声援，多明各知不知道？你永远不得而知。自从堂皮奥·特里斯坦在阿雷基

帕那边当众烧毁了你的回忆录之后，你就再也没有收到亲戚和熟人的来信，而在那次秘鲁冒险之旅中，你曾经多次拜访过他们。

弗洛拉在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参观土伦海军造船厂的过程中，再次有机会像在英国那样，从近处看到了监狱生活。那不是你表妹多明各见过的监狱，而是更糟糕的地方。几千名在造船厂服刑的劳改犯，踝骨上戴着脚镣，许多人的皮肤已经磨烂，形成了硬痂。不仅脚镣是区别与他们混杂在一起在车间和采石场劳动的工人的标志，而且还有条纹囚衣和帽子标明他们是劳改犯。面对戴着绿色制帽和永随其身的镣铐的犯人，很难不感到震动。如同多明各一样，这些低贱的人们也知道，除非逃跑，他们只好屈从于这个粗鄙的常规生活，直到死神来临才能解脱这个噩梦，因为周围有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

如同在英国监狱里一样，让弗洛拉吃惊的是，也有大量犯人一眼看去就是精神病人、痴呆症患者、神智错乱的疯子。他们都傻乎乎地看着她，张着嘴巴，几股唾液悬挂在唇边，眼神迷离。许多犯人肯定好久没有见过女人了，这从他们望着弗洛拉的或激动或恐惧表情里可以得知。有几个白痴把双手放在阴茎上开始手淫，像畜生一样的自然。

弱智、傻瓜和疯子像正常思维的人一样被审判和服刑，这合理吗？这不是一种可怕的不公正现象吗？一个神经错乱的人怎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呢？许多这样的犯人本不应该呆在这里，而是应该去精神病院。虽说想到英国那些精神病院和疯子接受的治疗，她觉得恐怕还是当做罪犯服刑更好些。弗洛拉，这是个应该思考的问题，需要在未来的社会里加以解决。

土伦海军造船厂的军官们提醒弗洛拉：不要跟干活的人——无论工人还是犯人——说话，因为有可能引发不愉快的事件。但是，弗洛拉按照自己的脾气行事，她走到干活的人群旁边，询问劳动条件如何，询问戴镣铐的犯人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突然之间，她无视陪同她参观的两名军官和一名政府官员的慌乱表情，就在露天地里自动主持起关于死刑问题的热烈辩论来。她主张废除断头台这种司法手段，宣布工人联盟将禁止使用断头台。很多工人愤怒地表示抗议。现在有断头台，杀人越货的犯罪还层出不穷呢，用死刑来威慑犯罪分子的制约手段一旦消失，岂不会大乱？这场辩论以开玩笑的方式被打断了，因为有群疯子被争论所吸引，企图也参加进来。他们极度兴奋，比比画画，蹦蹦跳跳，争先恐后地胡言乱语，唱歌跳舞，为的是在别人的笑声里引人注目。最后，武装警察挥舞着警棍平息了骚乱。

弗洛拉觉得这次经验非常有用。数量可观的工人在她参观造船厂时听到了她的讲话，对工人联盟产生了兴趣，纷纷问她在什么地方可以比较从容地好好谈谈。从那天起，让她那些圣西门学派的朋友们——他们仅仅为她组织了两次与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的聚会——感到吃惊的是，弗洛拉每天可以安排两三次与前来听讲的工人们会晤；他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来听这个穿裙子的奇怪人物讲话。她决心在全世界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富翁的世界。在种种奇谈怪论里，她说，男女在法律面前，在家庭里，甚至工作中，一律平等。弗洛拉从到达土伦这座军人和海员的城市时感到的悲观情绪中走出来，重新燃起的热情甚至减轻了她的病痛。她感觉好多了，浑身充满了年轻时那种青春的力量。从黎

明到午夜，她拼命地活动。她一面脱衣裳，一面做一天的小结，心里感到高兴。啊，这让人憋气的胸衣！你在你的小说《靡菲斯》里批评了胸衣；在将来的社会里，要禁止使用它，因为它是令人感到屈辱的东西，会让妇女觉得自己是被捆绑的母马！结果再好不过了，五十几册《工人联盟》销售一空，她得向出版商再要一些；加入工人联盟组织的人数很快超过了一百人。

有时候，不讲法语的移民也来参加在私人住宅、工人社团、共济会中心或者工匠车间举行的聚会。对待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不成问题，因为总有讲两种语言的人充当翻译。最困难的是对待阿拉伯人，他们蹲在角落里，因为不能参加讨论而生气。

在这些来自不同种族、操不同语言的人的会议上，有时会发生一些意外的插曲，弗洛拉不得不语气坚定地压制那些源自种族、文化和宗教的偏见。弗洛拉，你并不都能成功。要让许多同胞相信除去肤色、语言、信仰的不同之外，全世界的人类都是一样的，说清这个道理是多么困难啊！甚至在他们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个道理的时候，只要一有分歧，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主张、傲慢态度、歧视和谩骂也立刻就会冒出头来。在一次讨论会上，有个法国船体填塞工要求禁止“伊斯兰教的异教徒”参加这些会议，弗洛拉愤怒地批评了他。那工人起身走到门口大喊道：“你这个黑人的婊子！”然后摔门而去。弗洛拉趁机鼓励会议就妓女问题展开讨论。

这是一次漫长而复杂的讨论，由于弗洛拉在场，与会者迟迟鼓不起勇气，不敢坦率地说出来。凡是谴责妓女的人们，说起话来缺乏自信，更多地是讨好弗洛拉，而不是相信自己的观点。直到后来，有个脸色憔悴、有着轻微口吃的陶瓷工人——大家叫他“霍

霍”——大胆提出了与工友们不同的看法。他目光低垂，在坟地一样的寂静中——有人吃吃地窃笑，他说他不同意这些攻击妓女的言论，无论如何，她们终归是“穷人的姐妹和情人”。难道穷人有资产阶级那种花天酒地的费用吗？如果没有妓女，穷人的日子恐怕更加悲惨和无聊。

“您说这话因为您是男人。”弗洛拉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您要是女人也说这种话吗？”

于是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支持那个陶瓷工人的观点。在辩论中，弗洛拉得知土伦的资产阶级有合伙养情妇的习惯。四五个商人、企业家或者吃租金者凑成一份公用基金，来养活同样数目的情妇，由这些无耻之徒共同享用。这样可以减少开支，每人都能享受妻妾成群的感觉。会议结束前，弗洛拉发表了演说，她面对着不是微笑而是怀疑的表情，阐述了她与傅立叶学派截然相反的思想。她说，在未来的社会里，小偷和妓女将被囚禁在孤岛上，远离大众，这样他们就不能用自己的恶劣行为腐蚀人们了。

弗洛拉，你对卖淫嫖娼的痛恨说来话长，与性交——从与夏扎尔结婚直到认识了奥林匹亚·马莱塞维斯卡为止——让你产生的恶感有关系。尽管理智告诉你大多数妇女是因为饥饿、生存的需要迫使她们为金钱而张开双腿，因此妓女们就像你在伦敦东区看到的那些悲惨的女人那样值得同情而不是厌恶，但是，一想到这种道德沦丧，一想到妇女把肉体出卖给男人的淫欲而放弃尊严，弗洛拉，你心中就本能地升起怒火。“弗洛拉，骨子里你是个清教徒。”奥林匹亚一面轻轻咬着你的乳头一面嘲笑道，“你敢说这个时候你不是在享受！”

但是，在阿雷基帕，在一八三四年初，在弗洛拉生平第一次亲眼目睹的内战中，她竟然对随军妇女——说到底就是妓女——感到由衷的敬佩。弗洛拉，你在《女贱民游记》里写到她们时对她们进行了热情的赞美。

你这个安达卢西亚女子啊，那是怎样一次去父亲土地上的旅行啊！你甚至赶上了一次革命和一次内战，你还在某种程度上参加了战斗。你还依稀记得那动乱的起因和背景，实际上，那纯粹是争权夺利的借口，是每个将军和元帅自从独立运动开始，一半通过法律手段、更多的时候是通过枪弹大炮，来争夺秘鲁总统宝座的病态反应。这一回，革命开始的原因是利马国民大会选举了大元帅堂路易斯·何塞·德·奥贝戈索来代替卸任的总统阿古斯丁·加马拉，而没有选举加马拉总统保护的，尤其是总统夫人弗朗西斯卡·祖比亚加·德·加马拉、绰号“女元帅”保护的佩德罗·贝穆德斯将军。弗洛拉，自从你第一次听见“女元帅”的名字，她那冒险经历和富有传奇色彩的声名就一直让你感到着迷。“女元帅”身穿军装，与丈夫并肩作战又共同治理国家。加马拉登上总统宝座之后，她在政务方面的权威性大于等于丈夫；为了政权的稳定，她可以毫不犹豫地拔出手枪，可以鞭打、殴打不服从她命令或者不尊重她的人，就像最好战的男子汉一样。

就在国民大会选举了奥贝戈索大元帅，而不是贝穆德斯将军的时候，利马的军队在加马拉和他老婆挑动下，于一八三四年一月三日发动了军营政变。但是政变仅仅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奥贝戈索率领部分军队撤离了利马，到外省组织抵抗运动。国家分裂成两派，一部分军队支持奥贝戈索，另外一部分支持贝穆德斯，也就是

支持加马拉和“女元帅”。库斯科和普诺两地以圣罗曼将军为首站在加马拉一边，即叛乱一方。阿雷基帕则支持当选总统奥贝戈索，部队由涅托将军指挥，准备抵抗叛军的进攻。

弗洛拉，那段日子真是开心啊，对吗？她对事情的发生感到兴奋，从来没有危险临近的感觉，包括坎加约战役打响的时候。那是在内战爆发后三个月，那场战役决定了阿雷基帕的命运。弗洛拉手持望远镜，站在堂皮奥住宅的阳台上，像欣赏歌剧表演那样观看了那场战役。与此同时，堂皮奥和他的亲属们以及整个阿雷基帕上层社会纷纷挤进修道院和教堂里，他们害怕流弹，尤其是害怕抢劫城市，作战行动之后，无论谁是胜利者，总会发生抢劫事件。

恰恰在此之前，弗洛拉和堂皮奥奇迹般地和好了。侄女刚一答应不采取任何诉讼行动反对叔叔，早已经被侄女要闹事的威胁给吓住的堂皮奥，便立刻动员老婆、孩子、侄女们，特别是阿尔特豪斯上校来安抚弗洛拉，让她放弃离开特里斯坦家的打算。她应该留下来，她永远是堂皮奥亲爱的侄女，永远是这个大家族关心和爱护的对象。人人都会喜欢她的，衣食用品样样不会缺少。弗洛拉，你还有什么办法？她只好同意留下来了。

当然，你并不感到遗憾。如果错过了这三个月难以描述的社会动乱和令人血液沸腾的经历——从政变发生到坎加约战役，阿雷基帕经历了三个月的战乱时期，那才令人遗憾呢。

涅托将军刚一开始搞全城军事化，准备抵抗加马拉叛军的进攻，堂皮奥就犯了歇斯底里痉挛病。对他来说，内战就意味着大兵借口他得为保卫自由和祖国作贡献来抢劫他的财产。他像个孩子似的哭哭啼啼地对弗洛拉说道，西蒙·玻利瓦尔将军拿走他两万五千

比索的摊派，苏克雷将军拿走了一万；当然，这两个大强盗一个铜板也没有还给他。现在这个涅托将军又会要他摊派多少呢？再说，涅托将军是被那个魔鬼缠身的革命教士操纵的傀儡；这个教士就是不敬神的教长胡安·瓜尔贝托·瓦尔迪维亚，他在自己的报纸——叫做《辣椒》——上指控戈耶内切大主教盗窃穷人的金钱，并且抗议让教士过独身生活，主张废除之。弗洛拉劝告叔叔，在涅托将军确定摊派数额之前，他抢在前面亲自给将军送去五千比索，主动表示支持将军，这样可以避免再次被动乱分子“放血”。

“弗洛拉，你认为这样就可以了？”吝啬鬼嘟囔道，“两千比索不够吗？”

“不够，叔叔。您必须给他五千，为的是从感情上解除他的武装。”

堂皮奥接受了弗洛拉的劝告。从此以后，他凡是遇到左右为难的行动，就找弗洛拉商量，因为他如同阿雷基帕所有的富翁一样，唯一关心的就是别被交战的双方抢劫一空。

阿尔特豪斯上校本来考虑去为圣罗曼将军效力的，但却得到了涅托将军的任命，要他担任参谋长。圣罗曼将军这时正率领加马拉的部队向阿雷基帕开来。阿尔特豪斯上校向弗洛拉吐露全部秘密。一看到要打仗，他就开心得不得了，常常恶意嘲笑涅托将军。这位将军用摊派得来的钱——他要求阿雷基帕的产业主们用现金支付，弗洛拉亲眼看到产业主们愁眉苦脸地夹着钱袋去司令部交款——购买了“两千八百把军刀，武装只有六百名士兵的部队；这些士兵是从大街上用绳子捆来的，连鞋子都没有”。

军营安扎在距离阿雷基帕市五公里的地方。在阿尔特豪斯领导

下，二十几名军官在给新兵讲授军事课。在军营里转来转去的是神情忧郁的教长瓦尔迪维亚，他骑在一头母骡上，身披一件紫红色的斗篷，肩上扛着一支步枪，腰间别着一把手枪。虽说他只有三十四岁，却显得未老先衰了。弗洛拉仅仅跟他说过几句话，她得出的结论是：这位解放运动的革命教士可能是唯一为革命理想而不是私利而战的人。瓦尔迪维亚教长在军官们讲课之后，在动人心弦的演说里，号召还在打哈欠的士兵“誓死保卫宪法和自由”，跟随领袖奥贝戈索大元帅反对“加马拉和他的老婆‘女元帅’”，因为后者是颠覆民主秩序的叛乱分子。从教长坚定的语气来看，他是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说的话的。

与正规军——由强行招募来的新兵组成——并存的还有一营志愿兵，是由阿雷基帕富裕阶层的年轻人组织起来的。他们自称是“敢死队”，这是法国种种事情在这里有魅力的又一个证明。他们是上层社会的青年，把奴隶和仆人也带到军营里来了。奴仆们帮助他们穿衣，准备饭菜，扶持他们走泥路、过河流。弗洛拉参观军营的时候，他们为她举办了宴会，还有土著歌舞表演。这些上流社会的少爷能够打仗吗？粗略一看，他们在军营里摆阔的样子，就好像是日常生活里过节一样。阿尔特豪斯说，他们中间有一半人能够打仗，敢于拼命，但不是为了什么理想，而是要模仿法国小说里的英雄；另外一半，只要枪声一响，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

随军妇女则是另外一番境遇。新兵和老兵的大老婆、小老婆、情妇或者姘头，还有那些穿着五颜六色的裙子、光着脚丫子、梳着长长的辫子、头戴怪异的农夫草帽的印第安女人和混血女人，使得军营得以正常运转。她们挖掘战壕，筑起掩体，给男人做饭，为男

人洗衣裳，替男人灭虱子，站岗，送信，当护士，做江湖郎中，如果大兵想要性交，她们就充当男人宣泄性欲的工具。她们中的许多人尽管已经怀孕，却与其他女人一样干活，后面还跟着衣衫褴褛的孩子。据阿尔特豪斯说，打仗的时候，她们最勇敢，总是站在第一线，护卫着自己的男人，为他们提供帮助，为他们打气加油；如果男人倒下，她们就上去接替男人的岗位。军官常常派遣她们走在行军队伍的前面，为的是让她们征集粮食和用品，保证部队的给养。那些女人中有些人可能是妓女，但是这样的妓女，比如这些印第安女人，与夜幕降临后在土伦海军造船厂附近转悠的妓女之间，不是有很大区别吗？

一八四四年八月五日弗洛拉动身前往尼姆的时候，她想，她的土伦之行超过了预期的结果。工人联盟有了八人组成领导班子，有一百一十名成员，其中八名是妇女。

一四　与天使角力

帕皮提，一九〇一年九月

当保罗准备于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在帕皮提市政府大楼召开天主教党“反华入侵”大会的时候，有许多人，其中包括他在普纳奥亚的朋友和邻居、从前的老兵皮埃尔·勒韦戈斯，甚至包括他的女人帕于拉，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怪诞和违反常情的画家真的是神经错乱了。普纳奥亚货栈的老板华人邓早就不跟他打招呼了，早就拒绝卖给他东西了。就是保罗本人，有时清醒和理智的时候，也承认疾病和药物损伤了他的头脑；还说他常常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常常凭着本能或者预感决定行动，好像小孩或者糊涂的老头。的确，科克，你已经不是从前的你了。几个月前，也许几年前，自从你画了《我们来自何处？我们是什么？我们向何处去？》之后，你连一幅画也没有画完啊。你在没有被疾病、酒精或者毒品打倒的时候，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黄蜂》中去了。这是一份幽默的、宣传性质的月刊，是弗朗索瓦·卡尔代拉领导的天主教党的移民机关报；你在这个刊物上经常凶狠地攻击古斯塔夫·加莱总督，攻击以你的老朋友奥古斯特·古皮为首的新教移民，攻击华商，愤怒

地指责他们是“蛮族入侵，比阿提拉[1]还坏”，是侵略的先锋部队，目的是通过“黄祸”来取代法国对波利尼西亚的统治。

这是什么样的疯话啊？无论皮埃尔·勒韦戈斯还是他别的什么朋友都不理解他。保罗怎么会最终用这种过分的方式——如果不说低贱的方式，来为阿迪茂诺甘蔗种植园主和药房老板卡尔代拉先生，以及天主教党的其他移民的利益服务呢？这些地主仇恨加莱总督的唯一理由就是，这位总督打算限制他们的势力和滥用的权力，并且强迫他们遵守法律，不准他们像封建贵族那样横行霸道。这结果真是荒谬又令人难以理解，因为直到几个月前以及他在塔希提的全部时间里，保罗对这些移民来说是一种瘟疫，可如今他为他们效力；那时他们瞧不起他，骂他“放荡不羁”，骂他有“无政府主义思想”，骂他与充斥于他绘画中的土著人亲密无间！如何理解在《黄蜂》上，那些毛利人如今被他们的老朋友指责有诲淫诲盗的毛病啊？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古老信仰，从前他赞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还为西方习惯的代替感到遗憾。《黄蜂》在每一期都谴责法官宽容在殖民家庭里盗窃的土著人，谴责法官对土著人犯罪置若罔闻，或者从轻处理，其轻微程度简直是嘲笑法律。帕于拉每天都听到普纳奥亚的邻居们的抱怨声：“科克现在真的恨我们吗？”“我们怎么他了？”她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他变化的原因在于金钱。科克，天主教移民把你给收买了。从前，由于你过得烦恼和拮据，便经常焦急地前往帕皮提邮局，去看看你那些巴黎朋友有无给你寄来汇款，那时半个世界都在借钱给

---

[1] Attila(406—453)，匈奴王，曾进攻罗马帝国。

你，不让你、帕于拉和埃米尔饿死。如今，因为有天主教党给你掏钱用漫画和抨击文章填满四个版面的《黄蜂》，你已经没有物质上的忧虑了。你又把普纳奥亚的家里堆满了食品和烈酒；你那糟糕的身体稍稍允许活动，你就又组织周末晚餐，最后变成纵欲狂欢，就连你的老朋友、从前的大兵皮埃尔·勒韦戈斯——他以为看到了一切——都感到脸红。是的，物质需要和由于你那可恶的疾病以及可恶的药物造成的精神分裂，可以解释你一年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科克，是不是这样啊？或许这是你另外一种自杀方式？慢性，但是比你上次更有效果？

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三日的大会比皮埃尔·勒韦戈斯担心的还要糟糕。为了不让保罗失望，他不情愿地出席了大会。他对保罗一直有好感，或许是同情，因为知道他日子难过。皮埃尔尽管吹嘘自己比任何人都爱国(他说为了法国曾经穿军装扛起枪)，却不支持那个科西嘉人卡尔代拉和一些富裕移民用爱国主义和种族纯粹的名义对华裔商人宣战。谁会相信这样的谎话呢？如同塔希提岛上所有的人一样，皮埃尔·勒韦戈斯知道仇恨华人的原因是华人打破了对地方消费品进口的垄断。华人商店的物价比卡尔代拉和其他殖民者的商店便宜。保罗似乎是唯一一个坚信有两代人扎根在塔希提的华人构成了对法国的威胁的人，他坚信“黄色帝国主义”打算抢夺法国在太平洋的阵地，而且居然坚信每个黄种人都梦想骗奸白人妇女！

皮埃尔·勒韦戈斯在市政府大楼的会议上听见保罗讲了这类以及一些更糟糕的胡说八道。参加此次会议的有五十多位天主教移民，其中几人是坚决站在弗朗索瓦·卡尔代拉一边反对加莱总督的，他们听到保罗的一些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内容，也露出不快

的神情。比如，保罗用表演的口气一字一顿地这样说道，岛上的华人“是法国国旗上的黄斑，它让我感到羞愧”。

与会者排队上台一一祝贺演讲人之后，保罗和皮埃尔·勒韦戈斯在回普纳奥亚之前，去港口的酒吧间喝酒。科克脸色非常苍白，显得疲惫不堪。二人不得不走得很慢；保罗拄着拐杖，那手柄上不是一个勃起的阴茎，而是一个塔希提裸体女郎。他拐得比往常更加厉害，看上去随时有可能因疲倦而跌倒。上岛后，他一屁股跌坐在一张有大阳伞遮阴的餐桌旁，立刻要喝艾酒。皮埃尔·勒韦戈斯自从一八九五年九月他从巴黎回来就认识他了，他可衰老了许多啊！在这五年里，保罗掉了十斤肉或者更多。他已经不是昨天那个健壮的美男子了，而是一个半驼背的老头，白头发的数量大大增加了。脸上已经有了几条皱纹，两鬓是灰白的胡须，闪露着心中交织的痛苦。甚至连鼻梁都有些扭曲，好像衰老的葡萄藤。他不时地露出一副苦相，大概是疼痛或者激怒引起的。他双手颤抖，就像经常酗酒的人那样。

皮埃尔·勒韦戈斯担心保罗问他演讲的事情。还好，他还算走运，因为无论在港口，还是后来在回普纳奥亚的路上，或者那天夜里他们在露天吃饭，二人看着帕于拉跟小埃米尔游戏的时候，保罗总共才提到一次近来他着迷的话题：政治。没有多谈。他滔滔不绝地说起宗教来。好啦，科克，你总是让人们感到迷惑不解。眼下，他面对着吃惊的皮埃尔说什么他去世以后，人类会把他当成画家和宗教改革者来纪念。

“我就是这样的人。”他口气十分肯定地说道，“皮埃尔，等到我刚刚写完的一篇文章发表以后，你就明白了。在《现代精神和天

主教教义》里，我以真正基督教教义的名义让天主教徒有自知之明。”

皮埃尔·勒韦戈斯不住地眨动着眼睛。真是见鬼了！这难道是同一个保罗吗？他在《黄蜂》上要求把新教老师从岛上的学校里驱逐出去，由天主教传道士来代替啊！现在他又写了文章对天主教教义加以修正了。毫无疑问，他脑子糊涂了，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干什么。他还在继续自己的话题：人类迟早会明白“那个秘鲁野蛮人”是个神秘的艺术家，现代最具宗教意义的绘画就是他在一八八八年夏末于布列塔尼地区菲尼斯泰尔省的阿望桥村画的《布道后之幻象》。这幅油画在现代艺术界唤起了自从中世纪辉煌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的精神上和宗教上的忧虑。

接着，皮埃尔·勒韦戈斯对喝了很多烈酒、口吃起来的科克的独白就一点也听不明白了；他的独白里有人物、东西、地点、事件，可是什么也没说清楚。可能来自对往事的回忆，出于某种原因，这天夜里，在这普纳奥亚的宁静夜晚，没有月亮，没有蚊虫，也不炎热，他的意识活动起来了。

“今年是一九〇〇年，对吧？”保罗拍拍邻居的膝盖，“我给你说的是一八八八年夏天的事情。刚刚过去十二年啊。仅仅是时间轨迹上的一粒尘埃而已。可是好像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好几百年似的。”

你五十二岁了，这就是你被损坏、多病、疲惫、充满愤怒、被生计所拖累的身体对你说的话。那四十岁时健壮、英俊的身体与现在是多么的不同啊。那时，尽管你为了绘画而放弃了经商，因而没钱，闹得你过着艰难困苦的日子，可是你显示出战无不胜的乐观主

义精神；在天赋和才干方面，在对生命之美和艺术的信仰方面，你都显示出一种克服一切障碍的坚定信念。保罗，你是不是把过去给理想化了？那个一八八八年的夏季，第二次去阿望桥村时，你并不那么十分坚定。或许你的精神上是坚定的，但是身体上并非如此。身体上还有在巴拿马染上的疟疾和黄热病的后遗症，虽然你在十个月前即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就回到了法国。实际情况是，你画《布道后之幻象》时，可怕的痢疾纠缠着你，你忍受着胆汁搀入胃液的剧痛，这让你脸色苍白，随后是疼痛下移，从肛门排出，一路伴随着隆隆的肠鸣和放屁的声音，你因此成为格洛阿内克公寓里人们的笑料。你感到多么难堪啊！因为你害怕年轻、美丽、纯洁、摸不着的马德莱娜·贝尔纳会听见那一连串难以控制的响屁声，那是你在巴拿马和马提尼克岛的倒霉冒险中染上的疟疾的后遗症(保罗，莫非是那无法言说的疾病的前兆?)！

现在，他的舌头已经变成了一头不听话的野兽，极力要向善良的、正在椅子上打瞌睡的皮埃尔·勒韦戈斯解释：你对埃米尔·贝尔纳已经完全不生气了。尽管贝尔纳自从一八九一年同你决裂以后在广场和街道上到处宣称：你曾经打算在发展“综合艺术”的思想方面与他争当第一人。仿佛你对成为画派创始人的角色感兴趣，而那个画派大概没人记得了。更让你感到痛苦的是贝尔纳说的另外一些话，那时贝尔纳正当青春年少，才十八岁，是个潇洒、漂亮的小伙子，比你小二十岁，是美人马德莱娜的哥哥。一天，他来到格洛阿内克公寓对你低声说道：“您的朋友舒芬纳克从孔卡尔诺派我来看您。他说您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帮助我成为真正艺术家的人。”可是，如今他却断言你在《布道后之幻象》里抄袭了他此前在《草地上

的布列塔尼姑娘》中所构思的创意、布局和布列塔尼艺术风格的萌芽。

“我亲爱的皮埃尔，那全是胡说八道。”他拍着桌子说道，“那幅《草地上的布列塔尼姑娘》，我只记得名字。我那个最好的弟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突然之间就对我充满了妒忌和仇恨了！”

保罗，发生在你弟子身上的事情是人之常情：他明白《布道后之幻象》是一幅杰作。这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作为报复，他就开始仇恨那个一度非常尊敬和钦佩的人了。可怜的埃米尔·贝尔纳！不如此，他又会如何呢？不过仔细想想，也许他说的并非全是胡话。那个一八八八年的夏季，要是没有贝尔纳，说不定你永远也画不出那幅描绘奇迹或者仅仅是幻象的作品呢。那年你住在狭小的格洛阿内克公寓里，挤满了认你为导师的绘画界朋友们——贝尔纳、拉瓦尔、沙马亚尔、梅耶尔·德·哈恩。一群虔诚的布列塔尼女信徒听完一位削发教士、身影像你的(缩在画面的一端)教区神父的礼拜布道之后，全神贯注地祈祷，处于着迷的状态，随后看见或者纯粹是想象对面出现《创世记》上那动人的故事：雅各与天使角力。这再现在一片布列塔尼草地上，草地被一棵苹果树一分为二，你使用了一种不可能有的朱砂色。保罗，那画上的真正奇迹不在于《圣经》人物出现于现实里或那些虔诚的农妇心中，而是那些反自然主义的大胆颜色：土地的朱砂红，雅各衣裳的酒瓶绿，天使的海蓝，妇女服装的普鲁士黑以及一大串束发帽和项链的玫瑰色、绿色或者蓝色中搀杂的白色鬼脸，它们被放置在观众、苹果树和角力的双方之间。奇迹在于统治画面内部的飘逸：在那个空间里，树木、老牛和虔诚的妇女们似乎由于他们的信仰而飘浮起来了。奇迹在于

画面上成功地消灭了庸俗的现实主义，创造出一种新的现实：主观与客观、现实与超自然融合在一起了，无法分开。保罗，干得漂亮！科克，这是你的第一幅杰作啊！

那时你还不理解那个天主教信仰呢。如果说你曾经有过那样的信仰，也早已经丢掉了。你去布列塔尼，不是寻找由布列塔尼老百姓通过顽强地反对现代化和怀旧情绪来维护的天主教教义；在那几年里，布列塔尼人民默默地、坚决地抵抗着第三共和政府反对教权主义以便在法国建立极端世俗化的目标。正如你向善良的舒芬纳克解释的那样，你去寻找你觉得适合发展伟大艺术的野性和原始性。布列塔尼地区老早就吸引了你的注意，因为那里是乡下，人们迷信，死抱住祖先的风俗习惯不放，那里是一块快活的、不理睬政府现代化努力的土地，那里用大量的宗教游行、到处建设教堂、随时随地庆祝圣母的出现来回击政府的信仰世俗化工程。所有这一切都让你着迷。为了模拟那里的环境，你穿上了布列塔尼人的绣花坎肩，穿上了自己亲手雕刻和装饰的木屐。你参加“饶恕”活动，这是一种阿望桥村特别喜欢举办的仪式：信徒们——其中很多人是跪行——围绕教堂转圈，请求饶恕他们的罪孽。你参观了那个地区所有立着十字架的小丘，从那座最受崇拜的尼宗山开始。你还朝拜了特雷马洛礼拜堂，那里有非常古老的彩色木刻基督像，它让你产生了另外一幅宗教题材画的灵感：《黄色的基督》。

是的，你梦想从事的反自然主义绘画的全部素材是分散在布列塔尼地区的，那里正如你对善良的舒芬纳克用权威的口气说的那样，“当我的木屐踢踏作响地走在这里的花岗岩路面上的时候，我就听见了我试图在自己绘画中抓住的那克制、低沉和强有力的色

彩”。如果没有贝尔纳和他的妹妹马德莱娜，你就抓不住这样的色彩。没有他俩，你永远不能开始慢慢地感觉到起初还没有意识到的那种信仰，那对他们来说是天上固有的信仰，恰如其分地表现在他们漂亮的面庞上、姿态上、美妙的言行上。这兄妹俩每天二十四小时都生活在宗教信仰里。埃米尔步行走遍了整个布列塔尼地区和诺曼底；为了寻找中世纪的足迹，他拜访了教堂、修道院、地方寺庙、神学院、祭祀和礼拜的场所，因为他认为中世纪由于天人合一而成为人类文明的最伟大时期，还因为在任何公共和私人的活动里都有宗教的存在而成为人类文明的最伟大时期。贝尔纳不是虔诚的教徒，仅仅是信徒；你认为他是个奇怪的标本，你在嘲笑了他那狂热的宗教激情之后，开始不知不觉地被埃米尔生活中体现的基督教信仰的强烈程度所感染。

保罗，那是个令人难忘的夏天，对不对？他又在桌子上拍了一巴掌，喊道：“对啊。”帕于拉已经抱着孩子钻进茅屋里去了，母子俩大概已经舒适地和那只猫搂在一起睡着了。皮埃尔·勒韦戈斯蜷缩在椅子上打瞌睡，不时地发出一下鼾声。他俩坐下吃饭的时候，夜色已深，但此时风儿已经把云彩吹散，半个月亮的光辉照亮了周边大地。你吸着烟斗，看着围绕茅屋一圈的金色的向日葵。曾经有人断言欧洲的向日葵不能适应塔希提的热带湿润气候。但是，固执的你向达尼埃尔·德·蒙弗雷要了葵花籽，随后与帕于拉一道播种、灌溉、精心管理。现在它们活着，高高挺立，光彩照人，有异国情调。这些向日葵不如那个荷兰狂人十分热忱地画出的普罗旺斯的向日葵那样让人眼花缭乱。但是，它们陪伴着你。保罗，不知是什么原因，它们让你感到精神上的安宁。而对帕于拉则相反，这些

来自异国的葵花让她发笑。

那个一八八八年的夏天，在阿望桥那个小村里，你身上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你明白了天主教教义，阅读了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结果画出了一幅杰作《布道后之幻象》，羞怯地爱上了圣母马利亚的活化身——马德莱娜·贝尔纳，对她哥哥埃米尔产生了好感。那个夏天，经过频繁的书信往返之后，那个荷兰狂人催促你干脆去阿尔勒与他同居。那个夏天，由于巴拿马——牛奶锅里的苍蝇——的过错，你不停地拉屎，放出的响屁有几千之多。

那一切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科克，是《悲惨世界》。与你同住在寡妇玛丽-若阿纳·格洛阿内克开的旅馆里的所有画家——夏尔·拉瓦尔、梅耶尔·德·哈恩、埃米尔·贝尔纳、埃内斯特·德·沙马亚尔，都阅读了维克多·雨果的这部小说，连寡妇玛丽在内。人人赞扬这部作品。你不肯陷入这部浩瀚的历史故事中去，它震动了整个法国，上至公爵、大学问家、银行家、艺术家，下至看门人和女工。但是，当马德莱娜坦率地告诉你“这部作品震动了我的心，整个阅读期间流泪不止”的时候，你答应了她看看这本书的要求。冉阿让的冒险故事并没有让你流泪，但是的确感动了你，而且超过了此前你阅读过的任何书籍。其结果就是后来按照荷兰狂人的要求，作为二人下一步同居的提前步骤，跟他互换了各自的画像。你用变形的方式画出了《悲惨世界》的主人公冉阿让——那个小说中的主人公，那个被卞福汝主教的无限慈悲改造成了圣徒的老苦役犯。主教在冉阿让企图盗窃银烛台的那一天博得了他的尊敬，从而使他转而向善。《悲惨世界》让你眼花缭乱，惊慌失措，感到茫然。真的有如此正直的人吗？他真的能够清洗人类的污垢吗？在这

个卑劣的世界上，真的有这类慷慨大方的人吗？温柔的马德莱娜如果有可能在无雨的黄昏里，坐在格洛阿内克公寓的阳台上等待着夜幕的降临，那她应该有这样一个名字：妩媚。但是，假如上帝那可以复活生命的手通过主教、随后是冉阿让，使得善战胜了恶——小说的结尾处，那个无情的沙威投入了塞纳河，那么具有动物性的人类的美德是什么呢？

在你寄给荷兰狂人的自画像上，影射冉阿让的同时，你画出了被丧失理智、讲究实际利益和庸俗化了的自己的同胞给判处了社会流亡的一位不被理解的艺术家。但是，可能就在那幅自画像里，你已经开始仅仅数月后就在《布道后之幻象》中完全得以实现的转变：从历史性向先验性、从物质向精神、从人性向神性的进步。你还记得阿望桥村的朋友们在《布道后之幻象》结束时的贺词和赞誉吗？你还记得美丽的马德莱娜的话吗？她说："高更先生，您这幅作品能陪伴我走完人生道路吗？"

那位气度不凡的马德莱娜在可怜的拉瓦尔去世一年之后，在开罗死于肺结核病之前，还记得《布道后之幻象》吗？当然不会。她可能已经把你给完全忘记了，也忘记了那幅画，甚至忘记了一八八八年在阿望桥村的那个夏天。保罗，你从来不相信在梅泰·加德之后还会爱上什么人。实际上，那时你们二人已经分居，她住在哥本哈根，带着五个孩子，而你住在阿望桥村；夫妻关系唯一留下的是一张纸和不定期的书信来往。但是，尽管如此，尽管怀疑你和梅泰永远不会再组成家庭、一个共同的家，你却从来没有在感情上感到过自由。科克，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早在一八八八年你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方的爱情是个障碍，对于艺术家来说，爱情应该有的只

是肉体和性欲的内容，如同原始人那样；爱情不应该妨碍感情即心灵。所以，你在对情欲的诱惑让步而性交——特别是跟妓女——时，你的感觉是一次有利于健康的活动，是一次通宵达旦的娱乐。十二年前那个夏天，马德莱娜跟随她哥哥埃米尔来到阿望桥村的格洛阿内克公寓，让那不知所措的激情回到了你身上，面对那张如此洁白、如此光润的面孔，面对那清澈的蓝眼睛，面对着那和谐、纤细、散发着纯洁和神圣光辉的苗条身材，激情让你哑口无言，让你惊慌失措，你激动万分地望着她走进餐厅，走到阳台上；后来你躲在树丛后跟踪她去阿望桥边乘凉，或者望着她漫不经心地注视着渔船起航。

你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句求爱的话，也从来没有半点暗示。是不是因为她太年轻了？是因为你的年龄比她大两倍吗？确切地说是因为一种奇怪的良心谴责。是因为这样一种预感：如果爱上她，你会玷污了她的完美、那善良美好的精神。因此，你就伪装成大哥哥的样子，根据经验，对这个刚刚步入成人世界的小姑娘提出劝告。并非所有的人都克制住了马德莱娜碧玉般的美貌引起的爱意。比如，夏尔·拉瓦尔就没有克制住。莫非在一八八八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当你在自己的房间里寻找《布道后之幻象》的形式和颜色的时候，夏尔就已经爱上马德莱娜，在为她朗诵情诗了？他和她有过美丽的热恋吗？但愿有过。令人难过的是两人英年早逝（去世时间仅相差一年），而她竟然死在远离祖国的埃及土地上。保罗，你也会死在异国他乡啊。

那些经历、《悲惨世界》、对马德莱娜纯洁的爱、与绘画界朋友们的讨论，对于你画《布道后之幻象》都有决定性意义；在讨论中经

常出现的宗教话题——像埃米尔·贝尔纳一样，荷兰人雅各·梅耶尔·德·哈恩、那个皈依了天主教的犹太人，他十分着迷于神秘主义——对你都有帮助。画完《布道后之幻象》，你连续几夜失眠，在卧室的小煤油灯下，给朋友们写信。你在信中说，你终于找到了普通老百姓粗野和迷信的质朴性，他们在自己俭朴的生活和古老的信仰中，不善于区分现实和梦想、真实和想象、观察与幻觉。你对舒芬纳克和荷兰狂人都肯定地说，《布道后之幻象》炸毁了现实主义，开创了一个时代。艺术不在摹仿自然界，而是通过梦想对眼前的生活进行抽象和凝思；这样一来，艺术将追随上帝的榜样，从事上帝从事的事业：创造。这就是艺术家的责任：创造，而不是摹仿。从此以后，在艺术家摆脱了奴役的束缚之后，在创造有别于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的努力中，可以敢于干任何事情。

《布道后之幻象》最后落到什么人手里了呢？你为了积攒第一次来塔希提的费用，于一八九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天举行拍卖会，那天，《布道后之幻象》拍价最高，将近九百法郎。如今它在哪家巴黎的资产阶级餐厅里郁郁不乐地挂在墙上呢？你本来希望《布道后之幻象》有个宗教环境，就主动要把作品捐献给阿望桥村教堂。神父拒绝了这一捐献，理由是：这样的颜色——布列塔尼什么地方有这种血红色的土地啊？——是对礼拜之地应有的庄严的蓄意破坏。尼宗地区的主教也拒绝了这一捐献，态度更加愤怒，理由是：一幅这样的绘画会在信徒中产生怀疑和惊愕。

保罗，自从你写信给善良的舒芬纳克说“性交和卫生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可以完全独立地集中到工作上了，生活已经解决了”之后，这十二年来，对你来说，事情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啊！保罗，你的生活从来就没有解决过。即使今天也没有解决，尽管你由于在《黄蜂》上写文章、画插图和漫画，似乎解决了不知道第二天是否有食物的烦恼。如今，感谢弗朗索瓦·卡尔代拉和他的天主教党的帮助，你有了正常的吃喝，而此前在塔希提的全部岁月里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正常生活。那个有势力的卡尔代拉经常邀请你去他那两层楼的豪华住宅。那里有带雕刻栏杆的阳台和宽敞之极的花园，以一道木栅栏与布雷亚大街相隔离。卡尔代拉还邀请他参加在里沃利路药房(是卡尔代拉的商店)举行的政治恳谈会。那时你高兴吗？不。你既苦恼又厌烦。是不是因为你有一年多的时间连一张水彩画也没画，连一个小木雕也没做？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继续画下去有什么意义？如今你已经知道：一切值得流传的作品都构成你过去的历史。难道拿起画笔画出见证你走向衰落的作品吗？不，狗东西！

你宁可把自己创造的才能和好斗的脾气剩下的一切投入到《黄蜂》上去，攻击巴黎派遣来的政府官员，攻击新教教徒，攻击那些让卡尔代拉和他的朋友们十分头疼的华人。对于自己转而为从前看不起你、你蔑视他们的那些人当雇佣打手，你会不会偶尔感到内疚？不会。你多年前就决定了：要想当艺术家，就必须摆脱一切资产阶级偏见；而内疚就是障碍之一。老虎会因为吃掉小鹿而后悔吗？毒蛇会对蒙骗和吞食小鸟有顾忌吗？甚至一八九九年四月或者五月，你在早期的《黄蜂》上大吹大擂地抛出胡说八道的消息，说华人把麻风病带进了塔希提，你也没为散布这样的诽谤而内疚。尽管这是你从皮埃尔·洛蒂的小说《洛蒂的婚礼》里抄出来的东西——此书还曾经让荷兰狂人兴奋过呢。

“我亲爱的皮埃尔，一个好妓女会干好她的活计的。”他发出热昏的胡话，“我是个好妓女。你敢否认吗！”

回答他的是皮埃尔·勒韦戈斯一阵深沉的鼾声。乌云又遮住了月亮，他俩处于一片漆黑之中，只有萤火虫带来些许的亮光。

保罗，弗洛拉外祖母大概不会赞成你做的事情。当然不会赞成。那个疯狂的假博学女子肯定会站在正义一边，不会站在弗朗索瓦·卡尔代拉这个波利尼西亚最大的甘蔗酒企业家一边。这座越来越不像古毛利人的世界、而越来越像腐朽的法国的污秽岛屿会有什么公正呢？弗洛拉外祖母很可能极力调查公正何在，会削尖脑袋钻进争执、阴谋和打着利他幌子的利益迷宫里，以便给出一个威胁性的结论。所以，外祖母啊，您仅仅四十一岁就逝世了。而他则相反，对着正义拉屎撒尿，已经活到五十三岁，比弗洛拉外祖母多活了十二年。保罗啊，你来日不多了。嗨，从真正重要的意义，即美和艺术的角度来说，你的生命已经结束了。

第二天黎明时分，一场湿透骨髓的大雨把他给吵醒了，他仍然还坐在椅子上，待在露天地里，头部扭曲的姿势弄得他脖子疼。皮埃尔·勒韦戈斯早在夜里什么时候走掉了。大雨让他彻底清醒过来了，他摇摇晃晃地走进茅屋里，卧倒在自己的床铺上，一觉睡到中午。帕于拉带着孩子早已经出门了。

自从他停笔不画以来，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早起了。他磨磨蹭蹭到上午很晚的时候，才搭公共马车去帕皮提，一直待到夜里，准备下一期《黄蜂》。这个杂志是月刊，有四页。可是因为上面的一切——文章、漫画、插图、短诗、讽刺笑话、故事——都出自他的手笔，所以对他来说每期的工作量相当之大。此外，他还要把稿件

送到印刷厂，修改颜色、清样、版面；还要检查刊物有无送到订户手中以及公共场所。所有这些让他感到开心，他热情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让他感到厌烦的是要没完没了地跟卡尔代拉和他的天主教党开会，因为他们掏钱支付杂志的开支和他的工资。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他出主意，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命令。他们随便责备他，一会儿说他批评加莱过重，一会儿说他不够激烈。有时，他假装听他们讲话，实际上在想着别的事情。有时，他失去了耐心，连连唉声叹气；有两次他干脆提出辞职。他们不接受他的辞职。这些勉强能写信的家伙还能找谁替代他呀。

如果一九〇一年初的疾病——有好长一段时间有所减轻——不是再次比从前更肆虐地袭来，那么他还可能继续活到天晓得什么时候。一九〇一年一月的一个夜晚，在布雷亚大街弗朗索瓦·卡尔代拉的家中，主人给他送上一杯咖啡加白兰地时，保罗的心脏闹腾开了。他感觉心跳很快，嘴巴张得老大，胸脯像鼓风袋一样一起一落，勉强能呼吸。整个一周他都在受心搏过速和鼾息的折磨，最后是吐血迫使他住进了瓦亚米医院。

“拉格朗日大夫，这么说我心脏还有问题啊？”面对给他检查的医生，他开玩笑道。

医生摇摇头。朋友，不是新病。是老病在继续它无情的脚步。现在这病如同过去破坏他的皮肤、血液和大脑那样，开始破坏他的心脏了。从一九〇一年一月到三月，他不得不住院三次，前两次是几天，最后一次是两个星期。瓦亚米医院对待他很好，因为大部分医生，从此时已经担任院长职务的拉格朗日大夫开始，都支持卡尔代拉的活动，反对巴黎派遣来的政府当局。医院方面甚至为他准备

了一块木板，让他在病床上编辑《黄蜂》。

但是，被迫住院的生活产生了意外的效果。他进行了多次反思；在一次久久的失眠状态下，忽然间，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保罗，你厌倦了自己做的事情，厌倦了你为他们工作的这些人。你不愿意为一些蠢人累死。令人遗憾的是你走到了这步田地；你本来是因为逃避金钱而躲到塔希提的；你像荷兰狂人一样——在阿尔勒你们相处得很好，都梦想着在这里建设一个自由、美丽、富于创造性和快乐、没有欧洲金钱文明奴役的小伊甸园。文森特给小伊甸园起名叫“欢愉之屋”。科克，命运是多么奇怪和变幻莫测啊！

保罗，难道你已经不记得了吗？一切开始于一年半前，在你试图自杀之后，那时你正在画《我们来自何处？我们是什么？我们向何处去？》，这是你最后一部杰作。茅屋里的东西开始消失不见了——是消失，还是你想象它们在消失？你脑海里形成了这样的概念：偷东西的是普纳奥亚的土著人。帕于拉说，不对，你在做梦呐。但是，这个胡思乱想的机器已经开动了，无法停止了。他非要帕皮提的法院审判小偷不可。由于法官非常理智地拒绝开庭审理如此理由不足的指控，你就写了一些公开信，措辞极为严厉，充满了火气，恶毒地指责殖民当局与土著人串通一气反对法国人。于是《微笑》(又名《恶人报》)诞生了，它那恶意的口气让法国移民开心。他们买报，乐意花这份钱，还给你送来贺信。于是，卡尔代拉亲自登门来拜访你了，答应给你金山玉树，请你主办《黄蜂》。在你几乎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一切就上了轨道。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你吃了，喝了，在岛上你用抨击和谩骂引起了一场小小的地震，在那忙忙乱乱中，你心不在焉，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你对自己的命运满

意吗？不满意。你准备继续追随卡尔代拉干下去吗？绝对不。

那你打算干什么？尽快离开这个可恶的塔希提岛，因为欧洲已经把这岛给腐蚀了，破坏了岛上从前蛮荒的可以呼吸的一切。保罗，你拖着自己疲惫和多病的身躯向何处去啊？自然是去马克萨斯群岛。那里有个毛利人的村落，仍然是自由的，没有被征服，原封不动地保持着自己的文化、风俗、文身艺术；人们在森林深处，远离了西方监视的目光，举行神圣的食人肉活动。科克，那可能是一种祓除的祭祀。在那个原始的新鲜环境里，你那难言的疾病或许不会再发展。保罗，你在那里有可能重新拿起画笔来。

只要他下决心，事情就可以顺利地组织起来。当瓦亚米医院允许他出院的时候，突然像炸弹爆炸一样传来了这样的消息：巴黎政府撤换了古斯塔夫·加莱总督的职务。你为他们工作的那些法国移民听了以后欣喜若狂，你不费吹灰之力就说服了他们：胜利之后，再继续出小报已经没有意义了。他们辞退了你，给了你一大笔酬金。

几天后，他在发烧——他在发生重大变化前总会处于发烧状态——的情况下查询塔希提和马克萨斯群岛之间往返船只的时间表时，皮埃尔·勒韦戈斯来告诉他：一个名叫阿克塞尔·诺德曼的瑞典人刚刚来到塔希提，打算买下他在普纳奥亚的茅屋。诺德曼从那里走过，立刻喜欢上了那座茅屋。保罗在四十八小时内就做成了这笔交易，这样就有钱买船票和支付不多的行李运费，甚至还能给帕于拉和小埃米尔一点钱。帕于拉这姑娘坚决不肯陪他去马克萨斯群岛。她离乡背井去那里做什么？那是个非常遥远和危险的世界。科克随时会死去的，那她和孩子该怎么办啊？她宁可回自己老家。

这对你关系不大。实际上，帕于拉和小埃米尔很可能会妨碍你开始这样的新生活。反之，让你气愤的是皮埃尔·勒韦戈斯不肯陪你前往马克萨斯群岛。你答应给他请厨师，请他分享你拥有的一切。但你这位邻居态度非常坚决：你就是搬来全世界的金山，他也绝对不离开此地半步。他不会听你这不理智的决定跟着你去发疯。于是，保罗骂皮埃尔是“臭资产阶级分子”、“胆小鬼”,“庸俗”、“不讲义气”。

皮埃尔·勒韦戈斯沉思了好大一会工夫，他没有回击你的谩骂，只是用少了一半牙齿的嘴巴咀嚼着一片草叶。他俩坐在露天里，一棵高大的芒果树为他俩遮阴。终于，皮埃尔没有提高声音，而是口气平静、一字一顿地对你这样说道：“你到处说你去马克萨斯群岛是因为那里可以找到花钱少的模特，是因为那里有处女地和一种不腐朽的文化。我认为你是在撒谎。你也是在欺骗自己。你离开塔希提是因为腿上的肿块。这里已经没有女人愿意跟你睡觉了，因为你腿上散发着臭气。帕于拉因为这个不愿意陪你走。你以为到了马克萨斯群岛，可以用一把糖果收买女孩子，因为那里比这里还穷。街坊，你走着瞧吧，这是你又一个将要变成噩梦的梦想。”

一九〇一年九月十日，当他登上即将开往希瓦瓦岛的“南十字星”号时，没有人去码头为他送行。他随身携带的东西有簧风琴、色情相片簿、纪念品箱、自画像(像是基督在各各他)和一幅布列塔尼雪景画。普纳奥亚茅屋的新主人再三要求他把那里的东西全部带走，但他还是留下了一些画卷和十几个木刻——他发明的“土帕包”。数月后，诺德曼先生去信告诉他，茅屋的新主人把他那些幽默画统统扔进了大海，因为那些画让小儿子害怕。

一五　坎加约战役

尼姆，一八四四年八月

一八四四年八月五日至十二日，弗洛拉在尼姆的加尔旅馆令人喘不过气来(散发着破旧和猫尿的气味)的小房间里，度过了六天六夜恐怖的日子，那是她出游以来最糟糕的时期，每天都做噩梦：城里的教士们站在布道台上，煽动挤满了教堂的狂热信众去攻击弗洛拉；人们走出教堂在大街上寻找她的身影，声言要绞死她。她浑身颤抖，躲藏在穿衣间，躲藏在过厅里，躲藏在黑暗的角落中；她从那不保险的藏身处感觉并且隐约看见疯狂的人群为了给主耶稣基督报仇来追捕她这个不敬神的革命者。人们一发现她，立刻猛扑过来，仇恨扭曲了他们的面孔——她惊醒过来，全身是汗，吓得一动也动不了，这时又闻到了香火的气味。

从她来到尼姆的第一天，一切就都很糟糕。加尔旅馆十分肮脏，也不热情好客，饭菜难以下咽。(弗洛拉，你从来不看重吃喝；现在你发觉自己也梦想着来一桌丰盛的家常饭菜：香喷喷的热汤、鲜嫩的煎蛋、刚刚生产出来的黄油。)腹痛、腹泻和子宫疼痛，加上难以忍受的炎热，再加上你感觉这样的牺牲可能是无用

的，因为在这个巨大的圣器室里，你找不到一个可以为工人联盟充当基石的聪明工人，遂使待在这里的日子日益变成一种苦难。

实际上，她找到了一位，但不是尼姆人，而是——当然啦！——里昂人。这个棉布、呢绒和绸缎的纺织品商业中心有四万工人。她通过两位医生——普兰杜和德·卡斯泰尔诺，据说是慈善家，有现代思想，赞成傅立叶的观点——不大起劲的帮助，成功地组织了四次会议；这四次会议让她觉得尼姆工人毫不困难就吞下了教士们那具有麻醉性的教义而被弄得发傻，只有一人例外。你这个安达卢西亚女人啊，你以为之前已经看见并听到了愚蠢言行的全部表现。但是，尼姆告诉你：愚蠢的范围可以无限制地扩大。一天，在会议上，弗洛拉听见一个机械工人这样说道："富人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多亏了他们世界上才有穷人，我们才能上天堂，而富人下地狱。"她听了先是哈哈大笑，接着是头晕。神父们居然能够让工人们相信被剥削是好事，因为这样可以进天堂，这简直让她失去了勇气，使她竟然长时间没有吭声，弄得她无精打采，甚至气愤不起来了。

只有在十年前，在她逗留阿雷基帕的最后阶段，就是那场悲喜闹剧期间，在坎加约战役中，她看见了类似尼姆这里积累的愚蠢言行和思想上的混乱。弗洛拉，有一点区别。十年前，在阿雷基帕郊区，两派军阀用鲜血和死亡在上演一场闹剧，而你是个特殊的观众，你怀着激情、悲伤、嘲弄、同情的态度研究那一切，努力要弄明白为什么那些印第安人、印黑混血人、印欧混血人被拖入一场没有思想原则、没有道德精神的内战，一场野蛮地展示军阀野心的闹剧中，让底层的人们充当炮灰和派系斗争的工具，而这场内战与贫

民百姓的命运毫无关系。而这里则相反，你面对的是宗教偏见和愚昧的大墙，它封堵了和平革命宣讲的一切通道；你的反应是痛苦的，是充满激情的，愤怒遮蔽了你的聪明智慧。

病痛让你变得如此没有耐心了吗？这几个月的疲劳让你感到如此的沮丧吗？这几个月来你辗转于旅馆、下等客栈或者肮脏的小店里，比如这家加尔旅馆。尼姆教士煽动信众绞死你的夜间噩梦让你精疲力竭。她真想失眠，也不愿意做那样的噩梦。夜间的大部分时光是开着窗户度过的，她在心里编造着消灭尼姆神父的世界大灾难。“弗洛拉，如果你掌握了政权，肯定搞一场可怕的惩罚运动。你会把神父关进他们非常引以为豪的古罗马大剧院，还会让被他们的布道变成了野兽的工人们把他们活活吞下去。”设想种种灾难的结果，就是驱散了她的坏情绪，让她像个小姑娘那样笑起来，接着便再次回想起阿雷基帕来。

是不是所有的战役都像你在“白色城市”赶上的那样是一场胡闹呢？那是一场混战。后来，历史学家们为了满足政府的爱国主义教育需要，把理想主义、勇敢精神、慷慨就义、思想原则变成有内在关联的宣言，一笔勾销了其中多数人的恐惧、愚昧、贪婪、自私、残忍和无知，多数人为了少数人的野心、权欲和狂热而作出了牺牲。有可能在未来一百年的时间里，像坎加约战役那样的滑稽戏、闹剧出现在历史书里的时候，秘鲁人会把那次战役作为祖国历史的光辉篇章加以阅读：英勇的阿雷基帕人、当选总统奥贝戈索将军的保卫者，勇敢地与加马拉将军的叛军进行了浴血奋战；经过血腥和粗暴的行动之后，叛军打败了阿雷基帕人(可是几天后，阿雷基帕人又魔幻般地转败为胜了)。是的，弗洛拉，亲身体验过的历

史是一桩残酷、荒唐的事情，而书写的历史则是一座布满狭隘爱国主义骗局的迷宫。

加马拉派遣的圣罗曼将军的队伍拖延了好久方才到达阿雷基帕。涅托将军和瓦尔迪维亚教长指挥的政府军——参谋长就是弗洛拉的表姐夫克莱门特·阿尔特豪斯，几乎忘记了叛军来进攻的事情。因此，一八三四年四月一日涅托将军竟然允许士兵进城酗酒。在特里斯坦家族位于圣多明各大街的府邸，弗洛拉整夜听见喧闹的歌唱声、舞蹈声、叫喊声；在全城所有的奇恰酒铺里，士兵们喝着奇恰酒吃着辣子肉，庆祝自己的自由之夜。五弦琴和吉他声让居民震耳欲聋。第二天，圣罗曼将军的士兵出现在远方山顶上，出现在火山勾勒出的清晰之极的地平线上。弗洛拉头戴一顶遮阳小红帽，手持望远镜，看见了敌人，他们好像缓慢移动的蚂蚁，逐渐靠近城市。与此同时，大乱中，在特里斯坦府邸的各个房间里，弗洛拉的堂皮奥叔叔、卡门表姐、华金娜婶婶和其他亲戚——叔叔、婶婶、表兄弟、表姐妹，信教的、不信教的——都忙于收拾细软，装了首饰、金银及贵重衣物准备逃跑，像整个阿雷基帕上流社会那样，躲进修道院、神学院和教堂里去。上午过了一半，当高高的尘土已经挡住了圣罗曼将军部下的视线时，弗洛拉看见克莱门特·阿尔特豪斯骑马出现在府邸。上校浑身大汗，全身披挂。他是从军营里临时跑出来通风报信的："我们的人都喝醉了，包括军官。这都是涅托愚蠢的主意，搞什么自由之夜。"上校愤怒地咆哮道，"如果圣罗曼现在发动进攻，我们就完蛋了。大家都去圣多明各修道院吧！别耽误时间啦！"

上校用德语骂了一句，然后飞马回军营去了。尽管婶婶、堂姐

妹们一再催促弗洛拉跟大家去修道院，可她还是跟男人们一起留在露台上了。他们要等到战斗打响的时候，再转移到隔壁的圣多明各修道院去。晚上七点钟，第一阵滑膛枪声响起来了。枪声在远方，没有靠近城市，零零星星地持续了有几小时之久。大约在九点钟左右，一个传令兵孤零零地出现在圣多明各大街上。这是涅托将军派来找他妻子的使者，他要求妻子立即进最近的修道院，因为情况紧急。堂皮奥·特里斯坦命人给传令兵拿来吃喝的东西。传令兵边吃边喝边讲述情况。首先发起进攻的是圣罗曼派出的一整营人马。涅托将军派出的龙骑兵立即迎战，他们成功地遏止住了敌军的进攻。战斗陷入胶着状态，直到夜幕降临时，莫兰上校的炮兵搞错了目标，没有瞄准加马拉叛军，而是把炮火对准了自己的龙骑兵，炮弹把自己人炸得粉身碎骨。此时此刻，还不知道结局如何，但是圣罗曼取得胜利不是不可能的。涅托预见到敌军会侵入城里，便同意“先生们躲一躲”。弗洛拉，你还记得这个消息引起的轩然大波吗？几分钟后，你的叔叔、堂兄弟、表兄弟们身后跟随着肩扛手抱地毯、食物口袋、衣裳包裹等物的奴仆——许多人手里端着银盆、瓷器，鱼贯进入修道院和圣多明各教堂，随后就用厚木板顶住了大门。这消息像炸药一样炸开，在进入避难所的人群中，弗洛拉认出城里别的家族也在涌向教堂和修道院。人们怀抱着一切可以抱住的财宝，免得落入胜利者贪婪的手中。

在圣多明各大街的教堂和修道院里，情况混乱得难以描述。阿雷基帕的上流家庭拥挤在走廊、过厅、大堂、静修室、禅房里，他们的孩子和奴隶就躺在地上，人们几乎无法走动。屎尿的气味令人作呕，叫喊声令人发疯。种种可怕的场面搀杂着一些人的读经和祷

告的声音；与此同时，修士们跑来跑去忙于恢复秩序，但是毫无结果。堂皮奥和他的家属，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巨大财富，享受着占据院长办公室的特权，室内虽然狭窄，但是家里人还可以轮流活动活动。到了夜里，枪声停下来了，黎明时分又激烈起来。不久，枪声完全停止了。堂皮奥决定出去看看究竟的时候，弗洛拉也跟随其后。大街上空无一人。特里斯坦家族的府邸没有大兵入侵。弗洛拉站在露台上，拿望远镜向远处张望，看见早晨的晴空下，和风已经吹散了烟火，有军人的影子在拥抱。发生什么事情了？后来他们从阿尔特豪斯上校那里得知了情况。上校骑马沿着圣多明各大街跑回家中，他浑身是脏土，双手有轻伤，金发被尘土染成了白色。

他一面拍打着尘土，一面气哼哼地叫道："涅托将军比他的部下还蠢笨。就在我们能最后消灭圣罗曼的时候，涅托接受了圣罗曼停战的要求。"

莫兰上校的炮火除去杀伤自己的龙骑兵之外——阿尔特豪斯估计死亡有三四十人，还炸中了随军妇女的营地——以为她们是加马拉叛军，上校的炮弹，天晓得炸死炸伤了多少随军妇女，她们对于部队的支援和供给可是无法替代的啊。尽管如此，涅托的士兵在瓦尔迪维亚教长和阿尔特豪斯本人冲锋在前的榜样影响下，经过几次轮番冲锋，打退了圣罗曼部队的进攻。这时，涅托非但没有接受教长和上校的要求追击并歼灭敌人，反而同意了敌人停战的请求。涅托会见了圣罗曼，两人拥抱，痛哭流涕，一起亲吻秘鲁国旗，圣罗曼保证承认奥贝戈索为秘鲁共和国总统。愚蠢的涅托眼下正在给圣罗曼饥饿的士兵供应食物和饮料。瓦尔迪维亚教长和阿尔特豪斯告诉涅托：这是敌人为了争取时间和重新组织力量而使出的计策。接

受停战的要求是不明智的！但涅托的决心不可动摇，他认为圣罗曼是个君子，他肯定会承认奥贝戈索为国家元首的；这样，秘鲁大家庭就和解了。

阿尔特豪斯请求堂皮奥：团结起阿雷基帕的社会名流解除涅托的职务，接过军事指挥权，重新发动对敌进攻。弗洛拉的叔叔脸色苍白得像死尸。他发誓说感觉不舒服，于是上床睡觉去了。阿尔特豪斯咬牙切齿地说道："这个老吝啬鬼唯一关心的就是金钱。"弗洛拉请求她的表姐夫：既然停战了，那么带她去军营看看。上校犹豫了片刻，同意了，扶她上了自己的战马。周围一片废墟。庄园和住宅被随军妇女占据并且改造成救护所之前，已经被抢劫一空了。浑身带血迹的妇女，还缠着绷带呢，就在临时搭建的炉灶旁边做起饭来了。与此同时，无人照看的伤兵们躺在地上呻吟。而另外一些士兵在睡大觉，恢复战斗造成的疲劳。成群结队的野狗在营地里游荡，与天空上密集飞行的秃鹫一道寻觅死尸。后来到了阿尔特豪斯指挥的岗位，弗洛拉向几位军官打听战斗的细节。这时，圣罗曼将军的谈判代表来了。这位代表解释说，根据他们参谋部的意见，他们司令官承认奥贝戈索为共和国总统的承诺是不能兑现的，因为全体军官一致反对。因此，军事行动又要开始了。阿尔特豪斯在弗洛拉耳边悄悄地说："由于涅托的过错，我们把打赢的战役给输掉了。"他给弗洛拉找了一匹骡子，让她赶回阿雷基帕报告家里人：战争又开始了。

曙光照到了身处肮脏的加尔旅馆的弗洛拉，一回想起那场战役，她就情不自禁地笑出声音来了：从混战到混战，其结局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她在这个可恨的尼姆已经是第三天了，这个上午要会

见面包工诗人让·勒布尔，他的诗作曾经受到拉马丁和维克多·雨果的表扬。莫非你终于在这个从被剥削者的世界里出来的诗人身上，找到了可以在尼姆点燃工人联盟思想并且把昏睡中的尼姆人唤醒过来的同志？并非如此。在让·勒布尔这个法兰西著名的工人诗人身上，她看到的是一个傲慢和虚荣的家伙——虚荣是诗人的通病，弗洛拉，你已经证实这一点，与他见面十分钟后，你就开始厌恶此人了。有那么一瞬间，她很想捂住对方的嘴巴，看看能不能让这张出言不逊的“猪嘴”安静下来。他在自己的面包作坊里接待了弗洛拉。他请她上楼。当她问他是不是听说过她出游南方和工人联盟的事情，这个胆怯、自以为是的胖子却一一列数有哪些公爵、院士、权威学者、教授给他写信，说他们如何夸奖他的作品有灵感，感谢他为法兰西艺术所做的一切。当她打算给他说明将来要消灭歧视、不公正和贫穷的和平革命的时候，这个愚蠢又狂妄的家伙说了一句让她目瞪口呆的话：“夫人，可这恰恰是我们神圣的圣母教友会正在做的事情啊！”弗洛拉从惊愕中镇静下来后打算教育他一下，便解释说：无论什么宗教——犹太教、新教、伊斯兰教，但主要是天主教——的神职人员都是剥削者和富人的同盟军，因为他们用布道的方式要求痛苦的人们甘心等待天堂的许诺，可是重要的不是什么身后的天上奖励，而是应该在这里、在现在就建设一个自由和公正的社会。工人诗人好像见了鬼一样吓得跳了起来。

“您很坏，很坏。”他叫喊起来，双手挥舞着，仿佛驱邪一样，“您居然想出要我帮忙干反对我自己的宗教信仰的事情？”

弗洛拉这位“暴怒夫人”终于按捺不住了，她骂他叛变了自己的出身，是骗子，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时间会揭穿他的真面目。

访问工人诗人的结果让弗洛拉感到非常疲惫，不得不在法国梧桐树下的板凳上坐下休息片刻，稍稍平静一下。她旁边有对男女十分激动地说晚上要去听钢琴家李斯特在市政大厅的演奏。真是奇怪的巧合：在她出游南方的日子里，她走到哪里，李斯特就在哪里。弗洛拉，这位匈牙利的钢琴家似乎在追随着你的脚步。今天晚上休息一下，你去听听如何？不，绝对不去。你不能像资产阶级那样听音乐会浪费时间。

弗洛拉直到一个月后才在利马获悉了坎加约战役的结局，是加马拉将军的部下贝尔纳多·埃斯库德罗上校告诉她的。对上校的回忆让她驱散了工人诗人让·勒布尔的形象。弗洛拉，在阿雷基帕的最后那几天里，你是不是跟这位上校有过一段浪漫经历啊？嘿，那段历史啊！奥贝戈索和加马拉两派谈判破裂之后，涅托将军命令部下出发追击狡诈的圣罗曼队伍。他发现后者的队伍正在坎加约的河里洗澡和休息。涅托挥军直扑圣罗曼的人马。眼瞅着就要速战速决，可是涅托的部下又一次犯了错误，从而帮助了圣罗曼。这一次是涅托的龙骑兵搞错了目标，他们没有向敌军开火，而是把子弹射向了自己的炮兵，甚至打伤了炮兵上校莫兰。涅托的士兵以为遇到了加马拉叛军的突然强攻，不知所措，转身便向阿雷基帕方向狂奔。与此同时，圣罗曼将军以为自己输了，因为他不知道敌人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认为敌军力量占据优势，也强令撤退。他也像涅托一样绝望和可笑地逃跑，一直跑到维尔克才住脚，此时距离阿雷基帕已经二百公里了。弗洛拉，这两支军队在各自的将军率领下，背对背地狂逃，都以为自己打了败仗，那情景你一直记在心中。这是发生在你父亲家土地上的生活里的荒谬又混乱的象征，是秘鲁共

和国的一幅可爱的漫画。有时，例如眼下，回忆秘鲁让你感到开心，让你觉得是在上演一出大戏、一出莫里哀式充满误解与混乱的闹剧，在这里，法国人以为只有舞台上才有。

战役的第二天，圣罗曼得知对方也逃跑了，便再次转过身来，带领部队占领了阿雷基帕。此前，涅托还来得及入城，把伤兵留在教堂和医院里，然后指挥残部向海岸方向撤退。弗洛拉含着热泪告别了表姐夫克莱门特·阿尔特豪斯上校。弗洛拉，你以为再也见不到这位有着日耳曼血统和金发的可爱表姐夫了。你亲手帮助他打点行囊，装上新的换洗衣裳、茶叶、波尔多酒、糖包、巧克力和面包。

二十四小时后，圣罗曼将军、坎加约战役无意中的胜利者，率领部下开进阿雷基帕城的时候，并没有发生人们担心的抢掠。以堂皮奥·特里斯坦为首的社会名流组成的代表团敲锣打鼓、挥舞旗帜欢迎圣罗曼将军的到来。为了表示支持胜利的一方，堂皮奥交给贝尔纳多·埃斯库德罗上校两千比索，捐献给加马拉将军的事业。

安达卢西亚女人，埃斯库德罗上校是不是爱上你啦？你相信是的。你也喜欢上他了，对吗？对，可能吧。但是，清醒的理智及时地拦住了你。人人都说，三年前，埃斯库德罗就不仅仅是秘书、助理和侍卫官了，而且还是那位女中豪杰的情人。女豪杰即加马拉的老婆，绰号“潘恰”或者“女元帅”的弗朗西斯卡·祖比亚加·德·加马拉夫人；敌人们则叫她“悍妇”。阿古斯丁·加马拉元帅的老婆，这个加马拉曾经担任过秘鲁共和国总统，是个军阀、搞阴谋诡计的专家。

“女元帅”的真正历史和神话是怎样的？弗洛拉，你永远也不会去调查了。这个人物吸引了你，点燃了你空前的想象力；这个好

像从小说里出来的英勇善战的女子形象，或许使你心中萌生了这样的决心和力量：把自己改造成只有男子才能做到的自由和果敢的人。“女元帅”做到了。那么弗洛拉·特里斯坦为什么不成？你认识她的时候，她大概和你同岁，将近三十三岁或者三十四岁的样子。“女元帅”出生在库斯科，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秘鲁人。阿古斯丁·加马拉、秘鲁独立运动的英雄——在阿亚库乔战役中曾经与苏克雷将军①并肩作战——是在利马一家修道院里认识“女元帅”的，后者当时被父母亲囚禁在那里。姑娘爱上了将军，逃出了禁闭室，追随爱人而去。两人在库斯科结了婚，那里的军事长官就是加马拉。这个二十岁的新娘可不是秘鲁贵夫人那样被动的家庭主妇和生儿育女的工具(人们希望她们做贤妻良母)。她是丈夫最得力的合作者，是丈夫的智囊和臂膀，她参与一切，政治、社交，甚至军事活动——这尤其丰富了关于她的传说的内容。丈夫外出巡游期间，她接替库斯科军事长官的职权。有一次，她平息了一场叛乱。她穿上军装，一手拿着钱袋，一手提着子弹上膛的手枪，出现在哗变的军营里，她朝叛军喊道：“你们要什么？投降？分钱？还是打仗？”叛乱者选择了投降。“女元帅”比丈夫还要勇敢善战和雄心勃勃，她经常骑马跟在丈夫身边，穿了马靴、马裤和战斗服，像最英勇的战士一样参加大小战役。出色的枪法使她名声大噪。在与玻利维亚发生边境冲突期间，是她身先士卒，率领部队以果敢和大无畏的精神打败了敌军，取得了帕里亚战役的胜利。战后，她与士兵一起唱歌，跳舞，喝奇恰酒。她用盖丘亚土语跟士兵聊天，很会骂

① Antonio José de Sucre(1795—1830)，南美洲独立战争中的军事统帅。

人。从此以后，她对加马拉将军的影响就是全方位的了。在加马拉担任秘鲁总统职务的三年里，真正掌握实权的是“女元帅”。人们把对敌人空前的残暴和玩弄诡计都说成是她的杰作，因为她行事没有顾忌和克制，同时又胆大包天。据说，她有许多情夫，她轮流宠爱或者虐待他们，仿佛对待布娃娃或者哈巴狗一样。

弗洛拉，在人们讲述的关于“女元帅”的故事里，有两个你是不会忘记的，对吧？因为你很想让自己成为那故事里的主角。“女元帅”经常代表总统视察卡亚俄港费利佩皇家要塞的设施。突然，她在欢迎她的军官中发现了流言蜚语中那个吹嘘自己是“女元帅”情夫的军官。她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猛扑过去抽了对方脸一鞭子。接着，她也不下马，就用双手揪掉了那军官的肩章。

“上尉，你不可能成为我的情夫。”她吼道，“我不跟胆小鬼睡觉。”

另外一个故事发生在总统府里。“女元帅”设晚宴招待四名军官。她是个迷人的女主人，跟客人开玩笑，又彬彬有礼地照顾客人。到了饭后喝咖啡和抽烟的时候，她吩咐仆役们下去。她把门一一关闭，来到一名军官面前，用冷冰冰的口气和愤怒无情的目光说道：“您刚才是不是对在座的这三位朋友说，给我当情夫您已经厌倦了？如果是他们三个诽谤您，那么我和您要对他们进行应得的惩罚。可是，如果您确实那样说了，看看您苍白的脸色，我恐怕您是说过，那么我和这三位军官可要用鞭子抽断您的脊梁骨了。”

是的，弗洛拉，那个库斯科女人一次又一次经受癫痫发作之苦——有一次你亲眼看到，癫痫加上她的失败和苦难把她给毁了，那时她还不到三十五岁，她给你上了难忘的一课。因为有许多女

人——其中一个在那个落后、缺少文化、建国不久、位于世界遥远的天涯的国度里——不甘心忍受屈辱，不接受奴隶的待遇，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她们不做男人的附庸，凭着自身的价值赢得了价值，就是手持皮鞭或者开枪杀人的时候也是如此。那个贝尔纳多·埃斯库德罗上校是“女元帅”情夫吗？这个西班牙冒险家，他来秘鲁的原因与克莱门特·阿尔特豪斯一样，是来充当内战的雇佣兵，看看能不能发财。三年前，他当上了“女元帅”的影子。当弗洛拉直截了当地问他此事的时候，他生气地否认说：“完全是加马拉夫人的敌人的诽谤！”可是，弗洛拉，你并没有被说服。

埃斯库德罗虽然并不年轻也不英俊，但是却很有魅力。他消瘦，爱笑，讨人喜欢，读过很多书，见过世面，比围在弗洛拉身边的所有男子都有文化；当阿雷基帕人老大不情愿地迁就了圣罗曼队伍的占领时，弗洛拉与埃斯库德罗一道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两人上午和下午都见面，骑马去迪阿巴亚，去尤拉温泉，去米斯蒂火山——阿雷基帕城的保护神——的山坡。弗洛拉向他提出一大堆关于潘恰·加马拉夫人、利马和利马人的问题。他极其耐心地一一回答，表现得充满智慧。他的评论很聪明，讨好女人的举动很文雅。这是个让人感到和蔼可亲的男子汉。弗洛拉，假如你跟贝尔纳多·埃斯库德罗上校结婚，会怎么样呢？你是否可以像“女元帅”跟加马拉总统那样，也变成宝座后面的掌权者，以便从上面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力量进行社会需要的改革，使得妇女不再做男人的奴隶了？

这可不是短暂的想象。这个与埃斯库德罗结婚、留在秘鲁、成为第二个“女元帅”的诱惑占据了你的心头，以至于促使你去

向上校撒娇，而此前你可没有对任何男子这样做过，后来也没有这样做过。你决定引诱上校。这个容易受骗的上校一下子就堕入了你的情网。弗洛拉闭上眼睛——一阵凉风袭来，吹散了尼姆盛夏的暑气，她开始重温那次饭后谈话的情景。她和贝尔纳多单独留在特里斯坦家族的府邸。两人说话的声音回荡在高大的拱顶里。忽然，上校抓住了她的手拉到嘴边，非常严肃地说道："弗洛拉，我爱你。我为你要发疯了。你拿我怎么办都可以。让我永远拜倒在你脚下吧。"你对这快速而来的胜利感到高兴吗？起初是高兴的。你那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实现啦。可是太快了吧。片刻后，当两人回到圣多明各大街住宅黑暗的门厅时，上校把你搂进他的怀抱里，紧紧贴住他的身体并且寻找你的嘴唇，这时魅力破碎了。不！不！我的上帝啊！真是发疯了！绝对不！绝对不要！还回到从前那一套吗？在漆黑的夜晚重新体验那样的感觉？让一个多毛、出汗的肉体骑在你身上，如同骑在母马上一样吗？噩梦再次出现在你的记忆里，吓得你浑身发抖。弗洛拉，就是搬来全世界的黄金给你，你也不干！第二天，你告知叔叔：你打算回法国。四月二十五日，你当着惊讶万分的埃斯库德罗的面，告别了阿雷基帕。你跟着一个英国商人的商队，先是动身前往伊斯莱，然后去利马，两个月后从利马登上了开往欧洲的轮船。

这一阿雷基帕混乱人群的印象驱散了弗洛拉不愉快的时光，那都是工人诗人让·勒布尔闹的。她缓步向加尔旅馆走去，经过一些挤满人群的街道——人人都说她听不懂的方言，她仿佛待在国外。出游南方使她知道了：与巴黎人以为的相反，法语远非全体法国人使用的语言。她在许多街口看到耍把戏的、玩魔术的、扮小丑的、

算命的，他们的人数之多可与伸手的乞丐相媲美；乞丐们为了换得一个铜板，许诺为“善心的太太求圣母保佑平安”。乞丐现象是使她心情不佳的难题，她在每次会议上都极力教导工人：教士们挑起的求乞行为就像慈善举动一样令人感到恶心，这两种行为都从道德上造成乞丐的堕落，与此同时，两种行为还赋予了资产阶级可以毫不内疚地剥削穷人的良心。应该通过改造社会来消灭贫困，而不是施舍。她的平静和好心情没能持续多久，因为在回旅馆的路上，她不得不经过公共洗衣池。那个地方让她第一天到达尼姆就生气。一八四四年，在这个自诩为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里，怎么会出现如此残酷、如此不人道的情景呢？而这个充满神父和虔诚信徒的城市里居然没人行动起来消灭这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

洗衣池长二十八米，宽二十米，池水来自地下泉。它是全城唯一一个洗衣裳的地方。三四百尼姆妇女来这里洗衣裳，形成了一幅荒谬的洗衣景观：她们必须下水，站在齐腰的水里，在捶布台上打肥皂和搓洗衣裳。这些捶布台不是面向水而设，妇女们只需蹲在岸上即可，相反，捶布台面向岸边而设，这样妇女们就只能站在水里干活了：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多么愚蠢或者变态的心理才会如此设置捶布台啊！这样一来，不幸的妇女们的双腿就像癞蛤蟆一样得了浮肿、皮疹和风湿病。严重的是，她们不仅要在水里待上好几个小时，而且水还有严重问题。由于同时也是地方上的染织工业用水，里面充满了肥皂、钾、碱、次氯酸钠、滑润油，还有蓝靛、番红花、茜草等染料。弗洛拉同这些不幸的女人谈过几次，她们由于在水里要待上十一二个小时，都患上了关节炎、子宫炎，很容易流产，不易受孕。洗衣池没有空闲的时候。许多洗衣妇宁肯选

择晚上干活，因为可以挑选好位置，晚上来工作的洗染工很少。尽管她们的劳动条件很差，尽管她说她的活动是为了改善她们的命运，但她却没能说服任何一个妇女参加关于工人联盟的会议。她发现，她们除去自认命苦，还有怀疑她的成分。在一次与两位医生——普兰杜和卡斯泰尔诺——会面时，她提到了洗衣池。他们感到奇怪，弗洛拉竟然会认为这样的劳动条件是不人道的。世界上别的地方的妇女难道不是这样洗衣裳的吗？他们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是很自然的。弗洛拉自从发现尼姆洗衣池的情况之后，便决定只要在这座城市里待一天，就不把衣裳送进洗衣店。她自己在旅馆洗衣裳。

加尔旅馆不是德尼埃尔太太的客栈，对吗，安达卢西亚女人？德尼埃尔太太从前是巴黎剧院的女歌手，滞留在利马，变成了客栈女老板。她让弗洛拉在店里度过了在秘鲁土地上的最后两个月。是夏布里埃船长介绍弗洛拉住在这里的。由于船长曾经跟女老板说过弗洛拉其人，因此德尼埃尔太太在接待弗洛拉的时候果然非常热情周到和尊敬。她给弗洛拉提供了一间十分舒适的房屋，食宿条件很好，但是收费低廉。（堂皮奥除为她买船票外，还在临别时赠送给她一笔四百比索的路费。）在那八个星期的时间里，德尼埃尔太太给她介绍了一些上流社会的女士，她们是来玩纸牌和聊天的，弗洛拉从中发现利马上层家庭轻浮生活方式的主要活动就是社交往来、参加舞会、出席宴会、散布流言蜚语。秘鲁的这座首都是个奇怪的城市，虽然只有八万居民，却是各国人杂居、具有不同国家风俗习惯的都会。居民们往排水沟里随意倾倒垃圾和尿盆，从停泊在卡亚俄港的轮船上下来的海员在路上走来走去，他们来自全世界，有英国

人、美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德国人、亚洲人，因此弗洛拉出来参观那无数的殖民时期的修道院和教堂，或者去大广场上散步——这是高雅的人们的神圣习惯——时，她听到的身边各种语言比在巴黎林荫道上听见的要多得多。这座小城市虽然周围是橙园、香蕉园和棕榈园，虽然房子只有一层，回廊宽大可以乘凉——这里从来不下雨，有前后两个院子，前院归主人使用，后院属于奴仆们的活动空间；这座城市虽然外表像乡下，钟楼林立，直上的永远是灰色的云霄，但是它的社会却是非常骄奢淫逸，是弗洛拉绝对想象不出来的。

处于德尼埃尔太太的亲朋好友的包围中(弗洛拉从阿雷基帕给他们捎信过来)，弗洛拉度过了两个月，整天忙于应酬，出席有豪华筵席的晚宴。她还去听歌剧，看斗牛(在一次令人难以忍受的斗牛中，一头公牛用犄角挑出了一匹马的内脏且顶伤了斗牛士)，看斗鸡，去河边小路进行规定性的散步——人们或徒步或乘马车去表现，去互相认可，去谈恋爱，去策划阴谋，去阿曼卡埃山坡，去参加宗教游行，做弥撒(太太们每个星期日做两三次)，去乔里约斯海滩游泳，去参观宗教法庭的监牢，那些用来逼供的刑具让她毛骨悚然。她认识了许多人，从共和国总统奥贝戈索将军和最走红的将军中的几位，如萨拉维利，年轻得像个半大小伙子，和蔼可亲，会讨人喜欢，但是惊人地缺乏文化教养，到文化名人鲁纳·皮萨罗牧师——他邀请弗洛拉参加了一次代表大会。

给弗洛拉印象最深的是利马上层社会的女人。她们的确对身边的贫困现象熟视无睹，充耳不闻。街道上站满了乞丐和印第安人，他们蹲着身子一动不动，仿佛在等候死神的到来，而从他们眼前走

过的就是那些毫不为难地炫耀华丽衣裳和财富的阔佬。但是，她们享受着什么样的自由呢！如果是在法国，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她们所穿的典型的利马装束，是设计中最狡猾和最具暗示性的衣裳，“蒙面型”，由面纱和一条窄裙组成，那面纱像个口袋，把头部、肩膀和胳膊包裹起来，赏心悦目地勾勒出身条，遮盖住面孔的四分之三，仅仅露出一只眼睛；利马女子打扮——化装——成这个样子，人人装出漂亮和神秘的样子，又让人看不清楚真面目。谁也辨认不出她们的真相——据弗洛拉听她们吹嘘，首先是丈夫看不出来，这让她们想到可以做任何胆大妄为的事情。她们单独上街——虽然身后不远处有个女奴跟随，喜欢出其不意地吓唬或者嘲弄在街上相遇的熟人，因为他们认不出这女子是何方人氏。她们个个抽烟，赌博时下大注，对绅士们总是撒娇，有时非常过分。德尼埃尔太太后来一一给弗洛拉讲述了夫妻之间纠缠不清的地下偷情活动和种种诡计阴谋；有时，如果丑闻爆发，男人们常常采取在静静的利马河边决斗的办法，用军刀或者手枪解决问题。利马女子除了单身外出，还女扮男装骑马野游，还会弹奏吉他，唱歌，跳舞，包括老妇人，绝对不顾廉耻。在那些会议和舞会上，那些利马女子惬意地张着嘴巴，露出如饥似渴的眼神，恳求弗洛拉讲述“巴黎女子令人惊异的事情”，望着这些解放了的妇女，她觉得自己的处境十分窘迫。利马妇女有这样一个病态的偏爱：喜欢样子大胆、五颜六色的缎子小鞋，这是勾引男人的关键道具之一。她们赠送给你一双，弗洛拉，你后来作为爱情的信物送给了奥林匹亚。

弗洛拉在利马停留到第四个星期的时候，贝尔纳多·埃斯库德罗上校出现在德尼埃尔太太的客栈。他陪伴“女元帅”路过首都。

她是在阿雷基帕被俘的，眼下在卡亚俄港等候着开往智利的船只，她将在智利过流亡生活。贝尔纳多上校当然要一直陪伴着她。她丈夫加马拉将军早已经逃往玻利维亚去了，他针对奥贝戈索总统的叛乱恰恰是在阿雷基帕结束的，其方式可谓恐怖之极。加马拉和"女元帅"得以进入阿雷基帕，是圣罗曼将军用滑稽的方式占领了该城后的事情，而几天前弗洛拉刚好离开那里。加马拉的部下对阿雷基帕居民大肆掠夺，横征暴敛，这就激怒了城里的老百姓。这时，加马拉的队伍中的两个营在军士长罗巴顿率领下决定起义反对加马拉，倒向奥贝戈索。他们占领了指挥部，向从前的敌人、宪法总统奥贝戈索致敬。阿雷基帕市的老百姓听到枪响，错误地理解了起义，由于大家早就对占领军忍无可忍，便立刻拿起石头、匕首和猎枪，扑向起义的士兵，以为他们还是加马拉的部下呢。等到大家发现错误，为时已晚，因为他们已经处死了军士长罗巴顿和他手下的主要干将。于是，老百姓的怒火更加高涨，立刻进攻已经混乱的加马拉和圣罗曼的队伍。在民众的攻击下，这些队伍溃不成军。士兵们纷纷倒戈或者逃跑。加马拉将军男扮女装，及时地跑掉了，带着寥寥几个随从去玻利维亚避难了。愤怒的群众四处搜捕他的妻子"女元帅"，声称要绞死她，而她从下榻的住宅的房顶上跳进了邻居的院子里，几小时后被奥贝戈索的正规军俘虏了。堂皮奥·特里斯坦一向善于随机应变、见风使舵，这时立即率领阿雷基帕临时执政委员会宣布站在奥贝戈索总统一边，决定遵照宪法总统的命令管理城市。这个委员会决定让"女元帅"流亡国外，利马政府批准了该决定。

弗洛拉恳求贝尔纳多·埃斯库德罗带她去见见"女元帅"。这

时英国轮船"威廉·拉斯顿"号已成为"女元帅"的监牢。弗洛拉登船去看她。"女元帅"虽然战败而且健康受到损坏(几个月后就去世了),但是弗洛拉一看见她那依然结实的中等身材、乱蓬蓬的头发和好动的眼神,一发现她目光里依然自豪和具挑战性的神情,就感受到了"女元帅"的人格力量。

"我是野蛮人,我是猛兽,我是可怕的潘恰夫人,会生吃小孩。""女元帅"跟弗洛拉开玩笑。她穿戴得过分华丽,每根手指上都戴着钻戒,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我家里人要求我在利马穿戴成这个样子。我必须让大家高兴。但是,说真话,穿上皮靴、长裤和战斗服,再骑在马上,我会觉得更舒服些。"

两人在甲板上亲切地交谈。忽然,潘恰夫人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她的双手、嘴唇、肩膀开始颤抖,眼珠转动,唇边出现白色泡沫。埃斯库德罗和女随从只好把她抬回寝舱。

"自从发生了阿雷基帕大难之后,她每天都犯病。"那天晚上,埃斯库德罗告诉弗洛拉,"有时,一天发作好几次。她很难过,没能跟你再多聊一会儿。她要我告诉你:明天还邀请你上船。"

次日,弗洛拉又去了,看到的是一个疲惫不堪的女人:嘴唇苍白,眼窝下陷,两手颤抖,形同枯槁。一夜之间,她一下子衰老了许多,甚至连说话都困难起来了。

但这并非弗洛拉对利马的最后记忆,参观拉瓦耶庄园才是。那是本地最大最繁荣的庄园,距离首都只有十里地。庄园主名叫拉瓦耶,是位高雅、文质彬彬的先生,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他邀请弗洛拉参观甘蔗田、压榨甘蔗的水磨坊和炼糖大锅。弗洛拉极力要庄园主谈谈手下奴隶的情况。拉瓦耶先生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参观已

接近尾声。

他用抱怨的口气说道："缺少奴隶闹得我们这些务农的人们要破产了。您想，我原来有一千五百人，现在只有九百了。他们不讲卫生，懒散，有野蛮人的坏习惯，所以浑身是病，像苍蝇一样地死掉。"

弗洛拉鼓起勇气暗示他：或许他们过的贫困生活和由于完全缺乏教育而处于无知的状态，才能解释奴隶们为什么如此容易得病。

拉瓦耶先生反驳道："您不了解黑人。他们就让子女懒死。那懒散的程度简直没法说了。黑人比印第安人还要糟糕。不用鞭子对待他们，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弗洛拉再也忍耐不住了。她大声说道：奴隶制度是人类的过失，是对文明的犯罪；秘鲁迟早会像法国那样废除奴隶制的。

拉瓦耶先生不知所措地望着她，仿佛发现身边是另外一个人。

终于，他不高兴地反驳说："您看看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各的情况吧。自从解放了奴隶以来，全国一片大乱，社会回到了野蛮时期。那里发生了黑人吃黑人的事。"

拉瓦耶为了证明黑人是多么会走极端，带弗洛拉去看庄园的牢房。在一间昏暗的牢房里，地上铺满了稻草，很像某种野兽的巢穴，他让弗洛拉看那里两个年轻的黑人女子，她们全身赤裸，被用枷锁拴在墙壁上。

他洋洋得意地问弗洛拉："您认为她们为什么会待在这里啊？两个魔鬼杀死了自己刚刚生出来的女儿。"

弗洛拉反驳说："我完全能够理解她们。如果我处在她们那种情况下，我也会给自己的女儿提供类似的帮助。就是让女儿摆脱一

种地狱般的女奴生活，哪怕是借助死神的帮助。”

弗洛拉，你是不是就在那里、利马郊区的甘蔗园，当着那位利马亲法的封建奴隶主的面，踏上了鼓动造反的生涯？不管怎么说吧，没有你在遥远的秘鲁之旅，没有那里的亲身经历，你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你这个安达卢西亚女人啊，你如今是什么人？不错，是个自由的女性。但是个完全失败的革命者。至少在这里，在尼姆，在这个散发着香火气味、充满教士的城市里，是失败了。因为八月十七日她离开尼姆前往蒙彼利埃[1]的时候，给自己逗留期间的工作做了小结，发现结果非常可怜。《工人联盟》一书只卖掉七十册，带来的另外一百册只好留给普兰杜医生了。她连一个工人委员会也没能成立起来。在四次大会上，没有任何一个与会者敢于为工人联盟工作。当然，她出发的那个上午，也就没人去车站为她送行了。

但是，数日后，她已经到达蒙彼利埃了，通过加尔客栈管理员的一封可怕的来信，她得知终于有人关心她在尼姆停留的情况了，虽然幸运的是她已经离开了那里。当地警察局局长在两名宪兵的陪同下来到客栈，他手持尼姆市长亲自签署的驱逐令：“立即将该人逐出本城，因为她煽动尼姆工人要求增加工资。”

这个消息让弗洛拉开怀大笑，整整一天都情绪高涨。弗洛拉，好哇，好哇，你还不算太失败的革命者。

---

① Montpellier，法国南方朗格多克地区首府及埃罗省省会。

一六　欢愉之屋

阿图奥纳（希瓦瓦），一九〇二年七月

一九〇一年九月十六日黎明，"南十字星"号在希瓦瓦岛的阿图奥纳对面抛锚的时候，保罗站在甲板上，看见远处的小码头上有一名穿白色警服的宪兵、几个穿长袍戴草帽的传道士和一大群半裸体的土著儿童在等候着他们立刻高兴起来了。因为他来马克萨斯群岛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还因为从塔希提出发历经六天六夜的可怕航行终于结束了。在那条肮脏和令人窒息的木船里，他几乎不能闭眼，因为要不停地消灭蚂蚁和蟑螂，不停地驱赶来船舱里觅食的老鼠。

在这个叫做阿图奥纳——一个有几千移民的居民点，周围都是山林，两座陡峭的山峰上披满了绿色——的糟糕地方刚一上岸，就在那个码头上，他居然认识了一位王子！他是安南人，绰号"精通"，表示"精通战术"，这是在安南使用的名字。他放弃了法国殖民政府里的职务，而专门从事政治宣传活动，从事反殖民主义斗争，似乎还搞恐怖主义活动。至少西贡法庭是这样判决的，他们指控他犯有颠覆罪，判处他在遥远的圭亚那的魔鬼岛上终身监禁。在

自命为“精通”之前，阮文康王子在西贡和阿尔及利亚学习过文学和科学。他返回安南后，本来官运亨通，但是放弃了官职，投身到反对法国占领的斗争中。他怎么会来阿图奥纳落脚了呢？由于《黄蜂》那个倒霉的刊物，前总督古斯塔夫·加莱在那个安南人乘船前往魔鬼岛去服刑途中在帕皮提作短暂停留的时候认识了他。“精通”的文化教养、聪明才智和高雅的举止给加莱留下了好印象，加莱便决定救“精通”一命：任命他担任阿图奥纳卫生站的护士。这是三年前的事情了。“精通”运用东方人的哲学思想来对待自己的命运变化。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离开此地了，除非被引渡到圭亚那那个地狱里面去。他跟希瓦瓦岛的土著女子结了婚。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毛利土话，与大家都相处得很好。他个子矮小，为人谨慎，举止文雅，尽管说话有些拐弯抹角，但不能否认他是在全面而出色地履行着护士的职责；在这个没文化的人群中，他千方百计地保持自己活跃的思想和敏锐的感觉。

“精通”知道这个刚刚来到的人是个艺术家，便主动提出帮助他安家并向他提供此地的情况。他说：“高更先生决定把自己埋葬在这里，是不同寻常的大无畏行为。”事情就这样办了。对于保罗来说，“精通”的友谊和劝告是十分宝贵的。他从码头上把保罗送到住宿的地方，地点在阿图奥纳杂草丛生的一条街的尽头，那是马第卡纳的茅屋。这是一个毛利人和华人的混血儿，是“精通”的朋友，可以给保罗提供食宿。科克在买到土地并建起自己的住宅之前，就把箱子和行李存放在马第卡纳家中。“精通”把科克介绍给后来成为朋友的一群人，如美国人本·瓦尼，一名捕鲸的水手，由于酗酒而滞留在希瓦瓦岛，现在是商店老板；还有布列塔尼人埃米

尔·弗勒博，他务农、经商、打鱼，还是个固执的象棋手。

在这四周全是森林的小岛上，购买土地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整个区域的土地都属于主教教区和恐怖的主教约瑟夫·马丁；此人专制、顽固，极力要把土著居民从腐蚀他们的酒精里拯救出来，并为此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他绝对不会把土地出售给一个道德表现欠佳的外国人。

保罗遵照“精通”设计的策略——“精通”的博览群书、幽默的性格、高雅的气质让保罗度过了一段美妙时光，从他到达阿图奥纳以来，就每天做弥撒，当个好天主教徒。人们看见他总是坐在教堂的第一排，虔诚地祈祷、忏悔，经常参加圣餐会。有些下午，他还出席念珠祷告仪式。他在希瓦瓦岛上最初的日子里，虔诚的态度和改正不良行为的表现，使得主教相信他是个值得尊敬的人。约瑟夫·马丁主教最终同意卖给他一小块土地，价格极便宜，那是阿图奥纳外围一个美丽的地方；此举让主教后悔了好长时间。那里面向“叛徒湾”——一个马克萨斯群岛人讨厌的名字，但是一直沿用下来，指的是一片海滩和一座码头，背靠两座雄伟的山峰：特梅蒂乌和费阿尼。流经一侧的是马克·马克，这样的小溪有二十几条，是岛上瀑布的水流汇成的。保罗第一次看见这壮丽的美景时，立刻想起了文森特。我的上帝啊，科克，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啊。荷兰狂人在阿尔勒梦寐以求的地方就是这个样子啊。这就是一八八八年秋天两人同居时，文森特不停地说到的那个原始的热带地方。文森特想建立南方工作室——一个艺术家的社团组织，而你将成为指导老师；工作室里的一切属于大家，因为到那时万恶的金钱就作废了；在社团里，唯一的界限就是自由和美，这群兄弟般的艺

术家们将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创作中去，创作不朽的艺术、不朽的油画和雕塑，其生命力将安然无恙地流传几千年。文森特啊，假如你看到了这比普罗旺斯地区还要明亮的光线，看到了这火山喷发般的叶子花树、蕨类植物、金合欢、椰子树、紫藤和面包树，你一定会发出热情的叫喊声。科克眼下就在目不暇接地看着这一切啊！

保罗刚刚与主教签订了买卖合同，刚刚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就立刻忘记了弥撒和祷告；在与不断发展的宿疾——腰腿疼痛，妨碍他走路，令他视力日益衰退，心跳加速，呼吸困难——搏斗的同时，他以全部心身的力量投入到建设“欢愉之屋”中去了，这个名字在过去十五年的时间里，是他和荷兰狂人在阿尔勒的梦想，是二人为他们设计的“南方工作室”起的名字。给他帮忙、与他并肩劳动的有“精通”、埃米尔·弗勒博、一个名叫迪奥卡的白胡子土著人——后来成为科克的邻居，甚至还有岛上的宪兵德西雷·沙尔皮耶——后来科克和他成为挚友。

六个星期后，“欢愉之屋”完工了。房屋由木材、席子和编织起来的茅草盖成，有两层楼，很像他在马泰亚和普纳奥亚的房子。一层由两间圆形房间组成，中间有个开放的空间，充当餐室，两侧分别是厨房和雕塑室。二层，锥形的屋顶由草编成，有画室、小卧室和卫生间。保罗制作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欢愉之屋”，木牌两侧垂直安放了两块长长的镶板，上面画了一些摆出各种淫荡姿势的裸体女人、一些优美的野兽和杂草，以及两条企求神灵保佑的语录——这不仅引起人数众多的天主教团的骚动，而且让希瓦瓦岛小小的新教团体感到不满；那是这样两条语录：“有了爱情你就会幸福；保持神秘你就会快乐。”约瑟夫·马丁主教自从得知他敢用那

样淫秽的东西装饰住宅，就变成了他的敌人。而当主教知道他除去有一架风琴之外，还有吉他和曼陀林，他工作室的墙壁上还展示着四十五张姿势淫荡的色情照片的时候，便在一次礼拜天的布道会上猛烈抨击他，说他是魔鬼附身，要求马克萨斯群岛的人们一律躲避他。

一想到主教捶胸顿足的样子，保罗就乐不可支。但是那位安南王子提醒他说，与马丁主教为敌会给他带来麻烦，因为主教不仅好斗、有权有势，而且记仇。他们几个人每天下午都在“欢愉之屋”聚会享乐。科克早就准备好了食物和饮料，这些东西都是从阿图奥纳唯一的商店里购买的，而老板就是本·瓦尼。科克雇用了两个仆人，一个是厨师，名叫卡辉，有一半华人血统；另外一个是园丁，名叫马大哈瓦，是个毛利人。他吩咐马大哈瓦一定要引种向日葵，就像他亲手在普纳奥亚引种的那样。后来这些向日葵照亮了他的花园，照亮了他的“欢愉之屋”。科克，你到达阿图奥纳最初的几个月里，对荷兰狂人的回忆让你一刻不得安宁，这是为什么啊？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你成功地忘却了文森特；毫无疑问那是非常及时的，因为对文森特的回忆让你不舒服，让你焦虑，甚至可能妨碍你工作。但是，现在到了这里，在马克萨斯群岛上，因为你画得很少，或者因为你感觉疲倦，身患疾病，你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拦善良的文森特、可怜的文森特、由于淫荡和疯狂而令人无法容忍的文森特时时刻刻闯入你的良知了。没有什么可以阻拦你回忆那些事件、趣闻、争论、渴望、梦想、十五年前在普罗旺斯八个星期困难的同居生活，你回忆的清晰程度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你连几天前刚刚发生的事情都完全忘记了。(比如，你在一周之内两次要求

本·瓦尼重复讲述他如何酗酒，如何在“叛徒湾”醒来，如何发现自己那艘捕鲸船已经起航，如何身无分文地滞留在这里，连身份证件也没有，连一句法语、一句土话都不会讲。）

如今你怜悯起那个荷兰狂人来了，你甚至怀着柔情回忆起他。但是，在一八八八年的那个十月里，你在泰奥·凡·高的软硬兼施之下，答应去听一听他哥哥的要求，接着你就去阿尔勒跟他哥哥同居了，而在那之前你已经厌恶文森特。可怜的文森特！他对于你的到来，对于你和他将来要成为艺术家团体——一座真正的修道院、一座微型伊甸园——的先驱的想法，抱了多大的幻想啊，结果计划的失败就毁坏了他的健康，害得他发了疯，最后英年早逝。

在保罗一生作过的梦魇般的旅行中，那从布列塔尼地区的阿望桥村出发到达普罗旺斯地区的阿尔勒的六次换车、历经十五个小时的旅行占据着重要位置。离开阿望桥村时，他难过之极。那里有一大群绘画界的好友以他为导师，特别是埃米尔·贝尔纳和他的妹妹马德莱娜。一八八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清晨五点钟，他到达了阿尔勒车站，疲惫不堪。为了不吵醒此时正在沉睡的文森特，他一头钻进了附近一家咖啡馆。让他吃惊的是，老板刚一看见他进门就认出他来了：“啊，您是文森特的艺术家朋友！”原来荷兰狂人给老板看过保罗寄给他的自画像，画里有《悲惨世界》的主人公冉阿让的身影。咖啡馆老板帮他搬运手提箱和行李，用马车把他带到拉马丁广场。那里是城市的外墙，在骑兵营后面，是通向老城的入口之一，距离圆形竞技场和罗马剧场不远。在拉马丁广场的一个街口，距离罗讷河岸最近的街头，就是几个月前荷兰狂人为了迎接他的到来而租赁的“黄屋”。文森特为了让保罗高兴并且有情绪在新家作画，把房

屋粉刷一新，布置了家具，装饰了摆设，挂满了图画，为此他日夜工作，真正狂热地操心每个细节。

但是，保罗，你在黄屋感觉并不舒服。你对那刺目的、令人眩晕的大量色彩感到不快，因为只要你一抬头，那色彩就会咄咄逼人地迎面袭来；你对文森特用淫秽的画面和讨好的态度迎接你感到不高兴，因为文森特急于想知道你是否赞同为了给你一个好印象而在黄屋展示的一切。实际上，他引起了你的怀疑和烦恼。这个文森特是如此热情和亲切，弄得你从第一天起就开始觉得跟这样一个人住在一起，你的自由就会受到限制，就不会有自己的生活了；文森特会钻进你的内心世界，成为一个热情的狱卒；这座黄屋对于你这样一个自由散漫的人来说，有可能会变成监狱。

但是，如今，在这个景色秀丽的“欢愉之屋”，你回忆起遥远的荷兰狂人，那个过分兴奋、孩子气、像病人依赖救命医生那样依赖你的人，他在你面前尤其表现出善良和无依无靠的样子，表现出慷慨无私、不嫉妒、不生气、没野心，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去，生活得像个乞丐而全然不在乎，过敏并痴迷地抵御一切幸福的形式。他抓住你犹如落水者抓住了木板，他认为你是个智者和强有力的人，可以教他在原始森林里生存。保罗，他加在你身上的责任实在太重啦！文森特懂艺术，懂颜色和画布，但是绝对不懂生活。所以他总是不幸，所以他发了疯，所以他在三十七岁那年给自己肚子上开了一枪。那些轻浮的乌鸦，巴黎那些懒散的人们，现在把文森特的悲剧加在你头上，这是多么不公平啊！你在阿尔勒与他同居的两个月里，几乎变成了疯子，甚至险些为了那个荷兰狂人而失去生命。

黄屋一开始就运转得相当糟糕。事情是从生活方式混乱开始的，保罗厌恶混乱，而混乱是文森特活动的自然要素。二人作了严格的分工：保罗下厨房，荷兰人采购；轮流打扫卫生，一人一天。实际上是文森特糟蹋卫生，保罗喜欢清洁。争吵的第一个原因是开支问题。他俩搞了一个集体所有制试验——未来的艺术家社区、他们准备在异国建立的南方工作室：做了一只公共钱袋，把泰奥·凡·高从巴黎寄给二人的钱存进钱袋里。他俩准备了一本小本子和一支铅笔，以便每人取钱时写上数量。终于，保罗抗议了，因为文森特拿走了大份，尤其是他还在本子上委婉地写上“用于卫生保健活动”，而其实是花在拉谢尔身上的性交钱。拉谢尔是个妓女，年轻、苗条，他和她经常在维尔日妮太太开设的妓院里睡觉，地点在拉马丁广场附近的小胡同里，距离黄屋不远。

阿尔勒的红灯区是二人争论的又一个原因。保罗责备文森特只知道跟妓女做爱；保罗则相反，他不花钱在妓女身上，而是宁肯去勾引良家妇女。再说，这事对阿尔勒女人来说，很容易就办成：保罗秀气的仪表、良好的口才和热情大方的性格都让当地妇女着迷。文森特口气肯定地告诉保罗：在保罗来阿尔勒之前，他一个月去两次妓院，而如今，一星期去两次。近来的性欲狂热让他感到浑身焦躁，他确信，精力跑到“私通”(他使用了自己从前当路德派牧师的词汇)上面去了，减少了艺术劳动的时间。保罗嘲笑了这位前牧师的清教徒偏见。因为他则相反，无论多么需要满足勃起的阴茎，也不会减少拿起画笔的热情。

“不，不。”荷兰狂人恼怒地喊了起来，“我最好的作品都是在完全禁欲的时间里画出来的。那是我用精子和精液完成的画品啊！

我把全部性欲的力量投放在画布上，而不是女人身上。”

“文森特，这是蠢话！要不然就是我的性欲力量过剩，既可以对付绘画，又可以对付女人。”

二人的分歧多于一致。尽管如此，保罗，有时你听到文森特非常纯朴且充满幻想地说起那个艺术家-修士的社区，说起艺术家隐居到一个遥远的原始国度里，与唯利是图的文明不发生任何联系，全神贯注地投入到绘画中去，人人沉浸在没有黑暗的兄弟般友好的气氛中，你还是被你朋友的梦想给吸引了。当然啦，那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在那个荷兰人的渴望中有某种美好、高尚、无私和慷慨大度的东西：他渴望建立一个由纯粹的艺术家、作家、理想家、世俗圣徒组成的小小社会，人们献身给艺术的精神如同中世纪的骑士，他们为理想或者美人而战，或者为一个区别不大的梦想而斗争。那或许就是你外祖母的影响：她老人家拖着半死的身体，走遍了法兰西，努力召集愿意干革命的人们；她要发动一场消灭人类疾病的革命。科克，你外祖母弗洛拉和荷兰狂人或许是可以互相沟通的。

甚至关于南方工作室，二人的意见都是不一致的。在对称的论坛广场一侧有一家咖啡馆，晚饭后二人经常去那里的露台上喝一杯艾酒。一天夜里，文森特向保罗建议：邀请画家修拉加入艺术家社团。保罗叫喊起来：“邀请那个自以为点彩派技法就是一种创新的家伙？绝对不行！”反之，他却用皮维斯·德·夏凡纳来代替修拉。可是文森特讨厌夏凡纳的程度，不下于保罗厌恶修拉。二人一直争论到拂晓时分。保罗，你很快就忘记了这场争论。可是，文森特没忘。他脸色苍白，焦躁不安，连续几天嘟嘟囔囔，反复抱怨此事。对于这个荷兰狂人来说，没有什么是不重要的、平庸的；一切

都涉及到生存的神经中枢，都是重大问题：上帝、生命、死亡、疯狂、艺术。

如果说你有什么是应该感谢这个荷兰狂人的的话，那就是他第一次引起了你对波利尼西亚的兴趣。一本叫做《洛蒂的婚礼》的小说落入文森特手中，他对里面的故事着了迷。作者是法国商船的一个大副、皮埃尔·绿蒂。故事发生在塔希提，作者在那里发现了人间天堂：夕阳下，自然现象丰富多彩；自由、健康、没有偏见、不怀恶意的人们，投入到生活和自然享乐的方式是自由自在的，充满原始热情和生命力的。科克，生活真是充满了怪诞和自相矛盾啊，对吗？本来是文森特梦想着逃离因金钱而堕落的欧洲，前往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世界，寻找那在西方已经被文明所截断的自然和宗教的力量，但是，他却不能逃离欧洲的监牢。而你则相反，到达了塔希提，如今甚至来到了马克萨斯群岛，努力实现荷兰狂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文森特，我让你满意了，我圆了你的梦。”他放开喉咙高喊道，“这里有了‘欢愉之屋’，有了情欲高潮之家。你在阿尔勒整天用这个‘欢愉之屋’纠缠我。结果和咱俩想的不一样。你明白了吗，文森特？”

周围没人。没人能回答你的问题。只有刚刚加入到这个阿图奥纳新家的猫和狗在那里专注地望着你，仿佛理解你对天大吼的意义。但是，毫无疑问，你的吼声吓跑了希瓦瓦岛上的野鸡、野猫和野马。

在阿尔勒，二人还谈及宗教问题，争论不休。文森特所接受的新教的清教徒教育与你接受的天主教教育二者是多么的不同啊！一

八五四年至一八六四年的十年里你在迪庞卢主教的精神指引下，在靠近奥尔良的圣梅曼礼拜堂的小神学院学习。科克，哪种教育对付生活更好一些？文森特接受的教育更加紧张、俭朴、严格、冷漠、诚实、缺乏人情味。天主教的教育更加恬不知耻，对人类腐化的本性更合适，从文化艺术的角度看更加豪华和有创造性，可能更加贴近现实和社会生活，更加富有人情味。你还记得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吗？你们关在黄屋里，荷兰狂人开始说起基督来，好像谈论一个艺术家一样。保罗，你一次也没有打断他的话。文森特说，基督是最伟大的艺术家。但是，基督瞧不起大理石雕刻，瞧不起泥塑，瞧不起绘画；基督宁可在人类的肉体上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基督不雕塑，不画画，不写诗。基督创造不朽的人；他创造工具，通过这些工具，男男女女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变成完美之极的艺术品。他讲了很长时间，不时地喝上一口艾酒，有时说出一些你来不及辨别的事情。但是，你还是理解了并且一直没有忘记在黎明时分文森特含着眼泪喊叫出来的那番话：

“保罗，我希望自己的绘画能从精神上令人鼓舞，给人类以安慰，就像基督的话语鼓励和安慰人类一样。‘光环’会让人联想到古典画中的不朽。这个‘光环’就是现在我努力在绘画中用颜色的辐射和颤动来代替的那个东西。”

保罗，从那以后，你虽然并不十分喜欢文森特绘画中那些耀眼的光线、那些人造焰火，却比从前更加尊敬地看待那些毫无节制的强烈的颜色。那个荷兰狂人身上有种殉道者的志向，这有时让你打冷战。

虽然身体不好，但是在阿图奥纳安家、修建“欢愉之屋”和结识新朋友还是让科克感到精神振奋。在新居住下的最初几周里，他

很高兴，满脑子的计划。但是，尽管老大不情愿，他还是渐渐明白了：如果说马克萨斯群岛曾经是天堂，那么现在已经不是了。就像塔西提那样。马克萨斯群岛的女人的确非常美丽，比塔希提的女人还要漂亮。至少他觉得是如此。因为“精通”、宪兵德西雷·沙尔皮耶、埃米尔·弗勒博和邻居迪奥卡都笑着告诉他：他那糟糕的视力背叛了他，因为许多皮肤光洁的马克萨斯群岛的女人——她们去“欢愉之屋”看科克的淫秽照片(已经在希瓦瓦岛上闻名遐迩)，他给她们拍照并且当着她们丈夫的面放肆地抚摩她们——并不总是他以为的年轻、美丽的女子，而是一些丑陋的老太婆；有些人的面部和身体上还有象皮病、麻风病和梅毒留下的疤痕，这几种疾病在土著人中危害甚烈。嗨，去他妈的吧，你不在乎这些。眼不见，心不烦嘛。的确，你那可怜的视力越来越差了。但是，你在很早以前就坚持认为：真正的艺术家不到外部世界寻找模特，而是在记忆里，在自己隐秘的内心世界里，用比自己眼球更好的意识状态来欣赏模特，是吗？科克，现在是验证你的理论是否有作用的时候了。

这一度成为他同文森特在阿尔勒激烈争论的原因。那个荷兰狂人自称是现实主义画家，并且说：艺术家应该到户外去，把画架安放在自然环境里，以便获得灵感。保罗在普罗旺斯最初的几周里，为了避免争吵而满足了他的要求。两个朋友上午和下午带着画架、画布和颜料，前往阿尔勒最大的公元初年的古罗马陵园阿利斯康；他俩每人画几幅陵园中长长的林荫道，两侧高大的白杨刷刷作响，一直通向圣奥诺拉托礼拜堂。但是，没过多久，北风吹，秋雨到，外出作画不可能了，二人不得不关在黄屋在记忆和想象中寻找题材，这正是保罗所愿。

更为让你感到痛心的是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至少在这座马克萨斯群岛的岛屿上，食人肉的习性已经绝迹。这是一种习惯嘛——你的新朋友抓抓头皮，恐惧地听你这样说道，你不觉得这种习惯野蛮，应该受到谴责，而是充满阳刚之气的自然习惯，是一种烈性、青春、富于创造性的文化符号，它在不断地自我再创造之中，没有受到顺从和颓废潮流的污染。在阿图奥纳，谁也不相信马克萨斯群岛人还会吃人肉，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其他岛屿上；在遥远的过去肯定是有的，但现在没有了——他的邻居迪奥卡肯定地说道，他询问过的所有土著人也都证实了迪奥卡的说法，其中有一对来自塔华塔岛的夫妻，那岛上有很多红毛人。郝普阿尼——人们叫他巫师——的老婆名叫托合塔玛，她就长着红色的头发。她长长的头发拖到腰部，在强烈的日照下，散发出玫瑰的光泽。托合塔玛后来成为他在阿图奥纳最喜爱的模特。她超过了瓦爱奥、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科克，十四岁可是你谈恋爱的年龄啊。从他在希瓦瓦住到第三个月起，瓦爱奥就成了他的女人。

把瓦爱奥弄到手需要去岛内的哈纳乌贝峡谷，这是科克糟糕的身体所允许他在希瓦瓦岛上作的唯一一次旅行。陪同他前往的有“精通”，他是了解岛上风俗的专家；还有邻居迪奥卡，他精通两种语言。骑在牲口背上，穿过充满黄蜂和蚊子——把保罗的皮肤叮咬得一片红肿——的潮湿密林，这十公里的危险路程使得保罗的健康处于崩溃的边缘。瓦爱奥是一个小小土著村落首领的女儿，这位酋长名叫艾克阿尼，他和保罗为了讨价还价而争论了好几个小时。最后，科克为了能把小姑娘带走，同意支付在本·瓦尼的货栈购买礼物的费用，这花去他两百多法郎。他不后悔。瓦

爱奥很漂亮，会料理家务，整天笑眯眯的；她同意给科克上马克萨斯语课，因为这里的毛利话与塔西提语不同。虽然他有时也让瓦爱奥摆姿势，但是他更喜欢红毛女子托合塔玛做模特，她的丰乳肥臀和粗腿让他感到十分兴奋，这种情形已经不像从前那样频繁发生了，可是，有托合塔玛，兴奋就来了。每当她来摆姿势的时候，他就想办法要抚摩她，而她并不热情投入，一副厌烦的表情。直到一天下午，他肚子里装了不少艾酒，最后把她推倒在书房的床上了。做爱时，他听见身后有笑声和窃窃私语的声音，那是他的新媳妇瓦爱奥和托合塔玛的丈夫、巫师郝普阿尼，二人对这个场面感到开心。

在性爱问题上，马克萨斯群岛人比塔希提人自由、开放。妇女无论已婚未婚都取笑男人，并且毫不矫揉造作地引诱他们，尽管经常有天主教和新教教团搞运动让她们服从基督教诲的正派规则。男人仍然不肯屈服。有些男人，比如托合塔玛的丈夫，毫不犹豫地向教会挑战，身穿“人妖”——阴阳人——的服装，头戴花环，脚腕、手腕和胳膊上佩戴女子用的花饰。

保罗在他新住地产生的另外一个失望，就是知道文身术——本来马克萨斯群岛人比波利尼西亚整个地区的人都更重视——现在就要消失了。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们残酷打击文身术，说是野蛮的表现。在阿图奥纳，仍然文身的土著占少数，他们敢于冒神父和牧师发怒的危险。他们在内地仍然文身，隐藏在密林深处的小小茅屋里；你倒霉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你去那里看一看了。真扫兴啊，科克！他们就在那寥寥数公里之外的地方，你却不能前去结识那些文身师傅们。他甚至不能前往太昊谷地去参观乌贝克遗址和那些巨

大的"提基"[1]，或者就那些石头偶像，因为他曾经两次打算骑马上山看看，疲倦和疼痛却两次让他失去了知觉。美丽之极的文身术残存的地方近在咫尺，那是毛利人汇集的神秘智慧，每个图案就是一部有待破译的古本手稿，可是由于这难言疾病的阻挠，他不能上去看看，这让他失眠、发火，有些夜晚甚至号啕大哭。

不幸的是衰落早已经来到了这里。约瑟夫·马丁主教认为疾病和瘟疫在土著人中的扩散原因是酒精，他下达了禁酒令。本·瓦尼的货栈只向白人出售葡萄酒和白酒。这个办法比疾病还坏。希瓦瓦岛上的马克萨斯群岛人由于不能喝葡萄酒，于是就用柑橘和其他水果秘密蒸馏酿酒，他们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科克义愤填膺，坚决抵制禁酒令，在他的"欢愉之屋"里摆满了成坛的甘蔗酒，用来款待前来拜访他的土著人。

他感到非常疲倦，自从他发现自己有绘画天才以来——那时他还在巴黎的交易所工作，他第一次不愿意坐到画架面前，不想拿起画笔来。这不仅是因为身体上的烦恼、双腿烂疮的炙热、视力下降和心悸让他游手好闲，而且还有感到自己是废物的感觉。你为什么要这样忙忙碌碌啊？为什么把你仅有的一点精力投入到画布上去啊？一旦你画完，它们就漂洋过海去法国，郁郁不乐地待在画廊老板安布鲁瓦兹·沃拉尔的仓库里，或者待在达尼埃尔·德·蒙弗雷的阁楼上，等待什么时候某个商人花些法郎买走去装饰刚刚盖好的住宅。

一天，瓦爱奥在上马克萨斯语课的时候，用半法语半毛利话对

---

[1] tikis，波利尼西亚神话中的毛利人始祖。

他说了一句他不懂的话。科克，或者是你不愿意弄懂。她多次重复，直到他丝毫不怀疑那句话的意思为止：“你一天比一天老啦。我很快会成寡妇的。”他走到镜子面前，专注地欣赏着里面的形象，到最后眼睛都疼痛起来了。

于是，他决定画最后一张自画像。这是他在世界迷失的角落里衰老的见证。他周围都是马克萨斯群岛人，都像他一样沉沦在颓败、懒惰、堕落和道德沦丧之中。他把镜子放在画架旁边，工作了两个多星期，努力把用几近失明的眼睛困难地捕捉到的形象搬到画布上去。那个形象好像在滑动，在模糊自己：一个战败但未死的男人，表情平静地欣赏着自己不可挽回的结局；在他慑人的双眼折射出的目光里积存着一定的智慧；这目光浓缩了他充满着放荡不羁、疯狂、追寻、挫折、奋斗和挣扎的一生。保罗，你这一辈子终于走到尽头了。你短发银白，消瘦而平静，镇静而勇敢地迎接最后的打击。你并不肯定，但是本能地预感到，在你画过的无数自画像里——比如，化装成布列塔尼农民、抱着耳罐跳绳的秘鲁印加人、冉阿让、橄榄园里的基督、波希米亚人、浪漫诗人，这一幅将是告别之作，是艺术家走到尽头的作品，是把你表现得最传神的画作。

画这幅自画像让你回想起给文森特画的肖像。在那几周里，被大雨和北风关在阿尔勒的黄屋时，文森特就画向日葵——让他着迷的花卉。他不停歇地画向日葵，只要一阐述他的画论就总要提到向日葵。向日葵并非偶然或者盲目服从物理定律地跟着太阳转动。向日葵有天体之王的火焰，假如你能像文森特那样虔诚并且坚持不懈地观察向日葵，一定会发现向日葵里有环绕的“光环”。他画向日葵，在保持形似的同时，努力让向日葵成为火炬，成为大烛台。多

么疯狂啊！在黄屋，荷兰狂人第一次拿给你看的时候，他骄傲地给你解释他的向日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向日葵在你床上闪烁着一种流动和炽烈的金黄。你勉强克制住一个不快的表情。因此，你给他画像时让他周围布满了向日葵。那幅肖像画里，没有文森特给自己画布用的颤动光芒——这完全是你蓄意所为。相反地，画面上有些昏暗，无光泽，无论向日葵还是画家都显示出模糊的侧影，都消融在周围的环境里。文森特不像一个轮廓清晰和结实的人，而更像一个物件、一个忍受不住高压、几乎爆裂、僵硬和标本式的大玩具娃娃：一个火山式的男子。特别是手持画笔的右臂僵直，显示出为了继续画下去，他一定作出了超人的努力。所有这些都积存在他收缩的面孔上，在他茫然的目光里，那目光似乎在说："我不在画画，我在牺牲。"文森特一点也不喜欢这幅肖像画。你在给他看这幅作品时，他静静地观察了好一会儿，脸色苍白，咬着下嘴唇，因为痉挛在糟糕的时候袭击他。终于，他低声嘟囔道："是，这是我。但是在发疯。"

文森特，难道你没发疯吗？当然是发疯了。保罗渐渐确信他的朋友是疯了，因为他发觉这位朋友的情绪经常突变，迅速地从令人讨厌和窒息的甜言蜜语转向咄咄逼人的架势、荒谬的争论、为鸡毛蒜皮吵架。每争论一次之后，他就陷入一种死一样的昏睡中，一动不动，吓得保罗讨好地晃动他，用艾酒灌他，或者把他拖到维尔日妮太太那里，让他跟拉谢尔睡觉。

于是，你作出了决定：应该走了。这样的同居生活不会有好结果的。你精心地尝试着作好与他告别的准备，在茶余饭后的交谈里，你提出由于家庭的原因，大概要在年前离开阿尔勒了，因为家

里人决定一起过年。保罗，本来你可以不这样做。他立即察觉了你已经下定决心离开，便进入歇斯底里大发作的状态，精神失常。他像个绝望的情人，因为爱人要抛弃他了。他苦苦哀求你全年跟他在一起，热泪盈眶，声音嘶哑；或者整天不跟你说话，仇恨地望着你，仿佛你给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有时，你对那个无依无靠的人表示无限的同情，因为他在人们面前被解除了武装，他抓住你，是因为他觉得你有力量，是个斗士。但有时你也生自己的气：你的问题够多了，干吗还要把这个荷兰狂人的麻烦背在自己身上？

一八八八年平安夜前几天，事情的发展加快了步伐。保罗在黄屋自己房间里突然醒来，有一种压迫的感觉。在从窗户射进来的微弱光线里，他辨认出文森特的身影，后者站在他床前，注视着他。他吓了一跳，立刻坐了起来："怎么了，文森特？"他朋友一句话没说，像个影子一样走出了房间。次日，文森特发誓说他不记得进过保罗的房间。大概是梦游症的表现吧。两天后，圣诞节前夕，在论坛广场的咖啡馆里，保罗告诉他，非常遗憾，他得走了。家里人说家中有事，要求他到巴黎去，几天后出发，如果一切安排妥当，或许将来再跟他生活一段时间。文森特一声不吭地听着，偶尔夸张地点点头。二人有好大工夫只是喝酒，一句话不说。突然，文森特抓起半杯酒，向他脸上泼去，样子愤怒。保罗躲开了酒水。他起身大步流星地向黄屋走去，把两三件必需的生活用具装进一个口袋里出门的时候，他撞上了正要进门的文森特。保罗说他去一家旅馆住，明天再来拿其余的东西。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没有生气："文森特，我这样做是为了咱俩好。下次你再用杯子泼我的时候能把我的脸一分为二。到那个时候我可不知道能不能像今天晚上这样克制了。或

者，我会扑到你身上，扭断你的脖子。咱俩的友谊不应该这样结束。”

文森特的脸色像死人一样惨白，他用发红的眼睛注视着他，什么也没说。一段时间以来，文森特迷上了剃光头，看起来像个新兵或者和尚；每当悲伤或者愤怒让他变脸的时候，例如眼下，他的脑袋就好像在跳动，与他的太阳穴和下巴一样。

你记得很清楚：你走了，在大街上，冬天的冷空气钻进你的骨髓。保罗穿过全城的时候，听见有些人家在唱纪念耶稣降生的村夫谣。他向火车站方向走去，他要到一家小旅馆去，他认识那里的老板娘。在穿过维克多·雨果广场时，他听见身后有脚步声，距离很近。怀着一种糟糕的预感，他转过身来，果然，在几米之外，文森特手持刮脸刀，光着脚丫，对他怒目而视。

他冲他喊道：“怎么啦？这是什么意思啊？”

那个荷兰狂人转身跑了。保罗，你没有立刻把你朋友的状态报警难道不对吗？是的，肯定不对。但是，你怎么会想到可怜的文森特在经历了企图扎你一刀的失败之后，居然会割下自己左边半个耳朵，居然会把这血淋淋的半个耳朵包在一张报纸里带给维尔日妮太太手下的瘦小妓女拉谢尔呢！后来，好像觉得这样还不够，他躺到自己的床上，用枕巾包住脑袋。这样一来，等到第二天你走进黄屋的时候——里里外外都是警察和围观的群众——就看见那枕巾被鲜血浸透了，床单、被单、墙壁、图画也浸染着鲜血。看来这个荷兰狂人除了割下耳朵之外，还想在一个野蛮的仪式上用自己的鲜血给整个割礼舞台施洗。而如今那些垃圾、那些巴黎赶时髦的家伙把文森特的悲剧都归罪于你头上。因为那个荷兰狂人自从干了那件荒唐

事之后，就再也抬不起头了。起初，他关在阿尔勒之神旅馆里；后来，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住在圣雷米疗养院；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是在瓦兹河畔欧韦的小村庄里度过的，他朝自己肚子上开了一枪，让他在死前整整剧痛了一天。如今，巴黎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们——文森特活着的时候他们从来不买他的画作——来了个死后裁定：文森特是天才。他们认为你由于那个平安夜没有营救文森特，就等于是杀害他的刽子手和毁灭天才的家伙。这群卑鄙无耻之徒！

保罗，在你死后，人们会发现你也是个天才吗？人们会用高价拍卖你的作品吗？就像现在出售荷兰狂人的画品那样？你估计不会。再说，你像过去一样并不在乎是不是被认可、有名气，是不是个不朽的艺术家。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决定艺术家的名声和时尚的地方是巴黎，阿图奥纳距离巴黎太远，那些轻浮的人不会对你所做的一切感兴趣。现在，纠缠你的不是绘画而是疾病，那难言的疾病在你来到希瓦瓦岛的第四个月上，再次凶狠地发起了进攻。

糜烂蚕食着他的双腿，污染绷带的速度之快，闹得他到最后已经没心思拆换了。他不得不自己动手，因为瓦爱奥感到恶心，拒绝护理，她威胁说：如果强迫她做，她就辞职。肮脏的绷带，他保留两三天后就臭气熏天，爬满了苍蝇，他已经没力气去轰赶它们了。希瓦瓦岛卫生院院长比松大夫——保罗是在帕皮提认识他的——给他注射吗啡，让他吸鸦片。疼痛是被镇住了，但是却让他长时间处于傻瓜般的梦游状态；他强烈地预感到智力状况会受到迅速破坏。保罗，你会像荷兰狂人那样结束生命吗？一九〇二年七月，由于腿疼，他几乎不能走路了。出售普纳奥亚房子所得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他用最后一点积蓄买了一辆长毛小马拉的车子，每天下午，他

穿上一件绿色衬衫和一条蓝色兜裆布，戴上巴黎小帽，手持新拐杖——他又在手柄上雕刻了一个勃起阴茎，驾驭车子绕新教教区和韦尼耶牧师的住宅周围漂亮的罗望子树林一圈，然后驱车走向“叛徒湾”。这个钟点的海湾总是充满了男孩和女孩，他们或者戏水或者骑着光背野马在海水里乱蹦乱叫，向浪涛挑战。海湾的对面，阿纳克荒岛好像一头入睡的抹香鲸。这是一种大鲸鱼，以前总有从美国开来的捕鲸船寻找抹香鲸，希瓦瓦岛的土著人至今对那些捕鲸船心有余悸，因为据他们说，捕鲸船的船员经常把土著人灌醉，然后绑架到船上带走当奴隶。其中有一艘船就发生了那起导致命名“叛徒湾”的事件。饱经绑架之苦的土著人开头用晚会、舞蹈、生鱼和野猪肉来招待一艘捕鲸船的船员们，而结果就在盛宴上，土著人把全体船员都给砍头了。科克每当听到这里便激动万分，立刻咆哮道：“坦白吧：你们把他们都给吃啦！”“好哇！干得好！漂亮！”太阳下山前，他要在阿图奥纳唯一的街道上兜一圈，然后回家。他在街上走得很慢，控制着小马的速度，从码头走到华人和毛利人的混血儿马第卡纳的客栈，一路彬彬有礼地向大家打招呼，尽管他的眼睛根本区分不出谁是谁。

他一到，岛上的天主教徒纷纷把他看做自己人，因为他们老早就听说他是《黄蜂》的编辑。但是后来，他放荡不羁的生活、酩酊大醉的样子、与土著人亲密的往来、有关发生在“欢愉之屋”里的惯犯一样的行为的传说，把他一下子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新教徒——他在《黄蜂》上多次攻击他们——对他侧目而视，心怀怨恨。但是，比松院长的突然调离——他于六月中旬调到帕皮提去了，迫使他去接近新教的牧师保罗·韦尼耶，而他曾亲自执笔在《黄蜂》上攻击过

保罗牧师。“精通”和迪奥卡把他带到保罗那里，他们说，牧师是阿图奥纳唯一有医学知识且可以帮助他的人。韦尼耶牧师是个温和、大度的人，丝毫没有因为受过伤害而有仇恨的阴影，他的确努力帮助他，用药膏和镇静剂治疗他的双腿。一九〇二年七月，治疗有了效果，他又可以重新迈开双腿进行小范围的散步了。

为了庆祝他身体的迅速好转，宪兵德西雷·沙尔皮耶建议任命他担任七月十四日由岛上一所天主教学校和一所新教学校的合唱团举办的音乐比赛会的裁判，因为他是艺术家。这两个教团的对立竞争表现在最细小的事情上。保罗为了不恶化双方的竞争状态，采取了聪明的裁决办法：让双方握手言和。但是这样的结果让双方的教会不满意，双方都对他生气了。于是，他在大家的敌视和声讨中不得不退到“欢愉之屋”去。

但是，当长毛小马拉着车子到家的时候，一个惊喜在迎候他。邻居迪奥卡、那个白胡子毛利人，在等候着他。迪奥卡非常认真地对他说，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他认为他是个真正的朋友。他来提议举行一个确立友谊关系的仪式。仪式很简单：互换名字，但是仍然保留原来各自的名字。于是，两人交换了名字，从此，邻居就叫迪奥卡-科克，他叫科克-迪奥卡。保罗，你已经完全是个马克萨斯群岛人啦。

一七　改变世界的话语

蒙彼利埃，一八四四年八月

弗洛拉离开尼姆后，于一八四四年八月十七日到达蒙彼利埃。她本来打算在蒙彼利埃期间要绝对休息。她需要恢复体力。她筋疲力尽了；痢疾缠身有两个月之久；每天晚上，随着强烈的刺痛，可以感觉到那颗子弹就在心脏旁边。但是，命运作了另外的安排。本来她预定的是白马旅馆，管理人员一发现她是独身旅行，就给了她一个闭门羹。经理提醒她说："像一切正派的旅店一样，本店只接待有父母或者丈夫陪同的女子住宿。"

她刚要开口回答说："可我在尼姆听人说，白马旅馆差不多就是妓院。"这时又走进来一个出差的商人。他自告奋勇，愿意当这位太太的保护人。经理有些犹豫不决。弗洛拉很受感动，但是她发觉那位多情的骑士坚持二人合住一个房间。弗洛拉一面怒视着对方说"您以为我是婊子吗"，一面挥手打过去一记响亮的耳光。倒霉的家伙摸着面孔，吓呆了。她扛上行李，走上蒙彼利埃的街头去寻找栖身之处。直到正午，她才找到一家正在修建的小旅馆：南方旅馆。结果她是唯一的旅客。她在这座城市的七天里，每天处在泥瓦

匠和工人们来来往往的嘈杂声中——他们在脚手架上忙着修葺和扩建这家旅馆。她累坏了，虽然无法忍受吵闹声，但还是放弃了另外寻找下榻处的打算。

前四天，她没有召开任何会议，无论是与这里的圣西门学派还是傅立叶学派，尽管她都有与他们见面的介绍信。但是这四天，她也没休息。胃胀和肠绞痛折磨着她，迫使她去看医生。旅馆推荐她去找阿马多尔大夫，结果那是个西班牙人。弗洛拉很高兴跟大夫讲西班牙语，因为十年前从秘鲁回国以后，她就几乎没有机会说这种语言。阿马多尔大夫痴迷于顺势疗法，十分热中推广这一疗法，他称之为“新医学”；他有五十多岁，温文尔雅，有教养，黑发，瘦高，同情圣西门的主张，相信圣西门的“流体理论”，认为那是理解历史演变的钥匙，同时也解释了人体的变化。他用男中音对她说：“弗洛拉夫人，科技和经济学是改造社会的力量。”与阿马多尔大夫谈话是件愉快的事情。他忠于自己对顺势疗法的信念，给弗洛拉开了一张“以毒攻毒”的药方，其中要用砷和硫磺做药剂。弗洛拉不无担心地喝了下去，因为害怕中毒。但是，自从喝下这服怪药的次日起，她觉得病情有明显的好转。

这个有礼貌、受尊敬的男人——弗洛拉，他虽然与你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却恭恭敬敬地听你讲话——很像第一批“现代人”；一八三五年初，你从秘鲁回来，在巴黎认识了这些人。那是你凭借勇敢和毅力经历了那次该死的远航之后的事情。远航中，一个邪恶的旅客、疯子安东尼奥险些强奸了你。弗洛拉，你还记得吗，一到夜里，那个疯子就企图破门而入，而船长根本不予制止，他大概习惯了男客骚扰单身女客的事件发生。弗洛拉，你批评了船长。阿伦

卡尔船长用这样有益的蠢话代替了回答："您是我三十年海员生涯里看见的唯一一位单身旅行的夫人。"哎呀，那次回法国之旅真是可怕啊，那全都是晕船和疯子安东尼奥闹的！

但是，你在巴黎最初几个月的痛苦又有什么了不起啊！那时你在夏巴纳大街租了一处公寓。叔叔皮奥·特里斯坦给你的少量津贴可以让你过上体面的生活。由于去年在秘鲁的经历，你充满了激情和幻想，切身教育的收获比巴黎大学五年的学习所得还要丰富，你回到法国，决心改头换面做个新人，打碎身上的枷锁，过充分自由的生活，一定要填补精神上的空白，开发智力，尤其是要做事，做很多事情，让妇女的生活比你过去的日子要好得多。

你就是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在回到法国不久，写出了你的第一部著作。确切地说，是一本小书、一本小册子，只有寥寥数页：《论善待外来妇女之必要》。如今，这本关于外来妇女在法国受到忽视和虐待的小册子，一部浪漫、抒情、满怀善意的著作，让你感到羞愧，因为它太天真了，居然建议成立一个团体帮助外来妇女在巴黎安家，为她们安排食宿、介绍工作、提供安慰！你居然要团体的成员宣誓，唱团体歌，佩戴团体的徽章，上面写三个词：行善、谨慎、反恶习！弗洛拉笑得喘不过气来——弗洛拉，那个时候，你可真傻啊！她在南方旅馆的小房间里伸伸懒腰。你也不能逃避法国那时害上的成立团体的流行病。

那是一部年轻时的作品，暴露了你学识的欠缺，罗亚宫大街印刷厂的老板德洛奈不得不把你的手稿从头到尾改正一遍，因为错误连篇。既然你那时已经完全成熟了，那么里面难道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吗？有的，不多。比如，你公开宣布自己的信仰："一种信

仰、一种宗教信仰、最美好且神圣的信仰就是热爱人类”；还有你对民族主义的攻击：“我们的祖国应该是整个世界。”成立团体是圣西门学派和傅立叶学派孜孜以求的目标。小册子问世的时候，你已经和他们建立联系了，对吗？

你仅仅读过一些他们的著作而已。尽管你的丈夫安德烈·夏扎尔让你感到头疼，你在一八三五、一八三六、一八三七年先后在夏巴纳大街和谢尔什-米迪大街的小楼房里还是阅读了很多书籍。你努力吸收书中的思想、哲学常识和理论，因为它们代表了现代性，你从中发现了争取妇女解放的有效武器。从圣西门学派的著作《地球》到傅立叶学派的《法郎吉》，你浏览了一切能找到的小册子、书籍、文章、报告，你想阅读所有的著作。你一连几小时做笔记、做卡片、做摘要，有时在家，有时在你注册的阅览室里。你抱着多大的幻想啊！你极力寻找与圣西门学派和傅立叶学派建立联系的方法，因为他们是你认为最先进的团体。你希望进而可以达到如下目的：男女权利平等。那时你还不知道有艾蒂安·卡贝和苏格兰人罗伯特·欧文的思想。

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克劳德-亨利·德·鲁弗鲁瓦即圣西门伯爵，幻想着“没有摩擦的生产者的社会”，死于一八二五年；他的继承人普罗斯珀·昂方坦，是个文雅、秀气、有教养、有智慧的人，担任圣西门学派的领袖到如今。弗洛拉，在你寄自己那本小书所给的第一批人里，昂方坦是其中之一，你还在扉页上写了一句恭敬的献词。昂方坦邀请你参加过在圣日耳曼德普雷举行的同志会议。你还记得你在跟他握手时目眩的感觉吗？他可是巴黎妇女为之倾倒的世俗神父啊！他长得很帅，能言善辩，有非凡的工作能力。

他去过监狱，决定在梅尼蒙坦做第一次圣西门式的社会试验。为了鼓励同志友爱和消除个人主义，昂方坦设计了那种显阔的制服：后背带纽扣的长袍，只有在别人帮助下才能穿上这种制服。普罗斯珀·昂方坦曾经旅行到埃及，去寻找弥赛亚式的女性，据教义说，这样的女性将要救赎人类。他没有找到，至今仍然在寻觅。弗洛拉，现在你觉得圣西门学派那种女权主义的大惊小怪不大严肃，是一种奢侈和轻浮的游戏。但是，弗洛拉，在一八三五年，那些做法可是打动了你的心啊。你是多么毕恭毕敬地注视着圣父普罗斯珀·昂方坦主持圣西门学派的会议时他身边那张虚席以待的座位啊！你怎么能不激动呢！因为你发现自己不是孤立的，你看到在巴黎还有别人像你一样也认为把妇女看做低人一等、没有权利的二等公民是不能容忍的！面对圣西门学派那把会议仪式上摆放的椅子，弗洛拉，你暗自像祷告一样说道："弗洛拉·特里斯坦，你将来要做人类的救世主。"

但是，要想当上圣西门学派的弥赛亚式女人，必须配对，简单地说就是上床跟普罗斯珀·昂方坦性交。这吸引了许多巴黎的女子。但是，不能吸引你。至此，你产生了改革的热情。你觉得——虽然没有说出来——这些运动组织宣扬的性自由是为生活放荡提供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因此你决定不追随这样的主张。因为在你认识奥林匹亚·马莱塞维斯卡之前，性生活没有引起你的兴趣，因为你一想起丈夫安德烈·夏扎尔就会产生厌恶的感觉。

虽然圣西门伯爵早已经去世多年，可夏尔·傅立叶在一八三五年仍然活着。那时他六十三岁，后来又活了两年。安达卢西亚女人，你认识了他。九年后，在你想到他的弟子们、那些消极的法伦

斯泰尔理论家的缺点时，你仍然怀着敬佩的心情回想起他。虽然你与他交往很少，却对他怀着子女般孝顺的感情。傅立叶是第一个收到你寄出的《论善待外来妇女之必要》的人，你激动地提出愿意和他合作："老师，您会在我身上发现女性不多见的力量和急于做善事的愿望。"一个大大的惊喜就是，这位举止高贵优雅的老人身穿笔挺的长礼服，闪动着明亮可亲的眼睛，出现在谢尔什-米迪大街四十二号的房间里，来感谢你赠送的著作并祝贺你拥有改革思想和主持公道的精神。弗洛拉，那是你最幸福的一天啊！

你在理解傅立叶的一些理论上遇到了好大困难。如，类似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理论的社会秩序理论；又如，人类在进入和谐社会获得幸福之前，需要经过八种野蛮状态。你阅读了《四种运动和人的命运》、《新的工业世界》以及大量发表在《法郎吉》和其他傅立叶学派刊物上的文章。但尤其是傅立叶本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道德光辉、他那光明磊落的行为、他那节俭的生活、他的善良、他对任何暴力行为的恐惧、他对人类好心肠的坚信，这些在一八三五、一八三六和一八三七年期间，都让你感觉到自己是这位慷慨大度的学者的女弟子。他独自居住在蒙马特区的圣皮埃尔大街的小公寓里，家中堆满了书籍纸张，你给他送去过一座计时沙漏作礼物。傅立叶也反对婚姻，他像你一样，也认为可恶的婚姻制度把妇女变成了一种没有尊严和自由的用品。傅立叶的理论起初让你非常着迷。他提出通过法伦斯泰尔的形式把世界组织起来，每个单位有四百户，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劳动和劳动成果平均分配，不愉快的活计报酬多，愉快的活计报酬少，男女绝对平等，这套主张为你争取人类公正的愿望提供了具体形式。

但是，你一直不能同意傅立叶关于性问题的哲学观点。这是你的过错吗？奥林匹亚认为是的。你明白傅立叶老师利他主义的意图：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恶习或者怪癖而被排除于社会和幸福之外。很好。但是按照类似的性爱主张成立的法伦斯泰尔组织，把有变态性行为的人、女同性恋者、通过施虐或者受虐得到享受的人们、窥视癖和喜欢手淫的人们，都聚集在一个人人感觉正常的狭小天地里，这能办得到吗？虽说你没有理由反驳它，但单是想一想这些观点就已经让你感到脸红了。你还怀疑这套主张实在太大胆了，不可能实现。此外，设想一下由性变态者组织起来的法伦斯泰尔从事着傅立叶老师说的“高尚的纵欲”活动，就让你浑身打冷战。当奥林匹亚在床上玩弄着你的身体、她那些随心所欲的怪癖把你从头到脚弄得发红的时候，说明她是有道理的：“弗洛拉，你是个清教徒，你是个在俗修女。”

弗洛拉，你当然赞成傅立叶的这一观点：文明程度与妇女的独立程度直接相关。但另外一些观点让你迷惑不解。比如，这位老先生绝对相信世界准确的存在时间是八万年；他相信，在这段时间里，每个灵魂在地球和其他星球之间轮回八百一十次，可以生活一千六百二十六回。这一切不是更像迷信，而不是科学了吗？

另外一方面，弗洛拉，让你感到难过的是看到或者想象到傅立叶这位老学者每天中午急急忙忙离开读书和写作的皇宫咖啡馆，登上蒙马特高地，回到自己那圣皮埃尔大街的小房子里去，据他一八二六年宣布的那样等候最富有、有文化知识的资本家和文艺保护人来通知他，准备资助第一个法伦斯泰尔组织，因为该组织是未来幸福人类的种子。让你热泪盈眶的是想到傅立叶凭借对人类性本善的

坚定不移的信心，从一八二六年到一八三七年十月十日去世前一天，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两点，在家里等候那位一直没有来到的客人。还有什么能比这十一年漫长而无用的等待更令人感动呢？

以《法郎吉》的主编维克多·孔西得朗为首的傅立叶的弟子们，却并不这样认为。直到现在，一八四四年，傅立叶老师已经逝世七年，弟子们还依然相信会有做善举的资本家。善举？恐怕是自杀吧。因为假设的条件是，如果法伦斯泰尔组织取得了胜利，资本主义会在世界上消失。可是，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你，弗洛拉，虽然缺乏科学知识，却能很好地理解这是为什么。资本家可能是心黑手狠、自私自利的，但是他们知道什么东西对他们有利。他们绝对不会花钱资助建造断头台，然后让人砍掉自己的脑袋。因此，你已经不再相信傅立叶学派的人们；因此，你怀着同情心注视着他们。虽说如此，你与维克多·孔西得朗曾经有过良好的关系。这位主编从一八三六年起在《法郎吉》上发表你的书信和文章，有些文章有时就是对杂志本身的批评。主编虽然已经意识到你不站在他们一边了，却为了你能在法国周游内地而写了推荐信和介绍信。

顺势疗法医生阿马多尔大夫——在这个星期里，弗洛拉看到他几次——听见她粗暴地批评傅立叶学派和圣西门学派，指责他们“软弱无能”、“资产阶级化”，便嘲笑她的“好煽动的脾气”。弗洛拉发现，这个说话时抚摩着精心修剪的长过下巴的白胡子的西班牙人身上有一种明显的吸引力。弗洛拉，他不停地恭维你。但是，这亲切友好的关系突然就中断了。那一天，你从阿马多尔本人口中得知，他在蒙彼利埃大学医学系的课堂上，并不讲授顺势疗法，因为医学界不接受这种疗法，而是讲对抗疗法，或曰传统疗法，而他曾

经斩钉截铁地对你说过，他觉得应该蔑视这种对抗疗法，因为它的思想太陈旧过时了。

“您怎么能讲授自己不相信的东西，甚至还拿讲课费？”“暴怒夫人”惊讶地教训他说，“这是言行不一啊，是不道德的行为。”

“好啦，好啦。您别这么严厉。”他口气顺从地说道，没有料到对方的反应会如此激烈。“亲爱的朋友，我得生活啊。生活里并非总是言行一致、遵守道德啊，除非有牺牲精神。”

“我肯定有牺牲精神。”“暴怒夫人”决断地说道，“因为我一定努力做到为人正直，按照我自己的信念办事。如果我仅仅为了挣一个小钱不得不去讲授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那就让我的舌头烂掉。”

这是他和她最后一次见面。阿马多尔大夫虽然肯定不喜欢弗洛拉的批评，却派一个木匠去南方旅馆看弗洛拉。木匠名叫安德烈·梅达尔，是个好动、可亲的小伙子。他曾经成立过一个工人互助团体，现在来邀请弗洛拉去团体讲话。

“夫人，您为什么决定不在蒙彼利埃讲话？”

“因为有人明白无误地说，我在这里肯定连一个聪明的工人也找不到。”弗洛拉挑衅地说道。

“夫人，这里有四百个聪明的工人。”小伙子笑着说道，“我就是其中之一。”

“亲爱的孩子，如果我能组织四百个聪明的工人，就能在全法国闹起革命来。”

安德烈·梅达尔为弗洛拉组织的会议，有十六名男子和四名女子参加，效果很好。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是有强烈的好奇心，愿

意听她讲话，对工人联盟和工人宫感兴趣。他们购买了几本《工人联盟》，同意成立五人委员会——四男一女——来推动蒙彼利埃的工人运动。他们给弗洛拉讲了一些让她吃惊的事情。他们说，蒙彼利埃表面上是座资产阶级的繁荣城市，实际上是个火药库。失业现象严重，许多失业者在大街上闲逛，向当局的禁令挑战，向富人——城里很多——的车辆和住宅投掷石块。

弗洛拉在会议结束时断言道："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通过工人联盟来和平地改变当前的形势，法国，或许整个欧洲都会爆发革命。破坏将会是十分可怕的。朋友们，赶快行动吧！"

与她在蒙彼利埃的最初几天不同——那是休息，这后三天的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多亏了阿马多尔大夫开出来的顺势疗法药方，她觉得精神愉快，充满了力量。她打算参观监狱，没有成功；她跑了几家书店，留下一些《工人联盟》。最后，她跟地方上二十几位傅立叶学派分子聚会。像从前一样，结果很让她失望。他们不能从理论转到行动上去，因为都是专业人士和官僚分子，天生地就不相信工人群众；对于他们那平静的资产阶级生活，工人似乎是一种危险的预兆。在提问的时候，一位律师、赛萨克"大律师"，惹得她发了火，因为他责备她"超出了妇女的职能范围"，劝她"永远不要为了政治而放弃对家事的照顾"。她说大律师是"史前人类，是史前公民，是穴居原始人"，赛萨克生气了。

大律师赛萨克那由于贫困、痛苦和愤怒而变得干瘦、发黄、苍老的面孔上有些像一八三五、一八三六和一八三七年间安德烈·夏扎尔的样子。弗洛拉见过夏扎尔几次，在交战中与丈夫对峙过；对战中，丈夫给她胸膛里留下一颗子弹做纪念，因为好心的雷卡米耶

和利斯弗朗两位医生没能把子弹取出来。从一八三五到一八三七年间，夏扎尔三次抢走了可怜的阿琳(两次抢走了埃内斯特-卡米耶)，把阿琳变成了如今这忧伤、惆怅和压抑的样子。每次那噩梦般的法庭都判决夏扎尔胜诉，尽管弗洛拉一再要求监护子女的权利，尽管夏扎尔是个流浪汉，是个酒鬼，是个放荡堕落的家伙，是个居住在臭气烘烘猪圈般小屋里的穷鬼，两个孩子在小屋里只能过屈辱的生活。这是为什么呀？因为安德烈·夏扎尔是丈夫，是有男子权威和权利的人，哪怕他是个人渣，哪怕他竟然在自己女儿身上寻欢作乐。而你则相反，你早就通过自己的努力，读书、写作、发表作品，过上了一种体面的生活；你完全可以保证子女得到良好的教育，过上健康的生活。可是那些法官却总是瞧不起你，在他们的脑子里，任何一个独立的女性都是婊子。这些混蛋！

弗洛拉，在那疯狂的年代里，你在法庭和大街上与安德烈·夏扎尔打架的同时，怎么还能成功地写出了《女贱民游记》呢？你那对秘鲁之旅的回忆以两卷本的容量，于一八三八年初在巴黎问世；在短短的几周里，你就成为法国知识界和文学界的名人了。你凭借着那桀骜不驯的个性力量写出了《游记》；而只有在最近几个月，在这次出访里，这股力量才开始消失。

《游记》是一本急急忙忙写就的著作，是在跑警察局和法官传讯的间歇中完成的。她那时需要回应夏扎尔的疯狂要求。夏扎尔不仅要求剥夺她对子女的监护权——他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有杀妻的企图，而且要报复，报复她的胆大妄为：她作为合法的妻子，竟然敢抛弃他这个丈夫，竟然在文章和著作里对大家吹嘘自己不光彩的事迹，竟然敢离家出走，竟然敢去秘鲁旅行，还假装未婚女子，随便

让别的男人追求；此外，她还诬蔑他，大庭广众之下说他是个简单粗暴、滥发淫威的人。

而实际上，安德烈·夏扎尔的确有报复行为。他强奸了阿琳，而他明明知道这一罪行会伤害母亲和女儿。一八三七年四月的一个上午，阿琳的短信落到弗洛拉手中的时候，她再次感到头晕目眩。是阿琳把信交给了一个好心的送水夫，后者亲自把短信送到弗洛拉手里的。弗洛拉急得发疯，立刻去营救自己的孩子，去警察局报警，控告夏扎尔犯有强奸罪和乱伦罪。夏扎尔在被警察逮捕之前，在大街上袭击了弗洛拉。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的确难以相信，对吗，弗洛拉？——由于夏扎尔的辩护律师朱尔·法夫尔花言巧语的诡辩，审判不是围绕着她丈夫犯下的强奸罪和乱伦行为进行，反而纠缠到弗洛拉异常的个性、可疑的道德准则和应该谴责的行为上来了！法庭宣布“强奸查无实据”，下令把孩子送进寄宿学校，父母亲分别前往探视。弗洛拉，这就是法国对妇女的公正待遇！因此，你这个安达卢西亚女人啊，就这样踏上了这条远征之路。

《女贱民游记》的问世为你带来了文学上的声誉和金钱——短时间内，两次印刷的书籍销售一空，但是，也带来了麻烦。此前没有一个女子像你这样如此直率地袒露自己的私生活，也没有一个女人像你这样要求维护“贱民”的权利，也没有女子像你这样宣布自己针对社会、常规和婚姻的造反行动。《游记》在巴黎引起的风波，与《游记》刚刚到达利马和阿雷基帕时所引起的风波无法相比。如果你在秘鲁看见并听到那些会阅读法文书籍的先生们发现自己在书中被描写得那样不堪因而大发雷霆的样子，一定会非常高兴。让你感到开心的还有，在利马，那些资产阶级分子在中央剧场烧毁了你的画

像。还有，你叔叔堂皮奥·特里斯坦在阿雷基帕的武器广场主持了一个仪式，象征性地烧毁了一册《女贱民游记》，因为它侮辱了阿雷基帕的上流社会。让人不开心的是，你叔叔堂皮奥中断了给你的小小年金，你一直依靠这年金生活的。弗洛拉啊，解放可不是没有代价的。

《游记》险些要了你的命。安德烈·夏扎尔不原谅你在书中对他无情的描写。他连续几个月琢磨着要杀人。在他那蒙马特区的“猪圈”里，可以看到给“女贱民”安排的坟墓和墓志铭图，上面写着《游记》出版的日期。这年五月，他购买了两把手枪、五十发子弹、火药、铅块和雷管，并不担心会炸毁自己的屋门。从那以后，他在酒吧里当着制版界的朋友们傲慢地说，他很快要亲手制裁那个“耶洗别”[①]了。有几个礼拜天，他带着小儿子埃内斯特-卡米耶去打靶，试射两把手枪。一八三八年八月，你天天看见他在你居住的巴克大街房屋周围转悠。尽管你报告了警察，可他们根本不采取任何保护你的措施。九月十日，安德烈·夏扎尔走出“猪圈”，去吃午饭，样子非常平静，他迈进距离你的住处五十米远的一家小饭馆。他安安静静地吃饭，聚精会神地阅读一本几何学著作；据饭馆老板说，他还在书上作注释呢。弗洛拉，下午三点半，你走在回家的路上，夏日的炎热让你感到喘不过气来。你从老远的地方就看见了夏扎尔。你看到他向你走过来了，你知道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一种自尊或者骄傲的情绪不让你拔腿就跑。你挺胸抬头，继续前进。夏扎尔在距离你三米远的地方，举起双枪中的一支射击。由于

---

① Jezebel，《旧约》人物，以色列国王亚哈的妻子，挑起内战，使以色列衰落。

子弹从你腋下射入体内并且卡在胸腔里，你摔倒在地上了。夏扎尔举起第二支枪向你瞄准的时候，你终于站起来向附近一家商店跑去。一进门，你就昏倒了。后来，你得知夏扎尔那个笨蛋没有来得及开第二枪、没有抵抗就向警察投降了。如今，他在服刑：二十年苦役。弗洛拉，你终于摆脱了他。永远摆脱了他的迫害。法庭甚至允许你去掉阿琳和埃内斯特-卡米耶的父姓，用特里斯坦来代替。这解放来得迟了一些，但确实是解放了。只是夏扎尔给你留下一点纪念：只要那颗子弹向心脏方向挪动一丝一毫，立刻就可以要你的命。两位医生——雷卡米耶和利斯弗朗——尽管费尽心力在胸腔里放入探针，却仍然取不出那颗子弹。丈夫谋杀你的企图把你变成了女英雄；在你修养的整个时间里，巴克大街的小屋成了时髦人物汇集的地方。巴黎的社会名流全都到场了：从乔治·桑到欧仁·苏，从维克多·孔西得朗到普罗斯珀·昂方坦，都来关心你的健康。弗洛拉，你的名气比歌剧女演员或者马戏团的杂技女演员还大。但是，小儿子埃内斯特-卡米耶突然像地震爆发那样猝死，搅乱了那不幸似乎已经结束、你生存中的和平与成功时期已经开始的气氛。

雷卡米耶和利斯弗朗两位医生对你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使得你在为了推动工人联盟的事业而旅行前写下了捐献遗体的遗嘱，让他们用在临床实验上。你把头颅捐献给了巴黎的颅相学协会，作为你参加过他们会议的纪念，因为那门新兴学科的会议给你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尽管医生一再嘱咐，考虑到你胸腔里那颗冰冷的子弹，你应该过平静的生活，可是你刚刚能够站立起来、刚刚能够出门的时候，你活动的速度就快得令人头晕目眩。由于如今你已经是名人了，社

会名流聚会时便争先恐后地邀请你出席。如同在阿雷基帕一样，你开始过上了巴黎的社交生活，参加招待会、婚礼、茶会、聚谈会。你甚至被人拉进了歌剧化装舞会，那富丽堂皇的场面让你惊讶不已。那天夜里，你认识了一位身材苗条、目光深邃的女子——哥特式美人。她一面亲吻你的手，一面温柔地说道："特里斯坦夫人，我敬佩您，也羡慕您。我叫奥林匹亚·马莱塞维斯卡。咱们能成为朋友吗？"后来你们不久就成了朋友，那是多么亲密的朋友啊！

如果你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弗洛拉，你很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位了不起的贵夫人，因为《女贱民游记》让你在一段时间内享有盛誉，还因为你前夫要杀害你的企图让你名噪一时。现在你可能就是乔治·桑式的大世界的贵夫人了，会受到恭维和尊敬，过着紧张的社交生活，另外可以写文章揭露社会不公正现象。你大概会成为沙龙会议上备受敬仰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你没有成为那样的人，这也许是好事，也许是坏事。你立刻就明白了：巴黎沙龙会议上的一条美人鱼绝对不能改变社会现实，半点也不行，对政治问题不能发挥丝毫影响。必须采取行动。但是，如何行动呢？如何行动啊？

在那个时期，你觉得只要写作，写出思想和话语来，就足够了。你这是多么错误啊。思想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思想不伴随着受害人群——妇女和工人——的坚决行动，美丽的话语就是一场空，它永远只在巴黎的沙龙里兜圈子。但是，在八九年前，你还认为白纸黑字一旦揭发出丑恶，就足以推动社会变革了。所以，那时你急急忙忙地写作，满怀激情地写作，各个方面都写，在你那巴克大街的小房间挑灯夜战；你从窗口远眺着圣叙尔比斯教堂方形的钟楼写作，倾听着那震动你卧室玻璃窗的阵阵钟声写作。你起草了一

份请愿书，要求“废除死刑”；你自费印刷，亲自送到众议院。但是，在议员中没有引起丝毫的反应。你写了《靡菲斯》，一部关于妇女受到社会压迫和工人受到剥削的长篇小说。读过这部作品的人寥寥无几，评论界认为很糟糕。（可能真的很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对社会进行改革的思想，而不是那把人引入梦乡的艺术性。）你在《强盗》、《艺术家》、《环球》、《法郎吉》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你举办讲座，谴责那变相买卖妇女的婚姻，要求离婚自由；结果政客们充耳不闻，天主教徒暴跳如雷。

一八三七年英国社会改革家罗伯特·欧文访问法国的时候，你那时刚刚了解了欧文在苏格兰新拉纳克进行的以科技为规范的工、农业社会合作化的试验，就前去拜访他。你对他的理论提出一大堆繁琐的问题，让他觉得你很有趣。结果他对你进行了回访，他去巴克大街你的小屋敲门，就像当年傅立叶去南极大街拜访你那样。欧文那年六十六岁，不如傅立叶博学且喜欢梦想，比较讲究实际效用，给人的印象是有人在实施他的计划。你们进行了讨论，意见吻合；他鼓励你去新拉纳克亲眼看看那个小小的社会：友爱代替了贪心，推动了免费教育，废除了对儿童的体罚，给工人开办了合作社商店，产品按照生产价格出售，这样就逐渐建立起来一个幸福、健康的居民社区。回英国的想法，既吸引你又让你害怕，你曾经在英国的斯彭斯家中当女佣，那是一段可怕的回忆。但是，那主意像小虫子一样啃食着你的心。那想法不是很妙吗？可以去英国，去调查研究关于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就像在秘鲁那样，然后写到一本书里，揭露丑恶，动摇大英帝国的基础，抨击那个充满虚伪和谎言的社会。你刚一想好计划就开始寻找实施的办法了。

啊，弗洛拉，遗憾的是病体剥夺了你灵活、敏捷的才智，而七年前你可以同时做几件事情，如果需要，可以废寝忘食。今天，如果需要拿出气力来，你就得有巨大的毅力克服疲劳，它像麻醉剂一样让骨骼和肌肉麻木。疲倦似乎要拆散骨骼和肌肉，迫使你卧床，迫使你一天有两三次的时间侧卧在躺椅上，感觉到生命正在消失。

第二次与蒙彼利埃地方上的傅立叶学派聚会之后，弗洛拉感到是那样的疲劳。这次会议是应傅立叶学派的要求召开的。她是怀着好奇心前往的。他们事先搞了一个小小的募捐活动，把二十法郎交给工人联盟。钱不多，但是总比没有强得多。她一直跟他们聊天，开玩笑，突然，疲倦的感觉强迫她告辞，回到了南方旅馆。

旅馆有两封信是她的。她首先拆开了埃莱奥诺尔·勃朗的信。忠实的埃莱奥诺尔总是这样积极、热情，经常向她汇报里昂委员会的活动情况：有多少新成员，开了什么会议，募捐了多少会费，出售了多少册《工人联盟》，为了吸引工人们的注意做了多少工作。另外一封信是她的朋友、艺术家朱尔·洛尔写来的，两人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参加巴黎沙龙聚会的人们说他们是情人，洛尔养活着她。首先，这是假的，因为四年前洛尔给她画像之后，曾经向她求爱，弗洛拉生硬而坦率地拒绝了他。她毫不含糊地告诉他“别再坚持你的要求了”，因为她的使命、她的斗争，都不允许她有爱情。她为了全心全意地投身到改造社会的事业中去，早已经放弃了感情生活。不论洛尔觉得这是多么不可思议，他还是理解了她。他向她恳求：虽然不能成为情人，但可以成为朋友，成为兄妹，成为同志。这就是他和她的现状。弗洛拉把这位画家看成是一个尊敬她、喜欢她的人，看成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和一个盟友，在她疲劳和灰心的

时候，他常常提供友谊和支持。此外，洛尔的经济状况很好，有时帮助她克服物质上的困难。后来，他再也没有向她表白爱意，甚至都没有想拉拉她的手。

洛尔的信带来了坏消息。她所居住的巴克大街一百号公寓的房主，由于她连续几个月没有交房租，早就把她给轰出来了。那房主把她的床铺和用具扔到了大街上。朱尔·洛尔得到消息，急忙去收拾，然后把东西送进了仓库。可是，事件已经发生几个小时了，他担心许多东西已经被街坊四邻给拿走了。刹那间，弗洛拉气得发呆了。她心跳加快，肝火直冒。她闭上眼睛，脑海里想象着那卑鄙的勾当：那个身穿华达呢大衣、散发着大蒜气味的“胖猪”指挥着雇来的搬运工搬出她的家具、木箱、衣裳、文件，一路散落在楼梯上，最后堆积在人行道上。过了好长时间，她才哭出声音来，破口大骂那些“卑鄙的流氓”、“可恶的房东”、“肮脏的女妖魔”。她咆哮道：“我们一定要活活烧死一切产业主！”一面想象着在巴黎街头燃起熊熊的火堆，那些人类的渣滓被烧得焦煳一团。策划的恶事太多了，她不由得笑起来。这是又一次了，想象坏事让她感到了安慰——这是她从小在富阿莱大街玩的游戏，总是很有效果。

但是，随后她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现已无家可归且损失了本来就不多的大部分家产，开始思考如何给革命者提供起码的食宿保障，以便他们招兵买马，宣传改造社会。她在烛花飞迸的光线下，在旅馆的小房间里，一直工作到半夜，设想出一个关于革命者“避难所”的计划：按照耶稣会的修道院的形式，当革命者从外面宣传革命回来的时候，给他们提供一张床和一碗热汤。

一八　迟到的嗜好

阿图奥纳，一九〇二年十二月

牧师保罗·韦尼耶突然问道："您一直就想当画家吗，保罗？"

此前，两人喝了酒，吃了饭，吞下了主人美味的"傻瓜饼"，讨论了一些问题。根据本·瓦尼和"精通"的判断，这些问题会让保罗用号召马克萨斯群岛人拒绝纳税的方式向当局挑战。两人还大笑一通，还想象着马丁主教雷霆震怒的模样，因为主教知道了科克在自己的花园里安放了两座木刻雕像，影射可能让主教最头疼的事情：一个长角的布娃娃在祈祷，长的就是主教的面孔，起名叫"好色的神父"；一个女人，有两个大乳房，淫荡地露出大腿，名字叫"特莱莎"，跟主教的使女同名。据阿图奥纳的《大众之声》报道，特莱莎是主教的情妇。两人还讨论了那艘在雨雾中从希瓦瓦岛对面远远地驶过的神秘之船是不是带来厄运的美国捕鲸船，那些船让岛上的土著居民忐忑不安，因为他们经常绑架岛上的人，强迫人们在船上劳动。但是，弗勒博和本·瓦尼说服了他俩，理由是：那些捕鲸船已经不来了，因为没有鲸鱼可捕了。于是他俩得出结论：远方那艘船是一条幽灵船。

阿图奥纳新教牧师突然提出的这个问题，让保罗感到不知所措。两人在“欢愉之屋”阴凉的花园里谈话。幸运的是雨已经停了。乌云在一小时前裂开了缝隙，裸露出一抹纯蓝之极的天空；阳光非常耀眼。倾盆大雨下了整整一周，这段好天气的插曲让保罗的五位朋友——“精通”、本·瓦尼、埃米尔·弗勒博、邻居迪奥卡和新教使团首领——非常高兴。只有韦尼耶牧师没有喝酒。其余的人都手里端着艾酒或者甜酒，眼睛里流露出微醉的神情。

韦尼耶固执地追问道：“您从小就觉得自己有成为艺术家的禀赋吗？我对禀赋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宗教禀赋或者艺术禀赋都包括在内。因为我认为二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点。”

韦尼耶牧师是个瘦子，说起话来不受时间限制，口气十分温和，仿佛在爱抚着词汇一样。他热爱灵魂和鲜花；他的花园是整个阿图奥纳管理最佳、最馥郁芳香的一个，从科克的画室望出去，那花园一直延伸到教区里的两棵罗望子树下。每当保罗或者别的什么人说粗话或者谈及性的时候，他就满脸通红。他真的很有兴趣地注视着科克，好像他的确在乎禀赋这个话题似的。

保罗想了想，说道：“我这个嗜好嘛，来到我身上的时间很晚。三十岁以前，大概连个长角的娃娃也没有画过。从前我觉得艺术家就是放荡不羁的人和二尾子。我瞧不起他们。战争结束以后，我离开了海军，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才好。可是脑海里唯一没有的想法就是当画家。”

你的朋友都笑了，他们都以为你像往常一样在开玩笑。但是，保罗，事情的确如此，就是如此。虽然没有人明白这个意思，你头一个就不明白这个秘密。科克，这是你生命史里的第一个大秘密。

你曾经千百次探索过这个秘密，一直没有找到一个说法。是从摇篮时期开始，那条艺术小虫就蠕动在你心窝里了吗？它是不是等待时机和环境合适了才出来表现一番的呢？“精通”刚才暗示过这一点，他暗示保罗是躲藏在有花卉图案的那块遮羞布里面：“保罗，画家的禀赋不可能突然出现在中年之后。你还是说实话吧！”

你刚才说的就是实话，尽管你的朋友们不相信。在你的记忆里，丝毫没有你对绘画或者什么别的艺术发生过兴趣的影子，那时你正跟随商船队，航行在全球的海洋上；后来，你在“热罗姆-拿破仑”号上服兵役，也没有对艺术感兴趣。而此前，在迪庞卢大主教开办的奥尔良寄宿学校里，你对艺术也没兴趣。近年来，你的记忆力衰退了，但还能肯定，无论在商船上，还是在学校里，你从来没有画过一笔，从来没有进过美术馆和艺术商店。退伍后，居住在巴黎你监护人古斯塔夫·阿罗萨家里的时候，你也没有十分注意墙壁上的那些绘画作品，仅仅是好奇地看看你监护人拥有的古印加人制作的泥塑小人，但这是因为艺术的原因吗？还是因为那些泥塑小人提醒了你？小时候，在利马，在外曾祖父堂皮奥·特里斯坦家中，这些泥塑小人引起了你的强烈兴趣？

“那么，你在二十岁至三十岁之间做过什么事情啊？”本问他。这个从前捕鲸船上的水手、现在阿图奥纳商店的老板，喝得满脸通红，已经有些醉眼迷离，但是他说话的声音暂时还不像醉鬼。

保罗说：“我做过交易所的经纪人、金融管理员、银行经理。可能你们不相信，我都干得很好。要是我继续做下去的话，今天肯定是百万富翁了。一定是个抽雪茄烟、养着两三个情妇的大资产阶

级了。牧师，请原谅我。”

大家都乐了。巨人弗勒博的笑声——保罗因为他身材高大又特别热爱大海，就给他起名叫“波塞冬”——似乎震动了大地。迪奥卡一向摸着白胡子，把听来的一切反复进行哲学式的思考，他也哈哈大笑起来了。保罗，因为你今天像个野蛮人，所以他们想象不出你还当过商人。这可没有什么奇怪的。就连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当过商人，虽说的确有过那样的经历。那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是你吗？古斯塔夫·阿罗萨在一次严肃的谈话里，在他帕西街的住房里喝着白兰地，向你建议去证券交易所工作，因为那里可以发财，就像他本人一样。你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后来，他给你在他的合伙人保罗·贝尔坦、巴黎证券交易所有名的经纪人的办公室里谋得一席职位时，你很感激古斯塔夫——你至今也不恨他，至今不愿意知道你母亲一度是这个阔佬的情妇。你这么一个打扮整齐、受过教育、文质彬彬的青年，上班准时得有些病态，在办公室一刻也不走神，工作起来连续几个小时全神贯注投入到对困难任务的熟悉之中，设法要信任贝尔坦代办处的客户把年金和家产投资到巴黎交易所里去，照那样下去，你本来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啊！近十年来经常见你的人中间有谁能想象得出，在一八七二、一八七三和一八七四年间，你会是个模范职员啊。就连那严厉的不可亲近的保罗·贝尔坦老板本人也因为你勤奋的工作和规矩的生活向你表示祝贺；你和你那些同事不一样，他们一下班就急忙钻进咖啡馆和酒吧间去了，而你不浪费那个时间。你不去喝酒。你是个规矩人，下班就回到拉布吕耶尔街租来的小房间里去；晚饭简单地在隔壁的小餐馆吃一点，随后仍然坐在那张歪歪斜斜、吱嘎作响的桌子旁边浏览办公室的

文件。

“保罗，这简直不像是真实的。”韦尼耶牧师高声道，他提高了嗓门，因为远处的雷声压住了他的声音。“您年轻的时候，真的是那样吗？”

“我是个资产阶级的臭学徒。牧师，现在我都很难相信啊。”

弗勒博的大嗓门响起来了：“那是怎么变化的呀？”

“精通”纠正他的问题：“你还不如说：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啊？”这位安南王子好奇地注视着高更，露出了多疑的表情。“那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我认为现在已经有了明确答案了。”保罗愉快地品了一口甜辣的艾酒，继续说下去之前，又抽了一口烟斗。“教唆犯，那个搅乱了我过资产阶级生活的家伙，就是好心的舒芬纳克。”

克洛德-埃米尔·舒芬纳克，耷拉着肩膀，一双狗眼，整天一副很疲惫的样子，一副阿尔萨斯口音，总是惹人发笑。保罗，当这个胆怯、善良、肥胖、模样不令人愉快的人走进贝尔坦代办处工作的时候，你想象他会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啊？他受的教育比你好，专门攻读过商业课程并且拿了文凭。这位和蔼可亲、胆小怕事的工作伙伴尊敬地望着你，羡慕你坚强、果断的性格。他一跟你说话，脸就红了。你俩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仅仅过了几周后，你就发现这位腼腆、怯懦的同事，在其貌不扬的外表里面，怀有两个爱好。随着友谊关系的日益加深，你渐渐发现了他的爱好：艺术和东方宗教，尤其是佛教。克洛德-埃米尔阅读了大量佛教书籍。他对涅槃还感兴趣吗？但是，舒芬纳克谈到的绘画和画家让你吃惊、好

奇，慢慢就感染了你。善良的舒芬纳克认为，艺术家与常人不同，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艺术品是另外一种现实，比这个肮脏和庸俗的世界要纯洁，要完美，要和谐。进入了艺术天地就等于进入了另外一种生活，那里面，不仅是精神，就是肉体，通过感觉也会充实和愉悦起来的。

保罗建议大家干杯，一面说道："他在腐蚀我，可我没有察觉。就是因为这个好心的舒芬纳克！他拉我去看画廊，看美术博物馆，看艺术家工作室。在他的邀请下，我第一次参观卢浮宫，又去看他临摹经典作品。突然有一天，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在下班以后偷偷地画起画来了。这个迟到的嗜好就这样开始了。我记得自己有正在干坏事的感觉，就像小时候在奥尔良的兹兹伯父那里自慰或者偷看女仆脱衣裳一样。不可思议，是吗？有一天，舒芬纳克让我买画架。又一天，他教我画油画。可我从前根本没有拿过画笔啊。他要我准备颜料，调配颜色。正如我刚才说的，他把我给教唆坏啦！好心的舒芬纳克，摆出一副表面上温顺、'我什么也不是'、'我根本不存在'的样子，给我的生活造成了大动荡。就因为这个阿尔萨斯胖贼的过错，今天我到了这里，跑到天涯海角来了。"

可是，关键的因素并不是善良的舒芬纳克，而是那次去维维恩路的画廊，那里正在展出爱德华·马奈的《奥林匹亚》，对吗？

保罗解释说："看爱德华·马奈的《奥林匹亚》就好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就像看见了幽灵。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样让人激动的作品。那时，我就想：'画出这样的作品的一定是神，是上帝。'我还想：'我也要成为画家。'我记不很清楚了。但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样

子吧。”

“精通”满腹怀疑地望着他，问道：“一幅画就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吗？”

在他们的头顶上再次出现了地狱吹响的雷鸣闪电，疾风愤怒地摇晃着阿图奥纳的所有树木。不过，雨水还没有回来。一团乌云再次遮住了阳光。特梅蒂乌和费阿尼这两座布满森林的山头已经看不见了。朋友们都安静下来。直到暴风雨再次暂停下来，大家才重新讲话。

“那幅画改变了我的生活，糟蹋了我的生活。”保罗气势汹汹地断言道，“它搅乱了我的生活，给我带来了噩梦。忽然间，我觉得不能相信任何事情了，包括脚下的土地。你们没有看见过我画室里《奥林匹亚》的照片吗？我拿给你们看。”

他脚踩雨水，穿过泥泞的花园，登上“欢愉之屋”的阁楼。大风撼动了外面的楼梯，仿佛要把楼梯掀掉似的。《奥林匹亚》有些模糊的发黄照片前面有一连串过去收藏的画片和题签：霍尔拜因、杜雷罗、伦勃朗、皮维斯·德·夏凡纳、德加、几张日本画片、爪哇的婆罗浮屠寺庙浅浮雕拓片。七天前，开始下大雨的时候，他从墙上摘下了那些淫秽照片，把它们藏进了床垫下面，避免了雨水的进犯，因为雨水已经穿过竹壁，泡湿了整个房间。这些照片中的多数已经湿透了，上面的颜色完全暗淡。《奥林匹亚》是最老的一张。看过维维恩路上的展览之后，你曾经寻找过《奥林匹亚》，找到以后，你就再也没有跟它分离过。

他的朋友们仔细传看这张照片；当然，保罗牧师一发现维多琳·默雷(科克告诉大家：他早就认识这个女模特，画面上的形象

根本不像她，因为马奈改变了她的容貌）赤身裸体、挑战性地用高高在上、自由女性的目光蔑视大家的时候，他的黑人女仆递上一束鲜花的同时，他的脸色立刻变得通红。毫无疑问，牧师担心这张裸体照片会是什么更糟糕的事情的开端，便找了一个借口要离去：“这雨随时都会再下起来的。”他说道，一面指指威胁着阿图奥纳上空的云团，“我可不想用游泳的办法回教区去。今天下午，我们有宗教仪式要举行。尽管我担心因为这场暴风雨，可能没人来参加。我花园里的植物大概没有能直立的。大家，再见吧。保罗，你的点心很好吃啊。”

牧师起身，摇摇晃晃地踩着泥水；当他经过奇形怪状的“好色的神父”和“特莱莎”时，他尽量不看他们。迪奥卡目不转睛地盯着照片；经过好大工夫之后，他摸着白胡子，用他那慢慢腾腾的法语问道：“科克，她是个女神吗？是个婊子吧？她是什么人啊？”

“既是女神，又是婊子，同时还是许多东西。”保罗说道，没有像他的朋友们那样笑个不停。“这个形象的不寻常之处就在这里。成千上万个妇女的形象同时集中于一身。她满足一切欲望，满足一切梦想。朋友们，这是唯一一位从来不让我感到厌倦的女性。虽然现在我几乎无法看清她的样子。但是，我把她放在这里，这里和这里。”

他一面说着，一面拍拍脑袋、胸膛和阴茎。朋友们再次用笑声向他表示祝贺。

正像韦尼耶预告的那样，天空飞快地黑下来了。公墓里的小山看不见了。咆哮的马克·马克传来了它沉重的隆隆声。雨大了，大家拿着酒杯跑进了雕塑室，这里是“欢愉之屋”最干燥的地方了。

人人都湿透了。大家蜷缩在唯一的长凳和破旧沙发上。保罗给每人重新斟满酒。斟酒时他发现雨水毁坏了花园里的向日葵，他为向日葵和荷兰狂人难过。“精通”因为一整天都没有看到瓦爱奥而感到奇怪：这样的天气，她在什么地方啊？

“她回老家去了，在哈纳乌贝的村庄里。她怀孕了，愿意在老家分娩。实际上，这是个借口，她打算摆脱我。我想她是不会回来了。这里的一切她已经厌倦了。大概她是有道理的。”

他的朋友们互相望望，感到不愉快。保罗，她厌倦你了，厌恶你身上的烂疮。你的“女人”无法掩饰自己的不快，你无须看她就可以察觉。你每次要摸她的脸时，她脸色就变。唉，可怜的姑娘。科克，你已经变成了讨厌鬼，成了行尸走肉了。但是，此时此刻，有了艾酒在肚子里，又能跟这些朋友谈话，虽说老天爷在发怒，可是你觉得蛮舒服的。科克，一些向日葵倒下了，毁坏不了你什么，因为你的生活已经够糟糕的了。

“我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雨水。”“精通”说道，一面指着天空，只见倾盆大雨摇晃着竹子和棕榈叶混编的屋顶，似乎要把屋顶掀掉。闪电在瞬间里照亮了地平线；希瓦瓦岛上所有的山峰都消失不见了，被轰隆作响的乌云遮盖了。就连近在咫尺的本·瓦尼的商店也看不清楚了。后面的大海好像在发怒。科克，是世界末日来了吗？

迪奥卡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座岛屿，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雨水。有什么糟糕的事情要发生了。”

“难道有什么能比这洪水还糟糕？”本·瓦尼嘲笑道，他说话有些口吃。他转身望着保罗，重谈刚才的话题：“就是说，你看见

了那幅画之后，就抛弃了一切，一心投入到绘画里去了，对吗？保罗，你不是野蛮人，是疯子。”

商店老板的样子非常滑稽：浓密板结的红发遮盖了前额，好像女人的刘海。他开心地笑起来，但表情是怀疑的。

保罗说：“要是那么容易就好了。那时，我已经结婚。那是场非常认真的婚姻。我有个资产阶级味道非常浓的家庭，有个给我生了一堆儿女的妻子。怎么能一夜之间就抛弃一切呢？还有没有责任感啊？有没有道德啊？人们会怎么说啊？那时，我相信这些东西。”

“精通”吃惊地问道：“你？结婚啦？科克，是完全按照法律办事吗？”

完全按照法律，而且远远超过。保罗，你真的那么爱梅泰·加德吗，就是那个丹麦姑娘，那个文质彬彬，瘦高，长长的金发盘成了北欧妇女的发型像个女海盗？她于一八七二年冬天来巴黎旅游。这些情况你完全不记得了。但是，你的确爱上了威金卡。因为你曾经邀请她外出，讨好她，向她求爱，正式提出结婚的请求。梅泰那可怕的家庭，居住在哥本哈根、非常非常资产阶级化的家庭，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不决和对求婚者的仔细调查之后，终于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婚礼按照规定举行，地点在巴黎第九区的区政府大楼和路德派教堂，为的是满足那些斯堪的纳维亚人矫揉造作的要求。有香槟酒，有乐队，有大批贵宾出席，有你的监护人古斯塔夫·阿罗萨和你的老板保罗·贝尔坦赠送的大量礼品。在多维尔①度过了短暂的蜜月之后，迁居到圣乔治宫大街的楼房里，你在墙壁上挂了你妹

① Deauville，法国西北部海滨城市。

妹玛丽亚·费尔南达和她的未婚夫、哥伦比亚人胡安·乌里维送给你的古代秘鲁人的斗篷。凡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交易所经纪人应该做的一切，你都努力在做。保罗，你那时就是那个样子。你总是干得多，挣得多，一八七三年你就有三千法郎的津贴了——比贝尔坦代办处任何一个同事都多；与此同时，梅泰感到很幸福，她布置房屋，急不可耐地准备生娃娃。一八七四年第一个儿子出生时，起名叫埃米尔(是孩子的教父、好心的舒芬纳克命名的，为的是纪念孩子的北欧祖先)，你又拿到了一笔三千法郎的证券。这笔小小的财富让梅泰感到快乐，她准备花费在购物和娱乐方面，却没有料到家中已经有了敌人。她那勤奋、可爱的丈夫在偷偷地画素描，已经跟舒芬纳克一起在科拉罗西学院开始上绘画课了。当她发现丈夫在学画时，他们已经不住在圣乔治宫大街了，而是更高级的第十六区，住在夏洛特大街的豪华楼房里；保罗心甘情愿地租下一个大单元，以满足梅泰对宏大住房的迷恋，但是他提醒她这可能要超支了。

那时你的生活里还有个关键人物——卡米耶·毕沙罗，由于他的过错，威金卡发现了你秘密的嗜好。卡米耶出生在加勒比地区的圣托马斯岛，支持过岛上的奴隶起义，此举让他成了瘟疫式的人物；来到欧洲以后，他继续冷静地从事先锋派艺术的活动，与他在一起的朋友们就是所谓“印象主义小组”，他们丝毫不担心购买他们作品的只有寥寥几人。毕沙罗经常与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来往，比如克鲁泡特金[1]，两人曾经会面。毕沙罗自称“好心的无政

① Peter Kropotkin(1842--1921)，俄国革命者和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最高领袖和理论家。

府主义者，是不会放置炸弹的”。保罗认识他是在自己的监护人古斯塔夫·阿罗萨家中，因为古斯塔夫买过毕沙罗一幅风景画。此后，两人经常见面。保罗也买过毕沙罗的作品。毕沙罗由于收入太少，无法在巴黎生活。他在蓬图瓦斯附近的乡下有间小屋，在那里，这位具有约伯[1]那样的耐心的大家长，养活着七个子女，孩子们都喜欢他；还忍受着他妻子朱利——从前的使女——好管教丈夫、指挥一切的脾气。她当着大家的面虐待丈夫，抱怨丈夫“没有本事赚钱”。“你就会画风景，没人喜欢！”她当着保罗和梅泰的面训斥丈夫。高更夫妇是应毕沙罗夫妇的邀请来蓬图瓦斯度周末的。“你最好多画肖像、农村节日，或者裸体画，就像雷诺阿和德加那样。他们的情况就比你好，对不对？”

有个礼拜天，大家在喝巧克力茶的时候，卡米耶·毕沙罗口气非常真诚地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来：“保罗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梅泰听了吃了一惊。这是什么意思啊？

“毕沙罗说的话是真的吗？”在夫妻二人返回巴黎的路上，她问丈夫，“你对艺术感兴趣吗？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呀！”

保罗，慌张、自责的感觉像条小蛇一样从头顶蹿到脚下。不，美人，那纯粹是消遣。比跟朋友们在咖啡馆或者酒吧间里为消磨时光玩牌要更健康，更花脑筋而已。不是这样吗，威金卡？她不高兴地撅撅嘴：是的，的确如此。保罗，这是女性的直觉啊。她是不是猜到家庭解体的危险已经闯进门来了？这个闯入者最后会毁掉她的婚姻和她在巴黎成为富有、享乐的资产阶级分子

① Job，《旧约》中的人物。

的梦想。

此事发生后，你奇怪地觉得自己被解放了，感觉有权利向妻子和朋友们展示自己刚刚开始的嗜好了。为什么一个巴黎证券交易所成功的经纪人不该有权利在大家面前展示自己在业余时间从事的艺术爱好呢？别人玩台球和骑马不也是如此吗？一八七六年你大胆地向妹妹玛丽亚·费尔南达和她新婚的丈夫胡安·乌里维借用妹妹结婚时你赠送给她的《维罗弗莱的小树林》，提交给沙龙。在成千上万幅申报的作品中，《小树林》被采纳了。更加感到高兴的人是卡米耶·毕沙罗；从此以后，他向外人介绍你的时候，就说你是他的弟子；他还拉你去新雅典娜咖啡馆，那里是他朋友们的大本营。印象派画家们刚刚举办了第二次集体展览会。就在令人敬畏的德加，脾气不好的莫奈，快乐的雷诺阿与毕沙罗——一个白胡子、永远好脾气的大胖子——谈话的同时，你静静地站在一边，在这些大艺术家面前，你因为自己只是个交易所的经纪人而感到羞愧。一天晚上，《奥林匹亚》的作者爱德华·马奈出现在新雅典娜咖啡馆里的时候，你脸色苍白，好像要晕倒似的。你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了，勉强吐出两字："您好！"科克，那时，你是多么的不同啊！那时根本不可能变成你今天这个样子啊！梅泰没法抱怨什么，因为你还继续赚大钱呢。一八七六年你除去工资之外，还收到了三千六百法郎的证券。第二年，阿琳出生了，你搬家了。雕塑家朱尔-埃内斯特·布约把沃日拉尔镇的一层楼房和一间画室租给了你。于是，你在这位房东的指导下开始搞泥塑和石雕。你费劲雕出的梅泰头像，是件及格的作品吗？你已经不记得了。

"那种两面生活一定非常困难。""精通"感慨道，"白天在交

易所做几个小时的经纪人，晚上在那狭小的阁楼里作画、雕塑。这让我回想起在安南策划起义活动的日子。白天，当个殖民政府的严肃官员。晚上，策划起义活动。保罗，你怎么能过得下去呢？”

保罗说：“我过不下去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我是个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分子。怎么能让我肩负的一切——妻子、儿女、有保障的生活、好名声，通通见鬼去呢？幸运的是我浑身的力气就像火山爆发，一宿睡四个小时就够了。”

“虽说我喝高了，可我一定要劝劝你。”本·瓦尼打断了他，突然改变了话题。他声音飘忽不定，眼神里醉意蒙眬。“别再跟阿图奥纳当局作对了，因为对你没有好处。人家力量强大，咱们不行。科克，我们又没办法帮助你。”

保罗耸耸肩膀，喝下一口艾酒。他费了好大力气才离开了那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岁的男子生活，在巴黎，他的生活分成了家庭责任和迟到的艺术激情，后者像条带钩的绦虫那样贪婪地霸占着他的心头。瓦尼在说什么呀？啊，对了，他在说你发起的让毛利人抗拒缴纳“道路税”的活动。你的朋友们感到惊慌不安的还有，你向土著人解释说：如果大家远离阿图奥纳生活，那就没有义务送孩子去上学。你怎么了？没事。

暴风雨已经吞食了周围的风景。旁边的大海、阿图奥纳的房屋、小山坡上公墓的十字架，都消失到刹那间密集起来的白色雨幕后面去了。大雨包围了他们。附近的马克·马克已经涨水，开始泛滥，拖拉着河床里的石头滚动。保罗想到了希瓦瓦岛上成千上万的鸟类、野猫和公鸡，暴风雨正在杀害它们。

“既然本说到这个话题了，那么我也斗胆劝劝你。”“精通”

非常精明地说道,“这学期学校刚一上课，你就跑到了“叛徒湾”，通知毛利人：既然住在偏僻的地方，就没有义务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去念书。那时，我就提醒你：你这么做是很糟糕的。由于你的过错，学校的入学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可能还要多一些。主教和教士肯定饶不了你。抗税的事情就更糟糕了。朋友，你别再到处胡说八道了！”

迪奥卡放下了严肃不动的架子，哈哈一笑——这是很少见的，说道：“科克，那些不得不领着孩子走过半个海岛的毛利家长，现在非常感谢你，说明了不应该有这个负担。”他低声道，好像因为一件调皮的事而开心。“主教和警察都欺骗了咱们。”

科克笑着说道：“撒谎骗人正是教士和警察干的勾当。我的老师卡米耶·毕沙罗因为我生活在原始人中间而瞧不起我，如果听见我刚才这番话，肯定非常高兴。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讨厌教士的黑长袍和警察制服。”

一道隆隆作响的雷声把“精通”这个安南王子打算说的话压住了。他张大嘴巴，等候着雷声远去。可是雷声又起，他只好高声大叫，试图压倒暴风雨。

“保罗，抗税的事很糟糕。本说得对，你太不谨慎了。”他再次说道，口气温和，声音像猫一样呼噜呼噜直响。“劝土著人不交税就是造反，就是搞动乱。”

保罗哈哈一笑，问道：“你因为企图要让印度支那脱离法国的殖民统治，被判处流亡魔鬼岛，怎么还会反对动乱呢？”

“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村子里很多人都这么说呢。”这个从前的恐怖分子非常严肃地说道。

“我听见那个新来的警察也说了同样的话。”弗勒博插话道，一面挥动着他那双难看的大手，“科克，他盯上你了。”

“是克拉弗里吗？那个婊子养的？遗憾的是让这个愚蠢的魔鬼代替了和蔼的沙尔皮耶。”保罗做一个唾弃的动作，“你们知道这个警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恨我的吗？那是我第一次到塔希提那个月，自从他发现我在马泰亚的河里裸体游泳以后，他就恨上我了。那个流氓让我交罚款。糟糕的还不是罚款，而是他粉碎了我的梦想：塔希提不是地上的天堂。因为有警察妨碍人们过自由的生活。”

“咱们的谈话是严肃的。”本·瓦尼插话进来，“不是要惹你生气，也不是我们管闲事。保罗，我们是你的朋友。你可能有麻烦。学校的事情已经很严重了。这个抗税的事更糟糕。”

“精通”重复道：“很糟糕。假如土著人听了你的话，不再纳税，那么你就可能因为搞动乱进监狱。谁能保证你有我这么走运呢。你在这里才一年，就成了很多人的敌人。你总不会希望在魔鬼岛上过晚年吧？”

“我四处寻找而又找不到的东西很可能就在那边，在圭亚那。”保罗幻想道，神情十分严肃，“喝酒吧，朋友。别为将来操心了。另外，上面的一切都说明马克萨斯群岛的世界末日刚刚开始啊。”

雷鸣闪电又恢复了震耳欲聋的大合唱；整个“欢愉之屋”在震动，在摇晃，瓢泼的大雨和呼啸的狂风好像要把房屋连根拔起，随时席卷而去。附近的河水已经泛滥成灾，淹没了花园。保罗，他们是你的朋友。他们为你的命运而担忧。他们说的是真话：你什么都不是，没钱没名气，一个野蛮人的学徒而已；教士、法官和警察只

要愿意，随时可以打断你的脊梁骨。警察克拉弗里——同时又是希瓦瓦岛的法官和政治权威——曾经提醒过你：“如果你继续煽动土著人造反，那么法律的铁拳会落到你身上，你这点可怜的骨头可扛不住。我可是提醒你了。”好吧，克拉弗里，谢谢提醒。科克，你为什么还要找新麻烦，是不是犯傻啊？有一点。但是，向一座小岛上悲惨的居民收取“道路税”是不公平的，因为政府连一米的道路也没有修建，因为阿图奥纳四面都是崎岖而封闭的森林。科克，你是有证据的，那次噩梦之旅，你骑骡子走到哈纳乌贝，为了和瓦爱奥商量婚事。因此，科克，你没能离开这里。此前，你也没能去太昊看乌贝克的“提基”遗址。那可是你梦寐以求的啊。那个“道路税”是个大骗局。那笔在这里并没有投资的钱装到什么人的腰包里去了？装到某个或者某几个可恶的寄生虫的腰包里去了，他们在波利尼西亚或者宗主国占据着殖民行政管理的位子。操他妈的！你还会劝告毛利人：不要纳税。为了给土著人做榜样，你早就给殖民当局写信陈述你拒绝纳税的理由了。干得好，保罗！你那位无政府主义者的老师、卡米耶·毕沙罗会赞成你的做法。你那在天堂上或者在地狱里的外祖母弗洛拉、那位穿裙子的煽动家，会为你鼓掌叫好。

卡米耶·毕沙罗曾经阅读过弗洛拉的某些著作，谈起她来非常尊敬，这使得你对自己一无所知的外祖母第一次产生了兴趣。你母亲从来没有跟你说起外祖母。她还对母亲有怨恨吗？是的，而且是有道理的：弗洛拉从来没有关心过女儿阿琳。她总是把女儿交给保姆照看，她自己干革命去了。但是，你几乎来不及阅读弗洛拉外祖母的作品。你没有时间啊，白天跟在交易所的客户后面张罗，向客

户报告股票的情况；而在全部业余时间里——特别是周末在毕沙罗家中———一味地画画、画画，真正发狂地画画。一八七八年人种史博物馆在特罗卡代罗宫开幕了。此事你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在那里你一观察到古代秘鲁人的陶塑泥人（名字很神秘：莫奇卡人、奇姆人），就隐约看见了数年后成为你信条的东西：那异国、原始的文化显示出一种已经消散在当代艺术的精神上的拼搏状态。你尤其记得一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木乃伊，长发、雪白的牙齿、乌黑的骨骼，来自乌鲁班河谷。保罗，为什么这具木乃伊会让你着迷？你给她起名叫胡安尼塔。你多次去看她。一天下午，你趁看管人员不注意，还亲吻了她。

不可思议，对吗，保罗？不可思议的是，就在那个绘画对你来说已经比一切重要的时期，证券交易界的老板们像抢宝贝一样地抢夺你这个人才。一八七九年你接受了一项换工作的建议；你在新交易所里干得非常出色，结果那年的津贴就是一笔大财富：三万法郎！威金卡简直高兴坏了。梅泰立即决定更换家具，把客厅和餐室装修一新。那一年，在卡米耶·毕沙罗的斡旋下，你在第四届印象主义画派的展览会上展示了给儿子埃米尔雕刻的大理石半身像。这座雕像没有引起什么轰动，但是从此大家——观众和评论界——认为你已经是圈内人了。保罗，你对这些进步感到高兴吗？

科克说："疯狂的生活节奏让我没有时间感到高兴。但是，我很活跃。威金卡同意我拿出一部分津贴来买朋友们的画。我家里布满了德加、莫奈、毕沙罗和塞尚的作品。那年最让我激动的一天是德加老师建议我跟他交换作品。你们想想吧，他让我跟他平起平坐啊！"

那年，你的第三个孩子克洛维斯出生了。一八八〇年，你用八部作品参加了第五届印象主义画派的展览会。那年，爱德华·马奈第一次赞扬了你，用对话方式赞扬了你。你在新雅典娜咖啡馆里说："我仅仅是个业余爱好艺术的人，在晚上和假日里研究艺术而已。"马奈语气坚定地纠正了你的话："不对。画得糟糕的人们才是业余爱好者呢。"你听了以后感到不知所措，但是很高兴。一八八一年，善良的舒芬纳克开始赚大钱了，因为此前他把全部家产和积蓄都投资到一家开发炼金新技术的企业里了；于是，他跟美丽的穷姑娘路易丝·蒙结了婚。她认为这是一笔好交易。她没有错。善良的舒芬纳克辞去了交易所的工作，去搞艺术了。梅泰吓坏了：保罗，你不会也梦想着干类似的荒唐事吧？于是夫妻吵架成了家常便饭：

"你为什么一直欺骗我？为什么瞒着我你对画画的爱好？"

"梅泰，因为我自己也在隐瞒自己。"

在向画家费利克斯·若贝-迪瓦尔租的小小工作室里，你侵占了交易所的工作时间，坚持不懈地雕呀，刻呀，画呀。若贝-迪瓦尔所讲的关于他老家布列塔尼、关于布列塔尼人、原始居民的故事，他们忠实于自己的历史、抵御"当代工业化"的态度，一一打开了你的欲望之门。于是，你开始梦想着逃离巴黎这个大都会，去寻找历史仍然存在、艺术没有离开社会生活的土地。就在那个工作室里，你画出了至今让你自豪的那些作品：《画家的内心》、《珊瑚路》、《裸体画室》、《缝衣服的苏珊》。你在印象主义画派的展览会上展出了这些作品，而最好的作品是《小小的梦想：画室》。一八八一年梅泰生第四个孩子（起名叫让-勒内）的时候，迪朗-吕埃尔画廊用一千五百法郎买下你三幅作品。一位杰出的作

家、若里-卡尔·于斯曼[1]为你写了一篇赞誉文章。保罗，生活在向你微笑呢。

他激动地咆哮道，极力高声超过雷鸣让大家都听见："是的，是的，工厂和银行开始倒闭了。最好的事情发生了：法国要破产啦！朋友们，交易所一家接一家地关门了。我的上帝啊，谢谢啦！感谢上帝解决了我的问题。"

他的朋友们不理解地望着他。你解释说：那次经济危机让所有的法国人破了产，只有你除外。对你来说，这意味着解放。经济上的灾难带来的后果就是政治上的大动荡。当局迫害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被捕入狱。卡米耶·毕沙罗躲藏起来了。许多穷人和富人家庭里充满了恐怖气氛。但是，你，保罗，对于这些事情完全漠然，继续画画，焦躁得快发疯。里昂交易所关闭的时候，梅泰大闹了一场精神危机，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巴黎交易所关闭时她一连几天没有吃饭，人瘦了，憔悴了许多。而你，非常高兴。那年在印象主义画派的第七届展览会上，你展出了十一幅油画、一幅蜡笔画和一件雕塑作品。一八八三年八月，你的金融代办处老板声音颤抖、表情内疚地通知你："鉴于形势困难，无法再留住你了。"这时，你做了一个让老板吓得发疯的举动：你亲吻了老板的双手。同时，你兴奋地对他说："谢谢，老板。您一下子就把我变成真正的艺术家了。"你高兴坏了，跑去告诉梅泰，从今以后你再也不踏进任何办公室的门了，你要一心一意地画画。梅泰沉默不语，脸色发

---

① Joris-Karl Huysmans(1848—1907)，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逆流》(*A rebours*，1884)等。

青，不停地眨动着眼睛，随后昏倒在你脚下了。

“在那以前，我早就变了很多了。”保罗补充说，口气很是愉快，“我喝酒比以前多了。在家里喝白兰地，在新雅典娜喝艾酒。长时间地一人独处，弹簧风琴，因为这能帮助我作画。我开始按照放荡不羁、邋邋遢遢的样子穿戴，为的是向资产阶级挑战。那时我三十五岁。朋友们，我开始过起真正的生活来。”

忽然之间，雷声就停止了。雨也小了一些。下雨天，从特梅迪乌和费阿尼两座山头流到阿图奥纳平地的三十条瀑布，其水量大大增加；马克·马克已经漫过两岸的土地。突然，一股河水从街道涌进画室，淹没了地面。本·瓦尼指指头顶四周的乌云，唱歌似的说道：“好像航行在捕鲸船上一样。”片刻后，大家的踝骨全都泡在泥水中了。一个个浑身透湿，纷纷向外张望。整个小区都有洪水；一条刚刚出现的新河道上漂着树枝、树干、杂草、泥巴、罐头盒，向主干道流去，席卷了“欢愉之屋”花园里的一切。

“你们知道那边那个大物件是什么东西吗？”迪奥卡指着一片比阿图奥纳上空滚动的乌云还要沉重的团块问大家，“就是急流裹挟奔向大海的那个物件。那是我的房屋。希望别卷走我的老婆和孩子们。”

他说话的样子没有惊慌失措。自从来到希瓦瓦岛的第一天，科克就对马克萨斯群岛人克制、冷静的状态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迪奥卡挥挥手，表示再见，向远处走去，泥水已经淹没了他的小腿。雨幕和乌云转瞬之间就吞没了他的身影。与迪奥卡不同，“精通”、波塞冬弗勒博和本·瓦尼迟迟才作出反应。惊讶和恐惧很快就驱除了他们脑袋里酒精的影响。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看看家里

人的情况，或许最好还是登上公墓所在的山坡。在这片平原上，很容易受到飓风的袭击。另外，如果再发生海啸，那阿图奥纳就见上帝去了。

“精通”再三坚持这样的要求：“保罗，你应该跟我们上山去。这间茅屋抵抗不住大风。这不是一场风暴。是飓风啊，是龙卷风。到上面去，跟我们在一起比较安全。”

他笑着说：“我双腿这个样子去趟浑水？我连走路都是勉勉强强的。朋友们，你们走吧！快走吧！我在家里等候吧。先生们，世界末日是我生活的组成部分。”

他望着他们弯着腰，趟着淹没膝盖的河水，跨过那道灌木组成的栅栏，向那条已经消失不见的小路——现在成了阿图奥纳的脊梁骨了——走去。他们能安全到达吗？能。因为他们有经验对付这种恶劣的气候变化。可是你呢？保罗，你怎么办？“精通”说的是大实话，“欢愉之屋”是间弱不禁风的房子，是用竹子、棕榈叶和木棍搭建起来的，顶风冒雨坚持到今天已经是个奇迹了。如果风雨继续下去的话，房子会被连根拔起，让洪水冲走，你就跟着房子一道搬家吧。这样的死法还能接受吗？可能有些荒唐。但是不比死于肺炎更荒唐。或者不比因为那种难言的疾病的过错慢慢消瘦而死更荒唐。由于“欢愉之屋”里面没有一寸干燥的地方可以逃避风雨的进攻，他拖拉着双脚——现在两条腿疼痛无比——去倒上一杯艾酒。他拿起湿漉漉的簧风琴，开始机械地弹奏起来。早在少年时期在商船上当水手的时候，他就已经学会了这种难以掌握的乐器。簧风琴的音乐填补了精神上的空虚，在他因为愤怒或者沮丧而发生危机时给他一点安慰；当他在绘画或者雕塑中陷入困境时——现在这种情

况很少，因为视力很糟糕，音乐会让他情绪振作，给他提供想法，提供为达到难以企及的完美而需要的过去那种毅力。保罗，这样的死法你感到意外吗，死在太平洋的一座孤岛上，死在世界上最偏僻的地区——马克萨斯群岛上？是啊，此事你早就作了决定：死在野蛮人中，死得像个野蛮人。但这时他回想起那个瞎眼老太婆来，她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外乡人。

瞎眼老太婆是在几周前出现的，手拄拐杖，不知来自何方。那正是黄昏时分，科克正在二楼上费力地观赏荒凉的阿纳克岛和“叛徒湾”，此时的夕阳为岛屿和海湾抹上了一层玫瑰色。瞎眼老太婆钻进了花园，狗和猫用一片乱叫来迎接她，她则用毛利土话发出喊叫声，意在通知他：她来了。她浑身披着破烂，大概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衣裳，用绳索缝缀而成。老太婆用拐杖探路，快速地敲击地面，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找到了这里的路，神秘的是保罗迎上前去的路。二人在雕塑室里相遇，这恰恰是科克现在所在的地方；那时他感到冷得要死，正在用艾酒与恐惧对抗。她是瞎子，还是装瞎？科克距离她很近的时候，看到了她那发白的角膜。不错，是个瞎子。还没等保罗开口，那女人为了感觉他的存在，便举手摸到了他赤裸的胸膛。她轻轻拍拍他的胳膊、肩膀、肚脐。接着，她掀开了他的遮羞布，摸到小腹之后，揪住了睾丸和阴茎。她掂量一番，仿佛给生殖器作检查。接着，她脸色大变，口气厌烦地叫道：“波巴阿！”科克知道这个叫法的意思，毛利人称欧洲人是“波巴阿”。老太婆二话没说，也不等她原来要寻找的食物或者礼物，转身探索着路面走了。科克，你对他们毛利人来说就是这个：阴茎上戴着兜帽的“老外”。你在这方面也失败了。

次日，他醒了，怀里抱着簧风琴。他是在摆满杯子和酒瓶的桌子上睡着的，现在这些东西滚了一地。雨水已经从画室撤退，科克周围是一片荒凉和破烂的景象。尽管如此，尽管“欢愉之屋”被部分掀去了屋顶并且有破损，却顶住了飓风的袭击。头顶上，淡蓝的天空上，一轮重生的太阳开始温暖着大地了。

一九　鬼城

贝济耶[1]和卡尔卡松[2]，一八四四年八月至九月

弗洛拉不时地把自己的法国南方之旅与维吉尔的旅行和但丁的地狱之行作比较，因为在她的路线上，城市一个比一个肮脏、丑陋，人们一处比一处胆怯。比如在臭烘烘的贝济耶，她在那个让人无法忍受的波斯特旅馆过夜，无论服务员还是领班都不讲法语，而是只说奥克语方言；她无论在工厂还是车间都没能得到许可召集任何会议。由于害怕当局，老板和工人都不为她敞开大门。只有八个同意与她谈话的工人采取了许多安全防御措施，深夜来到旅馆，从僻静的旁门进入，方才谈成；但是他们非常害怕丢掉工作岗位，因此弗洛拉不敢建议他们成立一个工人联盟委员会。

一八四四年八月底，她在贝济耶仅仅待了两天。当她登上开往卡尔卡松的邮轮时，有走出监狱的感觉。为了避免晕船，她待在甲板上，与无权进入寝舱的旅客在一起。她平息了一场险些动手的争吵。一个从阿尔及利亚回来的殖民地士兵和一艘商船上的一名年轻水手争吵不休，她鼓动二人作这样的比较：谁的职业对社会更有用？水手说，船只运送旅客和货物，有利于商品流通，而士兵除去

杀人还有什么用处？那个大兵生气了，一面露出身上的伤疤，一面反驳说，军队刚刚为法国在北非拿下了一块比法国大三倍的殖民地。他发怒的时候就开始骂人了。弗洛拉要他闭嘴："您就是个活证据：法国军队仍然像在拿破仑时代那样把新兵变得非常粗野。"

还有六个小时才能到达卡尔卡松。她在船尾的凳子上坐下来，倚靠着一盘缆绳；很快，她就睡着了。她梦见了奥林匹亚。弗洛拉，这是你七个月前离开巴黎以来第一次梦见她。

这是一场美梦，一场温柔、有些许激动、令人怀念的美梦。弗洛拉，你只对这位女友留有美好记忆；你欠她的恩情实在太多了。但是，你并不为与奥林匹亚的突然断交而遗憾，就像你一八三九年秋天突然离开英国回来一样，因为不然的话，你会为自己出于爱心和聪明去改造世界而远征感到后悔。虽然你认识奥林匹亚是在歌剧院的舞会上——你化装成一个吉卜赛女郎，身材苗条、眼睛大大的奥林匹亚亲吻了你的手，你同她的友谊却是在几个月以后才开始的。奥林匹亚是巴黎大学一位教授、著名东方学专家的孙女。她一直在为波兰摆脱俄帝国统治的枷锁而斗争。她与波兰民族委员会合作，召集在法国的流亡者开会。她的丈夫是该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名叫莱奥纳德·霍德斯科，是圣日内瓦图书馆的官员、历史学家和爱国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奥林匹亚属于社交界的名流。她家经常组织非常著名的沙龙聚会，文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经常出席。弗洛拉收到星期四聚会的邀请

① Béziers，法国南部埃罗省城市。
② Carcassonne，法国西南部奥德省省会。

后，决定到会。房子很豪华，招待很周到，可谓名人荟萃。她看到当下走红的名演员玛丽·多瓦尔正在与女小说家乔治·桑交谈，著名作家欧仁·苏与圣西门学派之父普罗斯珀·昂方坦谈话。奥林匹亚细心周到，亲切热情地招待大家。弗洛拉，她对你非常友好，用大量的赞美之词把你介绍给她的朋友们。她阅读过《女贱民游记》，对你著作的敬佩看来是真诚的。

弗洛拉，由于奥林匹亚再三再四地坚持要你回来参加沙龙聚会，你又去了几次，每一回都过得很愉快。到了第三次，或是第四次，在梳妆室里，奥林匹亚帮助你整理大衣，给你梳理头发，一面说道："弗洛拉，从来没有见过你像今天这样光彩照人。"突然，她迎面搂住了你的腰，把你紧紧贴在她的怀中，亲吻了你的嘴唇。事情发生得如此意外，你像浑身被点燃了一样，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弗洛拉，这是你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满脸通红，慌乱之极，一动不动，望着奥林匹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奥林匹亚笑着说道："如果说从前你没有察觉，那么现在知道了：我爱你。"她牵着你的手，去找别的客人。

你多次问自己，为什么那个下午如果不是奥林匹亚而是一个男子亲吻你的话，你会打他耳光，然后立即离去，可你却继续留在会场上，感觉慌乱，感觉不知所措，但是没有生气，没有离去的意思。仅仅是好奇吗？还是有别的什么？你这个安达卢西亚女人啊，这意味着什么啊？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两个小时后，当你说"我要走了"的时候，女主人赶忙挽起你的胳膊，带你走进梳妆室。她帮助你穿好大衣，戴上有面纱的帽子。"弗洛拉，你没有生我的气吧？对吧？"她贴在你的耳边，口气热烈地问道。"我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生气了。我心里很乱。这是第一次一个女人亲吻我的嘴唇。”奥林匹亚注视着你的眼睛，说道：“自从那个晚上在歌剧院见到你，我就爱上你了。”她问道：“弗洛拉，咱们单独见面，行吗？可以更好地互相了解啊。求求你了。”

她俩见了面，一起喝茶，乘出租马车逛讷伊市；弗洛拉给她讲述了自己与安德烈·夏扎尔的夫妻生活经历，这让奥林匹亚热泪盈眶。你坦率地告诉她，自从结婚以后，你就对性生活感到本能的厌恶；你说，因此，你从来没有找过情人。奥林匹亚极其小心和温柔地亲吻着你的手，要求你让她教会你：两个相爱女友之间的快乐是多么甜蜜和愉快！从那以后，两人见面和告别时总要互相亲嘴。

过了不久，两人第一次做爱，地点在蓬图瓦斯附近的乡间别墅，那里是奥林匹亚的丈夫霍德斯科家里人消夏和度周末的地方。风吹动了周围的白杨树，发出一阵阵窃窃私语；鸟儿们啾啾地叫个不停。在那个用壁炉温暖起来的房间里，那种令人瘫软、微醉的气氛慢慢地解除了弗洛拉的提防。与此同时，她的女友一口一口地把白兰地用嘴巴送到她口中，还帮助她脱掉衣裳。随后，奥林匹亚敏捷地脱光了自己身上的一切，把弗洛拉抱起来，平放在大床上，一面低声说着亲热的话。充满爱意地仔细欣赏过弗洛拉的裸体之后，她开始抚摩弗洛拉。弗洛拉，在你经过开头的慌乱和疑惑的几秒钟之后，她让你感到了愉悦。是的，十分舒服。她让你觉得美丽，有欲望，年轻起来，是个女人了。奥林匹亚教导你：没有必要害怕性交，没有必要厌恶性事。她告诉你，要随心所欲，要沉浸在抚摩带来的情欲里，要享受身体愉悦的惬意，虽说这种感觉仅仅持续几个小时、几分钟，却是一种热烈而充满激情的生活方式。弗洛拉，这

是多么美好的自私行为啊！发现肉体快感、一种不粗暴的享受，让你感觉到自己是个更加完整、更加自由的女人了。但是，当你投入到纯粹的肉体的快感中时，你总是无法避免一种自责的感觉、浪费精力的感觉和道德堕落的感觉，哪怕是跟奥林匹亚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那种关系持续了不到两年。弗洛拉不记得有过什么争吵、疏远或者什么恶语相向。实际上，两人很少见面，因为各自都有一大堆事情。再说，奥林匹亚还要照顾丈夫和家务。但是，她们干事情的时候，总是惊人的出色。她们像两个初恋的女孩那样开心和愉快。奥林匹亚比弗洛拉轻浮和喜欢享乐，她除去被奴役的波兰悲剧之外，不关心社会问题，对工人和妇女的命运不感兴趣。她对波兰感兴趣，是因为丈夫；她以她的特别自由的方式深爱着丈夫。但是，她充满了活力，不知疲倦，对你总是柔情无限。弗洛拉开心地听她讲述社交界的阴谋诡计和流言蜚语，因为她讲得妙趣横生，连讽刺带挖苦。此外，奥林匹亚是个知识女性，博览群书，有丰富的艺术、历史和政治方面的知识，这些都是她热衷的领域，因此弗洛拉通过她的友谊在知识方面获益匪浅。她俩在蓬图瓦斯的小别墅做爱数次；也曾经在奥林匹亚的巴黎住宅里，在弗洛拉的巴克大街的小房间做过。有一次，弗洛拉，你还化装成仙女，她化装成森林之神，在马利的树林里的临时住处做爱，一群松鼠从窗户里跳进来吃你俩手中的花生。一八三九年弗洛拉动身去伦敦四个月，写作一部关于这个资本主义大都会里的穷人状况。她俩每周通信两三次，在那些热情洋溢的书信里，互致思念和眷恋之情，二人天天计算着再见面的分分秒秒。“奥林匹亚，我每天做梦梦见亲吻你抚爱你。我

喜欢你浓密黝黑的头发和阴毛。自从认识你以后，我就讨厌金发女郎了。”弗洛拉，你能想到这些火辣辣的句子是你从伦敦写给奥林匹亚的吗？与此同时，你在那里女扮男装，参观工厂、酒吧间、贫民窟和妓院，记录对这座富人的天堂和穷人的地狱的仇恨。你能回想出信中的每一个字母。但是，弗洛拉啊，那你为什么就在刚刚回到巴黎的那个下午，就立刻通知奥林匹亚，那种关系结束了，两人永远不要再见面了呢？一向非常自信、一向认为自己是个把握世界的女性的奥林匹亚听了，目瞪口呆，脸色苍白。但是，她二话没说。她了解你，知道你的决心是不可推翻的。她咬着嘴唇望着你，这是毁灭性的打击啊。

“奥林匹亚，这不是因为我不爱你。我爱你。你是这个世界我唯一爱过的人。我永远感谢你，这两年多亏你，我才有了幸福。但是，我有个使命。如果我的思想感情分别放在我的责任和你的身上，我就不可能完成这个使命。下面我要做的事情要求我不能分心，无论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情都不行，也包括你。我必须全心全意地去献身给这个任务。亲爱的，我时间不多了。可是我不知道在法国有什么人可以代替我去完成这项任务。我胸腔里的这颗子弹随时都会要我的性命。至少我应该让事情走上轨道。别记恨我！原谅我吧！”

从此，你俩再也没有见面。后来你写了抨击英国的“重磅炸弹”——《漫步伦敦》，写了《工人联盟》小册子，现在你来到了法国的比利牛斯山边境，来到了卡尔卡松，极力要发动世界革命。弗洛拉，你会不会因为离开了温柔的奥林匹亚而后悔呢？不会。你做的一切正是你的责任。拯救被剥削者、团结工人、为妇女争取平等地

位、为如此糟糕的世界的受害者伸张正义，要比个人美妙的爱情重要，比那种因为快乐而对他人冷漠重要。现在，你生活里唯一可以容纳的感情就是对人类的热爱。弗洛拉，甚至连你的女儿阿琳，她在你如此忙碌的心中也没有一席之地。阿琳现在阿姆斯特丹，在给一个妇女时装设计师当学徒。有时，一连几个星期你都想不起来给她写信。

弗洛拉到达卡尔卡松的当天夜里，就与地方上的傅立叶学派分子有了不愉快的见面。为首的是埃斯屈迪耶先生，他们对她的访问作了安排，事先为她预订了城墙脚下的博内旅馆。就在她已经睡着的时候，有人敲门吵醒了她。旅馆经理连忙道歉：几位先生非要见您不可。太晚了，请他们明天再来吧。可是那些人固执极了，她只好套上长裙，出来迎接他们。十几个前来欢迎她的傅立叶学派分子都喝了酒。她气得发晕。这些浪荡公子敲打着香槟和啤酒瓶子还打算闹革命吗？其中一人已经口齿不清、醉眼蒙眬了，非要她穿上衣服跟着他们去看月光下中世纪的城墙和教堂不可。她回答说："那些破旧石头跟我有什么关系！眼下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有多少问题要解决啊！您要明白：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用基督教最漂亮的教堂去交换一个聪明的工人。"

他们看见她发这么大脾气，便连忙走了。

她在卡尔卡松度过的这一周里，发现城里的法伦斯泰尔组织成员——律师、农业技师、医生、记者、药剂师、公务员，他们自称"骑士"——竟然是长期制造麻烦的源头。他们急于上台，策划在法国南方搞武装行动。他们说已经拉进来许多军人和整个兵营参加起义。弗洛拉从第一次会议开始就对他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她

说，你们激进的方针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不过是用一批资产阶级分子代替另外一些资产阶级分子执政，改变不了社会制度；如果情况不好，就会挑起血腥的镇压，破坏新生的工人运动。重要的不是政权，而是社会革命。你们的阴谋计划，你们使用暴力的梦想，会造成劳动者的思想混乱，会让他们偏离方向，会把他们的力量浪费在纯粹政治性质的暴乱活动中，会遭到军队的屠杀，这对于革命事业来说，是一种无谓的牺牲。"骑士"在工人群众中有影响，他们与纺纱和毛纺工人一道参加弗洛拉召开的会议。他们的出现让穷人感到害怕，穷人在这些资产阶级老爷面前几乎不敢发表意见。弗洛拉，你不得不放弃说明工人联盟所取得的成就的打算，而长时间地费尽心力驳斥那些挑动工人参加他们武装起义计划的政客，因为他们说，为了武装起义，已经在一些战略要地埋藏好了大量枪支弹药。武装夺取政权的前景是有腐蚀性的，它闹得工人们眼花缭乱。

"一个傅立叶学派掌权的政府和现在的政府之间有什么不同啊？"弗洛拉愤怒了，她咆哮道，"对于你们将来剥削的工人来说，或者眼下剥削者压迫下的劳动者，这意味着什么改善吗？这不是随便夺权的问题，而是一下子消灭剥削和不平等制度的问题。"

夜里，弗洛拉回到博内旅馆时已是筋疲力尽，如同一八三九年夏天在伦敦一样。那时她整天飞跑，从早到晚，轻蔑地看待医生的劝告；在那个鬼城里，她研究一切，那里有两百万居民，是全世界最大的帝国首都，是最强劲有力的大工厂的总部，是集中了大量财富的大都会；她要向世界揭露在这个繁荣、豪华和强大的表面背后，是如何隐藏着最卑鄙的剥削、最恶劣的不公正现象；她要揭露

出大量痛苦的人们如何忍受着为富不仁者的卑劣行径和官僚们的滥用职权，他们的劳动仅仅是为了使一小撮达官贵人的巧取豪夺成为可能。

弗洛拉，区别在于：一八三九年尽管有那颗子弹在胸腔里，但睡上短短几个小时你就能恢复体力，就能准备再作一次狂热的伦敦之旅，准备去那些阴暗龌龊的地方探险，任何旅行者都不涉足、任何游记都不描写的那种地方。旅行家喜欢描写沙龙和俱乐部的优美、公园的清洁整齐、伦敦西区剧院的瓦斯照明以及舞会、午宴、晚宴的魅力，那些贵族寄生虫就是这样用吃喝玩乐来消磨时光的。如今，你起床后却像躺下时那样疲倦；整个白天，你不得不借助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那种顽强精神，幸运的是你至今完好地保持了这种精神，以便完成你自己给自己规定的目标。最折磨人的不是那颗子弹，而是腹痛和子宫痛，止痛药已经不起作用了。

弗洛拉，自从你年轻时生活在伦敦和英国，你因为为斯彭斯家工作而开始产生仇恨，你必须承认：如果没有英国，如果没有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工人，恐怕你永远不会认识到，解放妇女和为妇女争取男女平等地位的唯一方式，就是与工人的斗争相结合，因为工人也是牺牲品，也是被剥削者，占据人口的大多数。通过英国的宪章运动，她在伦敦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宪章运动呼吁通过《人民宪章》，确立普选权、秘密计票制，规定议会每年选举一次，规定议员薪俸，使得劳动者可能入选。该运动在一八三六年就已经存在，一八三九年六月弗洛拉来到伦敦时，宪章运动正处于高潮时期。她跟随在该运动组织的游行队伍里，参加他们的集会，观察他们征集签名的活动，了解他们出色的组织情况：在村庄、城市和工

厂里建立委员会。弗洛拉，你惊喜万分。你激动得彻夜难眠，不断地回想着伦敦大街上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游行的情景。那是一支真正由老百姓组织起来的大军。如果全世界的被剥削者和穷人都像宪章运动那样组织起来的话，谁能与他们作对呢？妇女和工人如果团结一致，那将是不可战胜的。那将是一股无需一枪一弹就可以改造全人类的力量。

当她得知宪章运动即将在伦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她打听到了会议举行的地址。她大胆地出现在舰队街一条死胡同尽头一间外观寒酸的酒吧间“约翰逊博士酒馆”里。在一间宽敞、热气腾腾、照明不好、散发着廉价啤酒和煮洋白菜气味的大厅里，聚集着一百多位宪章运动的各级领导人，其中有最主要的领袖奥布赖恩①和奥康纳②。他们正在讨论为支持《人民宪章》而下令举行总罢工的决定。有人问你：你是谁啊？来这里做什么？你不慌不忙地解释说，你带来了法国妇女和工人对英国兄弟的问候。大家吃惊地望着你，但是没有赶你走。那里面有少量女工，她们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你那身资产阶级服装。在几个小时里，你倾听大家讨论、交换看法、进行表决。你觉得自己处在紧要关头。是的，如果这股力量遍及整个欧洲，那就可以改变世界，给穷人带来幸福。会议进行到一个钟点，奥布赖恩和奥康纳询问法国代表是否愿意给大会讲话，你毫不犹豫地说：愿意。你登上演讲台，用不流畅的英语祝贺大会的召开，鼓励大家继续为全世界的穷苦人做出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榜

---

① James Bronterre O'Brien(1805—1864)，英国宪章主义工人运动领袖。

② Feargus Edward O'Connor(1796—1855)，英国宪章主义工人运动领袖。

样。你最后用一声号召结束了简短的演说，弄得这些爱好和平方式的听众大惑不解："兄弟们，烧掉那些城堡吧！"

弗洛拉，如今你一回想起那声号召，就笑了。因为你并不相信暴力。你发出那声点火的号召，是要用一个戏剧性的形象来表达内心的激情。置身在那些开始扬起头来的被剥削兄弟中间，是怎样特殊的荣誉啊！你赞成爱心、思想、劝导，反对枪炮和杀戮。因此，这些卡尔卡松可怕的资产阶级让你生气，他们认为一切问题都靠调动军队镇压和在广场上搭起断头台来解决。如此愚昧的人们你能指望他们做什么？资产阶级已经不可救药了，自私自利的思想永远让他们看不清楚全局的真相。而你则相反，现在你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自己道路的正确性。妇女要靠拢工人，把大家组织到一个超越国界，让任何警察、军队和政府都无法镇压的联盟里来。到那个时候，天堂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天堂就摆脱了教士布道的说教和信徒们的轻信范畴，而成为历史和人人天天享受的生活了。"弗洛拉，我赞美你。"她兴奋地叫起来，"啊，上帝，如果你能派遣十个像我这样的女性来到世界，那就足以让全球遍布公正了。"

在卡尔卡松的傅立叶学派分子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于格·贝尔纳。在法国，他是秘密团体的成员；在意大利，他是烧炭党人。他希望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动内战。他讲话有感染力，口若悬河，因此工人们都如醉如痴地听他演说。弗洛拉敢于向他挑战，说他是"像毒蛇一样蛊惑人心"、"像魔术师一样骗人"、"用鼓动性的唾液来腐蚀工人"。于格·贝尔纳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跟随她来到旅馆，用一堆恭维话来骚扰她：她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女子，是他唯一可以结婚的女性；如果他确信不会被拒绝，肯定要把她追到手。

弗洛拉听到最后，笑了。但是，考虑到他是调情，她还是决定保持距离。还有那个“骑士”的首领埃斯屈迪耶也极力要跟她交朋友。他是个神秘人物，身穿黑色衣服，显得阴郁，时时冒出奇怪的举止。

“埃斯屈迪耶，如果您多一点爱心，再减少一点欲望，那么会成为一个优秀的革命者。”

“弗洛拉，您说中了要害。”这个消瘦、苍白的傅立叶学派分子，面带阴险狡猾的表情非常严肃地说道，“这是我生活里最大的问题：情欲、肉体。”

“埃斯屈迪耶，忘掉肉体吧。干革命只需要精神，需要思想。肉体是一种障碍。”

“弗洛拉，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这个傅立叶学派分子用一种唱挽歌的方式，带着让她感到吃惊的目光说道，“我的肉体是整个可恶因素的组成部分。假如您稍稍看看我的欲望世界，像您这样纯洁的人，一定会吓得要死。您有没有偶尔读读萨德侯爵的著作？”

弗洛拉觉得自己的双腿在颤抖。她设法改变了话题，她害怕埃斯屈迪耶一旦走上这条道路，就会让她操心他那秘密的地狱、那淫荡的灵魂深处，从他那猥亵的目光里可以看出，里面肯定窝藏着许多魔鬼。尽管如此，她忽然心里一动(这不常有)，不由自主地向这个可怕的傅立叶学派分子说出了心里话。她是个自由的女性，在她四十一岁的生涯里越来越不害怕任何人、任何事情。但是，虽说她跟奥林匹亚有过短暂的恋情，性仍然总是引起她长时间的不快，因为生活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激动和享受的同时，肉体的欲望还是

一面斜坡，男人会迅速滑向兽性，会对女人采取残忍和不公正的野蛮手段。她通过安德烈·夏扎尔强奸妻子、后来又奸污自己的女儿，早就知道了男人身上的兽性；尤其是她恐惧地看到和摸到了这种兽性，这永远不会从她一八三九年的伦敦之行的记忆中抹去。那如此令人脸红的场景使得出版《漫步伦敦》的社长强迫她作淡化处理；后来，这本著作一问世，没有一个评论家敢发表看法。与《女贱民游记》四处获得赞扬不同，她在《漫步伦敦》里对伦敦的恶习进行了抨击，可是巴黎的知识界竟然胆怯地沉默。但是，弗洛拉，那有什么关系！这不说明你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吗？埃斯屈迪耶鼓励她说："是的，是的，你是正确的。"

弗洛拉到达伦敦不久，得知禁止妇女进入英国议会之后非常难过；一位欧文派的朋友看到后，给她出主意：女扮男装。一位土耳其外交官给她提供了帮助，送了她化装用的物品。她不得不对灯笼裤和穆斯林缠头巾作了一些改动，给鞋子里装入软纸。虽然穿过泰晤士河边的那座雄伟大厦的门廊时她有些忐忑不安，因为那里是大不列颠帝国的权力中心，但是在听了几个议员的发言之后，她就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冒牌身份。大部分议员给她的印象很糟糕，因为他们个个庸俗不堪，戴着帽子懒洋洋地坐在席位上。但是，当她听到丹尼尔·奥康内尔、那第一位占据了下院席位的爱尔兰天主教徒，讲到他设计了一套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非暴力斗争战略时，她激动不已。这个丑陋的男子，外表像个盛装的车夫，他一开口讲话——主张废除奴隶制和普选，就变成美男子了，浑身散发着正派和理想主义的气息。这是个光彩照人的演说家，人人都专注地倾听他讲话。弗洛拉听着奥康内尔发言，产生了一个可以纳入到工人联盟计

划里的想法：妇女和工人运动组织可以推选一位发言人进入议会，付给他薪水，要求他在议会里捍卫穷人的利益，称他为“人民的卫士”。

在伦敦的四个月里，她经常化装成男子。她本打算报道据说有十万妓女在伦敦街头拉客的生活，报道红灯区的事情。如果不穿长裤和男上装，根本不可能去那些龌龊的地方探险，即使女扮男装，进入某些地区也是非常危险的。她走过滑铁卢大道的那个夜晚，从郊区到滑铁卢桥，陪伴她的两位宪章运动的朋友始终手持拐杖以吓唬小偷和地痞，这些人聚集在男女拉皮条的以及妓女中间，挤满了人行道，一个又一个街区连绵不断，利用警察不在的机会，众目睽睽之下抢劫单身游客。“货物”会被厚颜无耻地送到那些徒步、骑马或者乘车在街上转悠的旅客面前，请他们“验货”。理论上说，这皮肉交易的最小年龄是十二岁。但弗洛拉可以发誓说，在那些皮条客和流氓送上来的半裸体、浓妆艳抹、骨瘦如柴的孩子中间，肯定有十岁甚至八岁的男孩和女孩；孩子们的目光是茫然的，或者是愚昧的，似乎一点也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提供服务时的坦然自若和淫荡的说法——“先生，您可以玩这个娃娃的小屁股”、“老板，我这个骄傲的小妞允许您用鞭子抽打她；她还是个口交的艺术家”——让她感到非常痛恨，气得几乎晕倒。你走在那条没有尽头的大街上，躲藏在时断时续的黑影里——妓院跳动的红灯不时地照在你身上，耳边传来男男女女令人作呕的对话、酒鬼们粗野的叫喊声，你的印象是：这是可怕的幻觉，是中世纪的群魔乱舞。这不是更像人间的地狱吗？难道还有什么更可怕的东西能超过这些男孩、女孩的命运吗？他们

为了几毛钱就把自己交给了这些色鬼。

弗洛拉，可能有。比东区的红灯区更糟糕，那里的男孩和女孩常常被绑架到乡下或者村庄里，被专门贩卖人口的集团卖到伦敦的妓院和幽会之家，就是伦敦西区、市中心、豪华的娱乐场所的“finishes”。弗洛拉，你在那里接触到了什么是极端的凶狠和残酷。“finishes”就是酒馆加妓院，就是酒吧间加娼寮，这个由主人和所谓的自由的奴隶构成的社会中的有权有势的人们，在那里 finish[1] 他们的纵欲狂欢之夜。你穿上时髦的衣裳去那种地方看看，陪伴你的是法国使馆的一个年轻人，他阅读过你的著作，事先借给你一套男子服装，还劝阻你不要前往；他肯定地告诉你：那种经历会把你吓死的。他说得很有道理。而你以为，你此前见过人是如何变成禽兽的，但你没想到对妇女的凌辱会达到怎样极端的程度。

在 finishes 服务的女郎不是滑铁卢大道上那些饥饿、有病的妓女，而是衣着光鲜的高级交际花。她们穿得花花绿绿，佩戴珠宝首饰，浓妆艳抹；从半夜开始，她们就像音乐会上的合唱队一样排队等候客人的到来。她们接待的阔佬都是已经吃过晚宴，或者看完戏、听完音乐的人们，他们要在这些豪华的聚会场所喝酒、跳舞，有人还要去预订的楼房里跟一两个姑娘做爱，或者用鞭子抽打姑娘，或者让姑娘抽打他们——在法国叫做 le vice anglais[2]——之后，才结束狂欢之夜。但是，在这些 finishes，真正的娱乐不是上床，不是用鞭子抽打，而是裸露表演和残暴的行为。开始的时间是

---

① 英文，结束。
② 法文，英国恶习。

清晨两三点钟，那时达官贵人和富豪们已经脱掉了西装、领带、坎肩、吊裤带，开始报价。他们拿出金币、钞票给大姑娘和小女孩，让她们喝下由他们事先准备好的饮料。他们围成一圈又一圈，拼命地灌女孩喝酒，一面震耳欲聋地哈哈大笑，互相取乐。一开始他们让女孩喝杜松子酒、苹果酒、啤酒、威士忌、白兰地、香槟；但是，很快，他们往酒里掺醋、芥末、辣椒和一些更坏的脏东西，为了看着那些女子仅仅要赚钱就一口气喝下杯中物，然后恶心得躺倒在地上，扭动着身躯，不停地呕吐。接着，那些醉醺醺的老爷们，或者最邪恶的达官贵人们，就在怂恿的掌声中，众目睽睽之下，拉开裤子的锁链，朝着她们身上小便；有些胆子更大的家伙，竟然在她们头顶上手淫，然后把精液抹到她们脸上。到了清晨六七点钟，这些夜游神们玩累了，喝足了，坏事干完了，因为酒醉而昏昏欲睡了，仆人们就走进酒楼，把老爷们扶进出租马车或者自家的双轮马车，拉回府邸睡大觉。

弗洛拉·特里斯坦，你从来没有这么痛哭过。就连你得知安德烈·夏扎尔强奸了阿琳之后，也没有像两次在伦敦的 finishes 迎来黎明后哭得这么厉害。于是，你决定与奥林匹亚断绝往来，为的是完全献身给革命事业。你从来没有如此痛苦，如此愤怒，如此有同情心。在这卡尔卡松的不眠之夜里，你在重温这样的思想感情，心里想着那些十三、十四、十五岁的小妓女——你在斯彭斯家工作时，如果被拐骗，她们其中有个人就是你啊，仅仅为了一枚金币就吞下那些饮料，仅仅为了一枚金币就让那些有毒液体流进自己的胃肠，仅仅为了一枚金币就让人家用唾液、尿液、精液糟蹋，仅仅为了一枚金币就让英国的阔佬有片刻开心的时间来填补他们空虚和愚

蠢的生活。仅仅为了一枚金币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可不能在弗洛拉推动起世界工人联盟的事业、从而消灭人类的苦难之前就夺走她的生命啊，那是不公平的！“上帝啊，再给我五年，或者八年的时间吧。那就足以让我完成任务了。”

卡尔卡松当然也不例外。在呢绒厂(禁止弗洛拉入内)，男工每天的工资是从八角到两法郎；女工即使做同样的工作，也只挣男工的一半。工时每天长达十四到十八小时。在丝绸厂和纺纱厂，七岁的童工每天挣八分钱，尽管法律明令禁止使用童工。敌视她的空气非常强大。南方之游早已经让她声名远扬了，近来各个城市都有人磨刀霍霍准备迎接她。弗洛拉发现，工厂老板们在卡尔卡松散发传单，指控她是“私生女，煽动颠覆，教唆犯罪，抛弃丈夫和子女，乱搞男女关系，现在加入了圣西门学派和伊加利亚共产主义”。最后这项罪名让弗洛拉发笑。怎么能同时是圣西门学派和共产主义呢？这二者是互相仇视的啊。弗洛拉，几年前你曾经同情过圣西门的主张，那确有其事，可那已经是历史的历史了。你虽然阅读过艾蒂安·卡贝的长篇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你有一八四〇年第一次出版的一册，是卡贝赠送给你的)，虽然此书在法国拥有大量读者和追随者，你却丝毫不同情卡贝和他的弟子们——那些逃离社会生活的人自称“共产主义者”。相反地，你总是通过口头和文字批评他们，说他们在卡贝(成为先知之前，他在克尔塞加是个冒险家、烧炭党人和诉讼代理人)的教唆下，准备前往遥远的异国他乡——美洲、非洲森林、中国，在人烟罕至之处建立《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描写的完美的共和国：不使用货币，不存在社会等级，不纳税，不要行政权威。还有什么能比这种逃跑主义者的幻想更自私和胆怯的

吗？不，不应该逃离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去给一小撮选民建造世外桃源，而拒绝他人的进入。应该就在这个世界内部针对这个世界的毛病进行斗争，改正缺点，改善世界，使之成为全人类的幸福天地。

她在卡尔卡松的第三天，博内旅馆来了一个中年男子，不肯吐露姓名。他承认自己是警察，受局长派遣来跟踪她的行动。他是个和蔼可亲、有些羞怯的人，法语说得不好；让她吃惊的是他阅读过《女贱民游记》。他说非常佩服女作者。他提醒她：南方每个地方政府都收到了指示，要让她无法生存，要离间她和群众的关系，因为上峰认为她是在工人群众里煽风点火的教唆犯，是企图推翻君主制的危险分子。但是，关于他本人，弗洛拉用不着害怕，他绝对不做任何可能伤害她的事情。他说这番话时非常激动，让弗洛拉感动之余，亲吻了他的前额："亲爱的朋友，您不知道我听见了这番话是多么高兴。"

这件事至少让她高兴了几个小时。但现实又回到了眼前，与一个有影响的律师的约见突然被取消了，特兰尚大律师捎来一个粗暴的口信："听说您是伊加利亚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我拒绝接待您。咱们的对话会是对牛弹琴。""暴怒夫人"回答说："可是我的工作恰恰是治疗聋子的耳朵和瞎子的眼睛啊。"

弗洛拉没有泄气，但是，回忆起在伦敦红灯区和 finishes 的参观情形，她就感到不舒服。现在，那情景离不开她的脑海了。虽然过去在走过资本主义的底层社会时，曾经见过悲惨的东西，但是从来没有什么能像买卖这些不幸的女孩子这样让她感到如此的愤慨。可她并没有因此而忘记跟随一位英国圣公会宗教法官一道访问伦敦

郊区工人区的事情。那是一排排臭气熏天的简陋房屋，里面摆满了总是在开动的踏板纺织机，拥挤着裸体的童工，他们被恶臭的环境榨干了骨髓，不断地重复着这样的悲歌："三十八岁、四十岁，男男女女被工厂当成废物辞退。老爷呀，我们可怎么活下去啊？教会送给我们的旧衣裳，还不够孩子们穿呢。"弗洛拉，在威斯敏斯特大街的豪斯弗里煤气厂，你险些被熏死，因为你固执地要靠近那些只有一块遮羞布的工人，看看他们究竟如何从炉子上刮下焦炭——这让你想到武尔卡诺炼铁厂。你仅仅在那里待上五分钟，就热得浑身大汗，感觉热得要命。而他们要劳动几小时，备受煎熬，等他们把水倒入一些干净的小锅里的时候，就吞进一股浓烟，把内脏熏得像皮肤一样黝黑。经过这样的折磨之后，他们可以两人两人地躺在床垫上，休息两个小时。车间主任告诉你：这个工作很容易让人患上肺结核，没有人能干上七年。这就是位于伦敦西区中央的牛津街用瓦斯照明的代价。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街道啊！

弗洛拉，你参观的三座监狱——纽盖特、冷泉矿区和中央收容所，比工人居住的贫民窟还要好些。看到那些中世纪的刑具让你感到不寒而栗，它们摆在纽盖特监狱的入口处，欢迎新来的囚徒。但是，监室，无论个人还是集体的，都很干净；男犯人和女犯人——大部分是盗贼——吃的食物比工厂的工人要好。在纽盖特，典狱长批准你跟两名判处绞刑的犯人谈话。第一个杀人犯性情孤僻，保持绝对的沉默，你无法从他口中听见一句话。第二个犯人满面微笑，活泼开朗，很高兴能有几分钟打破不许说话的禁令，看上去此人连个苍蝇也不会打死。而实际上，这小伙子肢解了一名军官。这样一个脾气温和、可亲的年轻人怎么会干这种事情呢？给你说明这个问

题的是有络腮胡子的约翰·埃利斯特森博士、医学教授兼颅相学奠基人弗朗兹·约瑟夫·高尔的狂热弟子。

他说："因为这个小伙子的大脑后部有两个极为发达的突起。这是骄傲和难为情的骨殖。夫人，您摸摸看！这里，这里。摸到了吗？命中注定要杀人。"

对于英国刑法制度，有两个问题弗洛拉敢于批评：法令强迫犯人不得开口——高喊一声会受到极为严厉的惩罚；犯人不许劳动。冷泉监狱那位有文化的典狱长、殖民地上的老兵，口气肯定地告诉弗洛拉：安静有利于人们靠近上帝，有利于神秘的鬼魂附体，有利于悔罪和自新。至于劳动问题，议会里进行了多次辩论。据说，如果允许犯人劳动，那么对工人不利，因为他们会因为工资低廉而形成不公平竞争。英国对被审判者没有年龄限制。弗洛拉在三座监狱里看见了八九岁的孩子因为小偷小摸在服刑。

虽说监狱里关押着这样小的孩子让人惋惜，但弗洛拉心里想，对这些孩子来说，或许这样更好些，至少吃住不用他们发愁，何况牢房很干净。相反地，在圣吉尔教区——以牛津街和托腾汉宫街为界线，爱尔兰居民区中的确有孩子是饿死的。他们穿得褴褛不堪，差不多就是在露天睡觉的，因为他们住无法抵御风雨的铁皮加纸板的洞穴。置身于脏水坑、臭烘烘的空气、烂泥巴以及种种害虫之中，她有在噩梦里转悠的感觉：周围是骨瘦如柴、蜷缩在破烂纸堆里的老头和身穿破布条的老太婆；四处都是垃圾堆，老鼠在人们的脚下窜来窜去；就连有工作的人也无法让家里人吃饱，大家的性命都取决于教会给儿童的救济食物。弗洛拉那天在旅馆里发现，看过爱尔兰居民区之后，她衣服上爬满了跳蚤。与爱尔兰人的贫穷和堕

落相比较，衬裙巷的贫困犹太人让她觉得不太凄惨。那里虽然也很穷困，但是有大量小商店和地下室在活跃地经营旧衣服买卖；他们还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呼小叫地提供半裸体的犹太妓女。她觉得费尔德巷的集市比较有人情味，甚至让人感觉亲切。那里出售从伦敦各条大街偷来的头巾，价钱很低廉，走进那条街道千万别携带钱包、手表和首饰；那里熙熙攘攘，热热闹闹，叫卖声和讨价还价的争论生动有趣。

弗洛拉，在贝思林精神病医院的收容所里，发生了让你心寒的事情。无论你宪章运动的朋友们，还是欧文派的弟兄们，都不同意你这样的观点：疯狂是一种社会疾病，是一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产物，是针对现行政权阴暗和本能的造反表现。所以，没有人陪同你参观伦敦精神病收容所。贝思林医院是一家古老的医疗机构，非常干净、整齐，花园收拾得很漂亮，医院管理得很出色。在参观过程中，院长忽然告诉你，这里有你一个法国同胞，名叫夏布里埃，曾是个海员，问你是否愿意见见他。弗洛拉，你一下子屏住了呼吸。会是“墨西哥人”号的船长、善良的萨卡里亚斯·夏布里埃吗？你为了摆脱他的求爱，在阿雷基帕骗了他，难道他最后病倒在这里，成了疯子？你经受了好几分钟焦虑的煎熬，直到医院把那人带了进来。不是夏布里埃，而是一个自以为是上帝的漂亮年轻人。他用平静的法语和非常谨慎的口气自我介绍说他是新的弥赛亚，是上帝派遣到人间的使者，“为的是停止奴役制度，把妇女从男人的奴役下解救出来，把穷人从富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弗洛拉笑着对他说：“我的好朋友，咱俩在进行着同样的斗争。”年轻人点点头，像同谋者似的递了一个眼色。

一八三九年的英国之旅，除去非常累人，还是一次很有教益的经历。那次旅行的结果，让她写出了《漫步伦敦》，于一八四〇年五月初出版。这本书吓坏了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和评论家，因为她思想激进，言辞坦率。但是，大众读者不害怕，短短几个月内，两版都销售一空。那次旅行的结果还让你产生了这样的思想：社会上最大的两种牺牲品，即工人和妇女应该联合起来。于是你写出了你的著作：《工人联盟》。还有就是这次远征。弗洛拉，已经五年啦，你作出了超人的努力，投身到把计划变成现实的工作中去了！

你能达到目的吗？如果身体不出毛病，是可能达到的。假如上帝再让你多活几年时间，那么肯定可以达到。但是，你不相信能活那么长的时间。或许因为上帝是不存在的，因此不可能听见你的声音，或者上帝是存在的，可是他老人家更多地忙于重大事件去了，不可能照顾与你有关系的琐碎小事，比如你的腹痛和子宫痛。你一天又一天觉得自己日益衰弱。第一次，失败的预感袭上你心头。

在卡尔卡松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有位“骑士”——弗洛拉此前没有注意到他，泰奥菲勒·马尔科尼律师，自告奋勇要在该城组织一个工人联盟委员会。尽管起初他持保留意见，但是最后他还是相信：弗洛拉的战略思想比他朋友们的阴谋造反和发动内战的企图要实在得多。他觉得妇女和工人联合起来的做法是聪明和切实可行的。与马尔科尼律师会面后，一个姓拉菲特、模样有些流氓相的年轻工人送她回旅馆。拉菲特说了一个计划很让她开心。他说早就策划了一个圈套要骗骗那些法伦斯泰尔组织的资产阶级分子。他坦率地说，自己要装成傅立叶学派的人，提出让“骑士”投资去廉价收购盗窃来的纺织机，从中赚一倍的钱。等到他把资金收齐以后，便

嘲笑他们说："先生们，是贪心把你们给卖了。这些资金将要交给工人联盟的金库，用在革命上。"他是在开玩笑，但是他的眼神里有一些让弗洛拉感到不安的调皮火花。难道革命对于某些精明的家伙已经变成了一种交易了吗？分手的时候，讨人喜欢的拉菲特要求亲吻她的手。弗洛拉笑着伸出手去，说他是"少爷的学徒"。

在卡尔卡松城里度过的最后一夜，她梦见了铁勺子和死后铁勺子的叮叮声。这是一段固执的回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她英国之旅的象征：叮叮响的铁勺子拴在消火栓的铁链上，这在伦敦的街头上比比皆是；穷人常常用铁匙喝水解渴。穷人喝的这种水是脏污的，因为这水来到消火栓之前是流经城市的排水沟的。弗洛拉，这叮叮声就是穷人的音乐啊。五年以来它始终在你耳边回荡。有时你会想，这叮叮声会陪伴你走向另外一个世界。

二〇　希瓦瓦的巫师

阿图奥纳，一九〇三年三月

本·瓦尼望着保罗，仿佛要破译这张面孔似的："你这一生的故事里，最让我吃惊的是，你老婆居然能忍受你这种疯狂。"

保罗只听见了一半。他在努力计算飓风给阿图奥纳造成的损失。从前，在本·瓦尼商店的阁楼里，他们经常聊天的地方，只能看见新教教堂的木制钟楼的顶部。而如今飓风已经连根拔掉了一些树木，剥光了许多树叶，吹断了不少树枝，因此现在可以从这里的栏杆处看到那教堂的门楼和牧师保罗·韦尼耶干净的小房子了。还能看见房子两侧那两棵美丽的罗望子树，它们几乎没有受到风暴的伤害。保罗一面眺望那一切，一面想象着那条通向海滩的小路。小路可能已经无法通行，因为飓风用泥巴、石头、树枝、树叶和树干阻塞了道路。科克啊，需要好长时间清理障碍之后，你才能重新恢复黄昏时分去"叛徒湾"散步的活动。爱好和平的马克萨斯群岛人会不会设伏打击那艘捕鲸船上的船员呢？他们会不会已经把船员活活杀死并吃掉了呢？

商店老板自从听保罗讲述了自己的历史，就总是没完没了地穷

追不舍，询问更多的细节："我是说，你想当画家的念头给家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可是你老婆还是跟着你，对吗？她怎么忍受得了呢？"

他无可奈何地回答道："她忍耐的时间不长，只有两年。她又能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出路啊。这威金卡刚一有了办法，就把我给甩了。确切地说，是她想办法让我抛弃了她。"

他们是在本的阁楼阳台上聊天。屋内，瓦尼的老婆用马克萨斯方言在跟几个孩子说话。黄昏蓝色、红色、玫瑰色的彩霞出现在希瓦瓦岛的天空上。去年十二月的飓风给阿图奥纳造成的人员伤亡不大，但是破坏不小：茅屋倒塌，屋顶被掀走，树木连根拔掉，村里唯一的街道变成了烂糟糟、化脓般的泥塘。但是那个美国人的木屋，像"欢愉之屋"一样，都经受了考验，损失不大，已经修复。朋友中损失最大的是迪奥卡、科克的邻居，马克·马克把他的茅屋整个席卷走了。好在他家里人都安然无恙。眼下，这位健壮的白胡子老头带领全家正在不知疲倦地干活，在一小块土地上建造新房。那土地是科克赠送给老人的。

本·瓦尼承认："可能我不大懂艺术。说实在的，是对艺术一窍不通。但是，你得承认对于一个有正常智力的人来说，这事有些难以理解。本来享受着安全、富裕的生活，到了三十岁多一点，抛下一切去开始艺术家的生涯。而且有老婆和五个孩子！这难道不应该叫发疯吗？"

"本，你知道吗？要是我在交易所继续干下去的话，最终会杀掉梅泰和孩子，尽管人们会把我送上断头台，像砍掉强盗普拉多的脑袋那样砍掉我的脑袋。"

本·瓦尼笑了。但是，科克，你并没有开玩笑。一八八三年八月你失业以后，你已经走到了极限。拿出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去做你讨厌的事情，因为那些事情妨碍你拿起画笔来，而画笔已经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了，这让你走到了爆炸的边缘，你相信：这会导致自杀或者杀人。因此，当你失业以后明明知道开始另外的生活会要求你，特别是要求梅泰作出许多牺牲，可是你却感到非常快活。后来，果然是许多牺牲。科克，这就是考验。来自一个多疑而残忍的上帝的小小考验，他要验证一下你是否真的具有艺术天赋，更大的难题是要证实你是不是应该具有艺术才能。二十年过去了，虽说你通过了全部考验，可是那位滥用职权的上帝却仍然在考验你。现在，最恶劣的考验是视力受损。你是个画家，怎么能经受这近乎失明的考验呢？为什么命运要如此残忍地折磨你？

一八八三年十二月，梅泰最后一次分娩后——继小儿子保罗·罗隆之后，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名叫波拉，他带领全家离开巴黎，前往鲁昂定居。你突发奇想，以为鲁昂的生活费用便宜，通过出售自己的作品和给阔佬画像可以赚大钱。科克，你总是爱做美梦。你连一幅画也没有卖掉，也没有人找你画像。你们在那间中世纪住宅区的小楼房里生活了八个月，你天天听梅泰骂命苦，听她哭诉和责怪你不应该对她隐瞒你有艺术爱好，结果毁了全家的生活。可是，科克，你根本不在乎那些夫妻之间的口角。

保罗笑着说：“本，我那时既自由又幸福。我出去画诺曼底风景，画港口上的船只和渔夫。当然是极臭的作品。但是，我坚信很快我能成为一个好画家。我会时来运转的。本，那时我浑身充满了热情啊！”

那个从前的捕鲸船员本·瓦尼说道：“我要是梅泰，一定会毒死你的。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要是个好丈夫，那么也就永远来不了马克萨斯群岛了。你知道吗，假如有人肯写写咱们这些滞留在这里的人的生活，那故事肯定精彩。你看看‘精通’、你、还有我的经历吧。”

保罗说：“本，你的故事最有原创的味道了。你瞧，为了喝酒，你居然把船给丢掉了。这是真的吗？怎么回事啊？”

那美国人点点头，做了一个怪相，有雀斑的红脸膛上出现了皱纹。

“实际上，是同船的伙伴们把我给灌醉了，扔下我就开船了。”他说话的口气里没有痛苦，好像是在说别人似的。“我想，那艘捕鲸船上的人都认为我是捣蛋鬼，就像这里有人看你一样。科克，咱俩很像。大概因为这个我才特别尊重你。说起来，你和当局的麻烦怎么样了？”

“据我所知，审理的事搁置起来了。”保罗向附近的棕榈树啐了一口吐沫。“可能飓风卷走了或者毁坏了他们的卷宗。他们已经没法子害我了。大自然保护了艺术，打败了教士和警察。本，飓风宣判我无罪了！”

一八八四年七月，梅泰·加德在鲁昂港登上一艘开往丹麦的轮船，带上三个孩子，给在诺曼底省会的保罗留下克洛维斯和让。到了哥本哈根后，梅泰的情况好多了，家里人为她找了一份教法语的差事。于是，科克，你又做梦了，你总是做梦，决定迁居到丹麦，准备用印象主义画派征服那个国家。

“什么是印象主义？”本想了解这个画派。

两人一直在喝白兰地，现在这位商店老板已经有些醉意了。保罗则相反，虽然比瓦尼喝得多，却非常清醒。他俩的身后，从天主教区的小楼上方传来圣若泽·德·克吕尼修女学校合唱团的歌声。她们总是在这个钟点练习。那赞美诗不像是宗教歌曲，因为里面渗透进了马克萨斯群岛人生活的欢乐和性感的节奏。

“印象主义就是一种艺术运动，我估计在巴黎已经没有人记得它了。”科克耸耸肩膀，“好啦，本，最后一次干杯吧。如果我赶上天黑，这双眼睛可找不到家门。”

本·瓦尼帮助他下了楼梯，穿过围着铁丝网的花园，登上小马车。那长毛小马觉得主人上了车，就启动了。那小马识途，它谨慎地走在苍茫的暮色中，不断地绕开障碍物。保罗，幸运的是用不着你给它引路；你早就不行了，在这样的昏黑里，你那被难言疾病伤害的眼睛分辨不清路上的坑坑洼洼。你感觉不错。科克，眼睛失明，心里高兴。空气温和、舒适，清风带来了阵阵檀香。那一回对于你的傲气可真是难过的考验。你不得不住在腓特烈斯贝大街二十九号梅泰的母亲家中，岳母、大小舅子、大小姨子，甚至你老婆的表兄弟都给你气受，因为你寄人篱下啊。他们谁也不理解，更不要说赞成你丢下金融界的工作和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去当个放荡不羁的家伙了。“放荡不羁”是他们用在艺术家身上的同义词。你被流放到了阁楼上，你必须关在那里，因为你的外表穷酸和怪异。你在那段日子里，当然要反抗岳母家的压迫，就故意戴上一顶红色皮帽，而梅泰在教授丹麦上层社会特权阶层的少男少女学习法语，因此会有这样的危险：如果学生们看见你那怪异的打扮不高兴，就会不来上课。后来，你、梅泰和孩

子们离开了你岳母的住宅，因为你卖掉了一幅收藏的印象主义画派的作品，有钱了，你们迁居到了诺勒加大街五十一号的小屋，那是哥本哈根的下等住宅区，因此梅泰又有了迁怒于你和抱怨命运不济的理由——情况没有改善。

这样的考验，你也通过了：受气，孤独，语言不通，没有朋友，没人买你的作品。你不知疲倦地作画、愤怒地作画，画腓特烈斯贝公园里的滑雪者，画东方公园里的树木，画第一张自画像。做陶瓷，做木刻，做素描，打了无数的草稿。菲利普森，丹麦为数不多的一位艺术家对你从事的艺术感兴趣，他好奇地欣赏着你的绘画。你俩交谈了一个小时。突然，你听见自己在对菲利普森说：对于我来说，感觉比理智更加重要。你从什么地方弄出这种理论的？你是边说边想出来的。绘画应该是对人整体的表达形式，表达智慧、娴熟的技艺、文化，也表达信仰、本能、欲望和仇恨。你说："这就好像在原始人中间一样。"菲利普森对于你说的那番话丝毫没有在意；身材瘦长的他像每个北欧人一样和蔼可亲。但是，你很重视自己那番话。你本来是不假思索就冒出那些话来了，后来一想，发现那番话可以概括你的美学信条。科克，直到今天，你仍然信仰这个。因为在近年来你关于艺术问题而发表的言论和文章中的大量肯定和否定中，那个无法撤换的核心仍然是：西方艺术由于脱离了表现原始文化的生命而整体堕落了。在原始文化里，艺术是与宗教不可分离的，它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如吃饭、装饰、唱歌和做爱。你一直希望在自己的绘画中重新建立这个中断了的传统。

他回到"欢愉之屋"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自从去年十二月

飓风过后，那周围的环境已经不是绿荫如盖的森林，而是小树稀疏、树干躺倒的旷野了。这是希瓦瓦岛的一个特色：天一下子就黑了，好像一道落下来遮盖场景的大幕。有个惊喜在等候他。郝普阿尼和他的老婆托合塔玛来了。这对夫妻坐在木刻“好色的神父”和“特莱莎”旁边，这两具木刻是飓风手下的幸存者。夫妻俩是从红毛人的岛屿——塔华塔——来到这里的。托合塔玛也是红毛人。这次来访的目的是什么啊？

郝普阿尼在回答问题前，与老婆长时间地交换眼色，随后不高兴地说道：“科克，我接受你的建议。是生活逼的啊。”

自从来到阿图奥纳不久，保罗就认识了郝普阿尼，他很想给这个土著人画像。郝普阿尼有个性的外貌引起了他的兴趣。郝普阿尼当过毛利人部落的巫师，地点在塔华塔岛上，时间是在法国传教士来到之前。没人准确地知道现在郝普阿尼是居住在希瓦瓦岛，还是他出生的岛屿上，或者是在两岛之间往返。有好长一段时间，他失踪了；再露面时，一点也不说他的行踪。希瓦瓦的土人因为郝普阿尼过去是巫师，都认为他有知识，有传统的威力；据“精通”说，郝普阿尼仍然悄悄在做法事，只是背着马丁主教、韦尼耶牧师和警察克拉弗里。科克钦佩郝普阿尼的勇气。因为郝普阿尼虽然有五十多岁，来“欢愉之屋”的时候却打扮得像个阴阳人，这对于毛利人虽然无所谓，但是如果被发现，他会遭到教士和警察的怒斥。郝普阿尼从来不反对漂亮丰满的老婆做模特——她做过多次，但是，从来不允许科克给他画像。科克，每当你提建议，他就生气。飓风让他改变了看法，如果说飓风给希瓦瓦岛造成了损失，那么在塔华塔就是可怕的灾难了，飓风摧毁了住宅和农庄，死亡十几人，其中就

有这位老巫师的亲戚。郝普阿尼实话告诉你了：他需要钱。从声音和表情来判断，郝普阿尼走这一步也是费了好大力气的。

那些卑鄙小人允许你画他吗？

科克没有多想，立刻表示同意。马上成交。接着，保罗预付给郝普阿尼一些钱。一想到将要在画布上画出郝普阿尼的形象，他就兴奋不已，很长时间难以成眠；辗转反侧之中，他倾听着野猫的乱叫，观赏着月亮钻出乌云的情景。郝普阿尼知道的事情远远超过他愿意承认的范围。从前，郝普阿尼陪托合塔玛做模特的时候，科克曾经试探着打听一点什么。关于他过去做毛利人巫师的历史，他从来不漏半点口风。郝普阿尼总是对科克否认在群岛的某些偏僻小岛上仍然搞吃人肉的祭祀。可是科克非常热衷于这个话题，郝普阿尼的否认并不能说服他。相反地，科克有几次成功地挫败了巫师的抵抗，让郝普阿尼说出了文身术的秘密，而马丁主教和韦尼耶牧师以为文身术早就绝迹了呢。文身术依然活着，活在马克萨斯群岛的村落和密林里；某些偏僻的孤岛上，还通过男女发红的皮肤保留古老的智慧、信仰和传说，而欧洲传教士则认为那是邪教的产物。科克作过的唯一一次去希瓦瓦内地的旅行，是前往艾克阿尼谷地的哈纳乌贝村落，商谈买下瓦爱奥的事情，他证实了老巫师的说法：村落里的男男女女十分坦然地露出自己的文身。通过翻译，他跟一位文身师傅谈了话。那是位笑容可掬的老人，表现出艺术家的慎重和自信，他在人的皮肤上画出迷宫般的对称的图案。郝普阿尼虽然在科克询问他马克萨斯群岛人的信仰时会像猫一样惶恐不安，但有时也敢给他讲解文身图案的意义。有一天，他甚至在纸上画出图案来，其熟练和轻巧的程度与文身专家无二；他解释了包含在某些图案里

影射的复杂意义——据他说，这些图案非常古老，有些是用来保护战斗中的武士，有些是用来抵抗恶鬼的伏击，有些是用来保障灵魂的纯洁。

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不久，老巫师就来到了“欢愉之屋”。科克已经在画室等候他了。阿图奥纳的上空无云，但是，在海平线上，荒凉的母羊岛方向，有一大团乌云和预示着风暴要来临的闪电在飞舞。他邀请郝普阿尼坐在阳光照射的最佳角度，但是他的心凉了半截。科克，真是不幸啊！你几乎分辨不出任何细节，只看到一团人影，边缘是模糊的，色彩和纵深是些斑点。如今，颜色在你眼里已经变成了这种东西了：墨迹斑斑，朦胧一片。科克，试一试，总不会白费吧？

“不，可恶，不！”他嘟囔道，一面极力靠近巫师，仿佛要去亲吻或者咬他。“即使我完全失明了，即使我疯了，郝普阿尼，我也要画你！”

“科克，最好是保持平静。”老巫师劝说道，“既然你那么想知道马克萨斯人的想法，那我告诉你我们主要的信仰就是：绝对不发怒，除非对付敌人。”

托合塔玛，巫师的老婆——你没有听见她的到来，因而不知她在哪里坐着——哈哈一笑，仿佛那一切就是一场游戏。梅泰也有这个让人生气的习惯：开个玩笑，哈哈一笑，大事化小。丹麦画家菲利普森虽然没能成为你的朋友，可是对你不错。他为了看你的作品而拜访你家之后，动员了他方方面面的关系，来让丹麦艺术之友协会主办一次你的画展。一八八四年五月一日，画展开幕了，虽然出席的人很少，但都是贵宾。老爷太太们彬彬有礼，聚精会神，好像

对你的绘画有兴趣，用过分修饰的法语，围绕作品提了问题。可是没人买画。哥本哈根的报界没有刊登任何文章，无论褒贬。五天后，画展闭幕。或许后来你可以炫耀说，是保守的政府和学术界因为对你大胆的艺术行为而恼怒，因此下令关闭了画展。但事情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你在哥本哈根居住期间的唯一一次画展很快结束的原因是：缺少观众和画品交易失败。

更糟糕的不是你的失望，而是梅泰家里人因为画展的失败而对你表现的恼怒。怎么！这个衣冠不整、放荡不羁的家伙，丢掉自己的地位和受人尊敬的金融工作，口口声声说是为了艺术，结果画出来的就是这种东西啊！莫尔特克伯爵夫人派人通知：如果这个奇装异服、不男不女、模仿红种人的家伙留在哥本哈根不走，那么她不再支付高更家大儿子埃米尔的学费了，这是她六个月前承担下来的慈善工程。威金卡脸色苍白，哭哭啼啼，大着胆子对你说，你要是不离开这里，她教他法语的年轻外交官威胁说要另外找老师。那样一来，她和孩子们就要饿死啦。科克，他们像驱逐小狗一样把你给轰走啦！你只好回巴黎去，带上六岁的小儿子克洛维斯，乘坐三等列车走了，为的是给梅泰减轻一点负担，她还要养活其他的孩子呢。一八八五年六月初的那次分离是一部虚伪的杰作。你和她都假装是一次暂时分离，是环境所迫，都说一旦情况好转，就重新团聚。其实，骨子里你清清楚楚地知道，恐怕梅泰也不例外，分离将是长期的，说不定就是永别了。科克，是不是这么回事？不错，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因为尽管在这十八年里你们仅仅见过一次，在一起只是短短几天——她不让你碰她，可法律上她还是你妻子啊。科克，梅泰有几个月没有给你写信了？

到达巴黎时，他身无分文，身上背着孩子，落脚在好心的舒芬纳克家里，那是位于布拉尔路的单元楼房。高更，你从那里可以远眺蒙巴纳斯公墓的石碑。科克，那时你三十七岁。你开始成为真正的画家了吗？还没有。由于楼房里没有可以工作的空间，你于是在大街上画画，站在卢森堡公园的一棵栗树旁边，坐在街头公园的长凳上，靠在塞纳河边的墙上，在好朋友舒芬纳克送给你的画布和画本上作画；舒芬纳克不让自己的妻子路易丝发觉，常常偷偷在你口袋里塞上几法郎，为的是你工作半天之后可以在咖啡馆里歇息片刻。那是在一八八五年的夏天吗？你在失眠的夜里害怕地想到：你所做的一切会不会是个极大的错误？会不会是令你抱憾终生的胡闹呢？不，极端绝望的时期是在后来。一八八五年七月，你又出售了一幅印象主义的作品（你收藏的绘画已经所剩无几了，其余的都在梅泰手里），用这点钱，你动身前往迪耶普[1]。你熟悉的一群画家在那里避暑，其中就有德加。大家聚在画家雅克-埃米尔·布朗什的“白色堡垒”别墅，那是一幢极为显赫和新颖的大房子。你去拜访他们，以为这些伙伴会张开双臂迎接你；但是他们派人将你拒之门外，而你发现了德加和布朗什躲在窗帘后面监视着你，与此同时，看门人请你走开。从那时起，这两人就总是躲避你，好像你是个见不得人的人。科克，你的确见不得人。你孤零零地在码头和陡峭的海岸上徘徊，随身携带画架、颜料和画纸，你画游泳的人，画沙滩，画高大的礁石。你画得不好。你感觉自己像条癞皮狗。难怪德加、布朗什和迪耶普的其他画家都纷纷躲避你：你穿戴得像叫花

---

① Dieppe，法国北部海港城市。

子，因为你已经变成了叫花子。

科克，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呢。当你返回巴黎，口袋里没有钞票的时候，糟糕的事情跟着冬天一起来了。你妹妹玛丽亚·费尔南达把小儿子克洛维斯交还给你，你在迪耶普期间，由她很不情愿地照看你儿子。舒芬纳克家已经不让你再住下去了。你在火车东站附近的卡伊路上，租了一间不带家具的小房间。你在旧货市场上给小儿子买了一张小床。你睡在地面上，仅仅盖着一条毛毯，冷得瑟瑟发抖。你只有夏季的衣裳，梅泰一直不给你寄留在哥本哈根的冬装。一八八五年最后几个月和一八八六年初，由于经常下雪而总是结冰的天气，克洛维斯染上了水痘，你连给他买药的钱都没有；他活下来了，肯定是因为他有你身上那种有活力的血液，有一种越是困境越倔强的叛逆精神。你喂儿子米饭，而你好多天只吃硬面包块。于是——科克，绝望啊，你不得不放弃绘画，免得你和儿子饿昏倒在地上。正当你想，解决的办法或许最好是抱着孩子从桥上跳入塞纳河冰冷的水中时，你找到了工作：在巴黎火车站上贴广告。恭喜，恭喜，科克！那可是露天里的苦活啊。你从头到脚沾满了糨糊。可是，在几星期之内，你就积蓄了足够的钱，可以把儿子送到巴黎郊区昂托尼的一所寄宿学校里去了。

一八八五至一八八六年的冬天，是你又准备投降的时候，那是不是你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呢？不是。而是眼下这个冬天，尽管你有房子居住，又多亏了达尼埃尔·德·蒙弗雷和画廊老板安布鲁瓦兹·沃拉尔，你有了一些可以吃饭喝酒的小钱，但是无论什么，甚至包括十八年前那个可怕的冬季，都不能与眼下每天这无能的感觉相比：你几乎是摸索着把颜色和你想象出来的郝普阿尼的形象努力

泼洒到画布上去。所谓的形象，就是你看到的一切，一个没有面孔的轮廓。这你并不非常在乎。你清晰地记得郝普阿尼那张有趣的面孔，虽然他已经五十多岁，还有，你明白那画上的郝普阿尼应该是什么样子。那是一个漂亮的巫师，同时又是个阴阳人。他是个讨人喜欢的人，杰出的人，女性化的长发上插着小花，身上的大红斗篷在背后燃烧，右手持一束草叶，说明他掌握着植物世界的秘密知识——可以产生爱情的迷魂汤、可以治疗疾病的药膏、可以杀人的毒药、可以产生幻术的汤剂，还有在他身后，如同过去你所有的作品一样，有两个没入森林的女人(科克，这是为什么?)——她俩是真实的，或者是想象的，身上裹着一种中世纪修士遗风中神秘的男用披风，在观察着巫师的动静，表情是痴迷的，或者是害怕的，因为郝普阿尼有神秘而可疑的行为和骄横的自由神情。那里还应该有条狗，就在巫师脚下，样子惊人地凶猛，大概来自毛利人的阴间。还有一只黑毛公鸡、一条水色发蓝的河，背景是林中空地露出的一片黄昏的天空。这一切你心里看得明明白白；但是，要把它转移到画布上去，你就得时时调和颜色(你仅仅凭借纯粹的直觉进行搭配，而无法验证效果)，征求郝普阿尼本人的意见，听听他老婆的看法，或者问问有时来看你工作的邻居迪奥卡的感觉。他们都有着良好的愿望，可是缺乏回答你问题的语言和知识。一想到他们说的情况可能是不准确的，从而会破坏你的工作任务，就让你备受折磨。工作进展速度极慢。你在进步，还是倒退？这如何知晓呢。当无力的感觉让你哭起来、进而爆发了一场哭闹危机的时候，郝普阿尼和他老婆一动不动地待在你身边，尊敬地望着你，等候你重新安静下来，重新拿起画笔工作。

于是，保罗回想起十八年前的那个严冬来。他在巴黎火车站贴广告的时候，命运把一本小册子偶然送到他手中，那是书的主人丢弃或者忘记在小咖啡馆的椅子上了，地点在他干完活后经常喝艾酒的东站咖啡馆里。书的作者是个土耳其人，是位艺术家、哲学家和神学家，名叫玛尼·韦力比-赞布尔-扎迪，他在书中将三种才能编织在一起了。根据他的看法，颜色可以表达比自然界更隐蔽和主观的东西。颜色可以表现人的感觉、信仰和想象。在评价和使用颜色问题上，会全面反映出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潮流，即个人心中的天使和魔鬼。因此，真正的艺术家不应该感到通过模仿自然来绘画就是被奴役，所以可以画绿林、蓝天、灰色的海洋、白云。艺术家的职责是根据自己内心的迫切需要或者仅仅是个人的随心所欲来使用颜色，所以也可以画黑色的太阳、太阳般的月亮、蓝色的马、祖母绿般的浪涛、绿色的云彩。玛尼·韦力比-赞布尔-扎迪还说，艺术家为了坚守真实性，应该不用模特，而仅凭自己的记忆力作画。这样，他的艺术就能更好地把自己的秘密真相具体化。科克，这个教导来得多么及时啊！科克，眼睛迫使你必须这样做，你正在做的就是这个。《希瓦瓦的巫师》会不会是你最后一幅画啊？这个问题让你感到一阵悲哀和愤怒。

“郝普阿尼，一画完这幅画像，我就不再拿笔了。”

“科克，你的意思是说，为了画我，我就给你送葬？”

“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如此。你给我送葬。可是我刚好相反，我要让你永垂不朽。郝普阿尼，你要赢啦。”

“科克，我可以提个问题吗？”托合塔玛整个上午一动不动，始终沉默不语，弄得保罗都没有发现她的存在。“你为什么给我丈

夫肩膀上披上个红斗篷？郝普阿尼从来没有穿过这样的衣裳。我不知道希瓦瓦或者塔华塔有什么人这样打扮。”

“托合塔玛，可这就是我在你丈夫肩膀上看见的东西啊。”科克听见那女子深沉的声音之后，情绪为之一振。她的声音与她那健壮的身体、发红的头发、丰满的乳房、肥硕的双胯以及结实发亮的肌肉非常吻合；如今这美好的一切，他只能靠回忆了。“我看见历史上毛利人流下的鲜血。他们之间互相争斗，为了食物和土地互相残杀，为了抵抗活生生的侵略者或者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魔鬼而自卫。托合塔玛，你们民族的全部历史都在这个红色的斗篷上了。”

她还在坚持：“我只看见了一件从来没有人穿过的红色斗篷。那个兜帽呢？科克，那是两个女人吗？还是男人？不可能是马克萨斯群岛人。我从来没有在这些岛屿上看到什么人的脑袋上戴这样的东西。”

他很想摸摸郝普阿尼的老婆。但是，没有尝试。如果你伸出胳膊，摸到的会是空气，因为她可以轻而易举地躲开你。那么，你会有一种荒唐可笑的感觉。你想要她，虽说仅仅是一会儿工夫的事情，却让你感到快乐，因为那难言的疾病在你身上发展的后果之一就是缺乏欲望了。科克，你还没有完全死亡。只要你再来点耐心坚持一下，就可以画完这幅可恶的作品了。

归根结底，或许那件事是真实的。在圣梅曼礼拜堂里，你儿时在奥尔良，迪庞卢大主教喜欢在宗教课上赞美基督教的英雄时，反复说这样的话：当罪孽的灵魂可以再加一把力气，以便达到更高的目标的时候，却越发跌落下去了，比如魔鬼罗伯特那样，他是个独

断专行的坏蛋，但是最后变成了圣徒。你经过了一八八五到一八八六年那个严酷的冬季之后，就在你感觉自己陷入了烂泥潭时，危机却已经过去了。从那以后，你就开始上升了，慢慢地向纯洁的空气前进。这个奇迹有个名字：阿望桥村。那时许多画家和艺术爱好者都说到布列塔尼，说它那未被驯化的美景、与世隔绝的位置和浪漫的天气。布列塔尼的魅力，对你来说，是把两个理由结合起来了：一个是理想，一个是实际。在菲尼斯泰尔，你会找到一种古老的文化，会看见一些拒绝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的人们，他们高傲地维护传统，蔑视来自国家和巴黎要求他们实现现代化的努力。另外一方面，你在那边可以生活得很节省。事情虽然不像你希望的那样准确地进行，你的阿望桥村之旅——乘火车，走坎佩尔莱线需要十三个小时，时间是一八八六年阳光灿烂的七月——却是你此前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因为在阿望桥村，你开始成为真正的画家了。科克，你成为大画家了。尽管在轻浮的巴黎社交圈子里，追赶时髦的轻浮人群已经把他给忘记了。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到达那里的情景：漫长的旅行让他感到疲惫不堪，当走进那明信片上风景如画的村庄的三角广场时，他看见周围是土地极其肥沃的峡谷，两侧是森林覆盖的山峰，尽头是一片适合谈情说爱的树林，最后是来自大海的消息——充满海鲜味道的空气。那里有给阔佬们、来寻找地方风情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准备的饭店：旅游者饭店和金狮饭店。那不是你要寻找的旅馆；接待你落脚的是格洛阿内克太太简朴的住处，不知她是出于荒唐，还是善心，她在自己的小客店里接待贫穷的艺术家，允许画家没钱的时候，用画出来的作品支付食宿费

用——真是令人尊敬的女性。科克，这是你一生中最好的决定！就在格洛阿内克公寓安身后的那个星期里，你就穿上了布列塔尼渔民的服装——木底鞋、便帽、绣花坎肩、蓝色上装，而且你与其说是凭借自己的绘画、不可抗拒的情绪，不如说是凭借你能言善辩的口才、坚定的信念，当然，还有你的年龄，变成了六七个年轻艺术家队伍的首领。你们都是由于令人尊敬的寡妇格洛阿内克太太的善心或者缺心眼才住在公寓里的。保罗，你终于走出了深渊。现在你要画一系列杰作了。

两三天后，托合塔玛再次打断了科克的工作。她连连用马克萨斯群岛的毛利土话叫喊。高更除去“mahu”这个单词之外什么也听不懂。在现在属于他的明暗光线里，他发现郝普阿尼由于好奇而离开了摆姿势的地方，走到画前来，来看看他老婆为什么那么激动。原来是画上没有用遮羞布或者裸体表现出来，而是巫师在红色的斗篷下面展示出一个像手套一样的小小饰物，它紧裹着巫师那像女人样的白嫩大腿。郝普阿尼面对画布，仔细观看了好大工夫，一句话没说。最后，他又回到科克给他指定的位子上去了。

“你对自己的画像，什么也没说啊。”保罗重新开始这个细致、难办的活计之后说道，“你觉得怎么样啊？”

“你看什么都是 mahu。”巫师避免直接回答问题，“有的地方有 mahu，有的地方没有。你把 mahu 看成不是自然的东西，而是一个魔鬼。科克，在这一点上，你很像那些传教士啊。”

这是真的吗？是啊，两个月前，你在画《仁慈的修女》的时候——那正是托合塔玛做模特，发生了一点怪事。结果，那不是一幅关于修女的作品，而是一个阴阳人站在她面前，这你在画的时候

几乎没有意识到。为什么 mahu 如此让你着迷？

科克穷追不舍地问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对画像的看法？"

那毛利人回答说："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画上的那个人不是我。"

科克反驳说："这是你心中的郝普阿尼。他藏在你心里，不让教士和警察发现。尽管你不相信我，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画布上的人就是你。不仅仅是你。是真正的马克萨斯群岛人，是正在消失的人，很快就连他的足迹也不存在了。将来，人们为了调查毛利人是什么样子，就得参考我的绘画作品。"

托合塔玛笑了，那是一种开朗、欢乐、无忧无虑的笑声，使得早晨充实起来了；郝普阿尼也笑了，但不是心甘情愿的。晚上，郝普阿尼夫妇走了以后，邻居迪奥卡来聊天。他一天总要来"欢愉之屋"两次，问问科克需要什么东西。他对着画布看了好长时间。为了看得清楚些，他从门口拿来一节松明火把。保罗没有发问。片刻后，这位一向寡言少语的邻居，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过去你在许多作品里画了这些岛屿上的女人，但是都有男人的肌肉和身材。"他断言道，口气是惊异的，"但是这幅画里，你刚好相反，把郝普阿尼当成女人来画了。"

如果迪奥卡说的准确，那么《希瓦瓦的巫师》的结果差不多和你构思的一样，虽然你是在失明的状态下完成的。在仅有的几次有日光照射的小小间歇里，你凭借自己的努力，或者是灵感之神的出现，让眼睛明亮起来，在几分钟之内修改细节，加强或者减弱色彩。你不仅是视力不济，而且腕力下降，下手不准确。有时，你手腕颤抖得非常厉害，以至于不得不卧床片刻，一直等到身体恢复平

静，肌肉停止颤抖为止。科克，你过去总是在画杰作的时候才处于这种白热化的状态。莫非《希瓦瓦的巫师》会是杰作？假如你的眼睛能够准确地看到画布，哪怕几秒钟也好，你就能知道是不是杰作了。但这是个永远存疑的问题了。

在又一次聚会时，托合塔玛对他说起了《希瓦瓦的巫师》。她问："科克，你为什么一直对 mahu、对阴阳人这么感兴趣？"他作了一个愚蠢的解释："托合塔玛，阴阳人有异国风情，惹人注意，奇妙、怪异。"这个问题在随后的时间里一直在他脑海里反复回响。那天夜里，他吃过一点水果，换好腿上的绷带，为了镇痛喝了几滴鸦片之后，在床上又思考起这个问题来了。科克，你为什么感兴趣？可能是因为在 mahu 身上，在这种东躲西藏、几乎看不见、被教士和牧师迫害、视为畸变、怪异、罪孽的人身上，残存着毛利野蛮人最后一点桀骜不驯的性格；由于欧洲人的缘故，这点性格的痕迹很快会消失的。原始的马克萨斯人将会被西方基督教文化吞食和消化。科克，就是你曾经在塔希提，在《黄蜂》和《微笑》上，用夸张的内容和诽谤性的话语，果敢坚决、伶牙俐齿地捍卫过的那种文化啊。原始的马克萨斯人会像塔希提人那样被吞食和消化。宗教、语言、道德，当然还有性爱，都会被加以整顿。在不远的将来，对于马克萨斯群岛人来说，事情会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任何一个欧洲人、信徒和资产阶级所明白的那样。有两种性别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第三种？两种性别被一种不可逾越的深渊加以区分：男和女，雄性和雌性，阴茎和阴道。在爱情和情欲的领域里模棱两可，如同在信仰领域一样，是野蛮和恶习的表现，对于文明人来说，如同吃人肉的习性一样，是堕落行

为。阴阳人和阳阴人都是反常现象，应该加以驱除，如同耶和华神对所多玛与蛾摩拉[1]的惩罚一样。这些岛屿上残存的mahu是多么可怜啊！伪善的殖民地官员和殖民者四处寻找他们，要雇佣他们做家务，因为他们有善于下厨、洗衣、带孩子、看守门户的好名声。但是，为了不与教徒闹摩擦，主人禁止他们穿着打扮得像女人。当这些mahu怀着顾虑和害怕大着胆子往头上插花，手腕上戴手镯，脚腕上戴脚镯，把自己打扮成姑娘的样子的时候，没有料到自己代表着一种正在苟延残喘的文化。原始人认可来自内心世界的一切——欲望和想象——的健康和自然的方式，来日无多了。科克，《希瓦瓦的巫师》是一块墓碑。

尽管那个瞎眼的毛利老太婆摸着你带兜套的阴茎说了那番话，你还是更加接近毛利人，远远多于接近像马丁主教和警察让-保罗·克拉弗里那样的人；远远多于那些被无知和贪婪弄得麻木不仁的殖民者，就是你在帕皮提被雇佣为他们效力的人。因为你理解土著人。你尊敬他们。你羡慕他们。与此同时，对于你那些所谓的同胞，你从骨子里瞧不起他们。

科克，至少对于这一点你是能够肯定的：你的绘画不是一个现代的、文明的欧洲人的绘画。对此，任何人都不会搞错。尽管你早在从前就朦胧地感觉到了，那是在布列塔尼，先是在阿望桥村，后来是在布多，那时你已经绝对肯定地明白这一点了。艺术应该冲破那个狭小的框框，冲破那条狭窄的界线，那是巴黎的收藏家、学者、评论家和艺术家最后把艺术禁闭在条条框框里的结果所致；艺

---

① Sodoma and Gomorra，《圣经》中的罪恶之城，居民多有淫乱行为，被上帝毁灭。

术应该面向世界，应该与其他文化融合，应该与其他风向、风光、价值观、种族、信仰、生活方式和道德方式进行沟通和交流。只有这样，艺术才能恢复巴黎人由于轻松、舒适和商品化的生活而放弃的强劲势头。你早就这样做了，你走向世界，去探索，去学习，去陶醉在欧洲不了解或者排斥的东西里。科克，你付出的代价很高，但是，你并不后悔，对吗？

你不后悔。你为自己来到这里而自豪，尽管处于目前这样的状态。绘画需要代价，你付出了。你在经过阿望桥村的夏季和秋季之后，再度回到巴黎迎接寒冬的时候，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你从外表到心灵都已经焕然一新了；你很兴奋，有自信心，因为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道路而快乐得要发疯。你如饥似渴地要做荒唐莽撞事。你在巴黎首先干出来的事情之一，就是向美丽的路易丝、善良的舒芬纳克的妻子发起进攻，而此前，你仅仅允许自己跟她调情而已。现在，你充满了这种新的制造混乱、无所畏惧、嘲弄传统观念、无政府主义的情绪，你利用你俩第一次单独相处的机会——善良的舒芬纳克在学院里教授绘画课，向路易丝猛扑过去。保罗，能说你强暴了她吗？那就太夸张了。最多只能说，你诱惑了她，腐蚀了她。因为路易丝仅仅是开头抵抗了一下，走走形式，而不是出于信念。她失身之后，从来没有后悔的样子。

“保罗，你是个野蛮人，你怎么敢把双手放在我身上啊？”

“我的美人，你说得很对。因为我是个野蛮人。我的道德不是资产阶级那一套。现在我的本能在命令我行动。多亏了这新的哲学思想。我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科克，这是你的思想宣言，结果它成了预言。善良的舒芬纳克

是不是知道了你的背叛行径呢？如果他知道了，他是能够原谅你的。那个阿尔萨斯人是个出类拔萃的人。在文明道德方面，毫无疑问，他比你好多了。也因此，毫无疑问，善良的舒芬纳克一直画得很糟糕。

第二天，给画作作了最后几笔润色后，科克付给郝普阿尼说定的钱数。画是画完了。完了吗？你希望是完了。无论如何，你无论心或身都已经没有力气继续工作下去了。

二一　最后的战斗

波尔多，一八四四年十一月

一八四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是个不吉利的日子，弗洛拉刚刚到达波尔多就接受了那个邀请：前往大剧院包厢，听钢琴家弗兰兹·李斯特的演奏。可是她没有想到，那次重要的社交——波尔多的贵夫人都去炫耀珠光宝气的华丽气派——竟然是她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活动。剩下来的几个星期，她要卧床度过了，而恰恰是在两位圣西门学派分子，即埃莉萨和夏尔·勒莫尼耶夫妇家中；一年前，弗洛拉还拒绝认识这对夫妻呢，理由是她认为两人资产阶级味十足。弗洛拉啊，这真是自相矛盾啊！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还在自相矛盾。

到达波尔多的时候，她不感觉难受，只是疲倦、愤怒和失望，因为自从离开卡尔卡松以后，无论在阿让①，还是在图卢兹②，检察官和警察总是给她制造麻烦，冲散她和工人的聚会，禁止她开会，甚至用大棒捣毁会场。她的悲观情绪不是与健康有关，而是与政府当局，因为当局决心动用一切手段要她结束南方之行。

五年前，你从伦敦回国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呢？那时你充满

热情，一心要创建妇女和工人的伟大联盟，以便改造人类。你开始狂热地工作，努力去联系工人群众，最后受到政权的迫害，他们认为你是颠覆分子，可实际上，你是个坚定、坦白的和平主义者。你回到巴黎时不仅充满幻想和美梦，而且有健康的身体。你坚持不懈地阅读两份主要的工人杂志——《车间》和《民众蜂箱》(你在《漫步伦敦》里唯一赞扬的刊物)；你拜访一切社会变革方面的专家、学者，阅读一切先哲和理论家的著作，结果不是受益，而是思想混乱。因为在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的改革者之间，存在着大量神经有些错乱和古怪的家伙在宣扬纯粹是胡说八道的东西。比如——想起他来就让你发笑，天才雕刻家加诺，外表像个掘墓人，创办了《逃跑主义》，其主张的思想基础是男女平等和推动妇女解放；在好几个星期里，你非常天真地认真对待他的主张。你对他的尊敬是这样瓦解的：有一天，这个性格阴沉但是眼睛狂热的家伙，伸出长长的双手给你解释说，“逃跑主义”运动的名字来自《圣经》上的第一对男女——亚当和夏娃；他让弟子们称呼他“妈爸”，表示对家庭的敬意，因为“妈爸”二字分别来自“妈妈”和“爸爸”。他是个傻瓜，要不然就是个疯子。

警察的迫害破坏了弗洛拉于九月八日到十九日对图卢兹可能有益的访问。到达该城的次日，她便同二十几个工人在苹果街上的山口旅馆开会。但是，布瓦斯诺警官闯入会场。这是个大腹便便的家伙，留着粗硬的胡须，目光不大友好，既不脱帽，也不打招呼，开

---

① Agen，法国洛特-加龙省省会。

② Toulouse，法国南部南比利牛斯大区府、上加龙省省会。

口就警告说："您未经批准就来到图卢兹鼓吹革命。"

弗洛拉反驳说："警官先生，我不是来闹革命的，而是要推迟它的到来。审讯我之前，请先看看我的著作。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单身妇女就让这里的警察和欧洲最强大的君主政权的长官们害怕了？"

警官走了，没有告别，只留下干巴巴的一句话："反正警告过您了。"

弗洛拉想同图卢兹省长谈话的打算也落空了。禁令妨碍了她同该城的接触。她只是秘密地在圣米歇尔区的一个地方，与八名皮匠见了面。皮匠们都担心警察会发现他们在开会，因此听她讲话的时候总是露出害怕的神色，不时地看看临街的门那边是否有动静。另外一个失败是访问《解放报》(一家鼓吹民主和共和的报纸)：记者们望着她的那种眼神，好像她在兜售医治噩梦和厄运的药水，根本不理睬她关于工人联盟目标的详细阐述。有个人问她是不是吉卜赛人。最大的侮辱是这些"骑士"中间胆子最大的一个家伙——一个叫里贝罗的编辑，瘦得像干柴，目光色迷迷的，开始对弗洛拉挤眉弄眼并且说出一些调戏的话。

"暴怒夫人"高声打断了他的话："你这个可怜的傻瓜，你还打算勾引我？倒霉的东西，你从来不照照镜子？"

她站起来，摔门而去。一回想起那个里贝罗的瘦脸如何羞得通红(弗洛拉，这是他对你最好的道歉方式)，你那激烈的反应弄得他目瞪口呆，惹得他的同事们哈哈大笑的情景，你的怒火就熄灭了。

在阿让，弗洛拉停留了四天，情况不比图卢兹好多少，也是警

察捣乱的结果。该城有很多互助会性质的工人团体，敬爱的阿格里高尔·佩迪吉耶从巴黎事先通知了这些团体：弗洛拉要去访问。大家给阿格里高尔起的绰号是“善心的阿维尼翁人”，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慷慨大度，虽然不赞成弗洛拉的思想，却比任何人提供给她的帮助都多。他的朋友们为弗洛拉事先准备了与不同行会工人的见面。但是仅仅举行了一次。与会的人有十五六个木匠和排字工人，其中有两人头脑非常清楚，坚决要成立工人委员会。他们陪同她去访问该城的骄傲——理发师诗人豪斯民。弗洛拉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但是，资产阶级的阿谀奉承把这位过去的民众诗人变成了一个爱慕虚荣的家伙，变成了傻瓜。看来，没有一个民众诗人能逃脱此命运。他已经不愿意回想自己无产阶级的出身了，而对人摆出了高傲的姿态。他长得滚圆，软绵绵，轻佻，故作风雅。让弗洛拉感到厌烦的是，他大讲自己在巴黎如何受到社会名流的良好接待，例如，诺迪埃[①]、夏多布里昂和圣伯夫；还有，他在路易-菲力普国王面前朗诵《加斯科尼地区诗歌》时的激动心情。陛下动情地倾听着他的朗诵，可能还流下了一滴眼泪呢。当弗洛拉说明来意并且请求他给工人联盟提供帮助的时候，这位理发师诗人吓得脸色大变：绝对不行！

“夫人，我绝对不支持您的革命思想。法国流出的鲜血已经太多了。您拿我当成什么人了？”

“豪斯民先生，我把您当成一个有觉悟、对自己的兄弟忠诚的劳动者。看来，我错了。您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小丑中间的又一只蹦

① Charles Nodier（1780—1844），法国作家。

蹦跳跳的小猴子，又一个傀儡而已。”

“出去！滚出我家去！”胖诗人指着大门骂道，“可恶的女人！”

当天下午，警察来旅馆通知她：不得在本城搞任何聚会！弗洛拉决定不遵守这道禁令。她来到圣殿街的一个地方，那里有来自各行各业的四十名劳动者在等候她，尤以鞋匠和雕刻工居多。她刚刚讲了十分钟，解释自己的观点，那地方就被二十多个警察和五十多名士兵包围了。一名四十多岁的有力气的警官，手持一个滑稽的小喇叭，大声叫喊着，下令与会者一个个排队出去，要登记姓名和住址。弗洛拉请求大家不要动。“弟兄们，要迫使警察用武力把咱们拉出去，把事态闹大，让社会舆论看看警察的暴行！”可是，大多数工人害怕丢掉工作，服从了警察的命令。他们排成一行，手里拿着帽子，都是垂头丧气的样子。只有七个工人留在她身边保护着她。这时，警察们冲进来，举起警棍又打又骂。他们连推带搡地拉走了工人，但是，没有碰她，也没有回答她提出的强烈抗议：“你们打我吧！胆小鬼！”

“你下次再不服从禁令，就送你进监狱，跟阿让的小偷和妓女关在一起！”警官怒吼着威胁她，用小喇叭说话，好像杂技演员一样，“夫人，您已经知道应该遵守什么了！”

这个事件对于互助会和同业行会来说，起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他们纷纷取消了原定的会晤，没有人接受她组织少数人召开秘密会议的建议。这样，弗洛拉在阿让的最后几天就在孤独、烦闷和失望中度过了。她更多的火气来自工人的胆怯，而不是警察和他们的长官。这些工人，当局刚刚发出威胁，他们就像兔子一样撒腿

跑了！

她动身前往波尔多的前夜，出了一点怪事。在她下榻的旅馆房间的写字台上，她发现了一块小巧的金表，大概是什么客人忘记的。她正准备送交到服务台时，一个诱惑的声音袭来："留下自己用，怎么样？"不是因为贪心，到了她这一把年纪，已经完全没有贪欲了。确切地说，是出于好奇心：窃贼犯罪后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他是高兴？害怕？内疚？在她随后的几小时里，感觉的是苦恼、不快，是阵阵发作的恐惧和一种荒唐的感觉。她决定动身的时候交出去。可她仍然不能等到那个时候。七点钟，焦虑不安的程度越发加剧，她只好下楼把金表交给了总台，撒谎说是刚刚发现的。弗洛拉，你可当不了小偷啊。

弗洛拉想想这一切，觉得此次出行还不是那么无用。最后这几星期把警察和省长都给动员起来了，不是说明你的宣传工作正在开花结果吗？或许你拉到的支持者比你预料的多。你身后留下的闪光会渐渐扩大，迟早会汇集到一个伟大的运动中去的。汇集到法国运动、欧洲运动、全世界的伟大运动中去。你刚刚忙碌了一年半，就成为政权的敌人，对王国构成了威胁。弗洛拉，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功啊！你不应该泄气，恰恰相反，应该振作起来。自从那次巴黎会议到今天，这是多么大的成就啊！那是尊敬的戈塞、"铁匠之父"于一八四三年二月四日组织的会议，为的是让你第一次给一些巴黎劳动者谈谈工人联盟的问题。一年半的时间不算长，但是由于有了这浑身骨骼和肌肉的疼痛，你觉得好像过了一百年。

一年半里发生的许多事情，你都忘记了；日子过得丰富多彩，热情洋溢，也有失败。但是，你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面对群众演说

的情景，那是在戈塞赞助的工人互助会上说明自己的思想。主持会议的是阿希尔·弗朗索瓦，他在巴黎皮革洗染工人中间是个神圣的标志。你紧张极了，汗水湿透了内衣，幸亏没有人发觉。大家听你讲话，向你提问题，引起了一场争论，最后组成了一个七人委员会，后来成为工人运动的核心组织。那时，你觉得那一切是多么的容易啊！实际上，那是海市蜃楼。在随后你与这第一个委员会的几次会晤中，由于他们对那时还没有印刷的《工人联盟》的批评，委员会的工作受到了破坏。第一部分，你谈到了法国工人“物质和精神的悲惨状况”。他们觉得这是失败主义的言论，会让人丧失斗志，虽然都是实话。当“铁匠之父”戈塞听说你骂那些批评者是“不愿意得救的愚蠢、无知的家伙”时，他给你上了一课，让你终生难忘。

他说：“弗洛拉·特里斯坦，不要这么急躁嘛。你刚刚参加战斗。好好向阿希尔·弗朗索瓦学习吧。他为了养活全家，从早晨六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八点；然后，从八点到黎明两点，为工人兄弟工作。就因为他跟你有分歧，你就骂他‘愚蠢、无知’，这公道吗？”

“铁匠之父”可不愚蠢、不无知。恰恰相反，他是个充满智慧的宝库。弗洛拉，你在巴黎传播新思想的最初几星期里，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支持你。你甚至认为他是导师，是精神之父。但是，戈塞夫人可不理解这种高尚的同志情谊。一天深夜，戈塞夫人气呼呼地双手叉腰出现在阿希尔·弗朗索瓦家中。那里正在开会。老太太像希腊复仇女神那样向你扑去，冲你喷吐着臭骂，唾沫星子飞溅。分开脸上巫婆样的头发，她威胁说，如果你固执地阴谋夺走她的丈

夫，她要去告发你！老太太以为你在勾引那位老工人领袖。哎呀，真是笑死人了。是的，真是笑死人了。但是，那出无产者上演的滑稽戏教导你：干什么都不容易，尤其是为正义和人类而斗争；还有，在某些事情上，工人虽然贫穷、受剥削，却很像资产者。

一八四四年九月底在波尔多举行的李斯特钢琴演奏会上，你更多的是出于好奇而不是喜欢音乐去了大剧院。那位钢琴家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这六个月来你和他在法国的大路上几次相遇，又几次各奔东西。那回又一次以滑稽戏的方式结束：你突然昏倒在地上，一下子吸引了全场观众的目光——其中就有钢琴家本人愤怒的目光，他中断了演奏，把目光对准了你所在的包厢。还有那个糊涂记者，他利用你晕倒的机会，把你写成了人间仙女："令人惊叹的美貌，高雅而轻盈的身材，骄傲而活泼的气质，充满东方式热情的眼睛，可以充当面纱的黝黑长发，美丽的鹅蛋型脸庞，洁白如玉的牙齿，这就是弗洛拉·特里斯坦夫人，女作家、社会改革家、聪明而莫测高深的女人，昨夜昏倒在地，可能是李斯特大师的优美旋律包围所致。"你在那张松软的床铺上醒来，阅读着那篇愚蠢的轻浮文字，觉得脸红到了耳根。弗洛拉，你这是在哪里啊？这间摆满鲜花、悬挂着华美窗纱的豪华卧室与你在旅馆里的简朴房间毫无关系啊。这是夏尔和埃莉萨·勒莫尼耶夫妇的寓所，他俩在你晕倒在大剧院的时候，坚持要把你带回家中。你在这里会得到好的照顾，比旅馆和医院强多了。果然如此。夏尔是律师兼哲学教授，他妻子埃莉萨是少年儿童节目专业主持人。夫妇俩都是虔诚的圣西门学派的信徒，是圣父普罗斯珀·昂方坦的朋友，都是理想主义者，有文化教养，慷慨大度，全心全意地为了世界大同和实现圣西门主张的"新基督

教”而工作。前年，你拒绝认识他俩而表现得粗暴无礼，他俩并没有记恨你。他俩阅读过你的著作，对你表示钦佩。

在随后的几周里，这对夫妇对弗洛拉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他俩为弗洛拉安排了住宅里最好的卧室；请来了波尔多医学界很有声望的大夫小马比博士，雇佣了一名护士阿尔菲娜小姐，请她日夜照看病人，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用，根本不让弗洛拉说什么将来偿还花销的话。

小马比博士指出，有可能是霍乱。第二天，他又作了一次检查，更正了最初的判断，说更有可能是伤寒。病人虽然全身疲惫，却自称“情绪乐观”。医生开出了规定的饮食，嘱咐要完全卧床休息，要擦洗和按摩，要日夜每隔半小时喝一种滋补药水。第一、二天，弗洛拉对规定的饮食反应良好。但是，第三天出现了脑充血，伴有高烧。在连续几个小时里，她处于半昏迷状态，不停地说胡话。夏尔和埃莉萨召集医生会诊，由本地最优秀的专家然特拉克博士主持。医生们经过检查和单独讨论之后，承认他们有些困惑。但是，他们认为，虽然情况的确严重，但仍然有救。不要失去信心，更不要让病人察觉自己的情况。他们开出的处方是：放血和拔火罐，再加上一些新药，从现在起每隔十五分钟服一次。为了帮助阿尔菲娜小姐——她以虔诚的基督徒精神日夜照顾弗洛拉，现在已经筋疲力尽，勒莫尼耶夫妇又请来另外一位女护士值夜班。弗洛拉有时会清醒片刻，两位主人连忙问客人是不是愿意让某个亲属来陪伴她，比如她的女儿阿琳。弗洛拉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里昂的埃莱奥诺尔·勃朗。她也是我的女儿。”埃莱奥诺尔到达波尔多——那张可爱的脸庞苍白、颤抖，充满爱意地低头望着她——使得弗洛拉

恢复了信心、斗争的毅力和对生活的热爱。

一年半前，为成立工人联盟而活动的初期，《民众蜂箱》杂志对弗洛拉十分友好，与另外一份工人报纸《车间》完全不同。《车间》起初是不理睬她的存在，接着是挖苦她，称她是“渴望当穿裙子的奥康内尔”。《蜂箱》则不同，组织了两次辩论会，会议结束前，十五个工人中有十四人投票赞成弗洛拉起草的、号召大家加入未来的工人联盟的《告法国男女工人书》。弗洛拉虽然很快就克服了起初当众讲话的害怕心理——她讲话非常流利，是辩论的好手，但是一种失望的感觉总是占据心头，因为几乎从来没有女工参加那样的会议，尽管她一再呼吁女工要出席会议。当她终于拉来几个女工到场时，就发现她们非常害怕，躲躲藏藏，因此非常同情她们(同时也很生气)。她们很少敢开口讲话，如果某人要说话，总是先看看在场的男工的表情，好像是在征求他们的同意。

一八四三年《工人联盟》的出版成为一件英雄壮举，即使在今天，你也感到自豪，尽管现在你已经摆脱了过去那些苦难的日子并且由于身患疾病而与外界完全断绝了联系。这本再版三次、在成百上千位工人手中流传的著作的问世，是一次刚毅挫败逆境的胜利，安达卢西亚女人，是不是这样呢？在巴黎，你认识的所有出版商都拒绝出版此书，找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借口。实际上，他们是害怕当局找麻烦。

于是，一天上午，你从巴克大街的小阳台上看圣叙尔比斯教堂的高大钟楼——其中一个楼角尚未完工，想起了让-巴蒂斯特·朗盖·德·热雷教区神父的故事(还是传说?)。一天，这位神父打算仅仅通过慈善募捐的帮助来建造巴黎最漂亮的教堂，他不再多加考

虑，立刻挨家挨户去乞讨。你为什么不用同样的办法来出书呢？而这本书可能成为面向全世界妇女和工人的《新福音书》啊。当你还没有想清楚那个主意的时候，你已经在起草《告全体聪明、虔诚人士书》了。你带头签名，随后你女儿阿琳、你的朋友画家朱尔·洛尔、你的女仆玛丽-马德莱娜、你的送水夫诺埃尔·塔法内尔也都签了名。你立即开始在朋友和熟人圈里散发，目的就是请大家赞助你出《工人联盟》。弗洛拉，那个时候，你是多么健康、有力气啊！你能在整个巴黎跑上十四五个小时，随身携带着那些《告全体聪明、虔诚人士书》，最终送给了二百多人。最后许多名人表示支持，例如，贝朗瑞[①]、维克多·孔西得朗、乔治·桑、欧仁·苏、波利娜·罗兰、弗雷德里克·勒迈特、保罗·德·科克、路易·勃朗和路易丝·科莱。但是，也有许多重要人物给她吃闭门羹，例如，德拉克洛瓦、大卫·达昂热、马尔斯小姐，当然还有艾蒂安·卡贝，那位企图垄断为世界社会正义而斗争的权利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者。

在一八四三年那一年里，前往巴克大街弗洛拉住处拜访她的社会成分，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弗洛拉每星期四下午接待来访。此前，来访者是有好奇心的专业人士、记者和艺术家；从一八四三年初开始，来访者主要是工人互助会和团体领导人，还有一些傅立叶学派分子和圣西门学派的人，通常他们的态度总是批评弗洛拉的观点，认为她过于激进。不仅是法国人出现在她那巴克大街小小的公寓里，品尝着给客人们准备的热巧克力茶——她撒谎说，这是秘鲁

① Pierre-Jean de Béranger(1780—1857)，法国诗人、民歌作家。

库斯科的产品，有时还有某个英国宪章运动的成员或者欧文派分子顺道来巴黎访问她。一天下午，一个在法国避难的德国人来了，他名叫阿诺尔德·鲁格。这是个严肃的人，很聪明，聚精会神地听她讲话，一面做笔记。弗洛拉说，有必要发动一场伟大的国际运动，团结起全世界的妇女和工人，消灭不公正和剥削现象。听了弗洛拉这样的观点，他非常感动。他向弗洛拉提了许多问题。他讲的法语没有毛病，他希望弗洛拉允许他下星期再来并且带一位德国朋友来，他是个年轻的哲学家，也在法国避难，名叫卡尔·马克思。他肯定地说，马克思会成为她的好朋友，因为他对工人阶级的看法与弗洛拉的思想相似，认为工人阶级将来担负着解放全社会的任务。

果然，到了下周，阿诺尔德·鲁格又来了，还带来六位德国同志，都是流亡者，其中有社会主义者摩西·赫斯[1]，他在巴黎很有名气。六人中没有马克思，因为马克思不得不准备最近一期《法德年鉴》，这是团体内的论坛杂志，由他和鲁格主办。但是，弗洛拉，你后来还是认识了马克思，见面的环境很有特色，是在塞纳河左岸的一个小印刷车间里，这是唯一同意印刷《工人联盟》的地方。当你正在监印《工人联盟》的时候，就在车间的脚踏印刷机的旁边，一个狂怒的大胡子年轻人，浑身是汗，满脸气得通红，用一种令人不寒而栗、喉音很重的法语，喷出唾沫星子提出抗议。为什么印刷厂不履行诺言，推迟了印刷他的杂志，而优先印刷“这位刚来的夫人的炫耀文学的东西”?

---

① Moses Hess(1812—1875)，犹太新闻工作者，主张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曾经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影响。

“暴怒夫人”当然要挺身而出，迎接他的挑衅了。

“您刚才说这是‘炫耀文学的东西’？”她提高了嗓门，像那个狂怒的德国人一样地怒吼，“先生，请记住：我的著作名叫《工人联盟》，它可能改变人类的历史。您有什么权利来这里大喊大叫，像只阉鸡？”

那个喊叫的家伙用德语嘟囔了一句什么，随后，他承认他不明白“阉鸡”是什么意思：“‘阉鸡’是什么意思啊？”

“暴怒夫人”笑着劝告他：“去查查字典吧！好好提高一下你的法语！顺便刮掉您的箭猪胡子，它显得太脏了。”

语言上的无能让那家伙脸红，他说，也不明白“箭猪”是什么意思。夫人，鉴于这种情况，争论就没有意思了。他不高兴地一点头就告辞了。后来，弗洛拉从印刷厂老板那里得知：这个爱发怒的外国人是卡尔·马克思，是阿诺尔德·鲁格的朋友。她开心地想象着这样的情景：如果鲁格在某个星期四带着马克思来巴克大街的房间谈话，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她会在问候之前，首先伸出手说“我和这位先生是老相识了”。但是，阿诺尔德·鲁格始终没有带马克思去她家中。

埃莱奥诺尔·勃朗在波尔多度过的两个星期，日夜没有离开弗洛拉的身边，让医生们以为病人开始了缓慢但有效的恢复期。弗洛拉虽然十分消瘦，身体有病，却精神抖擞。她腹部和子宫疼痛得厉害；有时，头部和后背也疼。医生给她开了小剂量的鸦片，让她能够止痛并且昏睡上几个小时。在清醒的间歇中，她滔滔不绝地说话，记忆力似乎处于良好状态。（“埃莱奥诺尔，你听没听我的劝告？要坚持问问自己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听了，夫人，我时

时刻刻在这样想，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在那个时期，她口述了一封写给女儿阿琳的信。阿琳从勒莫尼耶夫妇那里听说了母亲的病情，从阿姆斯特丹写了一封很有感情的信。另外，弗洛拉一再要求埃莱奥诺尔详细汇报里昂工人联盟委员会的情况，她强调说，这个委员会应该对所有的工人联盟委员会发挥领导作用。

夏尔·勒莫尼耶当着埃莱奥诺尔的面问然特拉克博士：“她活下来的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是几天前，我的回答是可能性很小。”医生低声道，一面擦拭着他的单片眼镜，“今天我觉得乐观一些了。可以说，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吧。我担心的是她胸腔里的那颗子弹。因为她身体虚弱，如果那个异物有了移动，那可就要命了。”

两个星期的时间到了，尽管埃莱奥诺尔非常难过，却不得不返回里昂。她的家里人、她的工作，还有工人联盟委员会的同志们都要求她回去，遵照弗洛拉的指示——她一点不夸耀地这样说道，埃莱奥诺尔是该委员会的火车头。与病人告别时，她举止非常慎重，向弗洛拉保证：几周后一定回来看她。但是，埃莱奥诺尔刚一离开房间就失声痛哭起来了，就连埃莉萨的爱抚和劝解也没有用。她反复说：“我知道再也见不到夫人了。”她紧紧咬住失血的嘴唇。

果然，埃莱奥诺尔刚刚动身返回里昂，弗洛拉的病情就恶化了。她突然呕吐起胆汁来，弄得房间里有股恶臭，只有无限耐心的阿尔菲娜小姐还忍受得了，她清扫那些脏东西，上午和晚上给弗洛拉清洗。剧烈的痉挛不时地发作，与她日益枯槁的身体不相称的能量使她常常滚到床下，直到把她变成了一架眼睛深陷的骷髅，胳膊细得像鱼刺。痉挛发作时，要两名护士加上勒莫尼耶夫妇才勉强能

够抱住她。

但是，大部分时间由于有鸦片的止痛作用，她处于半清醒状态，眼睛睁得很大，瞳人里有可怕的闪光，仿佛看见了什么幽灵。有时，她说出一些不连贯的句子，谈及她的童年、秘鲁、伦敦、阿雷基帕、父亲、工人联盟委员会；或者与神秘的对手进行激烈的交锋。有一天，埃莉萨和夏尔在床边陪伴着她时，听见她说："不要为我哭泣！而是应该向我学习！"

自从一八四三年六月《工人联盟》问世以来，弗洛拉与工人团体的聚会，无论在巴黎的中心区还是郊区，每天都有好几次。她已经用不着请求工人团体开会了，因为她在工人中已经众所周知了。许多同业行会和互助会组织邀请她与会。有时是社会主义团体，有时是傅立叶学派和圣西门学派。甚至有个为了去美国得克萨斯州购买土地，按照艾蒂安·卡贝的设计建造人间的天堂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俱乐部组织暂时停止了募捐活动，以便听听弗洛拉的理论。她与伊加利亚共产主义俱乐部的会议是在吵闹声中结束的。

在这些"发烧"的大会上，最让弗洛拉感到困惑的是，会议拖到深夜，往往不讨论她对重大问题的建议，如给老弱病残的工人建造工人宫，普及免费教育、劳动权，成立人民卫士组织，而是把时间浪费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如果不说是蠢事的话。几乎总会有某个工人责备弗洛拉在《工人联盟》一书中，批评"有些工人不给孩子们买面包，反而把钱花在喝酒上"。一次，在圣马丁大街附近一条死胡同的让·奥贝家的阁楼上，一个名叫罗里的木匠说出一番让她吃惊的话来："您在资产阶级面前暴露了工人的恶习，这是真正的背叛。"弗洛拉回答说："说真话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武器，就如

同虚伪和谎言常常是资产阶级使用的武器一样。”总之，无论惹谁不高兴了，她都要继续说“恶习就是恶习，粗野就是粗野”。二十几个听她讲话的工人不大服气，但是害怕她发脾气——巴黎早就传说她性格容易冲动了，所以没有人起来反驳她的话，甚至还勉强用掌声鼓励鼓励。

弗洛拉，你还记得曾在雾气蒙蒙的伦敦冥思苦想一首将来陪伴你长征的《工人联盟进行曲》吗，如同《马赛曲》陪伴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那样？是的，你还模模糊糊记得，同时还记得那个想法是如何怪诞而可怕地结束的。为了给《工人联盟进行曲》作词，你找的第一个人就是贝朗瑞。这位杰出的诗人在他帕西街的住宅接待了你。他正在跟三位来宾共进午餐。这四个人半感动半嘲弄地倾听着你的引证说明：为了发动社会和平革命，必须尽早创作出那首激励工人参加团结行动的进行曲。贝朗瑞不肯写，他解释说，没有灵感，他不能写作，受人委托的东西，他写不出来。大诗人拉马丁也婉言拒绝了，他指出：你宣传的这些东西，他早在幻想曲《马赛和平女神》里就讲过了。

于是，弗洛拉，你错误地想出这么一个主意来：举办“赞美人类博爱”歌曲征文比赛。奖章由一向慷慨的大作家欧仁·苏提供。你这个安达卢西亚女人啊，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啊！一百多位无产阶级的诗人和作曲家参加了比赛，他们决心拿大奖，运用自己的才能，或者别的什么恶劣手段，来个名利双收。你绝对没有想到，虚荣这个东西——你天真地以为是资产阶级的恶习——会在民众参赛者中间引起如此之多的阴谋算计、搬弄是非、恶意诽谤和种种小动作，就为了淘汰别人和赢得奖励。你很少这么发脾气，这么大喊大

叫，这些所谓的诗人和音乐家甚至闹得你嗓子发哑。备受骚扰的评委会决定把奖章授予M·A·蒂斯的那一天，大家发现一个恼怒的参赛者，一个名叫费朗的诗人，一个非常严肃地自称是“圣殿骑士团抒情大师”的可爱白痴，刚一听说别人获奖了，就立刻盗走了奖章和证书。弗洛拉，你在笑吗？如果你还有力气微笑，哪怕是在梦中或是在小剂量的鸦片刺激下，也很不错了。

弗洛拉，你朦朦胧胧听见有人说话，但是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清醒程度来弄明白人家说什么了。因此，一八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当那个自称姓斯图夫内尔的天主教神父带着一个教士来到夏尔和埃莉萨·勒莫尼耶夫妇家中，来给你施临终涂油礼，肯定你是个虔诚的信徒，过去就要求施涂油礼的时候，你已经不能为自己辩护了——“暴怒夫人”已经没有声音，没有力气，没有知觉，也不能把这个冒牌的神父和教士从你的房间里轰走了。埃莉萨和夏尔·勒莫尼耶惊呼上当，但是他俩一向对各种宗教信仰都采取宽容的态度，就喝下了受骗的苦酒，同意神父和教士随意折腾你那一动不动的身体。后来，埃莱奥诺尔·勃朗听说此事后愤怒得很，告诉勒莫尼耶夫妇，如果那时弗洛拉夫人有知觉的话，她绝对不会允许这类蒙昧主义的滑稽戏上演。夫妇二人非常难为情，也很恼火。但是，那个冒牌的神父和那个穿教士服的“黑乌鸦”的阴谋已经得逞，他们在波尔多的大街小巷和广场到处散布这样的谎言：弗洛拉·特里斯坦这位妇女和工人的使徒在病榻上请求神圣的教会帮助她永远安息在上帝身边。可怜的弗洛拉啊！

弗洛拉刚刚拿到《工人联盟》的样书，就给各个同业行会和互助会寄去了几本。她还在整个法国的三千家工厂和车间里散发了《工

人联盟》的说明书。你记得收到多少封关于这本书的读者来信吗？四十三封。每封信都说了一些鼓励和希望的话，尽管有人担心地问道：你这个女人的身份会不会是个巨大的障碍啊？弗洛拉，是障碍吗？说实话，不算大障碍。不管怎么说吧，在这八个月的时间里，为了促进工人和妇女的联盟，你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建立起相当数量的委员会。即使你不穿裙子，而是穿裤子，那也不可能干得再多了。其中有一封来自日内瓦追随共产主义信仰的工人，要求寄二十五册《工人联盟》给车间的工友。另外一封信是锁匠皮埃尔·莫罗从欧塞尔写来的，他是互助会的组织者，是第一个鼓励你走出巴黎，走遍法国，走遍欧洲，宣传你的思想和推动建立工人联盟的人。

他说服了你。很快，你开始了准备工作。这是个了不起的主意，你要照办。你就是这样对莫罗说的，对一切听你讲话的人说的，在那激动的准备期间，你对自己说："在议会里，在讲坛上，在国民大会期间，谈到工人的话题已经很多了。但是，从来没有人打算跟工人谈谈。我要去谈。我要去车间，去住宅区，如果需要就去酒馆，找他们谈话。要面对他们的贫困现象，要改变他们关于命运的说法，无论如何，也要强迫他们走出让他们堕落和毒害他们的贫困环境。我要努力让他们与妇女团结在一起。一起共同斗争。"

弗洛拉，你做到了。尽管心脏旁边有那颗子弹，尽管浑身不适，感觉疲惫，尽管那可恶的无名疾病消耗着你的体力，在最近八个月里，你还是做了大量工作。如果说事情的结果不很好，那也不是因为缺乏努力、信心、英雄精神和理想主义，而是因为在这样的生活里，事情永远不会像梦里那样美好。遗憾啊，弗洛拉。

尽管医生给她使用了鸦片，但病痛仍然折磨得她不停地吼叫并

扭动身躯，一八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医生在她腹部抹上了泥敷剂并且在脊背上拔了罐。病痛丝毫没有减轻。十四日，医生宣布：弗洛拉病危。她呻吟和吼叫了半小时，在高烧下——“暴怒夫人”在进行最后的战斗——进入了休克状态。夜里十时，停止呼吸。终年四十一岁，遗体像个小老太婆。勒莫尼耶夫妇剪下弗洛拉两缕头发，一缕给埃莱奥诺尔·勃朗，一缕留给阿琳。

在勒莫尼耶夫妇和埃莱奥诺尔三人中间，围绕着弗洛拉遗体的安排问题，出现了小小的争执。埃莱奥诺尔主张，根据弗洛拉夫人最后的遗愿，把头颅捐献给巴黎颅相学协会主席，把躯干交给利斯弗朗博士，在皮提耶医院，当着他学生的面解剖遗体。随后将遗体埋葬在公墓里，不搞任何仪式。

但是，夏尔和埃莉萨·勒莫尼耶的理由是，这个遗嘱不能照办，因为弗洛拉为了推动事业而作了大无畏的牺牲和慷慨无私的奉献。应该让妇女和工人，现在和将来的人们，前往她的坟墓前瞻仰和悼念。最后，埃莱奥诺尔作了让步。没有人征求阿琳的意见。

勒莫尼耶夫妇委托一位波尔多的艺术家为弗洛拉做了面部塑像；为了安葬她的遗体，夏尔还在古老的迦尔杜哈公墓购买了一处墓地。守丧两日。没有任何宗教仪式，也不允许任何神父进入灵堂。

十一月十六日近午，举行了葬礼。送葬的队伍从勒莫尼耶家的圣皮埃尔大街出发。人们步行，天上下着濛濛细雨，队伍缓缓通过波尔多市中心的大街，最后进入迦尔杜哈。队伍里有作家、记者、律师，还有大批普通妇女和将近一百多名的工人。这些工人轮流肩扛灵柩——几乎没有什么分量。一名木匠、一名石匠、一名铁匠和

一名锁匠，分别牵拉着灵柩的绦带。

举行葬礼的时候，勒莫尼耶夫妇发现了那个冒牌的神父、所谓的斯图夫内尔，那个曾经削尖脑袋钻进他家的人远远地站在一边。那家伙很瘦，浑身上下是黑色的服装和鞋袜。尽管他极力克制着自己，但还是忍不住流下眼泪来了。他似乎很激动，在忍受着痛苦的折磨。送葬的队伍解散以后，勒莫尼耶夫妇来到他身边，要跟他算账。但是他那副憔悴和消瘦的样子打动了这对夫妇。

夏尔严肃地对他说："斯图夫内尔先生，您欺骗了我们。"

"我不叫这个名字。"他回答道，声音颤抖，啜泣起来了，"我欺骗你们是为了她好。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爱的人。"

埃莉萨·勒莫尼耶问他："您是谁？"

"我的名字不重要。"那人声音里充满了痛苦和悲伤，"她是通过一个丑陋的绰号认识我的，那时这座城里的人们都用这个绰号嘲笑我：'上帝的宦官'。我走了以后，你们可以嘲笑我。"

二二　玫瑰色的马群

阿图奥纳，一九〇三年五月

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直接通向末路的时间是一九〇三年初，那时候他发觉近来自己不需要耍花招和用甜言蜜语来吸引圣安娜学校的女孩来“欢愉之屋”了。这所学校是由六个来自克吕尼教团的修女主持的。这些修女在阿图奥纳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都惶恐不安地连连画十字。可是，那些女孩子却越来越经常，人数越来越多地逃离学校，来秘密看望他。当然，她们不是来看你的，尽管她们很明白一旦走进“欢愉之屋”，就由你掌握了；而你更多的是履行一种习惯，而不是满足快感，因为你现在已经是半个瞎子和一个残废了，所以你只是摸摸她们的胸脯、屁股、阴部，以及怂恿她们脱光衣服而已。所有这一切会引起女孩们嘻嘻哈哈地乱跑，让你享受一种快乐的刺激，仿佛在做危险的水上游戏：在“叛徒湾”上驾驶独木舟乘风破浪。实际上，她们是来看那些淫秽照片的。这些照片对于阿图奥纳的天主教和新教学校的师生以及其他居民来说，可能已经变成一种神秘的东西，变成了罪孽的象征了。当然，另外也是来看花园里那些木刻的，两具木刻嘲弄的是约瑟夫·马丁主教——

“好色的神父”——和他的管家使女和可能的情妇特莱莎——“特莱莎”，一面看，她们一面哈哈大笑。

小姑娘们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那她们为什么而来呢，而且是自由自在地来这里的？科克，如果你像你来希瓦瓦岛最初那几个月、那第一年的样子，大家还认为你是个危险人物的时候，她们还敢来吗？如今你处于如此悲惨的境地，已经构不成危险了：你不能让女孩失去处女宝，也不能让这些马克萨斯女孩怀孕了。就算她们让你性交，你也做不成了，因为你已经有一段时间阴茎不能勃起了，也丝毫没有性欲的苗头了。有的只是腿部令人发疯的瘙痒和灼热感了，有的只是身体上的刺痛以及让你窒息的突发心悸。

韦尼耶牧师早就劝告过他：至少暂时停止注射吗啡，因为他的肌体已经习惯了这种毒品，它已经没有止痛的效果了。他听从劝告，把注射器交给本·瓦尼保管，免得受诱惑。但是，他托人在帕皮提购买的泥敷药和芥子软膏，不能减轻两腿上烂疮的瘙痒；再说，那股臭味招引来许多苍蝇。只有鸦片药水能够让他安静片刻，使他处于植物性的昏迷中，只有某位朋友来看他的时候，他才苏醒。邻居迪奥卡已经重新造好了房子，安南王子“精通”、韦尼耶牧师、弗勒博和本·瓦尼有空就过来看看。或者是克吕尼修女学校的女孩们像一群小鸟那样闯进来，双眼放光、嘴巴叽里呱啦地欣赏着塞德港上出售的色情照片上的性交姿势。

那些女孩的到来，使得“欢愉之屋”充满了顽皮、捣蛋的气氛，成为你身边一阵青春的柔风，让你暂时忘记了身上的病痛，感觉十分舒畅。你允许女孩们在各个房间里乱跑，乱翻任何东西；你吩咐仆人给女孩们拿食物和饮料。克吕尼的修女们对孩子们教导有

方，你从来没有发觉有哪个孩子偷走东西，或者拿走画品当做来“欢愉之屋”的纪念品。

一天，好天气和腿疼减轻鼓舞了他，他在两名男仆的帮助下，登上了长毛小马拉的小马车，出去散心。他一直走到海滩，照耀在旁边阿纳克岛——抹香鲸形状的小岛——上的残阳夕照，让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怀念往日的健康。科克啊，过去你能登上特梅蒂乌和费阿尼两座山头，尽管那陡峭的山坡上长满了树丛；你能去那些幽谷里探寻消失的村落，你可以看到村落里有人在秘密文身，村里人会邀请你出席使人青春焕发的吃人肉的祭祀庆典。因为你知道这一切：在密林深处，一切都没有消失；那里是马丁主教、韦尼耶牧师和警察克拉弗里权力达不到的地方。在回家的路上，经过那条阿图奥纳主要街道的时候，他那微弱的视力捕捉到，在与天主教教区大楼毗邻的广场上——那些建筑群是男校大楼、女校大楼、教会大楼和约瑟夫·马丁主教的住宅，有什么事情让他拉住了小马的缰绳，停下来看看。在一个修女的监督下，一群年龄最小的女孩排成圆圈，在欢乐的喧哗声中做游戏。不是因为那地方背风向阳而模糊了身穿校服的孩子们的身影——她们利用那个在圈子中央“被惩罚”的女孩询问一个同学什么事情的机会，快速跑动，变换在圈子里的位置，而是他衰退的视力模糊了那儿童游戏的情景。那个“被惩罚”的女孩向圈子里的同学们靠近时提出一些什么问题呢？同学们送走她时回答一些什么话呢？显然，这是一种套话，大家都机械地重复它。孩子们说的不是法语，而是马克萨斯地方的毛利土话，因此科克听不明白，尤其是从孩子嘴里说出来的。但是，他很快猜到了这是什么游戏，也猜到了那个“被惩罚”

的女孩从一个同学跳向另外一个同学时提出的问题以及为什么总是被同样的口头语拒绝——

“这里是天堂吗？”

“不是，小姐，这里不是。去吧，到下一个街角去打听吧！”

一股热浪袭上他的心头。这是他一天里第二次热泪盈眶了。

“她们在玩天堂的游戏，对吗，嬷嬷？”他问一个小巧的女子，后者小巧玲珑得几乎消失在那肥大的修女服中。

“那是您永远也去不了的地方！”小修女回答道，一面挥舞着小拳头，好像在驱除魔鬼一样，“走开！别靠近孩子们！我求您了。”

“嬷嬷，我小时候也玩过这个游戏。”

科克催动小马，指挥它向喧闹的马克·马克走去，因为“欢愉之屋”就在那里。为什么发现这些马克萨斯女孩也玩这个天堂游戏会让你感动呢？因为看见这些女孩，让你清晰地——你的眼睛再也不可能清晰地观看这个世界了——回忆起自己的形象来：穿着短裤，满头鬈发，也像那个“被惩罚”的孩子那样，在由你表兄弟姐妹和邻居的儿童组成的圆圈里跑动，你来来回回用你那秘鲁西班牙语问他们：“这里是天堂吗？”“不是。在另外的街角。先生，去那边问吧！”与此同时，在你身后，男孩和女孩在周围交换位置。埃切尼克家族和特里斯坦家族的住宅是利马市中心殖民时期的大宅院，里面到处都是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种人的仆役与看门人。在第三进院落里——你母亲不允许你和你妹妹玛丽亚·费尔南达靠近那里，关押着家里的一个疯子，他突然发出的喊声让院落里的孩子们害怕。那喊声除了让你害怕，也让你着迷。那是天堂的游戏啊！

科克，你还没有找到那个捉摸不定的地方啊。它存在吗？它是不是一种鬼火，是不是海市蜃楼啊？你下一辈子也找不到天堂，因为正如那个克吕尼的修女刚才预言的那样，可以肯定的是，地狱里已经给你预留了一个地方。你和玛丽亚玩累了天堂游戏之后，就进大厅，那里摆满了椭圆形的镜子和油画，铺着地毯和舒适的软垫，叔祖公堂皮奥·特里斯坦总是坐在大厅里，靠近有木制百叶窗的窗台，他可以窥视着大街上的动静而不被发现；他总是必定无疑地喝着冒热气的巧克力茶，一面就着利马饼干。他总是拿一块给你，慈祥地笑着说："过来，小保罗，调皮鬼。"

从一九〇三年伊始，不仅那难言的疾病迅速恶化；而且，保罗与当局的冲突具体化为与警察让-保罗·克拉弗里的矛盾，矛盾越来越激化，把他卷入了诉讼纠纷的迷宫里。科克，甚至有一天，你都明白了本·瓦尼和"精通"的说法并不夸张：随着事情的发展，你早晚要进监狱，你那点可怜的财产会全部充公。

一九〇三年一月，阿图奥纳来了一位殖民政府派遣到岛上定期巡回的法官，来解决悬案。奥维尔审查官是个对警察克拉弗里言听计从的昏官，他首先抓的是岛屿北岸哈纳依帕谷地一个小村里的二十九个土著人的案子。克拉弗里和马丁主教以有人告密为由，指控这些土著人酗酒和秘密生产白酒，指控他们违反了土著人不得饮用带酒精饮料的法令。科克担任起为被告辩护的工作，宣布他在法庭上要代表土著人讲话。开庭那天，他穿着打扮得像个马克萨斯土人：仅仅有块遮羞布，裸露着带有文身的胸膛，光脚。他以挑战的姿态与被告坐在一起，按照土人的方式，盘腿，席地而坐。奥维尔法官沉默了好大工夫，焦躁不安地望着保罗，最后下令将他逐出法

庭，指控他“蔑视本庭”。还命令他：如果打算为被告辩护，那么就穿上欧洲人的衣裳。但是，等到四十五分钟后，科克西装革履回来的时候，法官已经作出了判决：处罚二十九个毛利人五天监禁和一百法郎的罚款。科克气坏了，就在举行审判的地方——邮局办公室的门口，口吐鲜血，昏迷了好几分钟。

几天后，好朋友“精通”来到“欢愉之屋”，阿图奥纳那时已经夜深人静。他带来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这消息不是他直接获得的，而是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商人埃米尔·弗勒博。弗勒博是警察克拉弗里孩子的教父，两人都狂热地喜爱一种名叫“塔马拉阿”的石头烧烤食物。那天，两人钓鱼回来，警察高兴得要发疯，拿出一份塔希提政府的通知给弗勒博看，上面写着：“尽快对高更起诉，甚至可以打断他的腿，或者消灭之，因为他对义务教育和纳税的攻击破坏了天主教的工作，搅乱了法国负责保护的土著的思想。”“精通”事先记录了这些话，在油灯下平静地朗读出来。这个安南王子整个人都是温柔和灵巧的，这让科克想到了猫、黑豹和美洲狮。这个善良的朋友过去会是恐怖分子吗？似乎很难想象一个如此温柔、说话轻声细语的男子汉会放置炸弹。

他最后耸耸肩膀，说道：“他们会拿我怎么样？”

“会有很多办法整治你，样样都很严厉。”“精通”回答说，声音很慢，很低沉，保罗不得不伸头去听。“克拉弗里打心眼里恨你。有了这道命令，他高兴坏了，一定会亲自动手。弗勒博也是这么想的。科克，小心一点吧！”

你一个病人，没钱没势力，怎么能小心呢？在日益加大的鸦片剂量和疾病缠身的梦游神样的白痴状态下，他静观事态的发展，仿

佛阴谋反对的不是他，而是他的替身。前不久，他越来越觉得消瘦，精神不集中，幻想的东西越来越多。两天后，法院的传票来了。让-保罗·克拉弗里指控他诽谤当局，就是说，诽谤他这个警察，因为科克在那封信中说，他是不会交道路税的，目的就是给土著人做榜样。奥维尔法官以法国司法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宣布于三月三十一日开庭，地点仍然是邮政局的办公室，那里可以进行庭审。科克马上给保罗·韦尼耶牧师写了一封申请信，要求宽限一些时间，以便准备辩护。奥维尔法官驳回要求。一九〇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庭讯秘密举行，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保罗不得不承认那封信是真实的，涉及警察时使用了强硬的措辞。他的辩护理由混乱，无词序，没有更多的法律依据，结束得非常突然，因为一阵胃痉挛迫使他弯腰低头，说不出话来了。当天下午，奥维尔法官就宣读了判决书：罚款五百法郎，监禁三个月。当保罗表示决心上诉的时候，奥维尔用蔑视和威胁的口气保证说，他会亲自负责要求帕皮提法院以最快的速度驳回上诉，还要再增加罚款的数额和监禁的时间。

“你这个好色的小爬虫，你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他听见警察克拉弗里低声在他身后说。那时他正困难地爬上马车车座，准备回“欢愉之屋”。

他想：“糟糕的是克拉弗里的起诉是有道理的。”想象着即将发生的事情，他感到不寒而栗。既然你没有条件支付罚款，那么当局，就是说警察会没收你的全部财产。藏在“欢愉之屋”的绘画和雕刻作品会被没收，肯定会由殖民政府在帕皮提组织拍卖，会被一些可怕的家伙用几文小钱买走。想到这里，科克用剩下的一点力气，努力抢救一切可以抢救出来的东西。但是，他没有打点包裹的

力气了。于是通过迪奥卡，他请求韦尼耶牧师帮助。这位阿图奥纳新教的首领，像以往那样，是善解人意、讲友情的榜样。他拿来绳子、纸箱和包装纸，准备包装一批作品——十四幅油画和十一幅炭画，装在下一班轮船上运送给巴黎的达尼埃尔·德·蒙弗雷；该船将于几周后的一九〇三年五月一日起航离开希瓦瓦岛。保罗·韦尼耶在迪奥卡和他两个侄子的帮助下，于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包裹运送到新教教堂里去。牧师向保罗保证：亲自负责把包裹运送到港口去，办理手续和检查包裹，并且确保包裹是安置在船舱里。你丝毫不怀疑这位好心人肯定会履行诺言。

科克，你为什么不把"欢愉之屋"里的全部绘画和雕塑作品都寄给达尼埃尔·德·蒙弗雷呢？在随后的几天里，他多次问自己。可能是为了在这最后的阶段里，不至于落得孤身一人。但如果认为那成堆的形象会在画室里陪伴着你，那也是愚蠢的，因为你的眼睛几乎分辨不出画上的颜色和线条了，只能看见一片模糊的斑点和一些人影。一个画家如果没有了视力，没有了这表现他才能和工作的主要工具，那是很荒谬的。可恶的上帝啊，你这是用什么办法在折磨一个可怜的垂死野蛮人啊！在你五十五年的生涯里，你真的这么心眼歹毒吗，以至于受到如此的惩罚？保罗，可能是吧。梅泰认为就是如此，她在最后那封写给你的信里就是这么说的。那是她一两年前写的吗？你对她歹毒，你对你的子女歹毒，你对你的朋友歹毒。科克，你真的歹毒吗？这些作品中的大多数是几个月前画的，那时你的视力虽然下降，但还不像现在这样看不清楚东西。在你记忆中，那些画仍然是相当鲜活的，保持着原来的形状、细节和颜色。科克，你最喜爱的是哪一幅？毫无疑问是《仁慈的修女》。那是

天主教的一位修女，她那紧裹在兜帽、长袍、面纱——象征着对肉体、自由、裸体、自然状态的恐惧——里的身躯，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那个半裸体的双性人形成了强烈反差，后者以绝对放荡不羁和充满信心的态度，展示着双性人自由和人为的属性、制造出来的性器官和无拘束的想象。这是一幅表现两种文化、各自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完全不可融合的作品，表现了弱小、被征服民族伦理道德和艺术的高尚，以及强大、征服民族的衰落和压抑人性的鄙下。如果你不是与瓦爱奥姘居，而是与一个双性人同居，那最大的可能是你把他留在身边照顾你：众所周知，对丈夫最诚实可靠的女人是双性人。科克，你不是一个彻底的野蛮人。你还缺少这一点：跟双性人交配。他想起了那个马泰亚的樵夫——火德娃。你也喜欢把油彩、颜料运用到在希瓦瓦岛上繁衍的野马群上；有时，它们会突然靠近阿图奥纳，成群地穿过村落狂奔，惊恐而美丽，眼睛很大，席卷遇到的一切。你特别回忆起其中这样一幅画来：你画了许多玫瑰色的小马，它们像天空中的红霞，快乐地在“叛徒湾”上兜圈子，中间是裸体的马克萨斯群岛人，其中一人骑在光背的小马上，在海岸上奔驰。巴黎的高雅人士看见这样的作品会说什么呢？他们可能会说：把马画成玫瑰色是一种疯癫怪诞行为。他们不可能想到，在马克萨斯群岛，太阳这个大火球在落入海平线之前，会烧红了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一切，在神奇的片刻里，让整个土地的面貌呈现彩虹色。

从五月一日开始，他几乎没有力气起床了。他待在楼上的画室里，处于心理时间的静止状态，勉强察觉到苍蝇们不仅与腿上的绷带亲热，而且在身体的其余部分散步的情景；即使苍蝇爬到了脸上，他也懒得动手轰走它们。由于腿上的灼热感和疼痛加剧，他便

要求本·瓦尼把吗啡注射器还给他，同时恳求韦尼耶牧师给他提供吗啡，其理由让牧师无法驳回："亲爱的朋友，既然几天内，最多一周我就要死了，那么让我像条癞皮狗一样受罪，让我像个剥了皮的活人一样吃苦，有什么意义呢？"

他摸索着自己给自己注射吗啡，根本不给注射器消毒。昏睡麻醉了他的肌肉，制止了疼痛和灼热，但是平息不了他的想象力。恰恰相反，刺激了想象力，让想象力爆发出声音来。他生动地回忆起自己在那杂乱无章、浮想联翩、未完成的回忆录里写下的内容：关于艺术家的理想生活，森林里的野蛮人，充满温柔和凶猛野兽的环境，例如马来西亚的真老虎和印度的眼镜蛇。艺术家和他的女伴，同时也是两只充满情欲的动物，周围是美妙得令人迷醉的猫臭气味；艺术家一心投入到创作和享乐之中，与世隔绝，十分自豪，远离城市愚蠢和卑鄙的人群。遗憾的是波利尼西亚的森林里缺少猛兽、响尾蛇，在那里繁殖的只有蚊虫。有时，他看到的不是马克萨斯群岛，而是日本。科克，本来你应该去日本寻找天堂，而不是来这个平庸的波利尼西亚。因为在那个太阳出生的美好国度里，家家一年务农九个月，其余三个月都是艺术家。日本民族得天独厚啊。日本人中没有发生过艺术家与他人脱离的悲剧，而这样的脱离加速了西方艺术的没落。在日本，人人既是艺术家，同时又是农夫。艺术不是对大自然的摹仿，而是掌握一种技巧和创造区别于现实的别样世界，在这一点上，还没人能超过日本版画家。

"亲爱的朋友们，搞个募捐吧！给我买一身和服，送我去日本！"他使出浑身的力气，对着空中大喊，"把我的骨灰洒在黄种人中间吧！先生们，这是我最后的愿望了！那个国家一直在等候着我

啊。我的心属于日本!”

你嘲笑自己但是绝对相信自己所喊的每一个字。在他脱离吗啡造成的半昏迷状态的少有时刻，他认出韦尼耶牧师和他名义上的兄弟迪奥卡站在床前。他用命令的口气坚持要牧师接受他的纪念品——第一版的《牧神的午后》，这是大诗人马拉美亲自送给他的。保罗·韦尼耶表示感谢，但是眼下他最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科克，要小心那些野猫啊。它们从你家里过来过去，什么东西都吃。我们担心在吗啡给你造成的昏睡状态下它们会咬伤你。迪奥卡请你去他家住。他和家里人可以照顾你。”

他拒绝了。老早以前希瓦瓦岛上的野猫就是他的好朋友了，如同岛上的野鸡和野马一样。它们不仅来这里觅食解饿，还给他做伴并关心他的健康。此外，野猫非常聪明，不会吃有烂疮的人，因为病人有毒，会毒死它们。你这番话让韦尼耶牧师和迪奥卡笑了，这让你很开心。

但是，几小时或者几天后（或者之前？），他看见了本·瓦尼——这个商店老板什么时候来到“欢愉之屋”的啊？——坐在床脚。本难过而又同情地望着他，一面跟另外两个朋友说话。

“他认不出我了。他弄混了，叫我梅泰·加德。”

他听见“精通”在低声说：“那是他老婆，住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某个国家，可能是瑞典人。”

他错了，梅泰·加德的确是他老婆，可不是瑞典人，而是丹麦人。如果她还活着，应该居住在哥本哈根，而不是斯德哥尔摩，从事翻译和教授法语的工作。他很想给瓦尼解释一番，但是声音出不

来，或者是他的声音太低，他们听不见。他们几个继续在谈论你，仿佛你已经失去知觉，或者已经死了。你既没有昏迷，也没有死去，听得见他们，也看得见他们，虽然方式有些奇怪，好像在你和你的朋友之间有一道水幕阻隔。为什么你会想起梅泰·加德来了？有好长时间，你没有得到她的消息了；你也没有给她写信。那里是她那消瘦的身影、那男性化的面容、她的恐惧和失望，因为她发现自己与之结婚的青年成不了新的交易所老板，成不了商场上的胜利者，成不了资产大亨，而是一个命途多舛的艺术家：在把她的生活降低到无产者的水平之后，还要打发她带着孩子们去哥本哈根，让她的娘家人供养着她，而他自己则投身到放荡不羁的生活里去了。她仍然会是老样子吗？会不会变得苍老、肥胖、脾气暴躁了？他想问问朋友们，十年前、十五年前的梅泰·加德是不是与现在的梅泰·加德还有什么关系。但是，他发现房间里只有他独自一人了。科克，你的朋友们已经走了。很快你会听见野猫的叫声，会捕捉到公鸡轻盈的脚步声，它们喔喔啼的鸣叫声会震动你的耳膜，还会听见马克萨斯野马群的嘶鸣。它们一旦发现你没人陪伴，就肯定会回到“欢愉之屋”。你会看见它们在你身边转悠的灰色侧影，会看见它们用长长的胡须在检查你床铺的边缘。但是，与你的朋友韦尼耶担心的正相反，那些猫不会跳到你身上，可能出于冷漠，可能出于同情，可能出于逃避你腿上的臭味。

梅泰的形象不时地与你的第一个毛利妻子泰阿曼娜的样子混杂在一起。在这个毛利老婆身上，你特别突出地记得在《美丽的土地》上——如今这幅画会在谁手里呢？——画出了她那畸形的左脚，因为它有七个脚趾，五个正常，两个是小凸起，而不是她那黑黝黝的长

发，或者结实、漂亮的胸脯，或者因为出汗而发亮的大腿。那仅仅是幅好画，而不是杰作。遗憾。科克，你仍然还活着，虽然朋友们来床前看你，似乎不相信你还活着。你的心是一座锻炉，是个旋风中心，留不住想法、形象、回忆，留不住足够可以理解它们、享受它们的时间。是啊，留不住啊。你心中萌发的一切，立刻就消失了，被一连串新面孔、新思想、新形象所代替，随后还来不及经过意识的鉴别就走掉了。你不饿，也不渴，腿上没有灼热感，心里不激动。支配你的是一种奇怪的感觉：身体已经消失了，被那种难言的疾病侵蚀、腐烂了，如同被巴拿马白蚁吞噬的木头，这些白蚁可以把整片森林吃掉。现在，你剩下的就是纯粹的精神啦。科克，你是无形的人。面对苦难和腐败，你是不可侵犯的；你像天使长一样纯洁无瑕。

这种平静状态突然被改变了。科克，什么时候改变的？此前？此后？因为你打算想一想那是不是在阿望桥村，在布多，在阿尔勒，在巴黎，还是马提尼克岛，开始熨平绘画，为的是让作品更平滑；还开始洗画，为的是去掉颜色中的油脂和减少光亮。这个技术让你的朋友和弟子们发笑(保罗，他们都是谁？有夏尔·拉瓦尔吗？有埃米尔·贝尔纳吗？)；最后，你不得不承认他们笑得有理：那技术没用。这次失败让你陷入深深的沮丧中。吗啡把你从那阴森的乌云里拉出来了吗？你此前抓住注射器了吗？针头插入那个小瓶子里了吗？吸入几滴吗啡液没有？针头扎进腿里、胳膊、腹部，或者随便什么地方了吗？注射成功了吗？你不知道。但是，你有了睡过长觉的感觉，那是在没有星星、没有嘈杂声的夜晚，绝对安静。眼下好像是白天。你感到轻松和平静。“科克，在你身上，纯艺术的信念是不可战胜的。”他喊道，非常激动。但是，没有人听见你

的喊叫，因为你这番话没有任何回音。“我是森林里的一头狼，是不带项圈的狼。”他喊道。可是，你仍然没有听见自己的声音，因为你喉咙里已经发不出声音了，或者因为你已经失聪。

过了一会儿，他确信某个朋友，肯定是忠诚、厚道的迪奥卡、他的哥们，在这里，坐在他身边。他想讲述许多事情。他想告诉迪奥卡，很久以前，他逃离了阿尔勒，摆脱了“荷兰狂人”之后，就在他到达巴黎的当天，去观看了公开处决杀人犯普拉多的情景。他想说，断头台砍下来的那颗头颅的样子，在黎明的熹微中，在围观群众的笑声里的情景，往往出现在他的噩梦里。他想告诉迪奥卡，十二年前，一八九一年六月，他第一次来到塔希提的时候，见到了毛利最后一个国王波马雷五世去世。那个巨人，那个患上了象皮病的国王，最后是肝脏破裂，因为他长年累月地日夜饮用自己发明的一种自杀性的鸡尾酒，那酒由甘蔗甜酒、白兰地、威士忌和苹果甜酒混合而成，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里消灭任何一个正常人。他想说，成千上万从本岛和邻近岛屿来到帕皮提的塔希提人哭着喊着给国王送葬的场面，既豪华，又很像漫画。但是，他的印象是，那个他说话的对象模糊不清，对方无法听到他的声音，或者不明白他的话，因为对方极力弯腰看他，几乎接触到他的身体，好像这样才能捕捉到他说的是什么，或者看看他是否还在呼吸。保罗，既然没人听懂你的话，那就用不着说话，用不着费力气在语言上了。迪奥卡是个新教徒，他不喝酒，肯定会严厉谴责波马雷五世国王放荡的习惯。科克，他会不会也在无声地责备你的习惯呢？

随后，他感觉到经过了漫长的时间，不知道这是谁，这是什么地方。但是，更加让他难过的是无法查明这是白天还是黑夜。这

时，他十分清晰地听见了迪奥卡的声音：

“科克！科克！听见我说话了吗？你明白吗？我去叫韦尼耶牧师，马上就去。”

这位邻居一向是不动声色的，说出来的话声让人难以辨别。

“迪奥卡，我想我昏迷了。”他说道。这一次喉咙里发出了声音，迪奥卡听见了。

片刻后，他感到迪奥卡和韦尼耶匆匆上了楼梯，他看见他俩神色惊慌地走进了画室。

“保罗，您觉得怎么样？”牧师问他，一面坐下来拍拍他的肩膀。

“我想我昏迷了一两次。”他说，一面晃晃脑袋。他觉得两位朋友表示赞成。二人勉强笑了笑。他俩帮他在床上坐起来，喂他喝几口水。朋友们，这是白天，还是黑夜？中午已经过去了。但是，没有太阳。天空上已经布满了乌云，随时都可能下雨。希瓦瓦岛上的花草树木散发出醉人的芳香；树叶绿得郁郁葱葱；叶子花红得像火苗在燃烧。你觉得病情大大地好转了，因为你的朋友们可以听见你对他们说的话了，你也能够听见他们的话了。科克，经过这么长时间之后，你还能谈话，你感觉到世界真美好。

他伸手指指，请朋友们把那张长期以来陪伴他的小画——《布列塔尼雪景图》——拿过来。他听见他们在画室里走动，拖拉着一个画架，弄得画架吱吱作响。他们肯定是在调整画架上的木栓，让《雪景图》面对他的床铺，让他能够看到。他看不清楚。他只辨别出一些模糊不清的景物，大概是布列塔尼的什么地方突然遇到了风雪的袭击。虽然看不清楚，但知道风景画就在身边，也让他感到欣

慰。他在打寒战，好像有雪花在“欢愉之屋”里飞舞。

“牧师，您读过福楼拜的小说《萨朗宝》吗？”他问道。

韦尼耶回答说，读过。他补充说，不过，记不大清楚了。是个迦太基雇佣兵的故事吗？科克口气肯定地说，是的，好看极了。福楼拜用火焰般的色彩描绘出一个蛮族的全部活力、生命的力量和巨大的创造力。接着，他背诵出书中的第一个句子，因为他喜欢里面悦耳的节奏感：“‘这里是梅加拉，迦太基的市郊，在哈密卡的花园里。’牧师，异国风情充满了生命啊，对吧？”

“保罗，看到你好起来，我很高兴。”他听见韦尼耶声音柔柔地对他说道，“我得给学校里的孩子们上课去了。我离开两个小时没关系吧？无论如何，我下午还来。”

“去吧，去吧！牧师，别担心。我现在感觉很好。”

他想跟牧师开个玩笑（“牧师，如果我死了，那就打败克拉弗里了，因为我就用不着给他交罚款了，他也不能拉我去坐牢了。”），可是，房间里只剩下他独自一人了。片刻后，野猫们又回来了，在画室里闲逛。可是，野鸡们也来了。为什么野猫不吃野鸡？科克，它们真的回来过吗？还是一种幻觉啊？因为从前那严格区分梦境和生活的界线，不久前已经消失不见了。现在你体验的这些就是你一直想绘画的东西。

在这段没有时间的时间里，他在反复念叨，好像亲爱的和尚们给好心的舒芬纳克念经一样：“克拉弗里，我操了你；我死了，也操了你。”

的确，你操了克拉弗里：你用不着交罚款，也用不着坐牢了。科克，你赢了。他模模糊糊地觉得，那几个几乎一直不来“欢愉之

屋”露面的仆役，其中有一个，大概是卡辉吧，跑来闻闻他又摸摸他。在卡辉消失之前，他听见他大喊：“东家死啦！”可是，你还不该死啊，因为你继续在思想啊。虽然他因为无法察觉白天还是黑夜而难过，可心里是平静的。

终于，他听见外面有人在叫喊：“科克！科克！你好吗？”毫无疑问，这是迪奥卡。他甚至不肯努力回答一声，因为他可以肯定自己的喉咙发不出声音了。他猜得出迪奥卡在登上画室的小楼梯以及他那赤脚踩在地板上的嚓嚓声。他看见那位邻居就在他眼前很近的地方，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这让他非常同情邻居的悲伤。他很想说：“迪奥卡，别难过。我没死。”但是，他当然一个单词也吐不出来。他试图动动脑袋、手和脚。当然，你是办不到了。通过半睁半闭的眼睛，模糊不清地发觉他那位兄弟已经用力拍打起他的脑袋来了，每拍打一下就咆哮一声。“谢谢了，朋友。”他打算把死神从你身体里揪出来吗？是根据马克萨斯人的什么神秘习惯吗？“迪奥卡，没用了。”你本想因为感动而流泪，可是，当然了，你干枯的眼窝里已经没有泪水可以流出来了。在他残存的模糊不清、迟钝、虚幻一般的意识中，他发觉迪奥卡经过拍打头部、牵拉头发以便给他救命之后，便放弃了努力。现在，他在床铺旁边唱起来了，嚎叫起来了，既痛苦又温柔，与此同时，双脚原地跳起，边唱边跳，以此像马克萨斯群岛上的毛利人那样给死者送别。迪奥卡，你不是新教徒吗？这位邻居表面上信仰福音，骨子里却总是隐藏着祖先的信仰，这让你感到快乐。你大概还没死吧，因为你看到迪奥卡在为你守夜，与你告别，对吗，科克？

在这现在属于他的没有时间的时间里，希瓦瓦岛的主教约瑟

夫·马丁，在两名布列塔尼教团的教士——普罗艾美尔修道院的修士——陪同下，在仆人卡辉的引导下，来到了画室；这两个修士主持着天主教男校的工作。他的感觉是：两个修士看见他立刻画十字祈福。但是，主教没有。马丁主教弯腰，看了他好大工夫，难看的脸色丝毫没有因为眼前的景象而有所改善。

他听见主教在说："这里真脏！真臭！大概死了好几个小时了。尸体在发臭。应该尽快下葬。腐臭会引起传染病的。"

他还没有死呢。可是已经看不见东西了，因为有个在场的人给他合上了眼皮，或者因为死神早就来临了，因为他失去了画家的视力。但是，他还听得见，没错，相当清晰地听见身边的人在说什么。他听到迪奥卡在向主教解释：这股臭味不是因为死亡，而是来自科克的烂腿；还说，他的去世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因为不到两小时前，他还在跟他和保罗·韦尼耶牧师谈话呢。不久，或者很久之后，那位新教的牧师也来到了画室。你意识到(或者是最后一次想象，科克?)，这两个长期为争夺阿图奥纳的灵魂而斗争的死对头互相寒暄时是多么冷淡。他虽然没有感觉，但是他知道牧师在为他做人工呼吸。马丁主教在一旁冷嘲热讽地责问道："啊，上帝的仆人啊，您这是干什么呐？您没看见他已经死了吗？您认为您能让他复活？"

"为了保护生命，试一试是我的责任。"韦尼耶回答说。

随后，主教和牧师之间紧张、原本克制的敌意爆发成了公开的舌战。虽然越来越远，虽然越来越微弱(科克，你的意识开始死亡了)，但他总还能听见他俩的声音，但他对争论的内容几乎不感兴趣。但是，如果换个环境，这场争论可能让你非常开心。发火的主教命令那两名修士从木板墙上揭下那些淫秽、肮脏的画片来，烧掉

它们！韦尼耶牧师出来干涉道，那些淫秽照片无论多么有伤风化，那也是属于死者的个人财产；法律就是法律：如果没有法庭判决，就是教会权威也不能支配它。出乎意料的是，警察让-保罗·克拉弗里那难听的声音响起来了——这个可恶的家伙是什么时候走进“欢愉之屋”的？他来给牧师帮忙：

“主教大人，我担心事情就是如此。我的责任就是给死者的全部财产登记造册，也包括墙上这些肮脏东西。我不能授权您烧毁或者带走这些东西。很遗憾，主教大人。”

主教没有说什么，但是，那响声大概是出粗气，他在哼哼，他受损的肝脏在抗议这个突如其来的障碍。接着，几乎没有什么过渡，新一轮争吵爆发了。主教指示立刻埋葬的时候，牧师一反平时谨慎、谦和的脾气，以少见的毅力反对把死者埋葬在希瓦瓦的天主教公墓里。他的理由是，保罗·高更与天主教会的关系已经中断，已经没有联系了，自从很久以来，关系几乎是敌对的。主教提高了嗓门，甚至喊叫起来，回击说，不错，死者曾经是个明目张胆的罪人和社会的恶人，但是，他的出身是天主教徒；因此，无论谁说什么，他也应该埋葬在神圣的土地上，而不是异教徒的公墓里。叫喊声一直持续到警察克拉弗里插话为止。他说，作为岛上政治和民法的权威代表，此事由他来决定。他不会马上选择坟墓的。他宁愿大家心平气和、冷静权衡利弊之后再说。他到了晚间以后再决定。

从那以后，你看不见，听不见，不知道任何事情了，因为，科克啊，你已经完全彻底地去世了。他不知道，也没有看见约瑟夫·马丁主教在两次与韦尼耶的对阵中终于达到了目的。那两人就站在

尸骨未寒的保罗·高更身边争论不休，尽管主教处理此事所使用的方法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现行的道德标准。因为，就在当天夜里，“欢愉之屋”里只停放着科克的遗体时——或许有野猫和野鸡闯入过，主教派人偷走了画室墙壁上的四十五张淫秽照片，以便让宗教裁判所付之一炬，或者偷偷藏起来，不时地考验一下自己面对诱惑的坚强意志和抵御能力。

他没有看见，没有听见，也不知道：就在警察让-保罗·克拉弗里决定埋葬他的地点之前，一九〇三年五月九日清晨，马丁主教吩咐天主教一个小教士率领四名土著搬运工，把他的尸体装入教会提供的糙木棺材里，迅速抬到马克·马克山上的一块天主教公墓里去埋葬，从而在与那位新教对手的斗争中又赢得了一分——就是一具尸体，或者一个灵魂；而与此同时，阿图奥纳的居民们正在茅屋里伸懒腰，打着哈欠告别梦乡呢。这样一来，韦尼耶牧师带领“精通”、本·瓦尼和迪奥卡于早晨七点钟来到“欢愉之屋”的时候——他们本来准备把科克埋葬在世俗公墓里，却看到画室空空；随后便听说科克的遗体已经入土了，地点是马丁主教决定的天主教公墓。

他没有看见，没有听见，也不知道：他唯一的墓志铭竟然是希瓦瓦主教写给上级的一封信。多年以后，科克已经成为世界名人，受到赞扬和专门研究，他的作品为全世界的收藏家和博物馆争先恐后地购买的时候，有着他生平的著作都引用这封信，视其为在一些时期，艺术家所遭遇的不公正命运的象征——他们总是梦想着在这片苦难的土地上找到天堂。主教写道：“在这座岛上，最近唯一值得记录的事件就是一位叫做保罗·高更的人突然身亡，他是出名的艺术家，但是他与上帝和这片土地的每一个正派人为敌。”

译者后记

二〇〇三年四月，西班牙阿尔法瓜拉(ALFAGUARA)出版社推出了拉丁美洲著名文学家巴尔加斯·略萨的新作、长篇小说《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作品的两位主人公都是历史上有过的真实人物。一位是保罗·高更，法国著名画家，早年当过商船海员及股票交易所的经纪人，业余练习绘画，过着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一八八一年参加了独立派画展，使他更加迷恋美术。一八八三年，巴黎股票市场疲软，交易所纷纷倒闭，老板不得不请高更另谋高就。这给高更提供了离开交易所的借口，于是决心专攻美术。他三次去法国布列塔尼地区的古老村庄阿望桥村采风，对当地的风物、民间版画以及东方绘画的风格感到兴趣，逐渐放弃了原来的写实画法。他的成就使得他在布列塔尼地区有了一批追随者，形成了一个小画派——阿望桥村画派。该画派有追求象征意味和神秘色彩的特点。一八八七年，他渴望去更为遥远的地方。在好友夏尔·拉瓦尔陪同下，他一度到过巴拿马和马提尼克岛。他说："我去巴拿马，为了能如'野蛮人'般地生活，我将远离所有的人而重新生活。"从巴

拿马因病回法国后不久，由于厌倦巴黎的都市生活且仍然向往异国情调，他于一八九一年前往南太平洋上的法国殖民地塔希提岛，定居该岛，与一个又一个土著少女结为伴侣。他心情极好，认为自己回到了原始状态，并决心全力表现自然之美和原始之美。他的理论是：欧洲艺术已经堕落，土著文明才具有活力。他热情描绘土著人的生活，同时追忆古老的土著神话。他在作品中运用了对比强烈的色块，追求装饰风格和东方色彩，其画风对后来的法国象征派和野兽派绘画有很大影响。重要作品有《两个塔希提妇女》、《塔希提的街道》、《布道后之幻象》和《我们来自何处？我们是什么？我们向何处去？》等。一九〇一年，他来到马克萨斯群岛的阿图奥纳岛，坚持深入到毛利人中去了解原始生活状态。与此同时，他勇敢地捍卫土著人的自主权利，与殖民主义者和教会作斗争。但是，他势单力薄、寡不敌众，连连受到警察、法庭和教会的迫害，最后于一九〇三年五月在岛上病故，年仅五十五岁。

另外一位主人公是高更的外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她由于是私生女，从小受人歧视和欺侮；结婚后又受丈夫虐待，不得不多次离家出走，四处躲避丈夫的纠缠和警察的追捕。最危险的一次甚至受到丈夫的枪击，胸腔中弹，险些丧命，因此亲身体验到社会和法律对妇女的不公正。一八四四年，她受法国圣西门创始的空想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成员昂方坦的影响，周游法国中部和南部诸省，深入调查工人的劳动和生存状况，积极组织"工人联盟"，宣传男女平等，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她把自己亲眼目睹的英国和法国底层人们的悲惨处境写成小册子《女贱民游记》，自费出版并广为散发，引起法国

社会各界的注意；随后，又写成《工人联盟》，在周游法国各省时散发。她的这些小册子以及她在群众聚会时的演说，在工人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一些省市成立了工人联盟委员会。但是，她这些活动并没有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与此同时，她又不断受到警察和教会的迫害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攻击。她于一八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因病去世，终年仅四十一岁。

巴尔加斯·略萨为什么把这祖孙二人的历史故事联系起来敷衍成这么一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小说呢？

这部作品原书有二十二章，共四八五页。单数各章讲述弗洛拉·特里斯坦的故事，双数各章讲述保罗·高更的故事。外祖母的事情发生在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外孙的经历发生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一九〇三年。高更出生时（一八四八年），特里斯坦已经去世四年。外祖母是个社会活动家、工人运动的组织人和女权主义的推动者；外孙是个艺术家，不过问政治，追求异国情调和世外桃源的生活，向往原始人的风俗习惯、神话与传说。从表面上看，祖孙二人生活的时代和活动的范围是不同的，但是综观全书，读者可以发现这二人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建造人间天堂。这也是书名《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的本意。书名来源于一种儿童游戏：孩子们围成圆圈，选中一个“受惩罚”的儿童蒙上眼睛留在圆圈中央，游戏开始以后，孩子们手拉手转圈；蒙上眼睛的儿童用手去寻找圆圈，如果摸到某人，他就问：“天堂在哪里？”被摸到的孩子则回答：“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这就是说，人类从童年开始就在寻找天堂。那么，在特里斯坦心目中设计并建造的天堂是什么模样呢？那就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教会的思想束缚、没有

警察和军队，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受教育的机会，男女平等的大同世界。在高更心目中，天堂就是纯精神的艺术世界。他响亮的口号是“科克，在你身上，纯艺术的信念是不可战胜的！”和“艺术家的任务就是创造区别于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他主张：文艺应该面向全世界，应该与各种文化交流，应该尊重其他文化的价值观、信仰、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而不应该用经济尺度衡量文化精神。祖孙二人的共同点在于：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建造起天堂，让人类生活得更自由、更美好、更幸福、有很高的精神文化和道德水准。

那么，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类的这个理想是不是已经实现了呢？这只要看看阻挠当年祖孙二人建造天堂的那些因素是不是仍然存在就够了。特里斯坦在一八四四年深入到法国中部和南部的工厂进行调查时发现：工人普遍工作十五至十八个小时，每日平均工资不到一个法郎。对这种待遇，资本家的解释是，工人钱多了就喝酒，就打老婆。神父的解释是，工人只有现在受苦，将来才能上天堂。更为严重的威胁是失业。老板有恃无恐地说，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多得很。工厂里有些童工只有八九岁，每天的薪水只有几角钱。特里斯坦在红灯区看到雏妓满街都是；她从贫民窟经过时看到垃圾、污水遍地横流，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回到旅馆发现自己浑身爬满了跳蚤……剥削、压迫、贫困、愚昧、麻木等等丑恶现象，二十世纪依然存在。今天呢？这些现象难道已经不复存在、消失殆尽了？就算是已经进入“大康”社会的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它们难道就没有了种种灾难的威胁？尤其是在精神文化领域方面，难道颓废、空虚、消极的情绪已经荡然无存？答案当然

是否定的。在霸道和强权统治笼罩着国际政治舞台的今天，在贫富如此悬殊的今天，在各种利益冲突如此激烈的今天，在各种民族文化差异如此巨大的今天，巴尔加斯·略萨邀请特里斯坦和高更出来讲话绝对不是无的放矢的。在小说中，作者用了大量笔墨描写两位主要人物的“特立独行”，刻意突出祖孙二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识。例如，特里斯坦既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偏激主张，也批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脱离实际，她坚持深入调查研究，从法国工人的实际情况出发，组织“工人联盟”；例如，高更在不满主流艺术的时尚追求的同时，另辟蹊径，去寻找土著文化和东方色彩。祖孙二人的活动领域各异，但是在坚持独立思考和精神自由方面却是一致的。建造天堂的理想古已有之，今天的人类还在继续怀抱着这个美梦，将来的人们也肯定会坚持实现这个伟大理想，但是如果没有一批又一批坚持独立思考和精神自由的先驱者苦苦探索和实践，那绝对不会有今天这么一些文明进步的成果，更不要说什么天堂的建造了！这是不是巴尔加斯·略萨创作《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的本意呢？